

癸巳存稿

清 俞正燮撰

清  
俞正燮  
撰

癸  
巳  
存  
稿

商  
務  
印  
書  
館

# 癸 巳 存 稿

(清)俞正燮撰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統一書號 17017·32

---

1987年6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7年11月重印第1版

字數 290,000

1957年11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 1—3,500

印張 16 7/16 插頁 4

定價(7) 羊 1.60

## 出版說明

癸巳類稿、存稿各十五卷，清俞正燮撰。俞氏字理初，安徽黟縣人，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年六十六歲。類稿以輯成於道光十三年癸巳，題曰癸巳類稿；存稿的刊行，晚於類稿十四年，「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取名癸巳存稿。王藻類稿序說：「理初有類稿三十餘卷，尙未付梓，余索觀之，……釐其校正者十五卷爲正集，餘爲外集，以俟續梓。」張穆存稿序：「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得若干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可見類稿、存稿的體例和內容性質並無不同，而作者原稿亦無正續之分，其所以分爲兩次刊刻，乃是爲了繕寫上的便利。

清代考據之學，大盛於乾嘉之世，俞氏上承他的鄉先輩江永、戴震諸人的餘緒，並擴展了考據的範圍。他的治學方向，除畢生致力於經義外，對於史學、諸子、醫理、天文、釋典、道藏，也研精覃思，不遺餘力。類稿、存稿兩書，爲俞氏學問之會粹，從它論證之廣、徵引之富、考訂之精，可以看出他學問的博大精深，「漢學家」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他是當之無愧的。王藻稱其

書：「真而不鑿，要而不著，質而不儉，辨而不諱，……剖晰疑似，若辨黑白。」張穆說：「讀其書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李慈銘亦云：「理初經說之外，醫學、天文，尤所窮究。其（類稿）第八卷駐劄大臣原始，第九卷臺灣府屬渡口考，俄羅斯佐領考，俄羅斯事輯，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第十二卷總河近事考，地丁原始，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亦他日國史所必需也。」（越縵堂日記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都是比較公允之論，並非溢美。

嘉道時代，正是清代學風的轉變時期，即「漢學」發生分裂的過程。因為：一、漢學末流，斤斤於字句的考證，紛紜於難以究詰的名物制度，漸趨煩瑣浮泛，引起當時一部份學者的不滿，方東樹的漢學商兌一書，雖有矯過枉正的地方，但對於漢學的流弊，却說得淋漓盡致。二、清中葉以後，帝國的政治日見腐敗，統治力量亦逐漸削弱，兼以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整個政權走上沒落的途徑。因為客觀形勢的變化，遂使一些較有見解的學者把眼光轉移到「經世致用」之學；而西方學術的傳入，更令當時的知識界，耳目為之一新。俞正燮正是這一時期的人物，我們只要翻一下類稿、存稿的目錄，就可以發現他的治學，是與純粹「漢學家」有所不同的，顯示出上述的轉化傾向。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俞氏提倡男女平等的進步思想。如類稿卷十三節婦說、妒非女人惡德、論諸條、存稿卷四女、妻、女人稱謂貴重、出夫等篇，都為千百年來遭受壓迫的婦女，發出了不平

之鳴。作者這種大膽的議論，是爲維護封建道德的學者們所不滿的，李慈銘對他的節婦說等篇，就曾有「語皆偏譎，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日記咸豐辛酉六月二十日）之譏，這正足以說明俞氏見解之異於流俗，表示出他的難能可貴。但這兩部書也不是完美無疵的，像類稿卷九蓋地論、卷十蓋天論，以及卷十四批評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人身圖說諸篇，則於自然科學的知識未免隔閡。這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們對於一位十九世紀的學者，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來求全責備的。另外的缺點，即引證和文筆，還不免有繁瑣及失於剪裁之病，李慈銘批評他：「引證太繁，筆舌冗漫」（同上引），是不無理由的。

以下對類稿、存稿的刊刻經過和此次出版的整理工作，略加介紹：

類稿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求日益齋主人王藻（菽原）初刻於北京，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章壽康重刊於湖北（原板後歸枕碧山館許氏）。一九三四年安徽叢書編印時，發現了胡元吉所藏俞氏晚年手校本，據以影行。此次出版，以章氏本爲底本，據初刻本改正訛誤，凡避諱字，儘量復原，並採錄了俞氏校改之處，通篇加以句讀。俞氏改動的地方有兩類情形：一、校正刻本的脫誤，二、更改文章的內容（增者多，刪者少）。排印本對於前者，逕行改正，不作說明；後者，則把刪去部份改排單行小字（原注用雙行小字），增加的文字用括弧表示，字體與正文相同。惟也有兩本均誤，而俞氏也未發現的，這類情形，除酌予改正外，並在書末列一簡表。

存稿 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刻入連筠蓂叢書，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餘杭姚氏重刊，一九三七年我館據連筠蓂本排印，收入叢書集成。此次重版，據底本校對一過，改正了個別的錯字，補編目錄。復從姚刻本輯出連筠蓂本所未收者三十三條，上海圖書館所藏癸巳賸稿抄本中採錄了題昭君圖詩序、異域錄題詞兩條，增排卷末，作為補遺。存稿卷二舜之中國義、卷五澳門紀略跋兩條，與類稿重複，因利用舊有紙型，未加刪汰，僅在標題下附以校注。

癸巳賸稿從名稱上看，很容易使人認為是作者的未刊稿，而實際上都是張穆編輯存稿時有意刪去的文章。葉景葵先生說，應當「正其名曰癸巳存稿遺篇」，是很正確的（見卷盒書跋八一頁）。賸稿共收俞氏作品十八篇，除已列入補遺的兩則外，僅有積精篇、男色、時憲表、六壬傳四篇為刻本所不載。其中積精、男色兩篇，學術價值不大；時憲表及六壬傳，本非俞氏著述，因此均未採入。

俞氏著作除類稿、存稿外，尚有四齋齋詩稿三卷，其任懋麟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所刻。未刊手稿則有手寫劄記一冊（原藏王立中處）。另有說文部次楷緯一卷、校補海國紀聞二卷、宋會要輯本五卷，稿已散佚不存。關於作者的生平，清史稿卷四九一、清史列傳卷九六、碑傳集補卷四九均有傳；另有王立中纂輯俞理初先生年譜，收入安徽叢書，可資參考。

## 癸巳存稿序

癸巳存稿者。黻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爲文。題曰癸巳類稿。而以未刻者總寫成秩。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穆一再過之。頗多請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訂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爲先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閣文出。穆爲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考。而汰其繇繇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細束置高閣。儀徵初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太傅於邗上。太傅爲述此事。猶捃擊太息。有餘恨云。禮部旣得理初。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醜金付彫。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爲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人增乙跨。稿草叢積。猝不可讀。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得如千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及類稿旣竣。賣其書。稍有餘貲。乃覺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卽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



察既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慕攷。申雜難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衆論。而理初陳古刺今之譏。亦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恆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募奔走道塗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禮自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栖。與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碩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復相遇於秦州道中。因與偕謁祁淳甫學使。學使厚飲之。約其春初復來。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而月。余隨軺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特設。以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西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脩脯所入。亦較優贍。余聞之喜。以爲此足抵理初晚節菟裘矣。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祜。至於此極。可爲桑歎矣。其年冬。學使還朝。余從假得存稿副本。又越七年丁未。刻入楊氏叢書。放類稿例。亦釐爲十五卷。中多引申未竟之作。不復刪。惟積精篇。纒纒萬餘言。爲理初極用意之作。穆以爲非後學所能遽解也。則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覈其箸錄歲月。多在小子未生以前。顧不以爲庸陋。忘年折節。引爲同志。此意何可忘也。至其學行本末。則類稿程春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夏至日。平定張穆序。

# 癸巳存稿目錄

## 卷之一

積

卦變

荊州三邦

禹貢璣組

六官

盤庚五選

洪範洛書

肆惟

洛誥章段

蚩尤

極中也

九共

文王重卦

四載

織皮

書禹貢地里古注攷後

食言

秋

皇極

洛誥

多士多方

何度非及解

舜典逸文義

高宗彤日

書六體

後漢書楊倫傳駁議

衛宣公籛條戚施說

詩涇見謂濁申箋義

河廣解

獾狃

梃

巡狩

詩

詩入樂

闕宮章句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公羊春秋克段義

息夫人未言義

魚軒

虞虢唇齒義

達心而儒

魯二女

杞子叔姬

單伯

葵邱之會

魯出姜不稱氏

左傳引諺

鄙我亡也

下大夫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晉復陶楚復陶說

左傳末疾

孔子生年

辰集房

春秋書賊

太上

魯語業及

卷之二

昏禮攝視議

雜記筭

禘天祖

周祀先公

士臣妾義

以我安

月令民工

塗樹

仲夏黍

升布

玉藻玄端

閏

左氏條例

鄭語

婚禮

六府非六天名說

禘嘗之義解

禮器大饗

特牲禮盥槃巾門內右義

酬賓賓辭

質劑期日

禁徑踰

景

紿纓

拾取矢

乏

安車

蠶馬

樂記

泰山之側爲魯林義

中庸大學

五經正義

祭肉不出三日解

如有所立解

君子小人學道

直躬

成君瓘論語說三條

舜之中國義 校註：此文與類稿重複

無專殺大夫

孟子年

梓人祭侯

旗物畫

與鳥獸言解

月生於西

致知在格物

自周有終

執禮

論語嚴氏春秋義

言舉

太宰

管仲

論語權

孟子言性情才義

卷之三

若解書書孔傳後

展

擅

管事

精其神

熏

喫酒

契

窠塵

按班

書盱眙縣志後

書廣韻後

蒼

嫖

於爰

莫

唐肆唐園中唐

抃

儻

請

齷

欽

貝勒

阿雅

書釋文後

詩韻辨字略跋

清

采

幕

學

書金史國語解後

窆

龜

書難字後

與程君式金書

卷之四

道書經絡

面長

舌長說

蚤起

女

婦人至母家

嚴父母義

禩

準

菴

娜嬛記識語

偶桐人義

記字形狀法書字鑑後

胎

額黃眉間黃

心開

佛說行嫁年

妻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陸放翁教子法

師道正義

門客正義

白

君前臣名

門地

俗稱

女人稱謂貴重

大人

嫻母

卷之五

會通河水道記

泰山

北海

書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後

長沙安化寶慶新化

尊師正義

先生釋義

收養親戚

夢感

朝奉

稱名

姬姨

出夫

諱法舊事

高家堰

封禁山說

熱河

臺灣



澳門紀略跋 校註此文與類稿重複

府州縣同名

卷之六

喀爾喀伊犁

蒙古

羅刹

荷蘭

地

天門

歲星

攝提格

日長短論

堯典刻

小數

周人言積元

阿拉善

俄羅斯長編稿跋

書西域見聞錄後

注輦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

天九重

燭龍

攝提

日月古證文荅宣城張徵士炯

古刻

圓徑

積元

恆氣論

煙波釣叟歌

九梁星

夢

卷之七

心竅

三章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無土不王

楚唐昧

錢三錢五解

讀史記伯夷列傳

家人言解

武王年

巫兒事證

公孫弘

三合說

羅盤

毫

武安食鄒

晉夫人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中二千石

米鹽

漢文帝除宮刑

嗇夫

伯樂

童山

縣官

符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昭君

校事

叩頭

兵役亡耗議證

家屬之官

鐵鎖連馬

魏太武改號說

仰

相王

竇建德傳

李迥秀

舞字

秦恭

史記

鄭君戒子書

後漢書列女傳

伊尹

寒食散

長歌入陣

書文選幽憤詩後

有熊

魏書

胄

韋湊駁議

落下閔說

桐鼓

管仲魏徵

卷之八

梁諱戊城

玉帶稻

河北泰州

書五代史纂誤後

書宋史梁顯傳後

岳武穆獄論

碧雲巖題名跋

金海陵采石之敗

夏遵頊

趙孟桂事

海運

明倫大典

正德禁殺豬

立後承廡

武定

舊五代史

五代漢關西三叛

指寸

范純仁傳

岳武穆軍律

宋景定公田說

石抹

金記缺改字

書元史曆志後

答葛君宗昶書

張中

釋社

于謙獄論

卷之九

御史差

門符

查痘章京

翰林官

武殿試

墨爾根王府

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田土

農祭

禁殺牛

官話

宮中歲用

奏摺文字體式述

卷之十

御史道

城外坊

樂部

館關病假

武階

延恩侯

禁開礦

旗地

荒政

演義小說

雜職儀衛

太監

工程圖式考

金石文

天命天聰順治通寶

日本寬永通寶

伏生碑

省堂寺碑跋

牢丸

芝栴解

書鎮洋縣志後

青海鹽

錦地

不借

畝制

尺

宋秤

煤

開元錢

琉球波上寺銅片

太公

邱氏

麪條子

豆

喫羊皮

酒

幘

火浣布說

布貨

陸景思秋成詞

石斗升

平

書套

名帖

油煙墨

夾板船札船

卷之十一

蘿蔔

莽草

桂

木槿不應在釋草說

芭蕉

西瓜

黃山松

牛莊葦

葦蕩營柴

鱗

大字大畫大符大碑大塔大佛大樹大藜大韭大材大玉

火不思

九九

正月十日

天穿節

七夕考

益宅

弄女婿

看新婦

弄新婦

鬧房聽房

吹簫給喪事

酒令

明帖

午食

圍棋

卷之十二

術士

齊租

道德經

墨子兼愛

墨子才

墨子羊衄解

說占相

謹極

燕丹子金樓子

書易緯是類謀後

漢皋珠證

門對

喫煙事述

象棋

滿。

老子名可名義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墨子之辨

右鬼

法後王

荀子引諺

呂梁

戰國學術

識書

補天



高誘注

佛教格言

洛陽伽藍記

僧家偽書

州名急就

野獲編目錄書後

書五禮通考後

頤正堂文序

陳椽

文選相沿誤字

元龍解

青玉案

文選自校本跋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

韓昶

急就章蒙求

佛故先典

佛識

衛公問答

論書

書河南府施志後

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成君瓘籀園日札序

貌

文賦注書後

古詩十九首跋

文選注引書字識語

校文選李注識語

平淮西碑

方朔楊意姓名

蓮峯

陸游龜屋龜堂

茅店酒旗語

接花

閒適語

爲文檢書

八股文舊事

詩詞題目

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

刻書

卷之十三

張天師舊事

符

屏翳

喇嘛

林逋梅詩

四六談塵

唐昭宗詞

詩詞虛字

空格

家數

詩題

策題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道士官

神荼鬱律

中元施食

尼庵議

佛教斷肉述義

回回教

祖神

張天帝

亳州志木蘭事書後

張王神

黃大王傳

釋迦

紫姑神

卷之十四

古本大學石刻記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

異端

南風

陳祥道禮書

度牒寺廟

竈神

祖祭

陳武烈帝祠

唐通眞三太子神

康王神

天帝釋夫人

佛眷屬

神婚嫁

書春秋胡傳後

法言文中子

掬

井不反睡

書蘆城平話後

義門讀書記

晉陽庵

衝波傳

酷儒莠書

談玄莠書

曠達莠書

賊書

鄧析子跋

止欲閑情

長白美人

李娃傳

卷之十五

何端簡父子事述

胡先生事述

古築兩孫君小傳

白席

僞笑

科場書

愚儒莠書

誇誕莠書

悖儒莠書

書太清神鑑後

不昵婦人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

玄牝

魏策龍陽君正注

汪先生事輯逸

駱君小傳

書李方古

阮官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

補遺 據餘杭姚氏刻本增輯

侯人遂媁義

公羊傳及注論

眈

疊韻字有義書莊子後

重呼重言義

姁

漢太初元年丁丑義

諸葛亮

熊廷弼獄論

關聖事輯後識語

洋錢

石鼓

詩文用字說

御友

學解

魏新字

你儂僭們

孃惜細兒

推生命古今不同說

武則天

陳啓新事證

繳奏私書論

黃金白金相比數述

時日宿曜經

黃石齋年譜當毀論

五顯神說

國語艾義

律禁旁淫

俗罵案解

題昭君圖詩序

陳搏太一宮記跋

嚶解

官妓家妓舊事

程友石說文類求序

異域錄題辭

# 癸巳存稿卷之一

積

清 黻俞正燮理初撰

易大畜六五。積豕之牙。王弼注謂能積其牙。柔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積。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憬引說文曰。積。劇豕。虞翻曰。劇豕稱積。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積。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刀自積。以爲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讀爲互。陸佃埤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爲一字。謂積豕宜制之。與牯童牛意同。且崔憬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積云。羸豕也。羊部。羸云。羸羊也。馬部。羸云。羸馬也。牛部。羸云。羸牛也。皆展轉相訓。而馬部。騰則云。傳也。一曰。騰。轡馬也。然則積。羸。羸。羸。皆與騰同義。騰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羸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羸。騰。皆乘匹之名。仲夏之月。云。繫騰。駒。亦今所謂兒馬。是積正爲未劇之豕。故須制之。說文不得云。劇豕也。爾雅釋獸云。豕。句。子豬。句。穉積。句。幺幼。句。爾雅。積。積。卽說文。積。羸。爾雅。獮與子。幺。連類。明是豕子。說文。羸。與羸。連類。明是未曾劇。大畜六四。童牛。六五。積豕。皆言陽將奮上。牯之互之。豕所謂能止健大。正象所謂有喜慶也。墨子非儒云。鼠藏。羝羊視。賁處起。以其食而抵觸善突也。定是小積未劇矣。

文王重卦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造六筮。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筮。行陰陽。筮卽計策。畫也。周王循六筮。則伏羲已有六畫卦矣。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之蓋。

卦變

易本義有象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蹇利西南。云蹇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蹇六四九五也。案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爲坤。故云利西南。此蹇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蹇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外往來上下之義。已備其中。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事事尺寸宗朱。而卦變之說。乃以滑汰之言攻之。是亦悖矣。

四載

尙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櫟。河渠書則櫟作橋。漢書溝洫志



四載。山行乘榻。說文則駟以行泥。櫟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櫟者。徐廣云。他書或作菴。孟康云。櫟如箕。摘行泥上。櫟者。字應從具。作彙。或作櫟。即轎。如淳云。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榻者。韋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榻或作櫟。爲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櫟者。直轆車。又引說文。彙。直轆車。櫟也。如應劭。韋昭所說。則榻。櫟。橋。爲今山轎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楯行塗。以櫟行險。以櫟行山。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菴。山行以櫟。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楸。泥用輻。山用櫟。呂氏春秋慎勢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楸。沙用鳩。山用櫟。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爲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鳩。泥用輻。山用櫟。不數乘車。

### 荊州三邦

禹貢。荊州惟箇箬楛。三邦底貢厥名。三邦卽三苗也。冀州島夷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檠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底績。熊羆狐狸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斂。其義一也。荊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最著。爲三邦也。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蕪矣。

### 織皮

禹貢織皮爲二事。皮是裘。織皮。如今藏氈氍及西寧邊外番族氈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 禹貢璣組

禹貢璣組。乃荊州三邦之貢。璣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番子俗同。佛書謂之璣

珞。

書禹貢地里古注攷後

大伾山當在修武武德界。水經注言在成皋縣北。史記所謂禹載河於高地。張晏亦以大伾在成皋。劉昭張揖之徒皆以爲然。說與史記合。大伾定在今河南府禹河自此循太行而北。過漳水。趨鉅鹿。沈括筆談。尙見邊太行北山崖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橫互石壁如帶。謂是昔日河濱。周定王五年。河徙。春秋魯宣公七年。晉魯宋衛鄭曹會於黑壤之歲也。河始由今衛輝濬滑。其地亦有一成之伾。臣瓊魏王泰執以當禹時大伾。胡朏明依之。可謂尺有所短。大別定在安豐。今霍邱固始界中大山。禹貢大別卽左傳大別。左傳小別大別在漢北。其質言江夏界者。晉以後始名之。非古也。尋杜預注云。然則在江夏界。是其時江夏尙無大小別山名。杜鎮襄陽。知之最親也。唐六典水部十道山川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縣。明中都志。大別在霍邱縣。猶是古義。雍州云。荆岐旣旅。豫州云。荆河。荊州云。荆及衡陽。三州荆山。乃是兩荆。夏周及晉相去久遠。大伾大別。豈拘一名。惟儒者心知其意。不容以一知半解惑亂經說也。孫觀察馮翼自涿州寄示此稿。搜采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三家之說。最得古意。不尙議論。旨奧自通。是可貴也已。乙丑十月。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製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蓋

禹制也。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食言

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郭解食僞。引書朕不食言。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僞也。因以載爲事僞。謨爲謀僞。今案詐僞自爲一條。載謨食僞。乃平秩南僞之僞。古言食爲用力之辭。食哉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國語作不可爲。是此雅訓。其書湯誓云。朕不食言。當如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僖十五年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晉語云。虢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僖十年。荀息不食其言。注云。食受之而消亡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食言。注云。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言義。食爲消蝕者。管子云。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列御寇篇云。小人罹外刑者。金木訊之。罹內刑者。陰陽食之。是也。食言以語久。又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盤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邦之後。乃五遷。案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是亳爲一邦。囂爲一邦。相爲一邦。耿爲一邦。邢爲一邦。凡五邦。遷耿遷邢。未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最確。五邦則四遷。盤庚將復治亳殷。則五遷。耿邢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守節解史記邢爲耿。漢馬融謂五邦爲商邱。亳。囂。相。耿。其

誼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盤庚前有五遷。序謂盤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盤庚又遷。始爲五遷。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爲謬。且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統殷事言之。乃誣之云。史遷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俱明其文理。不曾誤人也。

秋

書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舉也。釋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春秋云。有年。幽風於十月。言曰。爲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既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詁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爲時。不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者。箕子自記已與武王問答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祀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居。其所由彝倫敝者何也。箕子言堯舜時。鯀治水。隄塞之。五行陳列皆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大法九類者。天不使鯀得之。時彝倫猶不敝也。鯀因殛死。禹繼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彝倫由此以叙。其書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

徵次九曰嚮用五福。長用六極。凡六十五字。其下一五行諸文。皆夏人解義。如日月之行。有多有夏。爲九道。夏歷歲月日。亦夏人常語。箕子聞之在昔者。此學宋元明人所不嗜。而恥於不言。則取五代時怪圖入之。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之。洛書者。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故曰則之也。卦。畫也。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極五常。聖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漢書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有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宋時。有陳搏關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圈。一爲十圈。陳以十圈爲洛書。關以九圈爲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闕澤誑主之言。陳搏終南山太一宮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秘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一。則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爲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時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者也。紀文達說亦如是。易經大全。書經大全。言九圈十圈之河圖洛書。儒詞怪說。布滿篇章。由素不讀書。不足深責。江君永河洛

精蘊亦爲所惑。先天圖萬無通理。而信其圖爲伏羲作。遂謂有先天卽有後天。伏羲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爲九圈。遂疑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目。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稽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慌忽如此。旁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天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可不慎也。

皇極

訓詁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旣明。其間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爲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喚作北中。不可屋極喚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湊會卽是中。轂卽輪中。輗車無輻亦有轂。卽是屋極北極。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大極。卽是大中。古讀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多作一點。道士家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體國經野。以爲民極。正言商周建都。豫州爲九州之中。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正言民於其時得其中。本訓甚明。本經威用六極。言罰當有中。如呂刑屬於五極之極。豈得謂威用六表儀屬於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卽理也。又云。性卽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慎非之曰。天命之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大哉乾大乎。又有以孟子不遇魯侯。天也。問朱子曰。

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談。自召致之。

肆惟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爲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于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罔殆之言。布滿邨塾。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朏。是月爲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爲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爲十四十五。甲子。命庶殷。爲二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公告卜。王拜之。皆云。侂來。序言使來告卜。經下言成王。周公相問答。又言成王。將命伯禽。又下言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則洛誥所記。非一時事。公告卜。依召誥。當在三月十四十五。遣侂也。據康誥。三月哉生魄。基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既祭。己未。至癸亥。役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既至。乃以王命。封康叔。蓋卜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爲衛國。兼前者邨。鄘衛之民。以爲康叔之衛。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衛。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誥言民不靜。迪屢未同。卽多方之迪屢不靜。故所以與康叔言者。康誥酒誥。皆治殷之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爲洛發者。皆隨時敷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誥。

洛誥章段

洛誥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爲一段。告卜事爲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爲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爲一段。王卽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爲公後也。王命予來。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爲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爲後。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爲一段。王烝祭逸。祝以元祀。命後告。故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誥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予一人奉德不康寧。又云。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有服在大僚。多士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先使其婦子露居。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傳。敬王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沈無故爲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爲非。謂遷洛之後始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友民而遠役讎民。書序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侯甸男



邦伯采衛遠服之民和會見士載於經文者多在四百里外。孔子書序卽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召伯爲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營謝及山甫城齊。諸侯城邢及楚邱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土人。卻去別處調人來。如漢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里外赴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子。並朱子之言。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本不於此時留滯東都。如漢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病卒時。尙在豐。爲鎬京之西。文選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沒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正東郊。成周自枚書行。乃使周公君陳畢公皆在東郊。幻西爲東。宋人以命公後爲留守留後。爲周家增一後官。使周公爲之。太放蕩矣。

### 蚩尤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困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記云。黃帝戮蚩尤。任昉述異記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得髑髏如銅鐵。言是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玄女爲帝製夔牛鼓。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犄牛皮爲鼓。九擊而止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子云。造冶者蚩尤也。謂作兵。

### 何度非及解

呂刑何度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似從史記何居非其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爲何居。何居卽何行也。史以非及爲非其宜。非其宜卽不合于古今也。史言何度非及爲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尙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敬刑相應。枚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全。宋人則以爲逮繫。案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正義云。欺侮寡少而橫及之。今干證之干。亦謂此一事。橫入此人爲理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干涉及。正義謂呂刑言安百姓當擇人敬刑。度及謂審度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鼎臣以及爲逮繫及爲逮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極中也

極中也。此達詁。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複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樸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然則五極當何解。真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舜典逸文義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注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

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案此卽孔壁尙書。不在博士干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誣爲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爲亡失。今案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旻云。虞書曰。仁覆閔下。則曰旻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冲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此今文也。今文雖無全篇。伏生先得見之。其書亦在古文逸篇有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稟飮。九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事。然必非九邱也。宋人劉姓者。謂共是邱。古文共邱相近。此似不識字者。古文共邱相去甚遠。且枚本孔序言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邱。序言除之。枚本亦存百篇之序。九共不除。知枚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爲九邱也。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九邱。延篤引張衡云。九邱。周禮之九刑。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叔向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邱爲九刑。邱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爲九共者。

### 高宗彤日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盥下云云。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

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問故。載其說如此。孔知典祀無豐於昵。爲無禮于棄道者。豐是盛禮。昵是棄道也。書序言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孔知是祖庚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高宗。是已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昵爲考。謂祭近廟。左傳以妻爲昵。古者嚴父。豈得以父爲昵。今枚孔用馬說。與安國故訓適相反。

書六體

典者。尊藏之冊。謨者。嘉謨。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舜申之。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相戒。誥者。上誥下。又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誥洛誥也。誓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君言若神明也。命。主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誥。依書序。是湯誥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駁義

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敝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尙書於涂暉。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摯恂學。鄭玄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尙書。入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玄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贗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爲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旣不以爲僞。則枚本何

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衛宣公籛條戚施說

新臺云。籛條不鮮。籛條不殄。得此戚施。爾雅云。籛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口柔爲籛條者。以籛條疾不能俯也。疾名籛條者。不能俯之人。如籛條席困然。面柔爲戚施者。以戚施疾不能仰也。疾名戚施者。不能仰之人。如鼃鼃詹諸皮鼃鼃。行鼃鼃。常若有媿戚然。初。宣公烝於夷姜。雄雉詩興言泄泄。其羽言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雄雉。下上其音。言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衛人惡之。擬其故態。言宣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以媚女妻。而宣姜以盛年豐色。燕婉之求。得此老夫。宣公必當媿之。不能俯仰。雖欲媚之。必當嘔噀局踖。如席困然。如詹諸然。實則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之所以爲敦厚也。

詩溼見謂濁申箋義

詩溼以渭濁。混混其沚。傳云。溼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溼水以有渭。故見謂言濁。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渭水濁。釋文云。故見渭水濁。舊本如此。一本渭水作謂。言從後人改耳。今案釋文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申傳解詩言。己以新人而形其醜。然本性混混然清。譬溼清以入渭。有渭同行而濁。故人因渭水之濁。而入渭水之溼。亦見謂言爲濁。然入渭水後。有混混之沚。是溼本清也。正義解箋云。述溼水意。言以有渭水。故人見謂言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正義又引定本溼水以有渭。故見其濁。各本不同。總

不似釋文舊本見渭水從之謬。正義言涇濁渭清。其說已舊。與鄭意相反。儒生不解鄭意。於箋字紛紜竄改。實則鄭言涇水清也。渭水濁也。涇出今平涼笄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渭。涇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謂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汙渠。七月啓涇口。引涇水灌地。則春秋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憶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注家誤說。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渭則出今渭原鳥鼠山。經隴州。至高陵納涇。渭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清時也。其異說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宋范蔚宗後漢黨錮傳贊云。渭以涇濁。唐太子賢注云。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真。各有所聞。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渭。佳氣猶存。渭固清於河耳。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謂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正義云。宋襄當衛文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辭耳。其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詩。而解河廣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衛未遷。尙在河北。則盡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衛遺民渡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則衛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爲此調停之說。爲大全之學者。以其違集傳。大駭之。又無以辨。則劫之曰。如此。則宋桓夫人非念其子。何以爲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尋此詩義。以假有渡者之言爲正。邶風泉水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

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禰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道。于言俱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衛女思歸者。必不能一人行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立。猶舉河爲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信矣。

### 獬狁

獬狁。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獬狁。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獬允。韋元成傳則有狁字。案檢允。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薇。獬允序以爲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爲懿王時。殆魯詩師說。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獬允之難者。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言之。實則皆西戎。特獬允在昆夷北耳。六月云。獬允匪茹。罄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獬允。至于大原。焦穫藪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迫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迫伐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薄。謂薄伐爲聊伐者。失之。出車薄伐西戎。卽獬允襄夷也。謂獬狁大。故獨言平獬允。亦失之。

### 椀

詩斯干地。揚瓦爲韻。瓦傳。紡塼也。甃。隔間評云。瓦是屎形。譌集韻。屎。女利切。簞柄也。收絲具。於韻合。案易。姤初六。金椀。正義云。王肅之徒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椀。絡絲杼也。屎。屎同字。女子初生。弄屎尙

可。豈任弄璋瓦乎。弄蓋佩玩。

巡狩

時適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古者君行師從。詩械櫜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吉行人衆。不欲取義征討。故以狩獵爲名。今皇上巡幸曰圍。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爲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巡狩者。巡所守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白虎通云。巡。循也。狩。牧也。蓋狩守雙聲。狩牧疊韻。巡狩。巡功。循牧。別義也。劉攽校後漢書云。多作巡狩字。世俗迷誤已久。非也。狩。本義也。

詩

尙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志也。詩正義引春秋說題辭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謂伊尹曰。盡如詩。注云。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釋文。一本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慎子云。詩。往志也。說文釋名均云。詩。志也。案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以命夔。禮稱夔爲窮人。聲音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與夔言詩。亦重聲律而已。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謂詩之協于五聲者。此工以納言。時而屬之者也。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常用聲曲。又云。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



詞爲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季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謂弦歌皆詩。三代時。寧戚歌碩鼠。衛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爲吳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東漢曹氏時。樂工肄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中。惟傳鹿鳴一篇。後并亡之。則其調不傳。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不可歌。則不采矣。

### 闕宮章句

陳京兆兆崙。金學士姓。進呈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闕宮分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句爲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蓋欲補鐘鼓喤喤一句於籩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爲十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此句。仍依集傳署章句云。五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毛作序無疑也。故府書傳序異卷。毛詩各師授本。則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闕雖序下正義。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是也。南陔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篇第當在此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則與衆篇義合編。故存。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闕其亡者。故推改什首。通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及什題皆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爽。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蒞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翟。勒面績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審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 公羊春秋克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於鄆。傳云。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案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俱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政。當國。則當國乃爲君而未成君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鄆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段爲鄆君。而又殺之。則不如不與之鄆。其時穀梁傳亦說克爲殺。且爲之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意。而爲之說。曰。母欲立之。而已殺之。不如使執政大夫誅之。陰險可畏。實則比附左傳石碯殺州吁之事。當國則同。衛無君。鄭有君。其事不同。此解公羊而失誼者也。

### 息夫人未言義

春秋莊十四年左傳云。楚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未言者。蓋守心喪禮也。書無逸云。昔在殷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卽位三年不言。亦是喪禮。史記楚世家云。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淫樂。居數月。淫益甚。韓非子云。楚莊王卽位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又處半年。乃自聽政。案楚莊亦守喪禮。後人以其

後日圖治之勇。反謂其先三年淫樂。列女傳言樊姬三年不食禽獸之肉。亦與莊王同喪禮。乃謂莊王好田三年。以樊姬改。古事以此多不明也。晉書涼武昭王后尹氏傳云。初適馬元正。元正卒。再醮。三年不言。息媯尹氏。皆心喪儀。

魚軒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衛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爲飾。或曰。馬二目白魚。見爾雅。蓋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輶藩車。是曲輶輻輳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卽今牛魚皮。詩采芣云。象弭魚服。采芣云。簞菲魚服。傳亦以爲魚皮。則牛魚皮已久入用。二詩魚服。疑亦車飾。其上下俱言車馬也。陸璣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爲弓韉步韞。今牛魚。

虞虢唇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虢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虢在南。三國爲鄰。虢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虢。道不由虞。晉人伐虢。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晉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舉虢。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虞。在虞爲唇亡齒寒。又晉師好行國中。虞不能爲備。故舉虞甚易。

達心而懦

穀梁傳。荀息云。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文選注引韓詩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

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其所謂素者。近於懦。尸則達心而不忠矣。韓非備內云。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亡徵云。早見而心柔懷。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 魯二女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云。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季姬歸於鄆。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鄆爲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屬東夷者。以齊桓謀鄆而東略。又城鄆。東夷與鄆爲讎。故殺鄆子以媚之。此宋襄之悖。季姬不曰子季姬。蓋僖公姑姊妹。鄆弱。爲魯姻親。魯不恤鄆。又欺陵之。挾一女子。使來朝。已終不救其厄。僖公非也。公羊傳云。遇防。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佚。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用鄆子。公羊傳云。叩其鼻。以血社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婁。季姬淫佚。使鄆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憤。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會。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于宋。故沒襄公不書。而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婁爲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穀梁傳云。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

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公羊穀梁不見國史。不足深怪。季姬蓋老矣。遭家不造。爲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則云。公羊言奔爲已甚。證以左傳子南之事。當爲擇配。胡安國遂云。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得質之。擇必二人。此遇防指。遇鄆子何名爲擇。義不通也。方苞云。內女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質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鄆中絕也。豈得以老婦爲女。或曰。公穀謂彼叔姬爲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季姬亦女。而會鄆子。非擇配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配。則防地不會爲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瞽儒穢言。無一可通者。此一事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事。文公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十四年五月。昭公卒。舍卽位。七月。商人弑舍。九月。來告。書於經。魯襄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弑惡與視。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也。十五年左傳云。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十五

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閔之也。有罪何閔。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此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卒。七月舍弒。冬初何得有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單伯。方苞則謂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弒。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質之。五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弒。四十一日中安得聘娶。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弒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年子叔姬者。母聲姜哀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僖十四年之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爲妄人所誣。故爲證明之。

### 杞子叔姬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啖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檢公羊穀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叢說。亦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緒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談。亦欲自得爲一說。春秋以左傳爲正。公羊穀梁苦於不知耳。唐以後知而故爲之。此聖經之靈。不可

謂之說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卿。單采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爲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師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故書執書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絕無單氏仕魯者。公穀不見魯國史。多爲擬度之詞。疣贅滿行。左氏出。其事定矣。後人乃復欲擬議揣測。爲三傳折衷。以滑汰之文。虛與委蛇。如汙吏慮囚。以意判斷也者。尤不可訓也。

葵邱之會

齊桓葵邱之會。左傳穀梁皆以爲盛。桓公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天子賜胙。下拜登受。甚盛節也。宰孔以桓定太子。思敗齊業。教晉侯勿會齊。蓋其時桓亦老矣。公羊傳則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可謂誣矣。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而治春秋者。謂桓爲罪魁。與孔子之義相反。以注孔書。固非宜耳。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卿不行。貴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爲其成禮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爲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爲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別一師說。言速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今經不言公親迎。何爲速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參錯于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乎齊。春秋不宜譏貶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問。反復推之。速婦之貶。于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其非。

左傳引諺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言皆市井之諺。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繼稱吾儕小人所謂皆說文所云諺傳言也。謂俗間所常談。異其文者。文辭以相避爲工。杜注云。謙言小人意淺。其文無謙義。

鄙我亡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殺楚使。楚乃伐宋。

鄙我亡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鄙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爲兵端。宋言鄙我則終必見亡。不如先殺之。鄙鄭未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追數楚事。

下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卽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駟黑上大夫。及駟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于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爲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家大夫。亦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僎。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謂表爲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士匄來聘。射者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公巫。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諡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爲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官制。魯遺公巫。姓氏表。魯遺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僖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

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注云。堵俞彌鄭大夫。注蓋失其讀。俞彌卽寇也。公子士宣三年。不得謂之士洩。蓋鄭有洩氏。洩駕是也。有堵氏。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俞彌是也。

### 晉復陶楚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孟與絳縣老人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使爲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爲皋陶之繇。通陶爲繇。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繇役。而仕之爲絳縣師。注云。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知之。案昭十二年。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注云。以翠毛爲被。此分句下注之弊也。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爲陶復陶穴之陶。復陶卽被復陶之被。以翠爲之。風雨時所被。如復陶在上。今所謂斗被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爲晉復陶。注且質言之。爲主衣服官。絕無典據。又旣主君衣服。何能出爲絳縣師也。六帖云。尙衣監曰復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矣。

###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爲首疾。服虔云。末疾。頭眩。案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則以末爲首。古人目足曰跟。曰底。曰胠。皆以下爲根柢。故可以首爲末。故曰末疾。頭眩也。一說。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案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爲不革。何休云。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至孔子定詩時。三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知。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干爲新宮。且作窺宮。怪妄矣。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警奏鼓。齋夫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次舍皆曰房。枚本胤征。以爲季秋月朔。唐一行推得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算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則真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之夏書。

春秋書賊

春秋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知。桓譚論左傳之言。見太平御覽。善言春秋者也。古弑逆無手刃者。闕弑餘祭。僕與驂乘弑商人。此無大志者。魯桓之弑隱公。使公子翬。鞏於寫氏。弑隱。則討寫氏。有死者。桓之子孫實有魯國。魯史不得如楚穆之正其罪也。以楚構机言之。其記穆之弑成。必歸之於潘崇。其言魯桓。亦如春

秋之言楚穆矣。穆立而用崇，桓立而用聶。其情一也。晉趙盾弑其君，左傳事依策書，公羊穀梁則右趙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至云趙穿弑靈公。左傳記董狐之言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證其主使，非異詞也。趙盾不能辨，特曰我之懷矣。是但承亡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董狐意晦，盾爲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亡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卽亡越境矣，而反不討賊，則賊亦盾主使，而況營畫已定，於郊關待變也。盾知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盾復位而使穿逆新君，桓立而使聶逆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史表云：又云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以龜故弑靈公，合之鄭世家，則太史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爲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案靈公欲殺宋，宋又洩弑逆之情，何敢復譖歸生。歸生權不足，制宋，豈足弑君。歸生者，魯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圍人犖，卜疇耳。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弑其君矣。穿宋犖齷之事，同盾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載之論而晦，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人言信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閱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閏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啓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算置閏，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曆。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

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太上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欲而得。穀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強。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韜文啓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老子云。太上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靡散。我又太上之靡斃也。子華子云。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墨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天下士不設刑。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奪民時。侵民財。又云。太上無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又太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又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又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又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史記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燕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淮南王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

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又班固辟雍詩云。於赫太上。漢武內傳云。王母曰太上之藥。謹案禮記鄭注云。太上謂帝皇之世。大戴盧辨注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又云。太上謂五帝之世。文選注引老子河上公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辨正論引梁承聖解五千文云。太上謂三皇至五龍也。其次謂伏羲以下。則上德上古二義並行。以與其次連文。其單言太上者。則爲至尊。穀梁太上謂天王。晏子太上民謂君。漢書太上淮南王傳注如淳注云。天子也。匡衡傳注師古云。居尊上之位也。蓋太上者。於人爲至尊。於德爲至美。於事爲至當。於時爲至古。

### 左氏條例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子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謂設難而通之。條例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時。條奏云。永平中。逵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顯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氏傳解詁三十。國語解詁二十一也。鄭興傳云。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是鄭賈陳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案本。言能背是鄭賈條例。但各著簡札。實俱爲劉歆條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家。是條例有

劉穎不同。訓詁劉陳服不同。賈逵爲劉學。今雜見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職是故也。條例自爲卷數。訓詁則賈爲三十篇。附經傳下。杜承用之。服則不然也。

魯語業及

魯語云。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下叔向卽曰。叔孫賦匏有苦葉。左傳襄十四年。亦云賦匏有苦葉。案文四年傳。寧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駟亦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麗業。誦古自習。則曰肄業。以詩見意。則曰賦。豹實賦。以見意。謙言非敢自見其意。昔於肄業。會及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章注云。業。事也。是直居其功。且非文意。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在。均不當以業爲事。

鄭語

鄭語謝西九州。爲今南陽西山中地。時有九族。其民貪吝而忍。史伯言謝郊之閒。易取。可長用者。郊南謝北地。後爲楚所取。楚用之也。章注。虢郟在焉。按虢郟俱在郊北。此郊謝之閒。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初言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鄭取之。章疑於此。故疑虢郟在郊南耳。又鄭語依隸歷莘。詩譜作依疇歷華。周語摯疇。爲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莘後河。詩譜亦作前華後河。正義引章注云。華。華國也。水經洧水注。言卽華陽亭。在黃崖東北。或華莘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爲前莘之莘。



# 癸巳存稿卷之二

## 昏禮攝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袖。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婿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爲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絳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輿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衛云。雜職乘馬。而今皆四人舁輦。則新婿四人舁輦。合於經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寧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輦迎新婿。令遇於街。笞婿二十。婿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鬪。當得杖。忠宣見其容貌循謹。膚體素完。準罰放出。此百姓遂爲完人。一鄉化之。無爭鬪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寬假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不能自存。遂緩其事。輟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稽遲。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爲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翀日聞錄。楊瑀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

此令難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范羅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大清會典固作宦者所當時時檢讀也

婚禮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言三日不舉樂則其家必能日舉樂者且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輦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召乎但王侯不以賀婚禮爲邦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千石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行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周書崔猷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均之妄人也已矣

雜記笄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鬢首猶若女有鬢紒也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方氏非之云婦人卽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欲早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執禮二字則刺之無刺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字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卽上句禮之言此禮之禮使婦人執之耳不正備物憫其失時非責之也聖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城旦書也

##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常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汁光紀。水帝也。惟汁異文。史記索隱引尙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是已。其文祖爲赤熛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紀。周曰總章。元紀。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孝文紀正義引靈府作靈威仰。神斗作神汗。蓋字誤。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國語。當云出國書。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拒作白招矩。劉敞云。拒音矩。不便作矩。矩亦不必是誤。拒矩皆是白墨子貴義篇云。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皆三字。帝命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慎也。宋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卽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爲六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讖緯皆爲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

爲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天子諸侯同之。所謂禮不王不禘者。郊禘也。韋元成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稷。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云禘郊祖宗。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則商均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禘。則祭法之郊也。祖。稷也。所自出。感生帝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所自出爲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祖也。豈得名之曰所自出。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圜丘曰禘。宗廟之祭。亦有禘。大司樂。夏至澤中之方丘。亦曰禘。則大傳單舉孟春祭感生帝。若後世禮言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至圜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所謂禘也。正言郊者。周三月。兆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後稷配。四月。春分日。將長。故三月迎長日。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出。大報天反始。因祈穀於靈威仰。后稷。所謂郊也。亦禘也。圜丘者。爾雅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邱。禮器云。先王之制禮。爲高必因邱。陵。祭曜魄寶之邱也。郊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無邱。亦不圍也。此外有泰壇。有明堂。泰壇者。周四月。築壇大雩。靈威仰亦燦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於南郊旁。明堂者。周十一月。大享五帝於明堂。泰壇明堂五帝。皆文王配。所謂祖也。五人。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皆武王配。所謂宗

也。單言之。則祖亦曰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猶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也。立春兆祭靈威仰於東郊。太皞文武配。立夏兆祭赤熛怒於南郊。炎帝文武配。季夏兆祭含樞紐於南郊。黃帝文武配。立秋兆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兆祭叶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此推之。若以禘郊祖宗爲宗廟之祀。則有虞氏豈得郊堯宗堯。是知違經背鄭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感生帝。故下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傳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言非王者則惟祭感生帝。下之別子爲祖。不敢祖天子以配天也。此外又有魯禘宋禘。魯郊晉郊。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嘗吉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一爲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曜魄寶六名。亦曰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之府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大一立五時。其遺法也。鄭詳考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爲異說。按制度代有不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強引周書。又何必追改周文。惑亂古經也。

###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縱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

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憎所謂說者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偏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卽上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諱昭穆尊卑是也劉向說苑修文云審諦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莠言也注言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止言嘗義蓋夏殷禘嘗烝周則祠禴嘗烝以禘爲廟祭吉禮之始故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是禘義大也楚語云日月會於龍魏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州鄉朋友婚姻比兄弟親戚弭百苛奸讒慝合嘉好結親暱億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嘗大也禘主於上嘗通於上下其義之見經傳者如此祭統云祭有四時夏禘陽之盛發爵賜服秋嘗陰之盛發秋政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能其事者臣義者所以濟志也其云周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蓋祭統所言非周禮也補。丁候反。當近督音。

周祀先公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檢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守祫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祫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祫則守祫黜聖之蓋周七廟據祭法親廟四周公時文王武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之數其在二祫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墀無祫有禱焉始祭故曰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是祀先公之事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言天子祭以天子之禮故子爲士祭以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明子爲諸侯亦祭以諸侯子爲庶人亦祭

以庶人。故曰達也。

禮器大饗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一節。與覲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束帛加璧往德也。多與此同。彼爲燕饗之義。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祫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爲陔夏。正義云。以內金和庭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云。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卽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定禮器文爲祫祭者。必不由內金和庭實生義。正義蓋失之。鄭知爲祫者。以禮器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旅上帝。則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鄭義合也。

士臣妾義

喪服總麻三月章。士爲庶母。貴臣貴妾。此皆士服。傳曰。士爲庶母。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母屬士。貴臣貴妾屬大夫。云貴臣貴妾。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貴妾。姪。媵。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按注言士。卑無臣。妾賤不足殊。此說非也。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讀傳室老。士。爲一句。傳以總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

衆臣而注於軒衰章沒士之衆臣。遂移總麻三月章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餼賓介衆介。注亦以老爲室老。大夫貴臣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畫一。今檢特性饋食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少牢饋食禮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羣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然則注自言士有君道。喪服經則士有衆臣貴臣。傳則士有貴臣衆臣。文至顯白。注皆以屬大夫。而特性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大夫爲之文。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亦隔傳而同屬大夫。此注何由奪士服以被之大夫也。

特性禮盥槃巾門內右義

特性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又云。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按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文同處。故詳言之。門內之右。注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西也。注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古義。洗在東。設槃匱於西。故云象之。若亦在東。當言隨洗在東。非象矣。注統於門東西上。定是門西東上。唐以前轉寫之誤。少牢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榮。又云。小祝設槃匱與簞巾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盥。亦洗東槃匱西。是特性注當爲統於門西東上之證。言統者。統槃匱簞巾。非統洗於槃也。特性注。侍盥者執器就之。謂自門西就西階下。非自門東



執器過庭就西階下。下云尸至于階。尸升西階也。如此則經注合。門左右以出入各言。注義亦明。而諸經俱可通。疏言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匱巾等向門左就之。是人與地不辨。且盥於西而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言設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爲說。不知門言內向外者。以人言之。今經不言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以地言之。爲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門外之右。亦以地言之。爲門外之西也。

### 以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載。以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卿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解者謂注言不主意於賓。蓋容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注云。主于燕其餘可以無俎。則燕本主意於賓。或君欲燕來聘之卿。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爲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而此辭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實主意於公。大射儀爲公祭與羣臣射。雖命賓。亦實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君臣之分。可通行之。以爲禮辭。使若賓當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之。盡飲。實爲賓。而文若不爲賓者。以有實不爲賓之事爲之質。故曰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鄭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戒好畋。難爲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不以煩之。

然則鄉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儀。坐祭時賓辭。遂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爲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敖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饌。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爲禮法。方氏讀之。犁然有當於心。申之云。他處不辭。坐啐坐飲。鄭說爲非。明矣。敖氏說長也。然則他處不求坐祭坐啐坐飲之爵。敖說爲非。益明矣。鄭氏經熟也。

月令民工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同。注者應敷暢厥旨。注云。舍。止也。因蟄蟲啓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爲書仲春厥民析。少舍爲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同之。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閭扇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文窒矣。據少於古語爲小。謂小小閒止耳。古人正言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 質劑期日

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爲之契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齋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儒。不深知事變。意謂買賣小市。若今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外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證逮或不在。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中質劑不平者。必十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期會不應者。過期十二三日。愬官。其證逮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期。乃入刑罰律者。如殺盜不得過期來控事。與質劑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之。知質人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質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亦不過一年。推度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市所屬置買奴婢田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納若干。一二殘數。期日交割。又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稱貸有息之傅別。不拘還期者不同。若豫期過遠。本屬不足。何須置買。恐其先有互爲姦詐。繼又不能以殘質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市所謂質劑結信而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即所以止訟。不必更立訟期也。若如注言買奴婢十日後逃者。豈得以質爲過期不聽。新義則誤以質劑爲傅別。故安石均輸之法。蘇軾上神宗書云。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即質劑之法。安石不曉也。

塗樹

周禮野廬氏比道路宿息井樹。周語單襄公謂列樹表道。管子輕重丁輕重戊。並云沐塗樹之枝。無使男女相睹樹下。談語超距。八觀云。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而正矣。則樹之沐枝宜知也。子產治鄭。桃李垂街。亦因鄭俗淫。若陳道路不可知。又無塗樹矣。

禁徑踰

周禮野廬氏云。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云。國中禁徑踰者。注云。皆爲防姦也。論語云。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蓋懷刑君子也。禮祭義篇。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俱云。道而不徑。卽孝子不服闢。不登危之義。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漢書五行志中上云。邪徑敗良田。

仲夏黍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云。此嘗雛。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正義云。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爾雅翼云。爲鄭說者。以爲舊黍。若非新黍。何得言登。且冬食黍數月。豈待今而後嘗。按鄭說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書正義引考靈曜云。火昏中。可種黍。說文云。以大暑種。故謂之黍。黍以五月種。七月刈。五月登嘗者。卽嘉種也。今鄆陵亦有早黍。曰奪麥場。三四月種。與麥同收。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孟春正而大傳云。張中種

黍稷。應卽此黍。蔡陳留人。自又別見早黍耳。

景

詩衣錦裝衣。禮引作衣錦尙綱。儀禮作景。皆以禪衣明透爲義。說文云。景。光也。綱。急引也。裝。繅也。詩曰。衣錦裝衣。示反古。則裝製如縵絲。儀禮士昏禮云。姆宵衣。女從者被縵。縵。女純衣繻。乘車。加景衣。注云。景。今文作憬。宵如綃。綺屬。姆亦玄衣。以綃爲領。縵。禪也。縵。縵爲領。假盛服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賈疏云。景不用布。蓋以禪穀爲之。賈說非也。裝爲明。則必禪衣。示反古。則必用布。其類裝者。則曰縵。縵。惟葛麻異耳。詩正義云。葛細靡者縵也。質細而縵。皆不用穀。知昏禮景用布者。男子始冠。緇布冠。明女子昏禮。加景亦布矣。姆玄衣。女從者。縵。則女景亦緇布也。

升布

喪服傳云。斬衰冠六升。衰三升。齊衰冠者。沽功也。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既夕記云。冠六升。衰三升。間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推排之。當是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大功冠九升。小

功冠十一升。總錫冠十五升。斬齊大功之衰。俱抽冠升之半。小功總錫。則冠衰俱抽升之半。五服十一等之衰與冠。言縷則精粗不同。言升則多少不同。傳參互求之。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尺又三寸餘。以二百四十粗縷爲經。是三升也。以六百稍治縷爲經。是十五升抽其半。

升爲八十縷。緇布經三十升。冠二千四百縷。近人或疑之。案三十升之說是也。升卽稷。說文稷云。布之八十縷爲稷。史記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縷布。卽稷字。是五百六十縷爲粗惡也。晏子春秋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亦卽稷字。是八百縷爲粗惡也。緇布冠當有二千四百縷。縷細布密。若抽其半。則似今之紗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宋時織窳用六成至十五成。成四十齒。兩縷共一齒。是八十縷爲成。卽升。卽稷也。宋時十五成爲常麻布。則三十升之緇布。惟周時冕用之。孔子亦以爲不儉。孔安國以純絲易成。本謂麻三十升難成也。不必疑。

紵纓

內則婦事舅姑。紵纓。注云。紵。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按說文云。頤。頸飾也。嬰。頸飾也。纓。冠系也。紵。衣系也。冠系亦在頸。垂於下爲飾。所謂冠綖。雙止。婦人之纓。由頸交於胸。所謂親結其襦也。男纓亦曰綏。女纓亦曰縗。纓與嬰字通用。荀子富國篇云。處女纓寶珠。言頸飾綴珠也。釋名云。纓者。自上而繫於頸也。嬰兒者。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是嬰頸飾至胸。婦人乳子者。猶有纓。爲婦人常飾也。爾雅釋器云。婦人之褱。謂之縗。縗。綏也。注云。卽今之香纓也。邪交絡帶。繫於體。郭意以褱通幃爲囊。則香囊可爲香纓。

甚不然也。纓是系，但有綉垂之，縞如采菽，綉維之，亦維繫。東山親結其縞，傳云：母施衿結帨，卽親紵其纓。不應是香囊。後代或繫香囊於上耳。古佩草木香，非必囊盛。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紵纓皆佩容臭。注云：臭，香物。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亦云別具香物，綴纓上，非卽纓也。男未冠，紵纓。婦人皆紵纓。曲禮云：女子許嫁，纓者不佩容臭，以佩容臭是未笄女子之纓也。知容臭佩於纓下者，內則：婦事舅姑，列左右佩了。更言紵纓未笄女子，則言紵纓了。更言佩容臭，知容臭與纓別一物也。曲禮正義言：婦人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纓。其說非也。香纓，晉人之名，不得以紵纓佩容臭當之。許嫁時，卽昏禮主人親脫之纓。明日夙興又著也。陳祥道禮書云：許嫁之纓，旣嫁夫脫之，無所復用。其言可駭。士昏禮：主人脫服於房，亦將無所復用。明日遂裸禋乎。方氏云：婦事舅姑，紵纓在左右佩之下，則謂容臭之纓是矣。案子佩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幅履著綦，婦佩亦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紵纓綦。子言偃膝，婦言飾眼。未冠笄，男女言紵纓皆佩容臭。今以紵纓爲容臭之佩，對文言之，將使子佩幅履矣。且容臭未笄之佩，好說經，曾不省視經文，取害事也。

### 玉藻玄端

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聽朔。皮弁以視朝，以食。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禕冕以朝，以食。皮弁以聽朔。注言：天子朔日聽朔，諸侯祭之玄端，端當作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正義云：皮弁尊次禕冕。次玄端，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然司服玄冕，衣無章，裳黼者，亦祭羣小祀之服，曾不及禕

冕疑此玄端是玄衮。司服注云：凡冕服，玄衣纁裳。典瑞祀日月在山川上，朝日又在祀日上，以毳冕祀山川上推之。朝日當衮冕，聽朔自先王廟出，亦應衮冕。上云龍衮，繼之云玄端，則此玄端既是玄衮，不煩改字，卽奕詩玄衮。天子得有之也。宋方慤云：玄加冕爲祭服，玄加冠爲燕服，以別於下玄端而居之玄端。

拾取矢

古人拾矢，以紓人力，且得以餘暇爲儀，故亦拾射。登以拾級，以齊人事，不使先後異至。此制儀本意，其不爲儀，則不拾。大射儀初射，司射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注云：然者，拾取矢儀，當在再射三射。其初射，則鄉射爲有司授弓矢，此大射不言授，而總衆弓矢，楅皆適次。下云初射既畢，司馬正始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以弓爲畢。既設楅，詳其文，則此時庭中無楅，次中之楅上亦無矢。注意嫌於次中亦拾取，故云次中隱蔽處，不能設楅，無所爲拾也。經下再射取矢文，云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明始拾也。云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注言此命入次之事，明入次止袒決遂，執弓也。云一耦出及楅，卻手覆手拾，退釋弓矢于次，脫決遂。二耦拾，亦如之。司射作射，一耦揖升，明拾在中庭，既入次，且釋弓矢，脫決遂，作射時，但決遂執弓矢以出，次中不拾。經義疑爲顯白，敖繼公者作集說，於經不能熟，但務改正義。云次中以命讓拾，初射命取弓矢於次下，當有袒決遂拾取弓矢事，文不具也。方氏因之，劫鄭云：君子不爲冥冥墮行，次雖隱蔽，不應不拾。又引王昭禹言：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此禮命三耦取弓矢有儀，欲設楅安矢於次中，而使三耦舞弓矢於隱蔽處，其言瑣鄙，咎在務以大言說經，不肯省視經文。



乏

說文正從止一以止也。乏春秋傳曰。反正爲乏。皆於射用之。正者大射儀注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曰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雋。故射取名焉。此與鵠取義同也。乏者儀禮鄉射大射謂之乏。周官服不氏亦謂之乏。射人則謂之容。以皮爲之。告獲者以蔽矢。在侯之北。大射儀云。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鄉射禮云。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是設乏不至侯處。鄉射禮疏云。乏者謂矢於此置。乏不去。此容又名乏之義。反正爲乏。則制字之義。必兼之。義乃足。反正者。設正北面。乏亦北面。人則在乏南。特以爲容。言射者當志正中正。不當中乏。中乏。司射所命無射獲。無獵獲。是也。陳祥道謂正北面。乏南面。皆向主人。若乏南面向主人。則堂北矣。非也。

### 梓人祭侯

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此在周官爲攻說之祭。故其辭例不諛於神。不得以大全中鄙穢枝葉之語辨正之也。周諸侯射。以狸首爲節。射義載其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注謂逸詩。蓋四家詩不傳其文。非不許禮記載之也。詩譜云。今無狸首者。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其所以亡逸與僅存之故。顯然明白。方氏非之云。鄭旣以爲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乎。是並不知逸爲何義。又云。曾孫之云。拘拘事實。古人寧屑

爲此。周公何以用之乎。謂鄭乖刺。此則周公之過。鄭不任受矣。

安車

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正義云。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車坐乘。按婦人之車坐乘。亦有御。所謂進左手。後右手。不必是小車。婦乘必以几。尸乘必以几。則安車乘亦必以几。正義謂尸乘之几。几案在式之上。几上有羃。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安車之几。或是乘以升車者。若几設式上。則是立乘。不安也。又以鄭注小車爲一馬車。亦非也。尙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木車單馬。則大夫不乘單馬車明矣。鄭注小車。若漢書車千秋得乘小車入宮殿。及後漢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卽後擔子。又小車或是衣車之誤。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巾車云。安車。彫面。鷲總。有容蓋。

旗物畫

司常常旗旛等皆畫其象焉。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畫卽日月之屬。惟旛爲通帛。物爲雜帛。旛爲全羽。旛爲析羽。本無畫也。大司馬辨旗物之用。各書其事與其號。杜子春以大司馬文。讀司常之畫爲書。鄭康成以司常文。讀大司馬之畫爲畫。宋鄭鏗則謂事名號不能畫。當從杜說爲書。今求鄭康成意。以九旗別徽識。則事名號卽在其中。又旛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故書當爲畫。事號皆畫。以雲氣。鄭於漢末見兵事。知軍制應如此。九旗本知徽識。其號名事。於日月交龍外。又別以異物圖之。所謂軍號不在典要。

日日變易。軍中自以爲約。不使敵人曉也。旗物必以畫爲別。無書事名號。繁文細字之理。鄭於司常並不作書。止云徽識。惟杜作書。鄭言書亦畫雲氣。近方氏誤謂鄭以日月交龍爲異物。又謂鄭以司常畫爲畫。以大司馬書爲畫。反覆不定。涉誣罔矣。

### 蠶馬

周官馬質。禁原蠶。注云。蠶與馬同氣。再蠶傷馬。呂氏春秋。淮南子。則皆以爲殘桑。宋戴埴鼠璞云。俗以蠶神爲馬明菩薩。是同氣之驗。搜神記言。女足蹴馬皮。被卷化蠶。疑亦古說。荀子賦篇云。身女好。頭馬首。女好馬頭。故生馬皮之說。然亦可知其同氣矣。

### 與鳥獸言解

人能與鳥獸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貂隸。掌與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來朝。注云。伯益明是術。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列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與鳥獸近。故能知之。亦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義疏云。有論釋雜書說。公冶長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值村嫗失其子。長告之。嫗遂言長殺之。告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粟。驗之果然。乃信長解鳥語。不殺人。論衡實知篇云。廣漢楊翁偉。知田間盲馬及所乘蹇馬語。魏志管輅傳云。郭恩家鳩言。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安德令舍鵠言。東北有婦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當至。抱朴子。李南知

白馬言官黃馬是其子。又楊寬、北齊張子信，皆知鸛語。梁高僧傳云：漢安世高、安息人，知燕語。隋經籍志有鳥情雜占、禽獸語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其時廣傳其術。唐闕史：咸通中，渤海僧薩多羅解鳥語。燕雀語、解牡豕語、法苑珠林、潞州寺僧並解豬語。雜寶藏經云：迦尸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其說似得古人理致。佛書于瑰奇之事，皆言以福德神力現之。至龍言、象言、金翅鳥言、孔雀言、獼猴言、蛇言，皆平序之，不以爲奇。知唐以前佛國多能與鳥獸言也。人隔方域，尙須譯知之，則與鳥獸言，雖由於習，亦必由偏智。元時麗江人麥宗通禽鳥語，今黑龍江人能與四不像語，雲南廣西口外人能與象語，然所謂與語者意而已矣。

樂記

樂書子貢問樂。吾子自執焉下。樂記換簡失其次。鄭注所定與史同。今讀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爲句，是王肅義。魯世家云：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卽下所云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之象。

月生於西

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禮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此注西酌東酌之義，非注生東生西之義。案祭義云：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大戴禮誥志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

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此月生於西之義也。詩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東方之日篇。東方之月。傳云。月盛於東方。此出東方之義也。天保篇。如月之恒。傳云。恒。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正義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言體滿而相望。後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謂之下弦。從此後漸虧。至晦。核弦以前。月見於西。明亦在西。望以後。月見於東。明亦在東。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言天以明于日月。禮月令正義引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沈括筆談云。以粉塗丸之半。半黑半白。轉側觀之。本京房義。公羊傳莊二十五年注云。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則以日月爲天。淮南子天文訓云。火氣之精者爲日。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則以日月爲水火專精。二說皆言月不假日光。

### 泰山之側爲魯林義

禮檀弓云。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新序云。孔子北之山戎。有婦人哭於路。其哭甚哀。此路蓋經泰山西。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迹。論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魯林中。定賢篇云。魯林中哭婦。俱稱林中者。殆齊配林之類。詩泰山巖巖。魯邦所詹。魯至泰山。得祭泰山。故季氏亦旅。

之。亦有配林。續漢志注引盧植禮器齊配林注云。小山林麓配秦山者。公羊成十七年何休注。作蜚林。

致知在格物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事。其知於惡深。則來惡事。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卽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義。本在意誠。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其語至爲顯白。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沒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爲无妄也。

中庸大學

戴記有中庸大學二篇。元明人不錄其文。乃爲之辭曰。程朱已拔出之。其不遜如此。案史記孔子世家云。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禮中庸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中庸釋文一本。載山嶽而不重。今云載華嶽而不重。爾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不是子思之文。當是西漢博士所改也。至大學。則無有能知其作者姓名。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蓋東漢時已不得作者姓名。

自周有終

禮經衣言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引尹吉云。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終。注云。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自周有終。爲以忠信自終。以周爲忠信者。魯語叔孫穆子引詩諷詢度咨於周。解之曰。忠信爲周。是古訓也。枚古文采入太甲。其傳亦曰。周。忠信也。王柏作書疑。乃曰。周非忠信。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按魯語縹衣皆可置之不問。至枚文自集自注者。亦欲改之。則王柏之學可知已。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止百餘篇。後刊定。乃詔名正義。書詩左傳用劉焯。禮記用皇侃。其中復有刪理補修詳審。永徽中。又考正增損。始成書。人或非賢職。又不舉。禮注引詩異於毛者。正義云。鄭君注禮時。未得毛詩。詩生民傳云。合馨香也。正義云。郊特牲文。馨爲膻。鄭注。膻當作馨。字之誤也。當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是皇劉各解。今既合爲一書。孔穎達等不曾詳審也。詩般正義引鄭注。禹貢云。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不知并從何書。禹貢正義引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春秋僖四年正義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中候。保乾圖。並云。齊以自廣。則是并從最西北一支。詩汝墳正義引左傳。衡流而彷徨爲句。春秋哀十七年正義。讀方羊裔焉爲句。是二劉先不自詳審。孔穎達等亦不曾詳審也。書舜典。鞭作官刑。正義云。大隋造律。始除之。武成罔有敵於我師。正義云。史臣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隋耳。呂刑。宮辟疑赦。正義云。大隋造律。除宮刑。是孔穎達等兩奉唐敕。

考定詳審。而於其書不曾寓目。然則正義雖是佳書。而作奏之工。乃葛龔力也。

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康成言禮不誦。故言執。乃分詩書爲言。執禮爲執。持禮書。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蓋詩書博引。禮則必以其人。其所當執者言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見魯哀齊景言侯禮。見孟孫季孫晏嬰言卿禮。見孺悲等言士禮。此雅言之執禮也。

祭肉不出三日解

論語。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胙兼生熟。生曰胙。熟曰臠。助祭者其人。見在。多得臠。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臠焉。孟子云。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臠肉不至。是祭於公者。得熟肉胙。故不可宿。僖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桓胙於葵邱。定十四年左傳。天王使石尙來歸胙。此不助祭者得生肉胙也。雖置郵可達。而專使與易人馳達者殊。道遠或出三日。周官大行人云。歸胙以交諸侯之福。是行人常職。其祭於公。得生肉胙。當至三日。故不宿也。論語言祭於公。不宿肉者。公祭願肉。在賓尸。釋彤之後。已至三日。又宿。則出三日。不食之。故申之曰祭肉不出三日。爲祭於公。不宿肉言之也。集解載鄭氏分公祭家祭二義。所以旁通。非祭肉不拜之祭肉。實則家祭饋肉於人。亦必俟賓尸之後。已是弟三日。故知祭肉不出三日。是不宿肉之解。誼而鄭氏誤分之一。若祭於公。即以告殺日。願胙。從祭之人。不俟禮畢。卽歸食肉者。至家祭。則反遼緩之。無是事也。集註爲之說云。不宿。爲尊君。不知不宿卽是三日。鄭



氏偶未深思而反爲之修飾。則是故抑關二日以自卑其祖。無是理也。

論語嚴氏春秋義

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漢光和六年。有成陽令唐扶頌云。四遠童冠。樞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是本論語爲文也。頌碑成陽閭葵班字宜高撰。宜高修嚴氏春秋。今嚴氏春秋不傳。此當嚴氏自述。業由七十二子。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而宣高傳之。在北齊。有石動筭佞幸之談。見北齊書及太平廣記。啓顏梁時。儒士亦傳之。見皇侃義疏。隸釋有員興宗答洪丞相書云。堯祠請兩碑。五六六七。化道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若漢人言四七之將。

如有所立解

肯綮錄清波雜志。並云。東坡病革。屬纊時。友人叩耳曰。端明勿忘西方。坡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又云。著力便差。程子於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注云。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按此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謂立於禮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謂克己復禮。從事於斯。不敢自己也。無峻絕著力意。北宋人以通禪爲榮。改顏子語。意以自助耳。何以知如有所立。是立於禮也。孔子云。立於禮。又云。不學禮。無以立。又云。不知禮。無以立也。又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又告顏淵云。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顏淵亦云。夫子循循然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故定知是言立於禮。他說皆不足以奪之也。論語之文云。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愉快之詞何也。曰。解者失之也。所謂仰之鑽之瞻之者。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也。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者。克己復禮也。所謂彌高彌堅者。既竭吾才也。所謂在前忽焉在後者。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所謂雖從之末由也已者。欲罷不能也。皆言立也。立於禮也。質直詳盡。無愉快之詞也。

言舉

舜典云。敷奏以言。謂羣后自能奏之。益稷云。敷納以言。則海隅蒼生。須帝納之。其言始能至也。此唐虞之法也。大戴禮少閒篇。孔子三朝記也。曰。昔禹取人以言。孟子云。禹聞善言則拜。自漢至今。皆取人以言。不以言舉人者。自古惟周。周人尙文。其選舉獨不以文論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王章也。

君子小人學道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所謂學道。絃歌。虞命教胥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古人學有師。師名出於學。古言事業。由學道者有虛業。常語官與民。曰職。曰事。曰公功。曰田功。曰婦功。曰不職。曰閒民。無職事。曰婦無公事。業則學道者之職。曰習業。曰舍業。學道者語垂久遠。故業通於官民。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古者背文爲誦。冬讀書。爲春誦。夏絃地。亦讀樂書。周語召穆公云。隳賦矇誦。警史教誨。

檀弓云。大功廢業。大功誦。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聲。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魏以後。以學給口舌爲道。今人厭其無稽譁訐。則又以讀書爲學道。其說皆通。然絃歌之道。六經之義合。是聖人告子游本義也。

### 太宰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左傳。子貢三見太宰嚭。說苑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曰。夫子何如。則太宰嚭有與子貢論夫子事。又吳問專車之骨。是以夫子爲多能。檀弓則陳有太宰嚭。陳問隼矢事。亦以夫子爲多能。又宋有太宰。列子云。商太宰見孔子。韓非子說林上言孔子見商太宰。子圍入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蠹之細者也。韓非書數有宋太宰。莊子書有商太宰蕩。孔子故家宋。此或宋太宰。又孔子嘗適楚。楚亦有太宰公子辰及伯州犂。又魯有太宰。羽父嘗求爲之。此太宰稱官而不言何國。當是魯太宰歟。

### 直躬

韓非八蠹云。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直躬請代誅。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載取名焉。案此事當以韓非之言爲信。韓非云。令尹誅之。而楚姦不上聞。則直躬死矣。莊子盜跖篇云。直躬證父信之患也。所言比干。子胥。鮑子。勝子。或云申屠狄。申通勝。尾生。皆是

死者論語云。葉公問於孔子。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或葉公屬有此事。聞孔子之言。以告而誅之歟。

管仲

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王。蓋本孟子案周之僖惠。未比殷紂。齊桓之德。不及文王。文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坫。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卽是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訾詆人者。故知器小是侈泰也。管子樞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衆兵彊。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矣。法法云。矜者細之屬也。白心云。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樞言云。國之忘也。以其長者也。人之失也。以其所長者也。又云。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而奢侈踰禮。管子於持盈之道。蓋但能知之者。

成君瓊論語說三條

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成君瓊云。呂氏春秋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曰。無乃畏耶。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注引詩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義最深妙。韓李論語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其說陋劣矣。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顏氏家訓云。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說本晉范寧。見臯侃義疏。

南史王元規云。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又張說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野客叢書引如此。

周頌棨棨在疚。漢書匡衡傳。成帝卽位。衡上疏云。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 論語權

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云。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按權本黃華木。一名反常。萬類俱反歸一。是故稱鍾亦取權名。易繫傳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則權以稱物。行權當隱巽。以俟反歸於常。春秋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謂權反歸於經。然後見其善。適變不同道。必反歸於經。反經之反。爲十年乃字。反常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爲反歸之反。非背反之反。文子道德篇云。先迂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亦以反爲先。開後合之合。反歸之反。昭七年左傳。子產言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並立子孔後。則立伯有後。反歸於繼絕之禮。可取信悅於民。史記自序傳云。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周勃反經合於權。亦言權從呂。實反歸安劉之經。而晉人杜預左傳注云。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則以背反於經爲權。漢以前經傳箋注。實無此說也。

### 舜之中國義校注：此文與類稿重複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

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唐虞以國君爲天下君。禪授之後。宗廟社稷宮室國君之位猶存。故舜禪禹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而讀爲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莽毀漢高廟。厭勝之又毀元帝廟也。左傳。羿拒太康于河。代夏政。爲帝夷羿。夏猶存也。浞殺羿。因羿室。又滅夏相。而事一變。舜禹不居堯舜宮。羿不居夏宮。湯武不居夏殷宮。皆存其統。浞乃居羿宮。王莽之後。皆以浞爲法。而旁引舜禹爲口實。曾夷羿之不若。後儒不深思。孟子史記然後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爲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于啓位。啓殺益之說。

無專殺大夫

孟子言齊桓葵邱之會。命曰無專殺大夫。管子幼官。九會諸侯。令皆無之。惟大匡篇有毋專殺大臣。案左傳。桓十年云。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則不專殺大夫。本王朝之法。齊桓申言之。其後晉用其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祁盈執祁勝。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乃殺之。晉殺祁盈。滅祁氏。定公十三年。左傳云。晉趙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請皆逐之。蓋祁勝邯鄲午皆家臣之稱。大夫者。如陽虎。以大夫饋孔子。及孟氏之成。大夫公孫朝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則殺家大夫亦當上請於君。孔子之意亦如此。祁盈趙鞅。

皆以專殺得重罪。

孟子言性情才義

孟子道性善。告子篇公都子引性有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降才爾殊也。陷溺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今濯濯然。以爲未嘗有材者。非山之性。人放其良心。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以此數文合觀之。情者。事之實也。大學無情者。鄭注云。情。猶實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文。才爲草木之初。是也。今趙注若順也。情性表裏。情順性爲善。若夫爲不善。非天才之罪。朱注若詞也。情者性之動。才猶材質。均非孟子道性善本情。且山木章材才分列。則才非材質可知。

孟子年

孟子時事不合者。游齊梁先後。及齊伐燕之年。齊燕事。史記世家以爲湣王。年表亦同。通鑑從之。而孟子以爲宣王。孟子親見其事。不得誤也。蓋伐燕者宣王。爲燕所伐者湣王也。孟子書始見梁惠王。非是編年。史記列傳言先至齊。趙注孟子言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孟子曰父。是也。史記惠王止三十六年。故云三十五年召賢。而孟子至梁。其實惠王言東敗於齊。在惠王三十年。地西入秦。在襄王五年。六年。南辱於楚。在襄王十二年。蓋自史記惠王之三十六年。及襄王之十六年。總爲竹書之惠王。後元十七年。史之襄王。卽哀王。爲竹書之今王。通鑑依之。而仍以孟子至梁繫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以他書無文。不能意

癸巳存稿 卷二

改實則孟子老至梁國。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以後去梁在襄王。但不能實言其年耳。

六六



# 癸巳存稿卷之三

## 若解書書孔傳後

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若爲咸若時之若。在爲在璇機之在。時爲咸若時之時。言如不能察此庶頑讒說之人。則當侯以明之。枚孔云。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則不在是者。亦同庶頑讒說之人。若爲內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取豚若牂。以醢若醢醢之若。亦卽律文以準。皆各其及卽若之若。律注云。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卽者。意盡而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並條述事。取此四字。唐律名例六云。若者。因所陳之事而廣之。以盡立法之意。變此言彼。未離乎此。舍內言外。未離乎內。文雖殊而其意猶會上也。漢書惠帝紀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當刑者。皆完之。注師古云。若。豫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豫及卽廣之。枚孔言若似律文。故廣記之。

## 於爰

爾雅。爰。粵。于。那。都。繇。於。也。於。音。若。烏。皆。語。助。蜚。蜚。云。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言。於。何。是。我。所。歸。之。處。及。所。止。息。及。說。舍。乎。四。月。云。爰。其。適。歸。言。粵。此。乃。其。適。歸。皆。雅。訓。也。王。肅。作。家。語。改。四。月。爰。其。作。奚。其。集。傳。從。之。則。蜚。蜚。之。於。不。能。通。遂。言。欲。其。於。我。歸。處。歸。息。歸。說。而。作。大。全。者。又。引。一。說。云。將。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有。備。無。患。乃。怪。語。

展

爾雅云。展。適也。注云。得自申展。傳云。展其支體。言舒布也。今核適之也。往也。如也。如其意。亦發舒。詩。適我願兮。如其意也。詩。展如之人兮。展我甥兮。展。誠也。信也。適的也。信也。信申也。義俱相通。適如之適。適莫之適。皆得爲申。故曰。展。適也。得自申展也。

莫

宋史岳飛傳。趙雄韓世忠碑。章穎岳飛傳。熊克小記。俱言秦檜以張憲岳雲書無據。爲韓世忠所詰。檜言其書已焚。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名臣言行錄別集載此語。作必須有非也。其事體莫爲句。如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文莫爲句。左傳昭二十四年。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不克莫爲句。註云。莫然不助。非是。蘇軾與南華

辨長老書。鐘銘。子由莫終當作。待更以書問之。子由莫爲句。王鞏隨手雜錄云。潭州神誤錄。柳州張新婦。綠衣神曰。已來將奈何。朱衣神曰。旣誤莫。須放回。旣誤莫爲句。范公稱過庭錄云。种太尉欲斬休息之卒。公稱之父問曰。太尉何遽若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其人莫爲句。此事檜言其事體莫爲一句。須有爲一句。蓋檜駭。反詰世忠。謂其事體莫。示若遲疑審度之。而復自決言須有。故世忠不服。橫截其語。牽連爲一句。言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此記言之最工者也。必須有。則三字非奇。不足折檜。又或解莫須有。爲不必無。蓋不知莫字絕句也。

擅

擡拜之擡或作揖。說文擡云：舉手下手也。揖云：擡也。一曰：手著胸曰揖。鄭注鄉飲酒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擡。其擡字作厭。儀禮擡揖字不分。古人揖就位，又怒其人，則揖起之。揖出之。若今人拱手謝絕也。其入禮節亦止拱手。大祝九拜之肅拜不屈身。今會典正謂之揖。許云：手著胸。鄭云：推手。皆與拱手互相成。說文所謂擡舉手下手者，屈身，手至地。古人謂之拜手。大祝九拜之空首，今會典正謂之打躬。鄭謂之引手，亦與舉手下手相足。蓋舉手至額，又下手至地，又引舉至額也。晉以後儒所言多不可解，當以許鄭爲正。

### 唐肆唐園中唐

唐大也。莊子田子方篇云：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唐廣也。管子輕重甲云：以唐園爲本。利北郭之毗。唐園之利十倍。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治唐圃，疾灌浸，務種樹，所以尊師也。鹽鐵論孝養云：葦茹臠臘而後見，審老親之腹，非唐園惟菜是盛，亦謂廣大園圃。管子又言：黃唐無宜也，惟宜黍稷也。亦言黃壤廣闊。注以唐爲虛脆，於義不合。唐人多訓唐爲空，由誤於僧說佛語，空爲曇音，又近唐。以說佛書則可。中國古書豈有此也。唐肆，釋文引李云：唐亭也。亦雙聲字。呂氏春秋權勳篇：爭金美唐，亦言亭肆。又中唐爲廷中路。莊子列御寇篇：孰協唐許，言不治家。徐無鬼篇：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於域，有遺類矣。言子在中唐，遺而不視，乃外域求之，惑甚。

### 管事

樂記云：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鄭注云：管猶包也。荀子富國篇云：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也。楊倞注云：管

包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趙高曰：陛下幸舉在上位，管中事。李斯列傳云：高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言典主樞要。荀子儒效篇云：聖人者，道之管也。楊注云：管，樞要也。是已。秦策云：淖齒管齊之權。史記范雎列傳：索隱引此策，高誘注云：管，典也。典，主也。典與當近。韓非六反云：夫當家之愛子，管事猶言當家，亦是典守。今言管家，猶古言家宰矣。史記平準書云：擅管山海之貨，集解張晏云：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漢書食貨志：管作幹。師古云：幹，主領也。與管同。又言桑弘羊代孔僅管天下鹽鐵。王莽傳云：以太傅管四輔之事。幹，即管也。字亦作筦。谷永傳云：昔龍筦納言。孝元皇后傳云：欲筦朝政，是也。又分地分事，均謂之管。食貨志云：王莽張五均，設諸管。今保約亦曰某社管。

拈

天問云：鼈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云：鼈，大龜也。擊手曰抃。鼈何以有手。易童牛之楛，鄭志曰：在手曰楛。牛無手，前足可以當之。古人訓語委曲，在不肯失字本義，故能簡後人不務字訓，語簡而意蕪矣。

精其神

京城人勸勉出力曰精其神。按道藏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太平經云：人之生也，天付以神，地付以精，中付以氣，辨正論氣爲道本。篇云：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說老子夷者，精也。希者，神也。微者，氣也。初疑精其神是精氣神，既悟其非也。明楊士聰玉堂蒼記崇禎丙子經筵一條，內璫言只是賜晏，卽與經了筵一樣。又嘗見二兵爭鬪，緣相諱以陣了亡再說，又見市人通文。

言深究利害使人毛骨竦出然此是一種文理不當非笑之精其神經了筵陣了亡竦出然即詩經楚辭句裏兮字。

標

史記高祖本紀云項羽爲人標悍猾賊。標者標忽之謂。諺云標勁亦曰標子也。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花杰參四品卿銜郎中查有圻京城謂之查三標子言其多妄費。標亦曰彪。南史臧厥傳云百姓謂之臧彪。顏延之傳云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迴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杜崩傳云崩父懷瑜。敵人憚之謂之杜彪。或曰彪唐人諱虎改也。演繁露引詩匪車嘍兮言嘍嘍無節度廣韻嘍讀如杓則今稱應曰嘍。或亦曰臙子言壯而無義理。埤雅云俗說熊熊富脂方春臙癢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臙。今人畜熊以挺撻之更致壯長。順治九年十一月刑部辦京城李應試案又別名黃臙李三。

熏

史記酷吏列傳云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案隱云以熏逐大豪也。案漢書作以動大豪。注師古云。諷動也。動與熏蓋形近矣。杜周傳云欲以熏轅天下。轅蓋是燎。今諺猶是。凡熏人者亦曰嚇人也。詩桑柔云反予來赫。傳云炙也。箋云口拒人爲赫。言汝反來赫我。出言悖怒。釋文云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今推毛訓赫爲炙。則亦許嫁反。正義云毛轉爲嚇。言反來嚇我。爲王肅申毛義。毛言炙。即史記言焄。漢書言熏。荀子富國篇云名聲足以暴炙之。是毛義也。鄭言悖怒。則鄭讀爲王赫。斯怒之赫。赫爲光。光而怒。則有

洗有漬之意。亦是嚇也。莊子云：惠子以梁國嚇我。此嚇是矜意。一義數轉。嚇之之言。炙。炙兼炙義也。

請

說文云：請，謁也。廣韻上聲云：請，問謁也。說文又云：陳楚之間，相謁食麥曰餅。楚人曰餈。秦人曰饑。相謁食，方言作相呼食。則相謁相呼卽相請。史記吳世家云：光伏甲窟室而謁王僚飲。此所謂謁。與趙世家北登夏屋。請代王之請同。爾雅釋詁云：請，謁告也。釋言云：告，謁請也。以請釋謁。卽以謁釋請。說文繫傳云：相謁食麥，謂相見食麥飯。如今人飲茶，是不知請謁。告呼同訓之義。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哀公曰請。燕禮云：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漢書霍光傳云：乃悟而請之。南粵傳云：胡置酒請使者。外戚傳云：聞喬夫有女，置酒請之。元后傳云：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晉書庾純傳云：賈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純自劾云：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並及臣。此所謂請。皆相謁食之請也。公羊襄三十年傳云：火至矣。請出。韓詩外傳云：客有見周公者。周公曰：請坐。此所謂請。皆請謁也之請。

喫酒

漢書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流俗本輒改食爲飲。失其義矣。林下偶談云：漢書于定國食酒，柳子厚序飲吾病痞，不能食酒。皆以多飲爲食酒。按食酒自可兼如淳解管子牧民云：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亦言喜而

盡之也。洛誥云。惟洛食。是受墨。漢書谷永傳云。不食膚受之愆。據此諸義。則亦性能受酒。食卽嚼。嚼卽嚼。續漢書五行志云。嚼復嚼者。京師飲酒相強之詞也。嚼亦作齶。說文云。齶。飲酒盡也。說苑善說篇云。飲而不齶者。浮以大白。漢書游俠傳云。郭解姊子與人飲。使之齶。白虎通爵篇云。爵。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嚼齶與盡亦一聲之轉。嚼卽齶。今言喫酒喫煙喫茶。不關多少也。崔國輔詩云。但勸提壺沽酒喫。杜甫狂歌行云。樓頭喫酒樓下臥。送李校書云。對酒不能喫。舊唐書武宗紀云。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羣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在阿顏家喫酒朝野僉載云。則天時謠。張公喫酒李公醉。撫言云。崔昭緯以巨觥飲。張曙曰。但喫。卻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北夢瑣言云。明宗問宰相曰。盧質近日喫酒否。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有喫酒。則唐時常語。卽古之食酒嚼酒也。宋人過庭錄云。范弇學究酒肆詩云。喫酒二斤。糴麥一斗。磨麵五斤。可飽十口。又畫墁錄云。錢明逸於友人宿戒。必詰之曰。是筵席。是喫酒。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羹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其人怪。其語常也。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又梅熟許同朱老喫。僧祇律有欲煙。則今之喫蘭州煙也。郎若閒時來喫茶。亦古語也。唐逸史云。奚陟夢與朝官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北夢瑣言云。悟達禪師揖諸相於僧徹處喫茶。元怪錄云。馬總謂崔紹非人間茶。不可喫。陽官茶可喫矣。盧仝詩云。七碗喫不得。亦喫茶也。

齶

說文壹部齶。云讀若戚。此非今戚音也。齶從蚤聲。蚤從又聲。戚從木聲。古戚蚤同音。周官眠瞭注云。杜子

春讀爲憂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戚。鍾師注云。杜子春言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掌固注云。杜子春讀爲造次之造。是漢人戚促趨造。蚤皆同音。孟子萬章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舜見瞽瞍。其容造焉。是蹙造同音。說文竈竈聲。是竈竈同音。而今不同音。今誣宜讀造次之造。言字母者云。倉歷反。千歷反。皆似是而非。

契

說文云。契。大約也。與刻同字。刻。斷。刻。識。皆是也。書序正義引鄭君注易書契云。書之於木。刻其側。曰契。釋名云。書。庶也。契。刻也。古言刀筆。刀爲契。筆爲書矣。韓非子云。契舟求劍。後漢書劉陶云。寬鏤薄之禁。契。鏤。皆刻也。

欽

李翬俗呼小名錄云。案謂之欽。欽讀去聲。射經言欽身微曲。又言欽身弛外。按此欽卽磬字。如磬折也。亦作傾。傾音同頃。詩頃筐卽傾筐也。其言欽身者。但避傾欠文。非於欽中別有義也。釋名釋姿容云。欠。欽也。開張其口。欽欽然也。說文欠部欽云。欠貌。

窯聲

說文穴部窯云。羔聲。燒瓦竈也。字或作窰。於六書皆有聲有義。詩陶復陶穴。今西人依山居曰窯。又河北言姦盜所居亦曰窯。實則經史止作陶。說文缶部匱云。瓦器也。如自者。如階陞陟陔之義。可爲燒瓦竈。今



陶器存其文。阜陶存其音。蓋言窯聲者。聲音問。亦音妮。亦音門。蓋卽聲字。左傳鬪伯比曰。讎有聲。又曰。天去其疾。今窯聲實非病也。聲從分得聲。俗亦作壘。文聲。楷上下省作壘。其音妮者。壘聲。勉塗其隙。如覺屋覺器之意。音門者。覺驚在壘。金城浩壘。潮水三聲。言水中之隙。而浩壘河。今呼浩尾河。亦呼閃門河。是妮門二音古同也。總言覺耳。

貝勒

宋史金史。李堇亦作勃堇。今改譯貝勒。以勃堇之音未全。其時音應作勃極烈。而金史兵志百官志。則似部長爲勃堇。官長爲勃極烈。元人應知金語。此語未能明也。金在勃里鉢時。太祖阿骨打初稱都勃極烈。太宗初稱按班勃極烈。又有國論勃極烈。靖康紀聞。大金弔伐錄。俱有骨盧你移賚勃極烈。諸版勃極烈。松漠紀聞有措版勃極烈。阿盧禮移賚勃極烈。愧鄰錄有諸版李極烈。今知按班諸版措版勃極烈。李極烈。卽大貝勒。國論骨盧勃極烈。卽固倫貝勒。勃極合爲貝。烈書爲勒。勃極烈三音爲貝勒二字也。元則祖元皇帝號敖羅勃極烈。是蒙古貝勒也。今貝勒止稱多羅貝勒。蓋金人初入中原之時。止自書李堇。岳飛紹興十年捷奏云。五里店金陣內一名。甲上着紫袍。斫下尸首。并馬鬣上紅漆牌子。上題寫阿李朵李堇。是名從主人作李堇之證。故金史有太乙李堇。聶兒李堇。牙合李堇。忽魯李堇。阿買李堇。乙室李堇。札室李堇。阿舍李堇。晟李堇。一本作吳迭失李堇。初官名未備。李堇領兵。岳飛集有女真萬戶少主李堇。劉合李堇。阿主里李堇。章穎岳飛傳。阿李朵李堇外。有邪也李堇。撒八李堇。李李堇。粘汗李堇。韓世忠傳亦有

牙合字董。又見趙雄碑。

按班

按班。如言首領大人。金時或對音譜板。蔡條北狩行錄云。譜板夫人致書太上。惠藥物。亦求內侍。是也。後審定爲阿廢巴。又審定爲昂邦。又審定爲按班。此兩字乃三合爲阿廢巴最審也。

阿雅

北齊儒林傳。宗道暉謁任城王浩。浩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其音卽阿雅偉。俗書阿呀喂也。單字還音者。唐人朝野僉載。郭勝靜不被打。阿瘡瘡亦同。舊唐書安祿山傳。祿山呼李林甫爲十郎。使奏事回。先問十郎何言。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阿與我死也。李龜年嘗效其語。元宗以爲笑樂。阿與卽安偉。阿瘡瘡。新唐書刪阿與字。蓋不知爲單字還音語。而疑爲冗字也。其還音。傳鐙錄德山鑿語。作阿哪。阿哪。元曲本多作阿嚟。又作哎喲。又作阿燕。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欽定清語。於戲。阿燕。改阿雅。若悲傷之嗚呼。卽用哀字。哀卽唉之還音。且兼義也。

書盱眙縣志後

盱眙字義爲張目直視。眙音同器。今讀若怡。古所謂南人不識盱眙。以其讀眙曰臺也。盱屋以山形取義。盱眙乃單字還音。謂義取登山直望者。非也。盱眙乃古善道。春秋襄公五年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注云。善稻。吳謂之伊緩。今案以善稻爲伊緩。自穀梁所聞不審之音還之。實則吳言自有

本義的音。盱眙地自言善爲宜。稻爲禾。然則吳名宜禾。中土聞之爲伊緩。又譯之爲善稻。又還音爲善道。而伊緩又爲緩伊。緩伊又爲盱眙。盱眙水田爲淮所蝕。第見其山。乃言邑可登山直望。以近事言之。康熙十九年。泗州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八年。又以水移臨淮於周梁橋。移泗州於雙溝。十二年。自雙溝移治虹縣。稱泗虹州。旋立虹鄉。而州仍稱泗州。盱眙山遂在湖中。

書釋文後

凡字音異形同者。意古止一音。聲音遞嬗。各就其時語音分之。作音訓則當分指之。此無可奈何者也。如朝廷之朝。莊子徐無鬼篇云。招世之士與朝。呂氏春秋知度篇云。凡朝也者。相與招義理也。則朝廷音招。與朝夕一音一義。孟子所謂朝將視朝是也。或言朝將視朝在一句中。禮檀弓我則食食。能一音乎。朝將視朝。如朔必告朔。告朔無二音。視朝何當有二音。若食食。則食其所食。蓋食肉食稻。故不瘠。亦不當二音。謂食爲飯。粥獨非飯乎。故一字二音。從俗言之。不能改。若本原則不可不知也。又假借字通用字。陸加以反語。亦非至誼。辟之爲字。見左傳者。立辟。則辟法也。多辟。辟王。則偏僻也。辟重。辟女子。則開闢也。杜謂辟也。非辟傳。則迴避也。辟司徒。則壘壁也。辟離。則圭壁也。而左傳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見一處。辟重曰辟。傳見一處。辟女子。辟司徒之妻。見一處。各加反切。承學苦不易曉。多辟當云同僻。立辟當云音璧。辟重當云同關。辟傳當云同避。辟女子當云同闢。辟司徒當云同壁。以此推之。辟王曰同僻。詩之辟王。則曰音璧。辟雍則曰同壁。如此。則音義俱了。承學又得假借通用古法。是聞一知二也。陸氏偶未深思耳。嘉慶乙亥

十月二日書於休寧榮荊堂東窗。

書廣韻後

廣韻者廣切韻也。前有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陸法言切韻序。言開皇初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謂我輩數人定卽定矣。今返初服。定爲切韻五卷。唐天寶十載孫愐唐韻序亦稱陸生切韻盛行於世。前列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同修檢。隋書陸爽傳云魏郡臨漳人。子法言釋褐承奉郎。以爽事太子勇。子孫屏黜除名。卽序所謂反初服者也。其書不見爽及劉臻等傳。亦不見經籍志。蓋隋時官不采錄。唐初書亦未顯。唐藝文志始有陸慈切韻五卷。疑法言一名慈。今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文。廣韻亦是增廣之稱。法言不應先有此名也。切韻實用吳音。或孫愐等依沈約改之。北夢瑣言云李尙書浩全刊吳音。欲上之。會黃巢亂而止。孫光憲又見有韻銓一書。亦糾正吳音甚覈當。今其書未知存否也。法言家法極美。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云陸大同爲雍州司田。爲河東令。爲雍州司倉。大同閩門雍陸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則陸爽之遺澤遠矣。而唐書孝友傳類序同居地氏亦無之。蓋未經旌表。唐陸氏六相皆出吳郡人。疑法言亦吳郡陸。李涪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言乖舛。上聲爲去。去聲爲上。趙璘因話錄云人檢陸法言切韻謂吳兒鬪字太僻。乃不悉名賢事實。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人也。向讀北周書陸通傳云吳郡人。魏大統九年賜姓步陸孤氏。封綏德郡公。庾信步陸暹神道碑云本姓陸。吳郡人也。今爲河南洛陽人。周太祖賜姓步陸氏。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亦同。其

言甚怪。魏書官氏志云：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步陸孤氏後改爲陸氏，而此三人乃言陸改步陸，蓋其時附託族望，法言之陸，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仕居長安，老與兄弟同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音也。道光辛巳九月十五日。

詩韻辨字略跋

漢書東方朔傳：齟、塗、亞、牙，同韻。張晏：齟音榼梨之榼，塗則丈加反，朔曰：塗者漸洳徑，是泥塗，如今塗揚音也。漢書敘傳：楚人謂虎於櫟，注云：櫟字或作菟，並音塗，蓋釋鐸同音。今駢言櫟樹爲側加切，則櫟、塗、菟、遮、揚，皆同韻。今齟、塗一韻，亞、牙一韻，而亞亦讀汙，加亦讀姑，牙亦讀吾，榼亦讀且，是今兩韻古一韻，然究不知古言從今何韻也。墨子公孟篇云：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子墨子曰：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則音樂之樂，與嘉樂之樂，周時止一聲，朔傳壺者所以盛，與徑、命、正、敬、廷、定、爭，爲韻，急就章萬方來朝，臣妾使令，漢地廣大，無不容盛，是于以盛之，漢止去聲，使令之令，分爭之爭，皆去聲，豈與愷、凱今不同音？詩令德壽豈，與零露泥泥，孔燕豈弟爲韻，則愷、凱古止讀如豈，後漢書邊讓傳：歡譙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徵音逝而流散，則彈琴瑟之彈，正去聲，俱不如韻書所言。左傳弓朋爲韻，越絕書終榮爲韻，今言亦弓朋終榮同一韻，而韻書不然，是古今俱無當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詩韻云：古人韻緩，此有韻書後遷就之論，實則古今音轉，古人各以方言爲韻，必無檢韻作詩之事，謂古韻密者，真一孔之論。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楊誠齋言：吟詠性情，奚拘禮部之韻，魏鶴山言：科舉之外。

賦詩不必以韻爲檢。洪邁容齋五筆亦詆禮部韻略分字絕不近人情。爲四聲切韻。學者必強爲之說。終於非是。元吾邱衍閒居錄欲就說文某聲析韻以讀古詩。至律詩則各用其時韻。此宋元人最通之論。然則詩韻止以應試詩韻辨字略。又應試者之至寶丹也。此板刻於歙紫陽書院。今無賣者。忽得一本於長沙市上。歸翻閱。因述其所見如此。道光丁亥六月。

荅

荅當之荅。應以合爲聲。其合聲從艸者。假借小菽之荅。在六書也。宣二年左傳云。既合而來奔。合卽荅也。注亦云。合猶荅。其合聲從竹者。乃隸變之譌。隋代俗字。廣雅對倉。曹憲以爲俗作對答。失之。是也。爾雅倉然。廣雅對倉。合聲從田。實無此字。或謂是說文言部竹聲之管。轉寫作倉。亦假借字。雖善無徵也。張有復古編。謂是假借畱字。則不善而無徵矣。

涪

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大羹涪。有司徹有羊涪豕涪。少儀云。凡有涪者不以齊。士昏禮注云。大羹涪。煮肉汁也。今文涪皆作汁。說文水部涪云。从水音聲。與溼相次。訓幽溼也。而相承音泣。按從音之涪。當音陰溼之陰。不當音泣。羅君有高云。涪之音轉液聲。亦於古無聞。禮之涪字。當从肉泣聲。廣雅云。羹謂之臄。卽此涪字。涪泣皆古汁字。禮經相承作从肉从泣。佩臄亦云涪涪。有別。知禮文傳寫甚久。容是說文汁下脫古文涪。後人乃讀涪爲汁耳。

嫖

漢書功臣表。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惠氏棟云。保辜以二旬爲限歟。其說公羊襄七年注保辜。有以傷辜死文。有辜內辜外文。今案漢書宣帝紀詔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則以掠後死者。亦計辜期。然則辜者。自爲責傷義。與漢律保辜。均是嫖文之省。說文辛部辜云。罪也。女郎嫖云。保任也。依公羊注。有辜內辜外。漢紀有掠辜死獄中。表有坐棄市。應是嫖無疑。蓋辜是罪。嫖是罪人別任狀。漢律假辜爲嫖耳。顏師古注。急就保辜。云限內坐重辜如此。則保爲任辜爲罪。與辜內辜外文不合。應云辜內坐重罪。則合矣。辜權。或云當作酷權。以今推之。亦當作嫖權。

梁

詩。梁入其阻。箋云。梁。冒也。釋文引說文。從网。今說文网部梁。米聲。重文梁亦從少米聲也。隸變從冂。米聲。其義甚通。唐石經。木上作冂。與米上作冂者。相去微茫耳。書手筆迹小移。釋文通志堂本作木上冂。抱經堂本作米上冂。而唐石經校文謂抱經失之。蓋以木上冂爲唐時俗字。存之爲可喜耳。其實楷應米上冂也。若作梁。則是篆从穴从火从求省之隸變。說文云。深也。與箋說不相涉。乃毛傳義。

摹

漢書高帝紀贊云。其規摹宏遠矣。韋賢傳云。其規撫可見。師古云。撫讀曰摹。其字從木。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撫。師古云。撫讀曰模。其字從木。案無莫同音。說文云。摹。規也。旣以撫爲摹。則從手亦可。

禊

禊、從示契聲。漢以前無此字。蓋卽祈字。文選曲水詩序注引禮傳云。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灑絜也。禮傳不能詳。而援堯典仲春民析之義。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周禮女巫。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尙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是應劭謂禊有絜析二義。禊字東漢人所造。杜篤有祓禊賦。其禊祝曰。懷季女使不媿。是三女爲徐肇事。一說始郭虞二女。事祈禊。自絜濯。故謂之禊。祠。劉昭非之。然字從示實以祠也。晉書束皙傳言周公事。或出竹書。

擥

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正義云。其術在九章。釋文云。率字又作擥。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按顏氏家訓云。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爲別。蓋齊周隋唐不識字人野文。謬種流傳。遂以不刊。又如稱旁着爾。席下加帶。舊內安卽。令人氣塞。不獨奮奪從龜。龜鼉從龜。靈底着器也。夫俗便已非俗。而不便無乃勞拙乎。

準

農田餘語云。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準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云云。今案准是準草書。見急就章。宋順帝諱準。昇明中取此字。又魏人以准爲淮水不足。不得謂寇準時去十作准。又今字俗者。輒爭曰。經子有之。不可以爲俗。不知俗字當去者。正由人以俗字寫。



經子若俗字寫俗書何足道乎。

書金史國語解後

金史國語解諸札詳穩一條云邊戍之官札卽軍字詳穩卽長官見遼史按此館臣誤也應云札卽糾字亦爲札軍名也遼國語解云札轄札軍名轄者管束之義此札字轄字俱不得爲遼金國語惟詳穩爲金國語耳遼有遙輦札永興諸宮分札十二行札黃皮室札諸札中有正丁蕃漢轉丁騎軍諸目軍則名札軍官則名都札札轄亦爲招募新兵亦爲戍兵金史兵志則東北部二路五札西北西南二路札軍十其本意取札聚如元以諸部族兵爲探馬赤軍募集兵爲蒼刺罕軍又別有遼東札軍女直軍則糾軍歷三朝不得謂札卽軍字也

蓀

說文艸部蓀字卽今芫萎字從俊聲讀如綏漢書地理志太原郡蓀人縣師古音山寡反按廣韻馬部有俊沙瓦切與蓀俊同而俊譌作俊字彙補又增一儂字不可理推矣此等後增怪字亦應有所比附廣韻俊云強事言語俊云俊俏不仁皆應從旻而田轉作囟又譌作允遂橫牽蓀字亦入馬韻中而其字爲謔爲俊爲蓀爲俊又爲儂爲俊皆俗別也宋人則作沙江休復雜志云塵俗呼野人爲沙塊永叔戲長文披沙揀金又戲馬遵曰舊沙而不俏今俏而不沙吳長文言沙於面不沙於心皆以沙爲迂朴韓彥直橘錄則云物小甘美者曰沙如沙橘沙瓜沙糖沙蜜之類是南以沙爲美俏北以沙爲不美俏語言不同如此

元人則以獸爲傻角。用傻字。

突

淮南子地形訓云。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突者生於庶人。又云。煖濕生突。注云。突人之先。突字不知所從出。干祿字書入聲突。云上俗下正。五經文字穴部突。云俗作突者非。則是突生海人也。道藏本作容者生於庶人。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於卷五凸體云作突。卷九匈凹云作窻。卷十凹凸云容。熱下也。突。突也。卷十一恐凹云作容。下熱也。凸腹云作突。不平也。卷十八則凹云作容。卷十九凹凸云容。突。卷二十三凸出云作突。物凹云作容。據此則突者是突。卽突凸也。言凸生海人。凡凸者生於庶人也。作容者凹也。言凹生海人。凡凹者生於庶人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子能以窪爲突乎。注云。突理出豐高也。則突突義同。此凸突突之所以譌爲突也。凹容皆音近突。今突亦作窻。此凹窪容之所以譌爲突也。

嫻嫻記識語

此三卷是順治年間寫本。署元伊世珍撰。其文皆市井機鋒挑激。相傳明常熟桑悅造。悅作庸言一卷以繼孟子者也。蓋妄人。其書明末始出。常熟毛氏刻津逮秘書。近張君海鵬刻學津討源。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叢書甚精。而兼及此書。蓋以其爲常熟狂士。今覽其書引姚鸞尺牘。周達觀誠齋雜記。言唐女子足小事。又郭霄鳳江湖記聞言石尤風事。文筆冗俗。如出一手。又嫻嫻二字不可解。所造嫻嫻福地事。不涉女

子似娜嬛字皆當從玉。謂琳琅環之字匠筆誤從女。好奇者因而革耳。向見明人徐象梅琅環史唾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琅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庫未載入冊檔書。第一架二層。瑯環記二本。有套。東庫南裏間。第七架二層。瑯環史唾一部。八本。故典。曹溶錄絳雲樓書目。祁承毅澹生堂書目。草元雜俎。中載瑯環記。俱從玉。可證也。惟高承埏稽古堂日抄中。娜嬛記則從女。自津逮秘書行。而從女且爲典故。不求甚解矣。宋時有唐馮贄雲仙散錄。直齋解題疑其所引書籍。古今未聞。孔傳續六帖亦引散錄。洪邁容齋隨筆謂散錄淺妄。孔帖不當引之。若瑯環記。則文筆又在其下。散錄自序其家藏書二十餘萬卷。此桑氏又不知幾十萬卷。可怪也。

### 龜

列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稱蜂。注云。大腰。龜鼈之屬。釋文引司馬彪云。稱蜂。細腰也。文義相對。說文云。鼈。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爲雄。又云。鼈。天地之性。細腰純雄。亦文義相對。則龜說之廣肩。定是廣腰之誤。博物志亦云。大腰無雄。集韻疑于廣肩。改云。廣育無雄。非也。

### 偶桐人義

說文。偶。桐人也。說文多言漢制。此桐人疑緣江充獄事。漢書所謂桐木人也。漢俗多如此。論衡亂龍云。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培。以蘆葦爲鄂。藉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枉則木囚動出。亦以桐爲偶人。漢時以桐人爲偶。常也。韻會厚引說文。作桐人。是桐之誤。嚴氏可均云。

高誘說。偶。相人也。桐當作相。案相人。偶兒禮注。高誘說。乃是像人。文子微明。淮南繆稱。俱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淮南注。偶人。相人也。卽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之像。

書難字後

金山曹君同福。宛平王君堂。同集字一冊。題曰難字。皆取之學堂字書。欲持以難塾師者。余覽之。多不識。審視之。則十九誤字也。按七錄亦有魏張揖難字一卷。今廣雅字多奇怪。蓋以隸承篆。勢不能合。汗簡之屬。轉爲楷書。不得古意可知。加以字匠不精。讀者奉爲程式。轉采轉誤。適以惑世。渠本有木。又渠省聲。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巨作戶。曲阜有魏張猛龍碑。其高祖仕大沮。淚時俗字也。玉篇出一淚字。云強魚反。擗把也。蒼。蜻蛚也。以其得聲。不知何時誤多一筆。而其作曰大。集韻出一曇字。云亦作蒼。說文陸從光得聲。籀文作隴。春秋昭十七年。陸渾公羊當作蠡。不知何時誤作賁。集韻卽列賁字入聲力竹反。今乃言賁。卦上從三十。賁渾上從十。從卅。說文反爪爲爪。不知何時楷作人。傍几。梁四公記注云。仇音掌。魯有黨氏溝。音掌。孟子母掌氏。一作爪。卽魯黨氏也。今亦作人。旁几。至云魏公子仇。臂之後。魏公子謂梁四公。其誤至此。燕禮袒朱襦。从需也。不知隋唐字匠何人。誤影需爲焉。而釋文出一襦字。宋張淳儀禮識誤。據襦以改襦。且改喪服注。孺子室爲孺子室。史記秦紀云。賀以黼黻。兩字從耑也。不知隋唐以前何時誤作兩耑。唐張守節正義云。歷代史記本同。宋婁機班馬字類。卽列黼九變。敲八勿。法苑珠林卷一百有黼字。字匠逞奇。改耑上爲草。而黼作黼。音義云。黼。方矩反。同黼。史記周紀云。襄王告急於晉。急從及也。不知何時及。

誤作受。班馬字類列悉於二十六緝。漢書薛宣傳。陰陽否臯。否在不部口部也。不知何時誤口作几。梁金樓子以屯否字从口爲不學。玉篇列字畫豪釐別者。可否从口。屯否从几。宋人班馬字類列无四紙。此漢人所謂壞字。方欲整齊之。而隋唐以後人乃集之。以爲楷則。又甯寧同也。漢書王莽傳。永以康甯。不知何時誤多一筆。心作必。字書乃言甯從心者。獨用從必者。通寧。周官大司樂爲角。釋文云。古音鹿。劉宋謝靈運。山居圖。祿里先生。見文選注。史記留侯列傳。角里先生。唐人資暇集言。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孔氏秘記者。孔安國書。見抱朴子及史記索隱。是角古音祿之證。不知何時史記角少一筆。毛晃作增韻。出一角字。東都事略。齊東野語。姓氏急就章及注。宋史儒林傳。並云崔偓佺作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曰。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上加撇。或言加點。爾知否。對曰。臣聞刀用爲角。兩點爲甯。一撇一點。皆不成字。孫奕示兒編云。甯里之甯。或作角字。角乃音覺。白珽湛淵靜語云。今人以角字中豎長者音覺。中豎短者音鹿。誤也。角楷從用。實則從肉。肉上出二豎。爲象形。蓋毛晃李覺一妄說。崔偓佺孫奕一妄說。白珽又一妄說。宋祁校漢書。止云當作角。其言明白。宋元人卻不依之。何也。玉篇云。咄。噴也。讀若棚。咄。漱。養鷹鷗之術。其字從本得音。卽噴之轉附也。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本作木。沈括筆談云。三館書有咄。漱三卷。咄音以麥反。又不知何時誤移一筆。而本作朮。埤雅云。今三館書目有咄。漱三卷。注云。咄。竹凌反。同一書目。而沈陸二人所見不同。當是三館傳寫行草之誤。以麥竹凌寫工不辨。沈陸皆自負著書之才。又漫錄之。趙叔向肯綮錄。則云見咄。漱二字。初不曉。後見夢溪筆談注。咄。以

麥反。乃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不知讀此等書。愈廣愈妄。必不當有味以麥反之說也。王文簡池北偶談。止從沈說。吳任臣字彙補。則從木作味。云以凌切。又收一味字。云同述。蓋以折中沈陸兩說。以矜博洽。不知沈味以麥。木麥相近。陸咄竹凌。尤竹相近。吳味以凌。萬無可通矣。卽用角味咄字。可知隋唐以後字學之陋。不賢識小。止資笑耳。說文。亾。從入從。音。爲有亾。亦爲亾失。唐人語林云。有亾之亾。一點一畫。一乙。亾失之亾。中有人。觀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觀之。說文。欵。從欠。矣聲。不然之辭。檣聲。欵。乃。或作藹。迺。皆單字。還音。又有還音作奧。藹者。柳宗元漁翁曲。欵。乃。校本云。奧。藹。謂一本作此。非謂欵音奧。乃音藹。劉言史詩。閒歌。曖。迺。深峽裏。亦依曖。迺。各還本音也。而郭茂倩樂府解題。程大昌演繁露。高似孫緯略。姚寬西溪叢語。俱誤爲音。至冷齋夜話。引洪駒父言。勢音奧。可爲怪歎。反譏世人分。欵。乃。爲兩字。此洪識難字誠多矣。然不似讀書人也。說文山部。亾。從山。從亾。亦書作岳。沈約藥名詩。重臺架危岳。是也。玉篇山部。名云古文危。亾。同上。集韻云。危。古文作亾。從山。從危。省。此山自音危。與說文子結切之亾。岳不同。龍龕手鑑山部。召云。音危。山名。是也。廣韻云。岳。烏后切。山名。在溧陽縣。孔齊至正直筆云。溧陽有山。讀作后。字從了。從口。切。犯。溧陽縣志則作岳山。引周處風土記。岳姥得道於此。誤從山上。已。楊慎丹鉛錄云。桐城岳山。讀若偶。亦作了下。文日繁多。皆博雅人語。實則怪繆。正當依玉篇。從危。省。字始可識。又搜神記。廬江有皖。權陽二縣。皖。從日。完聲。法苑珠林卷七引。皖。誤作皖。音義乃云。九窈二音。此等難字。真不當識之。至吳卽頰字。今姓良者。自云音桂。或別有所承。路史以良爲燧人。四姓之一。曰誤。

作囧。奇姓通遂收一覓字。云音因。是俗煙字矣。又虔字俗作受。明人玉堂漫筆云。顧玉贈夏國公。當作夏。音虔。說皆奇怪。廣韻有礙昌戰反。壓繪石。不知何時字板模糊。字彙補收一礙字。云楚扇切。壓繪石。又字彙補授字。似是屮。夾字似是夾。北未。龙。蒲撥。反復視之。皆可憫惻。今略就所集者證之。前人專輒造字。或言金公爲鉛。金昆爲銀。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蘇。兩隻爲雙。神虫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覩。必見爲覩。豐色爲豔。口圍。卽。王爲國。文子爲學。言反爲變。人先爲老。追來爲歸。同田爲富。衣田爲福。上曰爲旨。士心爲志。齊心爲齋。立心如一日爲恒。自大爲臭。釘丁審孔之可否爲可。賢爲寶臣。元錫桓六書。瓦爲一元。清異。深爲河。涑支流之累。故從水從累。奴拜不全禮。邦從半拜。故奴爲邦。學教皆從孝。孝字卽彖字。心字左點木。右點金。上點蹠尖。爲火。下曲鉤。翹起爲水。又短書言宋卍神示。古忠恕乃一筆書。退檢古名帖。忠恕草書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謬。卍神亦荒謬也。言之津津然。告以非是。卽吼怒不可解。自唐以來如此。觀書不可不慎也。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鷓兒胡同慎德堂北軒。

記字形狀法書字鑑後

凡記字有法。論衡奇怪篇云。姜姬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區。別通篇云。明帝讀蘇武傳。移中監。問百官。百官莫知。美命隨牒之人。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難哉。其云其下土。女旁。區。木旁。多記字。最爲詳審。六朝隋唐人多學之。北齊書庫狄千傳云。千不知書。署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其狀如見。又云。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顏氏家訓書證篇。策。竹下施束。筴。竹下施夾。秦權。

字隗狀作狀貌之狀。并旁作犬音辭篇。蕭子雲及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艸能芻作草長。朝野以爲式。皆令讀者易曉。宋人白癩髓云。趙希倉倅紹興判食單問吏茄字如何。吏曰。草下加。乃書爲草下家。極似蒙字。其記字法亦審。且極似蒙字語有斟酌。孫奕示兒編云。廬陵試聖武爲天下君賦。舉人押君字韻。羣作群。竟不挂名。主文言韻書無群字。其言是也。恐傳寫者不會其意。致錯誤。當云羣字羊不在下而在旁。竟不挂名。則衆曉矣。示兒編又云。湖南漕試。盡字作𠂔。時謂之尺二秀才。作𠂔云。傳寫亦恐致誤。不知云作尺下二也。近人多作金石題識跋尾。尤宜知此法。其文始可別傳單行。至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子爲好也。陋者謂之七。謂女子少。不成女也。此蓋宋之市語。如二爲空工。九爲未丸。亦易傳總之。求其形狀。先定偏旁。五代史韓建傳云。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因日視之。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亦以偏旁也。

與程君式金書

學當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算。小學聲韻二家。劉向之膽雅。且以夏曆不合爲僞。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人又以時法說經。經義遂晦。依經立義。則疇人子弟安爭之。杜預釋例。曲循經傳。其義至通。而欲創他人之足以度己之蹟者。若劉恕通鑑外紀。反譏杜置閏不合。不悟此春秋時史官置閏。非杜置閏也。劉義叟作漢元以後長曆。至與通鑑所引諸史日月不合。嘗謂以渾說經則亂經。以經子證算則亂算。必也通古法而後經明。必不讀書而後算明。此非妄言也。少時讀經。見正義中引元嘉大明曆。私謂通曆家言。必從



大明始。乃細求之。覺其言與今不合。泛覽史傳。又與梁隋以後不合。是知經自有法。鄭以緯說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劉宋所行者是也。算自有法。今算學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古音。南齊書輿服志云。伏曼容言三代服色。以姓音爲尚。漢不識音。乃尙行連。太子僕射散騎常侍等並駁之云。曼容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聖朝之律呂。可爲撫掌。此後更不足糾矣。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聞。輒欲執古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謬。見人強言字母。而自踰於方言。致彼此不相曉。是人不須有言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適來數種書。惟其有所見。是以多窒。古人所以惡一孔之儒也。置之可耳。



# 癸巳存稿卷之四

## 道書經絡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平坐。謂垂足坐。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一手上拓。挽手。互換。極力三五度。正坐。跌坐。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兩手反據牀。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度。

立春。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體。轉身按拗。頸。左右後引。三五度。體一作尻骨。

雨水。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體。轉身拗頸。左右偏引。三五度。

驚蟄。運厥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握固。轉頸。肘向後掣。五六度。

春分。運少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伸手迴頭。左右推引六七度。

清明。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正坐。左右挽引七八度。

穀雨。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平坐。一臂掩乳。一手上拓。左右五七度。

立夏。運少陰。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閉息。瞑蹲。反握兩手。抱掣膝。左右五七度。

小滿。運少陽。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正坐。右掌拄案榻。左手平上拓。左掌如之。三五度。

芒種。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立身。仰身。手上拓。五六度。定息。

夏至。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蹲坐。環手屈腳。平踏手中。左右各五七度。

小暑。運少陽。配手太陽肺。濕土。

丑寅反手據地。屈壓一足。直伸一足。力掣各三五度。  
大暑運太陰。配手太陰肺。濕土。

丑寅正坐。拳手據地。聳肩左右虎視。三五度。

立秋運太陰。配足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兩手據地。縮體閉息。聳身上踟。七八度。

處暑運太陰。配足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轉頭左右舉引。反手椎背上。五七度。

秋分運陽明。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掩耳。反側其首。三五度。

白露運太陰。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按膝。舉頭左右推引。三五度。

寒露運陽明。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丑寅平定坐。舒兩手攀兩足。各以膝掣之。五七度。

立冬運陽明。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手按膝。右手挽左肘。拗頭向右。右亦然。三五度。

小雪運太陽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右拗顧兩手左右按膝互挽三五度。

大雪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起立兩手各左右拓兩足各左右踏五七度。

右出道書聖賢保脩通鑑其法以時行功以經治病但合其所好亦可偏行之行功訖叩齒吐納咽液其法與易緯通卦驗脈應俱異導引之術通人可自為之貴合脈氣耳又胎息秘要云肺病瘡及鼻塞但呼泗心病口舌乾但呼呵脾病脹及唇焦但呼呼肝病及目但呼噓腎病及耳但呼吹三焦氣不和但呼嘻今喇嘛為婆羅門法其按摩見道藏備急千金寶要慈函十一卷中蓋唐以前古法也亦列於左。

兩手相捉紐如沈手法其法共為十八勢。

兩手淺相叉翻覆向胸兩手相捉共按臆胃脘左右同。

以手左右如挽五石弓兩手按脛徐振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作拳却頓胸左右同。

如拓弓法左右同以手反椎背上左右同。

據地縮身曲背向上三舉兩手抱頭宛轉脛上此是抽。

大坐跌斜身排山左右同大坐平舉腳虛掣左右同。

據地迴顧虎。左右同。

立地反拗身三舉。

兩手急兩相叉。左右足踏之。

起立。以足先後虛踏。左右同。

大坐。伸左腳。以手句置右膝中。以手按之。右同。

胎

淮南子精神訓云。精神者。受於天。形體者。稟於地。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魂魄處其宅。精神守其根。晉王叔和脈訣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證云。婦人懷胎。一月足厥陰。二月足少陽。三月手心主。四月手少陽。五月足太陰。六月足陽明。七月手太陰。八月手陽明。九月足少陰。十月足太陽。諸陰陽各養三十日。活兒。其手少陰。太陽。不養者。下主月水。上爲乳汁。活兒養母。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四十一妊娠候云。妊娠一月。始形。足厥陰養之。肝主血。血流澀而不出。二月。始膏。足少陽養之。膽主精。精成包裹。三月。始胎。手心主養之。形象始化。脈中精神內屬於心。四月。受水精。成血脈。手少陽養之。三焦內屬於府。六府順成。五月。受火精。成氣足。太陰脾脈養之。四支皆成。六月。受金精。成筋。足陽明胃脈養之。口目皆成。七月。受木精。成骨。手太陰肺脈養之。皮毛成。八月。受土精。成膚革。手陽明大腸脈養之。九竅成。九月。受石精。成皮。百節備。足少陰腎脈養之。兒脈續縷皆成。十月。納天地氣於丹田。亦心小腸脈不在列。三焦合心包。卽

心也。別石於土者。道家之祕。推所言膏肌筋骨。與淮南異。其實道家初說。胎以三月至五月成。宋聖惠方云。一月胎如酪。二月似果。三月有形。四月分男女。五月筋骨成。六月髮生。七月右動。八月左動。九月轉身。十月生。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五味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生肉。脾生膏。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具。發爲九竅。脾爲鼻。肝爲目。腎爲耳。心爲口。舌。肺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故水凝鑿而爲人。而九竅五慮生焉。此乃其精也。蓋旣成形。六月以後皆養之。故有六七月生。有十四月生者。則管子之言是也。其分十脈養十月者。元李鵬飛三元養壽書引產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二月足少陽。膽合肝。三月手心主。右腎養精。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五月足太陰。脾養肉。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九月足少陰。腎養骨。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五行相生。各養六十日。宋史錢乙傳云。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孕者五藏傳養。率以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皆得全。是五陰合五陽。其以心主爲腎。蓋相火之義。然必指爲右腎。亦難經之蔽。三焦合腎。本黃帝古義也。若道與釋之說。則金完顏璘重陽子王喆碑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其說甚鄙。餘十八日。旣不宜指數。且二十四月。乃四十八氣。土王十八日。即在二十四月中。不得別餘土氣。法護譯佛說胞胎經。流志譯大寶積經。並云父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胞胎。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長成。一七日如藕根。十七日有短瘞。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八七日有風令長伸兩臂。轉身向下。以向生門。依計



之在胎止八月半也。過此則無所爲。不及期又不能全。故惟管子之說可通。廣志云。獠民皆以七月生。東醫寶鑑云。上陽子言四十九日始胎。以後七日一變。自二百四十五日至三百八日皆可生。天方典禮云。眞主造人物。成數用四十。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坯土以四十晨。故四十日成胎。四十日成血。四十日成肉。四十日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覺言笑。四月而離母懷。亦以五月形象備。蓋必五月始成。其後五月皆可生也。

### 面長

荀子非相篇云。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呂功績今不能知。而荀子稱之曰賢。西陽雜俎壺史云。道士邢和璞居終南。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言上帝弄臣。蓋東方朔之流。仙官之滑稽者也。雲仙雜記云。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出三寸。五代史亦云。桑維翰七尺之身。一尺面。漢書言陳孟公長頭大鼻。後漢書賈逵傳云。問事不休。賈長頭。方言云。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豐人。大人。首及面貴長大也。周書蕭管傳云。宗如周面狹長。管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不謗經。管曰。卿不謗餘經。當由謗法華耳。以法華經曰。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按法華隨喜功德品云。若復有人語餘人言。可共往聽。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窵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

### 額黃眉間黃

夷堅志丁集云。相工占丁滉科名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此相法也。韓愈詩云。眉間黃色見。

歸期亦言相好事吉。嘗求相法。凡女人妝飾。皆是好相。掠鬢取角。犀豐盈。剃眉取疏長。施朱取唇紅。墜耳取耳有珠。染甲取指潤。銀甲取指尖長。塗黃取額明。男女有一於此。皆是貴徵。女人塗黃。始見蕭梁。宇文周時。南宋卽希見。玉臺新詠。梁江藻詠歌姬云。薄鬢約微黃。輕紅淡鉛臉。費昶詠照鏡云。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黃。皇太子倡婦怨情云。散誕披紅帔。生情新約黃。戲贈麗人云。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率爾成詠云。約黃出意巧。纏絃用法新。簡文帝美女篇云。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王詠奉和率爾成詠詩云。散黃分黛色。熏衣雜棗香。陳後主採蓮曲云。薄落點花黃。徐陵奉和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髮拂花黃。庾信鏡賦云。鬢上星稀。黃中月落。舞媚娘云。眉心濃黛直點。額上輕黃細安。劉綏鏡賦云。訝宿粉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盧照鄰古意云。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駱賓王棹歌云。寫月塗黃罷。凌波拾翠通。梁銍觀美人臥詩云。落釵猶鬢鬢。微汗欲消黃。韋元甫木蘭詩云。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吳融曉看妝面詩云。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李賀感諷云。眼逐春暝醉。粉隨淚色黃。李商隱宮中曲云。賺得羊車來。低扇遮黃子。效長吉云。君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早梅有贈云。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蝶詩云。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溫庭筠偶題云。紅垂果蒂櫻桃重。黃染花叢蝶粉輕。一言口一言額也。又漢皇迎春詞云。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眉間黃。又詞云。粉心黃蕊花。靨黛眉山兩點。他如黃粉楚宮人。芳華玉刻麟。撲蕊添黃子。臉上金霞細。蕊黃無限當山額。額黃無限夕陽山。黃印額山輕如塵。鴉黃粉白車中出。學畫鴉黃半未成。唐摭言。裴餘慶游江云。滿額鵝黃金縷衣。太平廣記。抒情詩。孫處士

柳枝詞云。半額微黃金縷衣。崔液蹋歌詞云。翡翠貼花黃。又蜀牛嶠女冠子詞云。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宋陳允平醉江月詞云。暈額黃輕。塗腮粉豔。周邦彥瑞龍吟詞云。侵晨淺約宮黃。周密四字令詞云。眉銷睡黃。春凝妝淚。玉屏水暖微香。元張翥水龍吟詞云。沈水全熏。黛絲密綴。額黃深暈。邵亨貞沁園春詞云。有喜先占。長頻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黃子常綺羅香詞云。凝素鬢。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蓋花黃者。濃淡相間。微黃淡黃者。淡抹之。散黃者。侵鬢約黃者。安於額。黃子者。星月形。又有鬢黃。酉陽雜俎云。近代妝。當鬢如斜月。曰黃星鬢。李賀御溝水詩云。入苑白泱泱。宮人映鬢黃。又有眉黃。周書宣帝紀云。婦人黃眉。墨妝。唐王幹詩云。中有一人金作面。宋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朱彥萍洲可談。述其父師服使北。見婦人面塗深黃。黑眉紅吻。謂之佛妝。孟珙蒙韃備覽云。婦女以黃粉塗額。元楊允孚滌京雜詠云。淡墨輕黃淺畫眉。案佛面色黃。法苑珠林云。天女用香采色塗額。從所尙也。南北朝之末。佛教大行。故妝用石黃。宋人或無。南宋遂無之。南宋及元人不深考。以遼金蒙韃爲禮異。元人徐賁詠妓云。蘭膏分鬢綠。粉蕊間眉黃。明時據楊慎詞品。言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是古黃妝遺法。他處不見。今刊初學記。劉綏鏡賦殘黃改作殘粧。蓋不見其制。因失其義。

### 舌長說

太白陰經雜儀類鑑人篇云。吐舌及鼻。有壽復貴。又藝文類聚載相書雜要云。吐舌及鼻者。位至三公。案舌長所以壽且貴者。元命包云。斗者。天之喉舌。人舌法斗。陽立於三。在口中者。三寸。象玉衡。陰合於四。淪

入嚙內者四寸。象璇璣矣。舌長能及鼻者。由稟氣盛。嚙內者能助外。故宜壽貴。其本七寸。亦及鼻而止。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菩薩爾時迴向。願一切衆生得覆面舌。所言無二。皆悉真實。佛說寶女經云。廣長舌者。乃往古世世出言至誠。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世尊從口出舌。至二鼻孔。還復以舌舐舌。自覆其面。已告五仙人。若有妄語。有如此舌神通力否。普曜經云。佛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否。佛說梵摩喻經云。佛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縮舌入口。五色光繞身。三帛沒於頂上。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舌廣長大。柔輭紅薄。般若經云。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弘明集牟子理惑論。亦言佛出舌自覆面。蓋舌以長爲貴。亦不當過鼻。轉妙法輪品。先言至二鼻孔。乃爲實相。後忽覆面。則神幻之事。亦時有之。宋史文同傳云。崔公度見同於京南明日。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崔大驚。則同已死。神鬼皆能幻。不獨佛也。泊宅編云。左朝議大夫白同曰。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長。舒之可及肘。予生平不妄語。雖未及肘。比之常人。則已爲長矣。鹽廬閒評云。佛經言生平不妄語。其舌可以及肘。後見黃太史詩曰。吾舌猶能及鼻尖。恐是佛經之意也。其實舌長相貴。不妄語相尤貴。未必舌長爲不妄語之報。佛舌長兼言廣。至覆兩耳。則口不能容。以此爲能。卽是妄語之證。佛本行集經向菩提樹品云。夜叉舌廣大下垂。舌廣是夜叉。僧徒誤譯也。佛舌長。又言薄。華嚴經十迴向品云。願一切衆生得輭薄舌。恒受美妙清淨上味。是又一果報。佛本行集經魔佈菩薩品云。魔女偈曰。舌薄猶如蓮花葉。蓋舌薄能歌唱。太平廣記感應載錄異記云。王法朗舌大。

而長。夢老君爲翦其舌。亦以便言也。詩言婦有長舌爲厲之階。謂舌長多能言。貴人褒姒不賢。褒姒未嘗不貴。正如佛言胸有<sub>已</sub>萬<sub>音</sub>字。蔡京亦有之。容齋三筆以爲疑。亦不賢而貴者也。

### 心開

淮南子云。鬻者學歌。無以自樂。則心不開。言心不開則學不精。素問八正神明論云。目明心開而志先。漢書酷吏傳云。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言得展所長。目明志先之謂也。後漢書明帝荅東平王詔云。心開目朗。王常傳云。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異苑云。鄭玄夢人以刀開其心。曰。子可學矣。論衡藝增篇云。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靈鬼志云。聞君奏琴。心開神悟。晉書虞溥傳云。作語曰。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北齊書吳遵世傳云。一老翁謂之曰。與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舊唐書尹知章傳云。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北夢瑣言云。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心開俱言神王益智。

### 蚤起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人臥血歸于肝。肝得血而能視。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四氣調神大論云。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冬三月。蚤臥晚起。必待日光。此無事業之人養生之說。冬日短而蚤臥晚起。廢時日矣。醫書曰。夜半不寢。血不歸肝。故古人于夜半之前。先言人定。是有節也。梁書沈約傳云。爲齊文惠太子管書記。入直至景斜方出。當時王侯或不得見。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亦驕。

盈衰敗之象。宋史周王元儼傳云。子允良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薨。贈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諡曰榮易。說苑云。盛于彼必衰于此。長于左必短于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抱朴子云。臥不及疲。不欲起晚。不欲多睡。然則臥不及疲。此蚤起之法。消息之道也。六韜云。夜臥蚤起。妻子之將也。日出而作。乃齊家之理宜爾。

佛說行嫁年

雜阿含經云。昔者人壽八萬四千歲。人有九種病。九病者。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晉譯佛說彌勒來時經。東晉譯佛說古來時世經。姚秦譯彌勒成佛經。唐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並云。佛言。當來之世人。當長命。壽八萬歲。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晉譯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無蘭譯國王不犁先泥十夢經。並云。王夢見十事。有小樹生實。佛言。後世女人年少。當行抱子。長阿含經云。劫轉滅人。乃至十歲。女生五月。皆已行嫁。按古人長壽。儒亦言之。然素問止言百二十歲。其實正。王充論衡齊世云。如以上世人。侗長俊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皆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今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蒹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知其時尚無十萬八千歲。三萬六千歲之說。自張道陵于吉。皇甫謐等妄造故實。佛徒亦和之。宋邵雍於道藏。飲聞其說。所謂前編外紀。儒亦多誣。以論衡證之。豈得謂之道古之彥乎。

女

白虎通云。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媻。媻。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云。天寶時人歌曰。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臺新詠傳元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生女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戾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一見。一絕踰參辰。此諺所謂姑惡千辛。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藹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虛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妻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爲陽。妻者。

棲也。棲定是陰昏義云。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則妻不爲齊。明也。儒說御妻爲御妾。以就齊義。又何以處曲禮妻妾並舉之文。妻質稱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名之。

婦人至母家

儒言古婦人嫁後歸寧。此外無至父母家者。或爲遠嫁異國者言之。儀禮士冠禮記云。入見姑姊。如見母。韓詩外傳云。子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妹謝也。新序雜事云。可因姑姊叔父謝也。姑姊可在家。何云婦人不至母家乎。葛覃正義引鄭志云。大丈夫以下。父母旣沒。亦歸寧。不得用王后諸侯夫人之義。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鴉兒吠。疑是蕭郎至。刻轆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李後主菩薩蠻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刻轆步香階。手提金縷鞦。蘇軾減字木蘭花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蓮步輕飛。秦觀河傳云。記那回小曲欄干西畔。鬢雲鬆。羅轆刻。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轆刻金釵溜。和羞走。倚門迴首。卻把青梅嗅。以手提鞦語證之。則刻轆是大腳不履。僅有轆耳。刻如騎刻馬之刻。草堂續集。詞品。俱載無名氏玉樓春云。夜深著繡小鞦兒。靠那個屏風立地。王沂孫錦堂秋云。早是弓鞦鴛小。翠鬢蟬輕。王觀慶清朝慢云。結伴踢靑去。好平頭鞦子小雙鴛。又云。不道吳綾繡轆。香泥斜沁。幾行斑。以平頭鞦小語證之。則小鞦是淺幫窄底方頭。與圓頭高底禮鞦別。婦女便履也。均爲不裹足之證。花間集蜀毛熙震浣



溪沙云。碧玉冠輕。鳳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鞵。宋鄭文妻孫氏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鉤羅韞行花陰。所謂鞵弓韞一鉤者。如今鞞鞵包底尖向上。弓曲。故鞵弓言弓底。謂底如弓。弰向上。鞞亦似鉤矣。宋時實多裹脚。如蘇軾訴衷情。劉過沁園春。其織小可見。若此數詞。則俱不裹足也。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宮人束脚。織直名快上馬。則前此束脚。織而不直。可悟弓韞名義矣。今詞人言婦人足。牽引古事用之。似是而非也。

### 嚴父母義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爲人父。止于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人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象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憂勤。未失慈愛。有孚爲慈。威如爲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爲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日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於母則違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日嚴之訓。於父則違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爲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爲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酷爲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

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陸放翁教子法

放翁寒夜詩云。穉子忍寒守齋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燐蓮勺。鐙。稚子可憐貪夜課。語渠循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通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囀木。晝窗澆壁誰忍噴。啼嘒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子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與建子振孫登千峰樹詩云。二稚慧堪憐。猶除志學年。善和書尚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糲飯側。朗誦短檠前。不用嘲癡絕。兒曹尙可傳。感貧詩云。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問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習氣埽未盡。鐙前簡牘紛朱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鐙下晚殮示子通云。通子挾册于子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令歆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畔。閒居詩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永臥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書業。父子蓬窗共一鐙。由南堰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窮相依。出遊幕歸戲作云。莫道歸來却岑寂。小兒同守短檠檠。示子詩云。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鐙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又云。儒林早竊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忍窮詩云。尙餘書兩屋。手校付吾兒。卽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兒

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曉。放翁有示子聿詩云。雨暗小窗分夜課。雪迷長鏡共朝飢。飢詩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雞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苦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諸稚云。義理開諸孫。閔閔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尙冀得一箇。知愛之能勞也。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過歸喜遂初。久閒棋格長。多病釣徒疏。漬藥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裘馬。宴集止雞豚。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昏。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此三詩意思深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然則以陸名村定矣。

### 師道正義

學記云。安其學。親其師。又云。禁於未發。當其可。不陵節而施。相觀而善。又云。教者長善而救其失。又云。嚴師爲難。荀子致士云。師術有四。尊嚴而憚。著艾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弟子通利則思師。呂氏春秋誣徒云。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又云。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之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又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以譙詢遇之。譙詢遇之。則亦譙詢報人。又況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此皆太古所傳師道。學記有言。夏楚收威者。乃官法。虞書扑作教刑。在典刑中。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皆官也。易言發蒙擊蒙者。民及寇之蒙昧者也。教者則包蒙。弟子則童蒙。聖人言子克家吉。剛柔接。不言刑也。其不率教當罰者。亦師道所不能廢。後漢書劉祐傳注引謝承書云。郡將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

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云。太守第五倫署夷吾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之禮。時或嬉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是業師不自行罰。亦古師道貴重之證。楓窗小牘言宋仁宗時。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爲。師本以利。誠不愛錢。卽謝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損。乃苦守聚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味良。尤不可留於人世也。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嚴。敬也。言敬師爲難。師可敬。則道尊。非謂暴酷。舜告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孔子言君子之強。寬柔以教。顏淵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聖人之教。其道尊而不嚴酷。趙策。武靈王謂周紹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其言可謂至矣。今富樂者多輕師。貧薄者敬師。而師反無良禮云。教然後知困。荀子宥坐。孔子云。今學曾未如朮。則具然欲爲人師。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己則不知。何以教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出舍就傅。竭財盡禮。師導以醉焉。穀梁傳云。心志不通。師之罪也。法言學行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模不範。爲不少矣。蓋師宜學行兼之。韓非子八說云。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不隨師。則陷於刑法。言學行云。務學不如務擇師。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白虎通云。雖有自然之性。然必立師傳焉。太平御覽載桓譚新論云。諺云。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是人師經師兼也。童蒙之師。字嚴於音。文嚴於義。程課有常。威可畏。儀可象。是謂之嚴。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云。諡法。溫故知新曰師。尊嚴能憚曰師。清波雜誌云。或謂童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爲主。豈宜闕略。是典蒙亦兼人師經師也。釋道亦必有師。其名分恩義不同者。文學。

師取給於弟子。釋道工匠。弟子仰教養於師。此於禮法必不當混而同之者。抱朴子云。道教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故非師不成。又云。決須好師。師不足事。亦不能成。鳩摩羅什譯持世經云。不離法求師。但以諸佛爲師。曇謨闍譯佛說梵志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天下生子。養者父母。成者師也。而八師經云。佛自然神曜得道。蓋釋迦文佛自染壞色紅衣。與第六佛及諸外道師俱異。故所從問法者不以師事之。

### 尊師正義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隱。無犯。國語欒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文子符言云。道之爲宗。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三者相並。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三本云。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並也。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士云。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尊師云。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穀。取魚鼈。求鳥獸。此尊師之道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慎辭令。疾趨踰。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七十子從孔子之禮也。人師爲然。經師亦有之。禮祭先師於瞽宗。天子至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焉。是傳經之師死則敬祭也。漢經師有

服晉書隱逸傳云。郭瑀師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表微傳云。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爲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效。宋袁文甕牖閒評。言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爲師能盡職者亦有效。朱弁曲洧舊聞云。屯留王誥。應舉。夢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骨相不應得祿位。年五十餘。又應舉。夢前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祿位。是歲果正奏名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讀者之室。鬼神未嘗不臨之也。爲師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蓋自漢以來所謂資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資師。師曰。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北魏書賈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誌云。張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薄爲教之隆殺。則師自失其道。甕牖閒評云。袁氏擇從劉先生。未嘗三日無餽遺。東京夢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斂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饅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

門客正義

晁氏客話云。王荆公教元澤讀書。求門賓。須博學善士。老學庵筆記云。秦會之有十客。曹冠教其孫讀書。曰。門客。避暑錄話亦有門客語。夢梁錄閒人一條云。訓導童蒙子弟者。謂之館客。筆記又云。人多就聞人。

德茂求館客。德茂自言作門客牙教。讀人宋時所以謂之門賓。門客館客者。其義蓋古。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屋也。人生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卽在門塾。鄭注。檀弓有若夏屋云。夏屋。今之門廡。詩。權輿。夏屋。箋云。大具食我。不用門廡訓者。詩序無爲師意。師居門廡也。官學亦然。明堂之門堂曰塾。牆曰序。堂門道曰闈。有門闈師保之學。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大戴禮保傅篇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皆在門側。此官師弟子之地也。其自設教者。曲禮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漢書孫寶傳云。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曰。君男欲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後漢書郭憲傳云。王莽召王仲子。憲謂仲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包咸傳云。太守黃讜署咸戶曹史。召入授其子經。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是古師自立門戶。而學徒從之。北魏太平眞君五年正月詔。今制王公卿士子息。皆詣太學。不聽師立學校。違者師身死。生人門誅。蓋師不立門戶。自此始。而明史薛瑄傳云。秦州周憲戍蘭州。恭順侯吳瑾聘爲子師。憲曰。召役則可。若以爲師。豈可召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始納贄焉。蓋來學則學徒爲門人。往教則師爲門客。以學在門也。呂氏春秋勸學篇云。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蓋古者道術書卷皆有傳授。惟君學官當往教。此外無爲他人門客者。曲禮。呂氏春秋。皆譏往教。蓋未爲太學國學博士爲師者計。而但以詆私家門客。門客又難得佳者。顏氏家訓勉學篇云。音詞鄙陋。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北齊書

元文遙傳云。文遙子師盧。思道。文遙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而白擲劇飲。甚得師風。唐書李忠臣傳云。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賊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松窗雜錄云。張燕公家教授書生。通於侍兒。擒得姦狀。將窮獄于京兆。山房隨筆云。張倅家繡養娘。遞羅帳子與館人劉啓之。倅責劉。卽日遣出。劉作詩自明。墨客揮犀云。有舉人因許懷德乳母求爲館客。曳欄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隱居通議云。南豐劉氏前街汪姓。因田事建醮。館客撰青詞有曰。芒芒九土。盡入吾疆。館客慌忽見一將吏問之曰。九土是何等語。攔其面目。自是頭不正。佛本行集經習學技藝品云。太子八歲。召毗奢婆密多羅爲師。太子將升學堂。毗奢婆密多羅遙見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卽使其身忽從座起。屈身頂禮於太子足。禮拜起已。四面顧視。生大羞慚。據齊僧佑釋迦譜。此師爲跋陀羅尼。漢言選友也。明馬愉馬氏日鈔云。京師姚生爲門達館客。自刻私印曰錦衣西席。此皆門客之不自重者。門客又居險地。魏志袁渙傳注引魏書云。穀熟長呂岐署朱淵爲師友祭酒。不受署。岐杖殺之。渙爲梁相。教曰。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所論者邑長且殺師。則王侯之師可知。漢書言楚王戊爲太子時。不好學。疾其傅申公。戊立爲王。乃胥靡申公。廣川王去年十三四時。師數諫正。稍長。則逐其師。後又殺其父子。晉書杜錫傳云。愍懷太子豎針著錫所常坐氈中。北齊書范陽王紹義傳云。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蓋富貴所行如此。其他強悍者。還冤記云。晉時孔敞使二子師孔基。二子兇很。趨尙不同。基屢言之於敞。二子殺基。周書



宇文護傳云。母闔在齊。與護書曰。吾共汝在受陽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急。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宋史馬仁瑀傳云。十歲時。就鄉校。輒逃歸。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管之。仁瑀怒。夜潛往。放火燒學堂。博士僅以身免。又爲師儒之官者。舊唐書良吏傳云。陽嶠爲祭酒。薦尹知章。范行恭。趙元默等爲學官。時學徒廢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相率乘夜于街中毆之。上聞。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官師嚴則被毆。私家博士多至喪命。又或主人暴肆。雲溪友議云。杜琮爲節度使。宏詞李宜古陪琮諸子硯席。宜古多侮慢。琮使臥於泥中。欲辱以檀楚。夷堅志云。觀察使張淵家居時。杖館客馮元起。逼令飲糞。避暑錄話云。章子厚嘗延一大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亦可危矣。古之命師又有異者。呂氏春秋壅塞篇云。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魏書穆壽傳云。壽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又或學徒自能抵距其師。北齊書彭城王浹傳云。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未工。曰。今後宜更用心。浹時八歲。正色答曰。人論才具。何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盧景裕傳云。高歡獲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卽浹兄弟也。其誕謾如此。而待門客之禮。古又最簡。南史謝靈運傳云。時何長瑜在方明處。教惠連讀書。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

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魏書宗室欽傳云。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高。高素滑稽。答曰。凡人七日絕粒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遁逃。去食就信。寔有所闕。欽乃大慙。五代唐家人傳云。秦王從榮傳從容規諷。榮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而竟日不召。亦不得食。趙善璋自警編儉約云。汝州趙守請李若谷爲門客。而守尤敬億。韓至則食設肉。李戲箭。韓云。久思肉味。請君顧訪也。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滁州一先生。以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訟於句當鎮事王向。宋史洪皓傳云。金陳王悟室使皓教其八子。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是古之門客。或飴以下客食。或食例不給肉。或五日不給食。或竟日不給食。或不與束脩。文選注引劉瑋梁典云。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邵氏聞見前錄云。范蜀公爲舉子時。在知成都薛簡肅府。與子弟講學。乘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門。躡年人不知其爲師也。太平廣記載玉溪編事云。舊蜀王嘉召一經業。孝廉仲庭豫教授諸子。以還金火箸事。竟以賓介相遇。則其初周旋禮節。教讀門客。本無賓介相遇之法。宋人灑水燕談錄云。真宗晚坐。召學士。既退。使宣諭。適忘御袍帶。勿訝。學士降謝。中人曰。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歸田錄則云。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偶不御袍帶。至今入謝。俟上入內解袍帶後出見之。以爲定制。教授例與學士諸臣別。亦奇例也。至宋人則以門客爲下品。孫公談圃云。藝祖少從陳學究爲學。學究時時開諭使容人。後從趙學究及踐位。而陳居太宗南衙。藝祖怒。太宗遣之。開門館于陳村驛舍而死。蓋自上行下效如此。門客又自古多無良。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云。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讀書。百年嘗作

數敕字。德胄封以奏武成。乃斬百年。大唐新語云。崔宣家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通于告宣者。宣家自擄之。金史完顏匡傳云。章宗年十餘歲。顯宗曰。典教幼學。須用淳謹者。以匡爲之。章宗崩後。匡構李妃賈妃死。絕章宗嗣。夷堅志云。婺州巡檢館客田全璧。平江林氏館客黃生。皆有小卷揭冊。疏主家陰事及日月。爲訐告具。能改齋漫錄云。開封富民楊氏家館客與其女通。致其女爲尼而死。白癩髓云。永嘉人鄭復禮。爲知高安孔煒門館賓。盜煒女逃。事發。編徒至正雜記云。戴用少時延一師。好爲人作訟牒。其父却之。乃自匿。令家人誣告用圖其經義害命。後迹得之。事始白。野獲編云。萬曆二十一年。閩門宋姓延一餘姚塾師。其妻與通。遂共謀殺夫。官論塾師大辟。而宋氏一門俱滅。又云。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餘姚人也。受李氏恩。象久。如松征倭。之在高麗者。龍光上急變。言如松私與倭和。上命訊之。無其事。乃立枷龍光死。儒風埽地盡矣。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宣化鎮總兵許國柱奏。二十三日卯刻。城門不開。緣口北道年裕署中教書之人乘夜逃走。徧城尋覓無蹤迹。分付今日城門不可早開。四年十月十二日。上諭八旗云。若果讀書之人。何不出仕。乃在各處教書爲業。使所學果優。亦必不能掩也。且現在教書之人。俱係毫無所能。希圖糊口之輩。必有借此營謀射利而妄爲者。爾等甚宜留心。將伊遠之。諸事防閑。勿爲所欺。八年正月十三日。上諭云。依人訓蒙授徒者。大抵多粗通文理。窮困淹塞之輩。其人既抑鬱無聊。時懷憤時嫉俗之意。每多幸災樂禍之言。而又僞爲剛方正直之概。言忠言義。以欺庸人之耳目。不知者遂誤以爲端人正士而尊信之。而暗中受其迷惑者多矣。嘉慶十四年六月。有戶部郎中劉洋家馬先生

訐告主人案。刑部訊明定罪。枷號刑部大門前一月。門客之事如此。儒生議論不能一也。要之當使自好者心知其意。故就經生所未通。類祭類林所未詳者。爲之正義。

先生釋義

釋名言古者稱師曰先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先生乃作。先生乃坐。先生將食。先生已食。先生有命。先生欲作。先生將息。先生已息。是也。先生者。韓詩外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問道術之人。冥於得失。不知禮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賈子新書先醒云。世主惛惛如醉也。而賢主昭然先悟。譬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是以先生爲先醒。意林風俗通云。先生當如醒。學者譬之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是以先生爲醒生也。師稱先生見於書者。若弟子職。又大戴禮五帝德云。汝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列子黃帝篇云。神巫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墨子弟子稱墨子先生。孟子弟子樂正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是也。先生亦爲有齒爵者。孟子謂宋牼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趙岐注云。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齊策孟嘗君云。三先生。高誘注云。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曲禮先生。鄭康成注云。老人教學者。急就章先生。顏師古注云。先生。謂老成之人。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荀子臣道篇云。耆艾而信。可以爲師。法行篇云。孔子曰。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然則教誨。老者之業。故曰先生。孔子先覺。早歲弟子益進。則屈原橘頌云。年歲雖少。可師。長古人以先醒說先生也。師之師曰老師。史記云。荀卿最爲老師。如仙徒稱郗鑒爲老先生。是也。同爲師儒。則

年長者爲老先生。漢書賈誼傳云諸老先生。對誼年少言之。或又推老師爲太老先生。何氏語林云。唐元亨卒。門人私謚曰太老先生。是也。老先生先生或止稱先稱生。史記晁錯傳云。學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傳又云鄧先。注猶曰鄧先生也。匈奴傳云其儒先。裴駟曰。先先生也。二文漢書俱作生。梅福傳云。叔孫先非不忠。叔孫通傳云。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叔孫先。叔孫生。皆叔孫先生也。漢書高帝紀云。以魏地萬戶封生。注生猶言先生。貢禹傳元帝九稱生。皆先生。賈誼傳云。諸生於是。以爲能。卽諸老先生。漢書列傳三十六贊云。桓寬曰。聞汝南朱生言。宋祁曰。生上當添先字。非矣。先生稱先稱生。弟子亦稱生。後漢書延篤師稱延篤生。鄭康成師稱康成鄭生。以博士稱先生。故有經業皆曰生。受經曰經生。入學曰學生。在門曰門生。漢初九流待詔皆曰先生。衛宏漢官儀云。博士稱先生。以其九流中有學業。文帝稱賈誼曰。吾久不見賈生。武帝謂東方朔曰。先生起自責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薦紳先生。漢書路溫舒傳云。盛服先生。後漢書儒林傳云。服儒衣。稱先生。褚先生續史記。自署先生。以其官稱之也。先生亦父兄稱。生徒有弟子名。故師同父兄稱。莊子讓王篇。列子妻稱列子爲先生。列女傳。黔婁妻稱黔婁爲先生。是夫亦同父兄稱。以其在家爲長也。術士亦稱先生。史記蔡澤稱唐舉爲先生。淮南人間訓。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吉祥也。列子說符篇。先生作孔子。南史吉士瞻傳。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是也。莊子人間世。匠石弟子云。先生不肯視。是工匠亦稱先生。道士則從古以道術稱先生。江淮異人錄。盜稱聶尊師亦曰先生。又耿先生。則女冠也。今瞽者曰先生。女瞽則曰女先。稱謂繁雜。舊唐書職官志。太常寺云。養德邱

園聲實明著。諡曰先生。梁元帝金樓子序。自署先生曰。余於人世爲不賤矣。皇甫謐陶潛王通孟郊胡瑗及程朱稱先生。皆表異之。宋史謝絳傳云。奏言近世不逞之徒。託言術數。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此又山人墨客之依託者。與夫猥雜之稱。矜張之論。皆不足道也。

白

冠服有章采。惟喪則用白。所謂素。無章彩也。三統尙白。自有章采。常服亦采緣。禮曰。白者。孝子之有素心也。衰用粗麻。色近緇。緇。白與玄之閒色也。玄。與神交之道也。故齋用元。梁陸法和知元帝將敗。著纁白布衫袴。布邪巾。周檀特師傳。則魏文帝喪。周文布帽。夫人及兒喪。白絹帽。絹者。古之錫布者。言不染。則本色。周官保章氏五雲之物。注云。白則喪。疏言此據陰陽書。是有天道焉。古屋美曰白屋。管子輕重丁云。表稱貸之家。聖白其門。高其閭。後世則貧家曰白屋。貴人有喪。則白屋。續漢書禮儀志。皇帝白布幕。素裏。漢書翟方進傳云。柱檻皆衣素。注云。柱。屋柱。檻。軒前闌板。丁儀妻寡婦賦云。刷朱闕以白堊。易元幘以素幘。是純用素也。宋書明帝紀云。帝諱不祥。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江謐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南史周盤龍傳云。成買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胡僧佑傳云。僧佑謂其子曰。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今則懸布黏紙。及席門席棚。禮終則去之。

收養親戚

宋袁采世範。收養親戚當慮後患一條云。姑姨姊妹年老。子孫不肖者。不可不收養。恐身故之後。不肖子孫妄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有遺下囊篋之物。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此必有所監而云然。然家庭之事。豈能盡以理處者。靜齋至正雜記直筆四卷。署元闕里外史。行素居士著。蓋溧陽孔齊作。專以示子孫。所言家難由婦人愚悍放恣。母待子如客。女待女之子亦如客。母偏縱。女亦偏縱。其女母敗其家。女又敗其夫家。養女終身。反恨父母不念女。似嫁非嫁。似贅非贅。又分田少。竊公堂資。離間骨肉。反翮其功。家人終日皇皇。神不歆其祀。其事豈待其子孫不肖者始有他患也。又言婦女不可出遊燕聚。又言僧道不可入宅院。又言江湖術士說客不可使入門。皆痛心疾首之言。又論書籍云。近事禍福利病可爲誠者。以訓子弟。勝於說古事。亦通言也。其言女擾母家。顏氏家訓云。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怨生。虐婦則姊妹讒行。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諺曰。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夫婦皆人女。女必爲人婦。久之卽爲人母。自受之。又自作之。其不悟爲可歎也。

#### 君前臣名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當通其意。君前臣名者。子在君前。亦當名其父。然是切要指陳。不得不名。非侃侃而談。故抑父以尊君也。左傳成十六年。欒書將中軍。其子欒鍼爲公右。公陷於淖。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鍼侃侃而談。可謂喪心病狂。書爲逆臣。固當有此逆子。襄二十一年。欒益出奔。辭於周行人曰。昔陪臣書輸力王室。其子黷不能保任其

父之勞。大君若棄書之力而思繫之罪。臣戮餘也。盈述書勞。乞憐常態。伉直無私。定其父之罪。而曰繫也。繫也。則倫常之醜。至纒氏而極矣。又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宴之。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豈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耦無故名。督而暴其惡。亦天地閒戾氣所鍾。冒父以求媚於君。仁明之主。所不受也。

夢感

墨莊漫錄云。東坡先生知揚州。夢在山林間。猛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吾本欲杖汝脊。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退。此知州聰明過人處。元史釋老傳云。張留孫留待闕下。昭睿聖順皇后得疾。召留孫祈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卽所祀漢祖天師畫像。其事亦見道教碑。由禱得之。非如揚州道士橫相干也。超勇公海蘭察徵時。以事赴京。感疾甚困。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牆外。見倚牆有小閣。登之。有老喇嘛跏趺坐。公憑欄見紅衣少婦哭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公。喇嘛以袖障之。移時始哭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明日在市遇所夢喇嘛。屢目公。公輒避之。公素信佛。此事尤不愧也。宋王銍默記言。晏臨淄守陳。伏暑中思江南盛冬烘柿。李宗易以術致四大食合。晏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陳振孫書錄解題。自言宰南城日。不識白玉蟾。謂妖妄之流。何可使及吾門。近陽湖孫君星衍不肯供佛。言其鄉鄭鄭之禍。由其父信仙佛。遺禍至酷。不與溫體仁事也。



### 門地

漢書陳涉傳云。王侯將相豈有種乎。淮南子地形訓云。聖人生庶人。論衡云。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此言人貴自立也。韓非子亡徵篇云。種類不壽。亦氣類所感。左傳云。部婁無松柏。唐書來濟傳云。護兒兒作相。世男兒作匠。將相豈有種哉。蓋輕薄之詞。左傳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言世德也。晉書王沈傳。釋時論云。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北齊邢劭太尉韓公墓誌云。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言門蔭子弟也。史記孟嘗君列傳云。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田叔列傳云。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三國志曹植傳。北史李彪傳。俱引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張端義貴耳集云。張浚開建康幕府。取幕客命與術者推算。皆非貴人。浚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幕下無三五人。宰執侍從。如何成功。此言門下士也。

### 朝奉

徽州人稱朝奉。讀書人多笑之。按宋史職官志九。云朝奉郎員外。則朝奉卽員外階。夷堅志稱富人爲員外。言賜爵不在正員。古有賜復。有賜爵。朝奉者。賜爵階也。如琉球築登之親雲上。從七品。築登之正九品。築登之座從九品。其民人相稱爲某地築登之座。亦古員外意。徽州多唐宋舊族。古言未改。朝奉孺人。非外間所知。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者詩。是宋時語證。

### 俗稱

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史記季布傳云季心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枚乘七發云遠方交遊兄弟後漢書趙壹傳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遲魏臧洪傳云洪見紹呼張陳留爲兄袁紹呼張邈則府君亦宜爲弟謂張超呂布傳注英雄記云布名備爲弟又引九州春秋云諸將共飲食作弟兄公孫淵傳注漢晉春秋云權謂淵使曰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蜀志關侯傳注引蜀記云徐晃下馬宣令曰得關雲長頭者賞金千金雲長驚謂晃曰大兄是何言也晃曰此國之事耳呂蒙謂魯肅曰大兄何見事之晚乎又馬騰韓遂結異姓兄弟晉書載記涼張祚與張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爲異姓兄弟北史元文遙傳云文遙謂子師盧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朝野僉載云來俊臣謂周興曰有內狀勘老兄韓愈詩云雲夫老兄有狂氣王季友詩云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生經云向獵師索鹿肉曰惟兄施肉令弟得食報以偈曰此人爲善哉謂我以爲兄其詞如支體便持一膊與白居易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又云攜將小蠻去報得老劉來又云時時訪老陳

稱名

婦人謂嫁曰歸趙策云太后嫁女於燕祝其毋返故古人謂之歸善頌善禱之義也以母家言之則曰出嫁故以其所生者爲外爾雅釋親云母之兄弟爲舅又云謂我舅者我謂之甥姊妹之子當曰外甥也釋親又云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則經師纂集不足爲據左傳陳我周之自出國語姬氏出自天鼃謂姜氏女出自自出以母姓言之非甥名也釋親又云妻之兄弟姊妹之夫二人相謂俱曰甥如此又當相謂爲舅

耶史記齊悼惠劉熙釋名云。妻之昆弟曰外甥。承謬飾非矣。今稱曰舅。母之兄弟曰舅舅。世宗憲皇帝上諭。亦曰舅父。王世家。妻之姊妹曰姨。詩。邢侯之嬖。左傳。蔡。母之姊妹曰姨母。史記齊悼惠王。舅與姨者。夫答妻之稱。婦稱夫之兄弟姊妹曰伯叔曰姑。故答之一曰。夫婦之間。降就子稱。穀梁春秋。齊陳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婦人亦多言兒父也。

### 女人稱謂貴重

房山石經山雲居寺有遼清寧四年鑄經記碑。稱刺史子婦司徒娘子耶律氏。女小娘子三寶奴。京城憫忠寺遼石函字有云。玉鏤一。韓家小娘子施。蓋娘子以稱內主。其閨女則稱小娘子也。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爲貴妃。第三娘子蕭氏爲昭容。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丞相至皋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曰。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蓋初譯時以娘子爲一家尊稱。六朝唐人相沿。遼金元皆承用之。或笑其俚。不知其託意至高也。宋曾慥高齋漫錄云。王安石在金陵。貽老姥病瘡藥。老姥酬以麻線一縷。曰。相公好將歸人事相婆也。安石好受之。婆因公生義。如言周公周姥。又公婆公姥對。娘子郎君對。乾州唐乾陵有石刻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郎君是奴稱主。知娘子亦奴稱主也。

### 姬媵

姬者。美女之稱。漢書文帝紀注師古說。取通。蓋自周時人皆以王姬爲貴。女子美者稱姬。猶男子賢者稱君子矣。君子之義。家語云。是成其親爲君。禮則云。君子之子。或王肅及見佳本。未可非也。君子不必是君。

之子。姬何必定姬姓乎。如淳曰。姬音怡。蓋古音。或曰。今媪娘是姬娘。此卻不然。母之姊妹曰從母。今日媪貴妾呼媪。若以爲主母之姊妹也者。卽古之娣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其意美矣。

大人

燕策云。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賈子新書云。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加之。惠大人對嬰兒之稱也。召誥云。有王雖小。檀弓云。公輸若方小。小對大之稱。潛夫論考績云。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大學章句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瓊牖閒評云。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

出夫

說苑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按娶妻故有出婦。贅壻則有出夫。太公汲人。避紂於東海。爲贅壻。又被出耳。古人稱名。必其義委曲可通。出兼男女。卽寡與獨亦兼男女。惟女不稱鰥。嫌夜思人道也。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注云。偏喪曰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詁。正義云。偏喪之寡婦。則望文爲訓。後漢書。劉翊傳云。發獨則助營妻娶。注云。無夫曰獨。按此傳文。獨當屬男。管子云。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子之田宅而室家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則獨亦兼男女矣。

孀母

孀母見宋書何承天傳。北齊書恩倖傳云。陸令萱鞠養後主。後主謂之阿孀。阿孀之稱。又爲尊矣。非乳母。

之名也。釋藏賴字函隋譯善思童子經。有嫗母。宋敏求唐大詔令二十五。有贈嫗婆元氏。潁川郡太夫人制。

### 諱法舊事

諱自周有之。南朝有觸者。必流涕而起。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假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官。名卿。不得任卿職。選司惟責三代官名。不得犯名冒榮。若犯高祖名者。非職制中。疏議云。父祖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名軍。不得作將軍。名卿。不得居卿任。蓋家諱惟責本身。非通行於人。唐語林云。唐人諱及偏旁。李衛公諱吉。不受周衛謁。衛詰以賈山家不言出。謝石家不立碑。又連載一條。衛公語王起云。姚顛不可在去流內。則不受周謁。非爲偏旁。周說誣矣。五代史唐明宗紀云。天成三年二月癸未。貶工部尚書盧文紀。時除于鄴爲工部郎中。文紀家諱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而中書未議改。文紀自請連假。鄴就位。差延州文紀言。候鄴還。終請換曹。鄴自經死。故文紀貶。亦偏旁事也。宋王栾燕翼貽謀錄云。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其官稱犯高曾祖父諱者。不得冒居。而張端義貴耳集云。趙文仲在楚州。有趙倡新至。文仲問其何來。答言因求一椀飯。方到此。文仲怒其及己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蓋趙方兒趙范也。趙家聞家諱必哭。蓋是作僞。金史白華傳云。李述魯久住入宋。謁趙范。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觸諱。易其姓曰花。其惡豈足倡乎。惟顏氏家訓記一條云。揚都一士人諱審。而沈氏人不書姓。又有諱友諱同諱清諱和。一座百犯。子姓辛苦無聊。蕭譽傳

宗如周有一條云。有人訴事於如周。疑爲汝州官。稱爲汝州。如周怒曰。爾敢呼我名。其人曰。祇言官作汝州。不知官名如周。早知官名如周。則不敢喚作汝州。南史記一事云。王攸子亮爲晉陵太守。晉陵令沈纘之犯亮諱。亮啓代之。纘之造坐言曰。未知明府諱若攸。若無敬尊旁犬猷。若犬旁無敬尊猶。若有心悠。若無心攸。乞告示亮。下牀跳走。周密齊東野語記一事云。宣和中。徐申知常州。一邑宰言前有三狀。申府未報。申怒責之。邑宰曰。今申府不報。當申監司。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報方休。言畢。長揖退。此可舒憤懣者也。

# 癸巳存稿卷之五

## 會通河道記

元時自安山西南開渠引汶絕濟由壽張西又北徑今東昌至臨清入衛爲會通河凡二百五十里河渠志云起須城安山西南而西北至臨清御河凡建閘三十一明洪武時黃河決原武會通淤永樂九年尙書宋禮用汶上縣老人鄉官名白英策於東平戴村築石壩五里以遏汶水使全注於汶上縣西南之南旺湖置分水口四分南行接泗及南清六分北行於元渠之西鑿渠由汶上之袁口至沙灣入元渠達臨清接衛又濬深河身則今會通河也汶水至南旺勢南趨謹閉柳林閘導之北行或言汶水七歸南三歸北以地勢言也朱國盛治河書云南旺湖全形北高南下七歸南者地勢三歸北者閘功湖在汶上縣西三十里宋與梁山濼合周三百餘里明時環九十三里環築堤計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山東通志漕河志同則專指汶西湖身言之泉河史云南旺湖跨漕河東西東湖則跨汶水南北在汶南曰蜀山湖在汶北曰馬蹠湖圍百五十里明嘉靖二十年定立界石周圍植柳以防侵地盜種東自大晏橋三十里南至秦家舊閘又四十六里西至孤柳樹又三十四里北至宏仁橋又四十里東至大晏橋合百五十里通三湖言之居濟一得云蜀山湖一名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百二十步爲地千八百九十餘頃山東通志則云周六十里運河備考云馬蹠湖圍堤三千三百餘丈山東通志則云五千九百六十三丈濟寧直隸州志云

堤周三十里。所載今昔異制。皆爲水櫃。湖有閘及斗門以泄水。州志云。南旺湖西南有芒生閘。泄水入牛頭河。是也。自南旺分水口五里。至北十里閘。爲下閘。其南十里柳林閘。爲上閘。自北十里閘二十七里。至袁口閘。又西十八里。至東平州安山閘。閘河西舊有湖。周六十五里。有閘四。堤口六。明永樂時創之。爲水櫃。時黃河北流未絕。湖受河水。以濟會通。東平州西十里。有安民亭遺址。水經注。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經言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今湖中似蛇溝閘址。故濟所道。或曰。溝卽汶水注之長直溝也。順治七年。湖以黃河漫淤。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宗議復之。十一年。巡撫岳濬以水無來源。又測湖地卑於會通河地。非甚泛濫。不能放水入運。又沙底善漏水。請停乾隆十四年。定劄墾升科。又自安山閘北三十里。至戴家廟閘東岸。有閘泄漲。及西岸坡水。坡卽水經注波也。自戴家廟閘北四十五里。徑壽張之沙灣。東阿之張秋。抵陽穀之荆門。上閘自坡水北至張秋西岸。有大清河上游之兩派。統爲北清河。其趙王河上爲灘河。賈魯河。賈魯河由儀封黃陵岡。徑祥符地。歷曹縣。濮州。鄆城。汶上。壽張。陽穀地。復至壽張沙灣之積水閘。入會通河。沙河上爲清河。瓠子河。魏河。魏河由開州。徑濮州。范縣。壽張。東阿地。復由沙灣大壩折而北。入引河。由道人橋至引河口。入會通河。則東阿縣地也。東岸有三空橋。及八里廟之滾水壩。及五空橋。泄西岸兩派水。東會東平戴村北之汶水。旁流爲大清河。東北徑東阿。平陰。肥城。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青城。惠民。蒲臺。濱州地。至利津牡蠣口入海。按古濟瀆。今定陶至歷城之水。遷徙不遠。其故道皆是。水經注引王莽時濟流絕。但言滎澤一處。非謂濟水都亡也。杜佑通典。橫謂清水非濟。言地理者。酷信



之。羅泌路史餘論。乃謂歷城之泉是濟千里所發。則灤口以上皆非濟水。于欽齊乘。以地高下計之。證灤泉非濟。其論通矣。濟過會通。至華不注。迤東北。則禹貢錐指所謂貫溧水舊渠。其自濟陽以下。又隨宋時決河東北去。此古今渠之異。雖指亦未能詳也。沙灣東岸有挂劍臺。曹家單。薄葦河頭。爲歷年黃河決流所經。尋覽碑蹟所記。立臺植表。聯索貫舟。負薪囊土。沈石壓埽。費帑愁人。旣則黃流上斷。清汶東流。張秋以北。車徒接於故瀆。糧艘在陸。舟子步嬉。卽又閉閘築堰。修堤置墩。工畢樂成。著詩金石。視事考文。俱成典故。張秋西接濮范。金隄南捍。勢若長虹。漢文帝十二年。建始四年。梁龍德三年。晉開運元年。周顯德五年。宋景德元年。嘉祐五年。熙寧十年。皆有河水流汎。金明昌五年。河瀆改移。皆在安山之北。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潰沙灣。景泰六年。徐有貞築金隄。卽此也。其東北魚山。卽漢孝武宣房歌所謂吾山平者。惟張秋之名未顯。山東通志河防志云。宋史河渠志。周顯德五年。命宰相李穀治張秋決河。張秋名始見此。冊府元龜云。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相李穀治河。二年三月壬午。穀回。見辭史。亦在元年。時河決自楊劉至博州。或穀駐張秋。歟。張秋元時名景德鎮。置都水分監。明弘治七年。賜名安平鎮。沙灣南去鎮城十里。其上游黃陵岡。河防數潰。衝曹濮。宋金河決陽武後。由濟泗分派入淮海。十里之間。浩淼矣。元至元時。會通河成。黃河大勢南趨。而賈魯。瓠子。及蒗澤水之行於濟故瀆者。亦未能絕。明弘治八年。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後。上下決流。若金龍口。古黃池之潰。會通病焉。蓋張秋沙灣古兼河濟二瀆。自黃陵岡之役。百四十年。至崇禎七年。而張秋始決。劉公之澤遠矣。自荆門上閘北七十一里。至聊城通濟閘。城東南龍灣西岸。

漯河由南進水閘及永通閘涵洞入漯河者。上游自朝城、陽穀。又西北越莘縣界。復由陽穀至聊城。出會通之東岸。二空橋一空橋爲涓河、鴨犢河、土河、徒駭河。北至博平。經高唐、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地。至霑化大洋堡口入海。山東通志。龍灣有三空橋四空橋。今已湮。不復修。其五空橋則分流入大清河者。今亦湮。禹貢錐指云。漯爲周漢黃河所占。漢志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據漢成帝後言之。水經注之漯。則西漢末至北魏之漯川。今漯過會通而易名。以非古蹟也。自通濟閘西北五十里。至堂邑。博平二縣之土橋閘。其魏灣西岸中閘口。及元谷涵洞。納馬頰河水。馬頰無水源。其渠自元城、朝城、莘縣、冠縣地。至堂邑。出會通東岸之減水閘。滾水壩。始有水。徑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陵縣、德州、德平、樂陵、慶雲地。至海豐月河口入海。龍灣則東漢以後水經之大河所經。稍南則唐至宋初大河所經。元和郡縣志。大河在聊城南四十三里是也。魏灣則定王至東漢初大河所經。以今高唐有古靈縣鴨犢口知之。漢書溝洫志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禹迹初改。春秋宣公七年。衛孫良夫盟於魯。當此年也。又爲宋六塔二股河之東股。其後又出。今張秋。明弘治時始絕流。其北股入永濟渠。則衛河亦宋黃河也。又爲古屯氏河。其漯河、馬頰、徒駭皆非禹名。朝城之漯。窪水聚流於晉故渠耳。徒駭爲土河音轉。馬頰則水經注篤馬。禹貢錐指云。唐馬頰河出澶州清豐界。東北流。至平原。合篤馬河。卽此河是也。水經注亦有馬頰水。則今東阿之馬頰道口也。自土橋閘西北七十五里。至臨清。輒閘。又二里。至板閘。博平北爲清平地。清平北卽臨清。其名由清河。清河者。衛河也。初元會通出臨清。陡峻數壞。舟明弘治時。白昂於輒閘南置板閘。劉大

夏成之。出閘爲衛河。衛出輝縣百泉。經新鄉、汲縣、淇縣、濬縣、滑縣、湯陰、內黃、大名、元城、館陶。一名清河。從清漳名也。又曰御河。隋征遼道也。又曰永濟渠。衛納小丹。自石內丹谷口。其大丹由沁入黃。小丹自河鎮入。洹、湯、淇。至館陶合漳。漳出長子。曰濁漳。出平定州縣。樂平者曰清漳。至臨漳縣合流。明會典言漳水一自臨漳衛。北經大名。至武邑。北流。北流乃滏水。楊錫綬漕運則例纂卷十。一衛河考。因之。誤。北流乃滏水。非漳水別流也。至館陶入衛。至臨清納汶。由清河、夏津、武城、故城、恩縣、德州、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滄州、青縣、納漳、滄河。由靜海至天津三岔口。東入於海。糧艘自岔口北轉白河。達順天通州。自分水口至板閘。今爲水程三百二十三里。北流水改六分。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清。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明徐有貞治河書云。南旺湖。測與濟寧太白樓岑齊。南旺至臺兒莊。地降百十六尺。全河備考云。安山北至臨清。地降下九十尺。其自分水口南行者。改分水四分。出柳林閘。徑嘉祥東。又東南徑馬場湖。西。鉅野東。又東南徑濟寧西。納洸水泗水。又東南徑魚台東北。獨山湖。西。昭陽湖東。又東南徑沛縣東北。又東南徑滕縣南。其河跨湖。南曰昭陽。曰南陽。曰微山。北曰獨山。實一湖也。微山湖西北承南旺馬場昭陽南陽之水。北承獨山之水。又納趙王河、牛頭河、坡水。以濟江南運河。又東南徑嶧縣。中歷八閘。又東南徑邳州治。今西納沂水。其北曰駱馬湖。又東南徑宿遷北。納泇水。又東南徑桃源北。又東南徑清河治。今北楊家莊。至河口入黃河。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入黃河。然去清江浦運口遠。運船歷黃河險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就黃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曰仲家莊口。入對岸清口。行黃河止七里。四十二年。以仲家莊口挾駱馬湖諸水。逼黃河南。倚居清口上游。恐病清口。乃

改而東南爲楊家莊口與清口相直。

### 高家堰

淮舊合泗處曰泗口。後合河處曰清口。清口上流曰洪澤湖。淮不敵河。則上流溢。又開封歸德徐州黃河南岸決。入淮歸湖。則漸淤。益溢。多東決。又自淮至揚。管家湖、射陽湖、白馬湖、汜光湖、石白湖、甓社湖、武安湖、邵伯湖。皆在淮水東南。爲湖漕路。皆築隄水中。爲甬道以行舟。淮溢則壞甬隄。隄東爲下河州。縣九田廬皆淹。明永樂八年。陳瑄督湖漕工。初。漢末曹孫各務屯田。廢郡縣。置典農。建安五年。陳登於淮東岸築堰。瑄因增之以固淮。時謂之高家長隄。以其地舊爲高姓所居。嘉靖時。總河曾鈞奏。猶謂增高家長隄。而於下繕新莊閘。至萬曆時。總河潘季馴兩河議引府志。則謂之高加堰。志注云。高加者。爲護運道。井邑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是萬曆以前土人謬說也。加高非長策。史志傳止作高家堰是也。洪澤湖於古爲淮浦縣。後漸汜爲洪澤鎮。爲淮水所蝕。浸淫成湖。遂合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並爲一湖。而昔之淮浦富陵兩縣。泗州一州。總爲大澤。不得不以堰爲重。堰起東北武家墩。而南經大小澗。至阜寧。其時高良澗大澗口多決。萬曆三年。高家堰決六十里。七年。補築城。十九年。易以石工。匯七十二溪之水。留口門一。僅數丈。二十三年。高家堰又決。兼決高良澗。時張企程請無修高家堰。而於堰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注海。於堰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而由甯灣閘出涇河。入射陽湖。注海。議不全行。二十四年。築高家堰成。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泄水。

入海。其支流入江。國朝康熙十五年。黃河入洪澤湖。而高家堰決三十四處。十六年。以次塞之。二十三年。靳輔以爲河盛則淮漲。因以病運。病下河。因請建黃河南岸之碭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峯山龍虎山等處。減水閘壩九。其因山根岡址鑿爲天然閘者七。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蓋以清口淮不敵河。因於上游減河流入淮。以助淮。則清口河淮平。又以上游河多決溢。不能制。故爲此權宜之法。而淮之洪澤不能不淤也。二十五年。修築高家堰隄。工萬五千六百餘丈。爲淮之東南岸。南起泗州老子山。迤東北百五十餘里。至清口。其北岸抵御壩。又於堰立三壩。其周橋高地。就爲天然壩。以接堰。堰成。淮出磚工口。口外立轉水墩分水。七分出清口。三分爲回溜。東南入運。外有汰黃堤。以禦黃。後又添築順黃隄。乾隆十六年。拆轉水墩。湖北立東清壩。河南添禦黃壩。於堰之三壩增二壩。爲仁義禮智信五壩。立水誌八尺五寸。爲啓閉。補周橋堰後。水誌高一丈八尺八寸。後高二丈。嘉慶九年。移禦黃壩於北。退東清壩於南。修復毛城鋪以下減閘。又開虎山腰。減黃入淮。中間十年。義壩壞。十一年。十七年。禮壩智壩壞。仁壩義壩亦壞。乃改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南。以次稍南。皆開引河入蔣家壩。河出寶應湖。二十三年。東清禦黃各增一壩。爲重門。道光四年。高家堰決。復修之。十二年。改信壩於九堡下夏家橋。

### 泰山

史記正義引道書福地記。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漢官儀云。泰山高四十里。郭璞云。泰山高四十八里三百步。泰山道里記云。明張五典度量泰山。節次平水計之。高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爲三百六十八

丈三尺四寸。小滄浪筆談云。以測望置算。比城中試院地高四百七十七丈九寸又三十一分寸之一。

封禁山說

陝西封禁山爲終南裏山。綿亘八百餘里。地界岐山。鳳翔。郿。武功。整屋。鄠。咸寧。長安。藍田九縣。分段管理。謂之老林。向例封禁。其中子午谷一道亦封禁。乾隆四十年間。以金川軍報開此道。較舊驛爲近。嘉慶四年十月。議開山內地。斫伐老林。墾田設營。五年四月。於五郎廳地方立寧陝鎮。設總兵。置墩汛。老林量漸斫伐。地畝撥給流民。其幽仄險峻。人迹罕到之區。查明封禁。江西之封禁山。則宋時由今鉛山分水關置驛。入今崇安。由今廣豐柘陽關置驛。入今浦城。其崇安鉛山之東。浦城廣豐之西。空棄銅塘山。箐險阻地。數百里。曰封禁山。明正統時。處州賊葉宗榴據之。永豐知縣追捕。遇害。總兵戚繼光討平之。遂禁治。設隘置汛戍。其地曰銅塘。曰張灣。隘曰楓林。隘萬曆時。議開治。守土者奏止之。順治初。山賊楊文竄入山。姦民請采木植於風景山。十年。江西巡撫蔡士英。查風景山亦書作封景山。乃封禁山。奏請復加封禁。康熙五十九年。搜查山中。並無藏匪。雍正三年。江西巡撫奏封禁山事宜。上諭云。若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心。實心爲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爲也。今封禁地漸縮削。戶部例封禁者。銅塘山中零星地畝。及浙江象山縣大小南田。樊嶼。鷓鴣頭。大佛頭。大月嶼。箐魚山等處。荒田。象山今設石浦同知爲廳。而湖南永明縣塘下源等處山場。以民謠爭墾封禁。蓋封禁地由外墾入內。則不慮藏姦。而材木地畝。民得其利。梁書顧憲之傳云。時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樵采。憲之

固陳不可。卽命無禁。此今宣城涇石埭地。富庶文秀。地當就近人者。以次墾之。則有利無弊。往事其明證也。

### 北海

初以中國不見北海。祭北海神於濟源。康熙二十五年。改望祭於吉林混同江邊。乾隆四十三年。改於山海關。

### 熱河

睿親王於順治四年七月丁卯。奉駕出獨石口。至上都河。至喀喇河屯。八月乙未。還京。在前代爲朵顏衛地。永樂時棄之者也。卽今熱河地。時議築城加賦。順治七年十一月。王獵于邊外。十二月。王薨。遂停止築城事。聖祖御製孝陵聖德神功碑。言停止邊外城工。指熱河事也。康熙十六年。駐蹕和爾和克必喇及喀喇河屯。在今灤平縣北。今山莊西南三十五里。後屢展圍場。喀喇沁翁牛特巴林克什克騰計牧地上。供均得厚賞。四十二年。建避暑山莊。五十二年。築城。京城往還。由十八盤嶺。後乃改由常山峪。雍正十一年。置承德州。乾隆五年。設熱河道。七年。罷州。改廳。移治喀喇河屯。四十三年。置承德府。以喀喇河屯廳爲灤平縣。爲府治。以四旗廳爲豐寧縣。八溝廳爲平泉州。塔子溝廳爲建昌縣。烏蘭哈達廳爲赤峯縣。三座塔廳爲朝陽縣。五縣一州。仍舊廳時。同知通判銜。爲知州知縣。屬於府。設副都統。嘉慶十五年。設都統。增四廳理事司員。則平泉朝陽建昌赤峯地也。道光八年。承德放照鎮迪道例。事務俱歸都統。

書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後

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三甲一百二十人寫本。卽菽園雜記中所言及見者。謂此榜無一直隸人。蓋菽園本取佳。此科會試錄宋濂序云。京畿鄉試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求治切。皆採用之。是洪武三年直隸鄉貢獨免會試。卽授官。而沈德符野獲編。是科有高麗人。湖廣一省無中式者。湖廣誠無之。其不言直隸。則沈本中有直隸可知。明詩綜吳伯宗下載靜志居詩話云。嘗購得是科會試錄。高麗一人。直隸止二人。蓋沈與朱兩家所得試錄。皆洪武六年以後轉寫失真者。沈朱皆未是正之。所謂高麗人。乃三甲金濤。治春秋。字仲恬。而此本二甲王誼。鄧州人。下云寓靖江府。三甲秦亨。貫下空四格。下云府亳州民籍。治詩經。授登州府黃縣丞。其洗去四字。應是河南開封四字。後人以亳係直隸鳳陽疑之也。洪武初。亳州屬河南開封。五年改亳縣。屬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六年改屬直隸中。立府。潁州。弘治九年復升亳州。屬直隸鳳陽府。然則亳州於洪武四年實屬河南開封府。是年直隸實無一人也。

長沙安化寶慶新化

宋史梅山崗傳云。熙寧五年。潘夙蔡煜喬執中章惇等收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築武陵城關峽城。置新化縣。今按其地。惟西北爲新化。東南北則皆安化地也。檢宋志潭州安化注云。熙寧六年置寶慶府新化注云。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縣。蓋五年置新化。屬邵州。六年分新化東置安化。屬潭州。宋史毛漸傳云。漸知寧鄉縣。條利害。上使者。遂建新化安



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是立新化由章惇。分立安化由毛漸也。湖廣通志皆不詳。新修湖南通志。於建置沿革。康熙四十三年。以箬邊紅苗地立乾州廳。鳳凰廳。雍正八年。以六里紅苗地立永綏廳。嘉慶二十一年。立晃州廳。皆不詳。

### 臺灣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三集。平定臺灣告成熟河文廟碑文。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亥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膏腴。可比一大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府澎湖云。萬曆二十年。倭寇犯朝鮮。哨者言將侵雞籠淡水。雞籠密邇澎湖。於是澎湖設戍。澎湖由西嶼入。三十里曰娘媽嶼。可泊舟。有銃城。天啓二年。紅夷求澎湖互市。總兵俞咨皋用閒移紅夷於北港。而於澎湖穩澳增築城守。議者謂北港失則澎湖漳泉皆可憂。北港在澎湖南。亦謂之臺灣。天啓以後。皆爲紅夷所據。

謹案雞籠至福州五虎門五更。至泉州金門七更。至潮州南澳亦云七更。至臺灣四更。

黃宗羲行朝錄。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鄭芝龍招飢民數萬。載至臺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芟舍開墾。秋成所獲。倍於中土。紅毛奪其地。築臺灣雞籠淡水三城。又土城數十。

余文儀臺灣府志。蔡世遠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云。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海。南

直粵之東海。北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瀕。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繁滋。果穰蠃蛤。流黃水。藤糖蔗靡不充餘。固東南之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則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綫尾。水淺沙膠。紆折難行。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顏思齊引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而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爲巢穴。傳三世。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崇禎元年。鄭芝龍降。注云。閩素有紅夷之患。紅毛夷卽荷蘭國。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

皇清職貢圖云。喇吧。本瓜哇故土。爲荷蘭所并。

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噶喇吧。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爲水程二百八十更。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本瓜哇故地。巫來由種也。後屬荷蘭。

四裔考荷蘭傳。臣等謹案云。荷蘭雖占踞噶喇吧。而荷蘭之名。久通朝貢。故仍其故號。以著聖化之遠云。皇清職貢圖云。荷蘭國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明萬曆間。嘗駕大艦。泊香山澳。求貢市。不果。已而入閩。據澎湖。侵臺灣地。國朝順治十年。始由粵通貢。康熙初。助大兵征臺有功。嗣後貢市不絕。其貢道改由福建。

四裔考云。荷蘭俗稱紅毛番。亦曰紅夷。在西北海中。其西北與佛郎機接。去中國水程五萬餘里。俗奉天主教。與英吉利同。明萬曆中。侵呂宋。泊香山澳。入澎湖。據臺灣。時本朝天命初年也。天命三年。荷蘭與噶

喇巴合。將據澎湖求貢市。明發兵擊敗之。崇德二年。復爲明將鄭芝龍所破。餘衆猶據臺灣。

謹案澳門紀略。荷蘭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頤偉非常。然不善戰。所恃惟巨舟大礮。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曰瑞。曰璉。而此云與英吉利同。蓋指居噶喇巴者言之。英吉利亦作英圭黎。本荷蘭屬國。今侵占荷蘭地。

臺海使槎錄云。前明紅毛入犯中土。肆行焚劫。又復勾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壩騷動。

春明夢餘錄云。海濱之民。至臺灣與紅毛番爲市。紅毛業據之以爲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明永樂間。先後招徠。至紅毛番。其夷名咬噶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遂據臺灣。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紅毛卽荷蘭。一曰紅夷。一曰波斯胡。在臺灣極西。善貨殖。無遠不至。昔遭風至臺。則以牛皮之說誘佔其地。築城互市。管束其民。

謹案此謂荷蘭從日本得臺灣也。日本稅地與之。而其人皆從天主教。遂失臺灣。又肆劫海中。安南等國屢受其害。故諸國皆惡天主教。澳門紀略云。倭不與西洋通市。其噶羅巴馬頭。鑿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否則加刃。又埋耶穌石像於城闕。以踐踏之。杭州府志載。雍正九年。總督李衛毀武林天主堂。改建天后宮碑云。天主教之設。心殆有在。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爲天主跪像。抵其國。不蹈天主像者。罪至不赦。二文所稱天主像。石銅雖異。要之跪像則一也。天主竟不能爲禍。至安南。見西洋

船即以札船及礮勦之。蓋懲淳泥噶喇巴臺灣之已事也。

小厓外紀云。荷蘭時於臺灣南北二路設牛頭司。牧放生息。千百成羣。牡闕外。賢令壯。以耕以輓。

高拱乾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昔年紅毛泊舟。其地無晝夜。留二百人居此。留一歲之糧。次年復至。地如長夜。留番皆死。取火索之。石上留字云。至秋即昏黑。蓋一年一晝夜云。

謹案。一年一晝夜。以赤道經緯求之。其地必不在臺灣。天主教人慣學捕風捉影之談。不以爲愧。故亦著之。以上爲荷蘭據臺灣事。以下輯鄭氏據臺灣事。

四裔考云。順治九年。荷蘭通事何斌。逋夷賦說。鄭成功以水師從鹿耳門入。與荷蘭相持久。荷蘭戰屢敗。棄臺灣走。順治十三年八月入貢。賜敕諭曰。惟爾荷蘭國墨投爲亞甲。必丹物馬綬極。僻在西陲。海洋險遠。虔修職貢。朕甚嘉之。

赤崁筆談云。荷蘭國冢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逮何斌引鄭成功襲臺。荷蘭力戰不克而歸。

余文儀志引臺灣志略云。鄭成功所犯之處。舟至。海水爲之暴長。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入鹿耳門。旣而成功舟由是港進。

幸存錄云。臺灣城亂。石疊高數丈。用火煨之。堅不受礮。鄭氏於城外高山塞其水源。紅夷乞降。

黃宗羲行朝錄云。鄭成功攻臺灣。臺民導之曰。城外山水繞城。濠貫城內。城內無井。塞其水源。必困。成功

從之。紅夷乞降。

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成功入臺灣。荷蘭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環山列營。困之。荷蘭以舟師戰。成功焚之。乃遁。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十八年。成功勢日蹙。乃覬取臺灣以自保。臺灣舊爲荷蘭紅毛所有。芝龍與顏思齊爲盜時屯於此。後仍歸荷蘭。至是。成功舟抵鹿耳門。阻風濤。不得入。潮驟長丈餘。遂登岸。荷蘭拒之。成功給曰。此地我先人故物。珍寶給爾載歸。地仍還我。荷蘭引去。成功入據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爲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之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地震。

余文儀志云。順治十八年夏五月。鹿耳門水漲丈餘。先是。鹿耳門水淺。僅容小艇出入。是月。水忽漲。成功因之。大小戰艦並進。忽據臺灣。荷蘭敗去。

余文儀志引三藩紀事云。順治十八年三月。鄭成功泊澎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爲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搗。大兵旣入。兩島之賊爛焉。

謹案兩島。謂金門廈門。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云。鄭成功據臺灣。號東寧國。後成功死。其妻董氏復立其子錦。

楊捷平閩記云。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大將軍康親王令諭。準兵部清字咨開。該議政王議覆。

福建巡撫吳興祚具題前事。據稱荷蘭國馬珍西氏稟稱。夾板船到閩。隨即貿易。如有順風。卽令發回。又稟。必得覓一空閒之地。蓋房居住。除奉禁貨物之外。其餘聽憑貿易。並請給敕。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遣何事。亦應請敕內注明等語。大將軍康熙王身在地方。定議具題可也。

謹案荷蘭助攻二島。是挾臺灣之仇。康熙十七年。卽請於閩覓空閒地。蓋房居住。其機心見矣。以上爲鄭氏據臺灣事。以下輯入版圖事。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福建臺灣府。在省治東南之大海中。東西距一百餘五里。南北距二千八百四十五里。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蕃。明天啓初。日本國人屯聚於此。鄭芝龍附之。其後爲紅毛荷蘭夷人所據。本朝順治十七年。鄭芝龍子成功寇江南。兵敗。退至臺地。遂荷蘭夷居之。僞置承天府。後至其孫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置臺灣府。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二十一年。施琅言。不破澎湖。臺灣斷無取理。請先取澎湖。二十二年六月。澎湖降。七月。臺灣降。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我師至澎湖。泊舟。十二日。潮不至。乘大霧襲之。水驟涌四尺。我師遂入。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焉。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香祖筆記云。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鄰漳。南鄰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康熙癸亥。設臺灣府。

李調元尾蔗叢談云。康熙壬戌。鄭氏遣僞官陳廷輝往淡水雞籠采金。一老番曰。昔日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必易姓矣。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高拱乾志云。臺灣先時琉球日本紅毛相繼竊據。鄭氏踵之。爲閩廣江浙邊患。自入版圖以來。山不伏莽。海不揚波。皆臺灣捍禦之力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諭武殿試讀卷官。日後臺灣不無可慮。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並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爲措置也。

謹案紅毛謂荷蘭。西洋謂佛郎機。噶囉巴在臺灣西二百九十一更。呂宋在臺灣東南。由沙馬磯。指巽方。經謝崑山大小覆金山。水程五十八更。其地俱二國雜治之。

又十月壬子。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海外有呂宋噶囉巴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卽海賊之藪也。在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令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謹案南洋開閉隨時。此不備載。海壇今有總兵官。海壇鎮在今福州長樂。其北爲閩縣五虎門。南爲泉州惠安之崇武港。南爲同安金門鎮。又西爲廈門鎮。又西南爲潮州饒平之南澳鎮。又西南爲惠州海豐之碣石鎮。

施琅靖海紀陳臺灣棄留利病疏云。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息於其間者。已十萬人矣。故鄭芝龍爲海寇時。倚爲巢穴。及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破走之。今退伺於噶羅巴。無時不在涎貪。時思乘隙以圖。一爲紅毛所有。其夾板船無敵於海外。更得地數千里。其性狡黠。所到之處。善爲蠱惑。沿邊諸省。斷難晏然。今既隸版圖。宜設兵以守。

齊召南水道提綱云。臺灣懸居海中。北自雞籠城。沿海而西。至淡水城。有水口五。又西南經南嵌竹塹中港。後龍吞韶五社。有水口十四。又南至諸羅。有水口十六。又南至府治西。有水口八。又南東至鳳山。有水口二。南至沙馬磯千餘里。西北爲鹿耳門。西爲安平鎮大港。西北隔海爲澎湖。臺灣西北至澎湖二百里。澎湖西北至廈門三百餘里。

澳門紀略跋按：此文與類稿重複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子冬。張徵君炯以重刊本見貽。昔嘗伏讀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壬子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伏惟思患豫防。聖人善教。自俄羅斯西南。若荷蘭。若紅毛。英吉利。若佛郎機。若大呂宋。若意大利。皆工器械。驚利耐遠。賈沿海而東。而南。用越國鄙遠法。占地開墾。置鉞跋戍兵。初。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互爭。卒入郡縣版圖。澳門則佛郎機意大里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利亞於明萬曆九年入居於澳。二十九年。荷蘭薄澳。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特巨礮大船。意大里亞放其礮製破之。今澳中十月。夷人禳鬼。逐紅毛。與西藏逐牛魔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皆掌故也。海盜之起。必有窩綫。呂宋實佛郎機噶囉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向亦畜盜。自底滅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辛苦遠戍。其用意甚深。既錄得官書四裔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利亞及荷蘭。荷蘭既并淳泥噶囉巴。又與佛郎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利亞分地。滿其垂涎。臺灣靖海紀已昌言之。其屢窺澳門有迹。而又畏意大利亞過其前。佛郎機躡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甚詳。惟其事散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破夾板船式。嘗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郎機取呂宋。以牛皮惑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荷蘭之據臺也。初養盜。後敗於盜。凡

海上警非盜使外夷。卽外夷使盜。此可伴爲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蘭之屬。爲淳泥。爲噶囉巴。爲瓜注。爲英吉利。爲瑞。爲璉。佛郎機之據澳也。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澳門遂爲意大里亞所有。此二事最可寶貴。而今英吉利日強。西并米里幹。東并望買打拉者。阿英假滿答拉沙明雅轄。徹里庚新埠。莽孤。蘆舊柔佛。又東南越海并俺門。倘伴海中。占地多於荷蘭。荷蘭今亦不奉天主教。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順治時。乃遂置兩王於此。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爲天文生客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爲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徵君爲同知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因書其大要而歸之。嘗與徵君言。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真爲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爲民居。設重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必有定也。嘉慶丙寅冬十一月。

府州縣同名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禮部以府州縣同名者六十五處。奏請換印時冠。以省名鑄給。太平府。廣西。通  
 州。直隸。趙州。雲南。開州。貴州。永寧州。山西。廣西。寧州。江西。甘肅。忠州。廣西。清河縣。江蘇。  
 廣昌縣。江西。建昌縣。江西。唐縣。河南。龍門縣。廣東。宣化縣。廣西。安平縣。貴州。新安縣。直隸。  
 東。西寧縣。廣東。東安縣。廣東。湖南。新城縣。江西。山東。寧海縣。浙江。廣寧縣。廣東。桃  
 源縣。江蘇。甘泉縣。陝西。山陽縣。陝西。華亭縣。甘肅。建德縣。浙江。鳳臺縣。安徽。太和縣。安徽。  
 南。懷遠縣。安徽。定遠縣。雲南。四川。太平縣。山西。浙江。新昌縣。浙江。樂安縣。山東。樂

平江縣  
 山西  
 德化縣  
 福建  
 安仁縣  
 江西  
 瀘溪縣  
 江西  
 安福縣  
 江西  
 石城縣  
 江西  
 興安縣  
 江西  
 石門縣  
 廣東  
 龍泉縣  
 江西  
 永寧縣  
 福建  
 長寧縣  
 江西  
 長樂縣  
 福建  
 山陰縣  
 浙江  
 永寧縣  
 廣東  
 咸寧縣  
 湖北  
 興寧縣  
 廣東  
 會同縣  
 湖南  
 寧遠縣  
 湖南  
 新寧縣  
 湖南  
 大寧縣  
 四川  
 安化縣  
 湖南  
 貴州  
 甘肅  
 安定縣  
 甘肅  
 石泉縣  
 陝西  
 三水縣  
 廣東  
 清平縣  
 山東  
 昌化縣  
 浙江  
 永定縣  
 福建  
 永安縣  
 福建  
 永福縣  
 福建  
 長樂縣  
 福建  
 興寧縣  
 廣東  
 海豐縣  
 廣東  
 寧遠縣  
 湖南  
 新寧縣  
 湖南  
 大寧縣  
 四川  
 安化縣  
 湖南  
 貴州  
 甘肅  
 安定縣  
 甘肅  
 石泉縣  
 陝西  
 三水縣  
 廣東  
 清平縣  
 山東  
 昌化縣  
 浙江  
 永定縣  
 福建  
 永安縣  
 福建  
 永福縣  
 福建  
 長樂縣  
 福建  
 興寧縣  
 廣東  
 海豐縣  
 廣東  
 寧遠縣  
 湖南  
 新寧縣  
 湖南  
 大寧縣  
 四川  
 安化縣  
 湖南  
 貴州  
 甘肅  
 安定縣  
 甘肅  
 石泉縣  
 陝西  
 三水縣  
 廣東

通州爲屬州江蘇通州爲直隸州江西吉安廣信二府皆有永豐縣稱吉永豐廣永豐今廣永豐改廣豐直隸



# 癸巳存稿卷之六

## 喀爾喀伊犁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農台吉等。疏請恭上尊號。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謹識朕諭和之旨。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朕尊號也。是聖祖真無利其部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和。致召外患。爲厄魯特所殘滅。聖祖爲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爲臣僕伊犁厄魯特。自噶爾丹滅後。聖祖復封策妄阿拉布坦。而背恩恃衆。累世侵擾。至達瓦齊昏弱。失部衆心。四衛拉解體。高宗純皇帝發兵擒治之。復封四汗。分治其地。是高宗真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其後阿睦爾撒納倡亂。四部應之。或叛或逃。乃誅綽羅斯特和碩特輝特三部汗。其地萬餘里。今爲內地。回部亦然。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姪阿拉布珠爾。自藏來歸。時土爾扈特與伊犁爲仇。北依俄羅斯。聖祖使圖里琛假道俄羅斯。問阿玉奇。圖里琛請訓。聖祖諭之曰。阿玉奇若請夾攻伊犁。斷不可許。爾止言我皇上惟願天下萬國安寧。不肯傾陷人國。我卽代奏。亦斷不許。又諭曰。俄羅斯國刑法嚴峻。爾等路過伊國。下人伺候不周。須代隱藏。不可令其官長得知。是聖祖仁覆萬國。遠過堯舜。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烏巴錫率所部來歸。高宗納之。至今爲牧圉。得土地之廣。人民之多。爲亘古所無。皆非以謀力取之。此三事聖人大節。所謂仁者無敵。臻於厥成。武功焜耀。要其初。並無利得之心也。卽開國亦然。太

祖高皇帝初起時。必思所以自立。兼弱攻昧。理勢宜然。迨兼九部。則明人必不相容。此亦理勢必然。太祖屢言明國欺陵太甚。其力戰。以無可奈何。薩爾濟之捷。規模始定。迨七大恨既申。定鼎瀋陽。太祖太宗聖意。止欲盡撫蒙古。與明爲鄰國。太宗聖德淵沖。天命十一年十月。與袁崇煥書。天聰元年正月四月。兩與袁崇煥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二年正月。與祖大壽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議和。皆不荅。三年十月。破紅山口。十一月。克遵化。與巡撫書。又不荅。於是。由薊州三河通州進薄燕京。克良鄉固安。圍內外城。十二月。己卯。班師。留書二。一德勝門。一安定門。議和。先是。明崇禎帝欲去滿洲國皇帝號。毋自製國寶。太宗意。必和好。擬去帝號。稱汗。使明製印。明又不從。至是。議和。又不荅。四年正月。克永平。二月。己未。遣書明帝。及大臣。議和好。遂班師。又不荅。五年十月。與祖大壽書。六年六月。次宣府。議和。十月。與寧遠書。又與明崇禎帝書。皆不荅。七年六月。與明崇禎帝書。八年四月。作書議和。令朝鮮轉達。七月。次宣府。八月。戊辰。至大同。與代王母書。丁丑。致崇禎帝書。議和。九年十月。與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大臣書。皆不荅。崇德元年七月。武英郡王由延慶過清苑。至安州。克十二城。三年正月。與宣府書。議和。不荅。八月。兩翼伐明。九月。右翼自牆子嶺入。左翼自青山關入。四年正月。壬寅。征松山。三月。庚辰。捷。而兩翼兵亦捷。左翼由通州分兵。一由運河。一依山。一出涿州東。自天津濟南臨清。西至山西界。克城四十餘。右翼從京城至山西。復繞山東。殺總督二。擒親王一。郡王一。四月。師旋。七月。丁巳。又與明帝書。議和事。又不荅。五年九月。睿親王松山捷。十月。鄭親王錦州捷。六年五月六月。鄭親王睿親王松山大捷。八月。丁巳。松山大捷。十二月。睿親王松山捷。七

年二月肅親王克松山。三月克錦州。明帝乃諭兵部議和。四月塔山杏山捷。六月明使至。與明帝書。初明疑和議如金元不可恃。爲後來誘過地。君臣相顧莫肯先言。不知太宗實欲爲鄰國長和好。並無利天下之心。再破高麗。築壇降其世子。而復立之。其明證也。且諭以來往書式。明帝二臺。朕一臺寫。而明君臣無敢主其事者。卒至和議不成。十月遂以饒餘親王爲奉命大將軍。大舉伐明。十一月毀界嶺口邊牆。自薊州至兗州。克城八十八。八年六月師旋。九月寧遠捷。順治元年四月乙丑。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出師。壬申吳三桂以明亡。來乞師。己卯入關。五月己丑。定燕京。睿親王入守武英殿。己亥捷音至。壬寅宣捷。七月癸巳。以遷都告祭。八月丁巳。定留守官。乙亥。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十月乙卯朔。御皇極門。今太和門。詔以燕京爲京師。遂定天下。

#### 阿拉善

東華錄云。康熙十七年五月。厄魯特濟農爲噶爾丹所敗。闌入內地。詔張勇逐出邊。又云。二十一年三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窮困來降。

謹案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之亡。在康熙十五年。噶爾丹於十六年五月甲午。來進青海弓刀。聖祖仁皇帝聖訓柔遠人云。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理藩院奏。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所盜馬匹。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仍令追繳。照例處分。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自本地敗竄。投至近邊。未諳法令。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補。情詞哀懇。姑免此一次。嗣後毋違。

法肆擾。自于罪戾。

又云。康熙二十五年正月戊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來朝。上賜宴賚以優禮之。乙亥。上諭巴圖魯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願實汗。爾叔鄂齊爾圖車臣汗。每年進貢請安。及爾等厄魯特內亂。噶爾丹攻滅鄂齊爾圖車臣汗。併吞其衆。頃者。爾爲噶爾丹襲破。奔來邊境。將沿疆附近居民牲畜等物。偷盜侵奪。以爾引罪。自首。朕卽寬宥。今若徙爾於邊境內外。不拘何地居之。爾敢不遵。特念爾祖爾叔。故俾爾絕者復繼。散者復聚。使車臣汗孫羅卜藏。袁布阿拉布坦。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自爾身及爾子孫。當世世念之。勿替。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給牧地。詔於寧夏甘州邊外。畫界給之。自寧夏之玉泉營。至賀蘭山陰。自甘州之鎮番塞口。至額濟納河。俱以離邊六十里爲界。三十六年。奏願以所部編置佐領。爲旗一。

兵考蕃部各旗云。賀蘭山厄魯特部一旗。住河套西。在寧夏涼州甘州邊外。於康熙三十六年設。輿地考云。賀蘭山厄魯特部。駐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地方。康熙三十六年。封巴圖魯額爾克濟農爲多羅貝勒。

謹案賀蘭地方。無博羅沖科克地方。詳雍正三年。

封建考云。康熙三十七年。巴圖魯額爾克濟農和羅哩子玉木楚木。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四十八年巴圖魯厄爾克濟農和羅哩子阿寶襲貝勒。  
又云六十年玉木楚木長子沙丕多爾濟襲輔國公。

謹案考有五十二年二月玉木楚木子襲輔國公未詳。

又云雍正元年沙丕多爾濟以軍功晉封固山貝子。是年其部古木布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雍正元年十二月阿寶以軍功晉多羅郡王。

謹案阿寶沙丕多爾濟古木布皆青海軍功。

征權考云雍正三年裁博羅沖科克地方鹽務官。怡親王允祥等議覆原任大將軍羹堯奏稱。臣在西寧時因邊外博羅沖科克舊有鹽池。青海蒙古人等運來邊內貿易。西寧軍民賴食此鹽。臣奏設副將一員。兵一千六百名。駐防彼處。將西寧通判移駐管理在案。現今郡王額駙阿寶移在博羅沖科克地方駐劄。無庸復駐官兵。其管理鹽務通判亦應裁去。應如所請從之。

謹案此阿拉善王南徙之事。諸書或云阿蘭善。或云阿拉山。或云賀蘭山。或云厄魯特。或止言爵封。茲以其世系事蹟考合之。阿拉善稱賀蘭山厄魯特者。以康熙二十五年始居之地言之。雍正元年平青海。青海故阿寶曾祖顧實汗所居地。使阿寶移居之。今青海有和碩特二十旗。皆顧實汗後。又土爾扈特四旗。綽羅斯特二旗。輝特一旗。喀爾喀一旗。餘皆番族。西南及康衛。南通四川雲南矣。博羅沖科克在大通河南。其河源出察罕鄂伯圖。下流爲西寧之北川河。與賀蘭山渺不相涉。賀蘭山者。蒙古語以

忽蘭爲紅甘肅通志云。在寧夏西六十里。陰阻北番。陽屏西夏。延亘五百餘里。山上樹木青白。望如駝馬。北人呼駝爲賀蘭。故以爲名。其山從首至尾似月形。此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地也。今鄂爾多斯右翼西北俗謂之阿拉善。案地圖在寧夏長城外。賀蘭山之西亦不刺山之東。吉蘭泰鹽池之南。輿地考以其嘗遷博羅沖科克。不詳命名之義。及博羅沖科克所在。乃云賀蘭山厄魯特居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非矣。

封建考云。雍正七年。阿寶坐事降貝勒。

又云。九年十二月。以敗噶爾丹策楞。復阿寶多羅郡王。

又云。十年正月。古木布以軍功晉固山貝子。

又云。乾隆二年。古木布子拉爾濟旺楚克襲貝子。是年。沙丕多爾濟卒。其從弟袞楚克降襲鎮國公。

又云。四年。阿寶子羅卜藏多爾濟襲貝勒。

又云。六年。拉爾濟旺楚克卒。其姪索納木多爾濟降襲鎮國公。

又云。二十二年。羅卜藏多爾濟以平準部從軍。晉多羅郡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初集。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參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贊。渭陽所出。扎薩穎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愛隆阿。單騎見虜。降哈薩克。厥功甚鉅。封建考云。三十年。羅卜藏多爾濟以軍功晉親王。

謹案是年平烏什亂。

又云。是年索納木多爾濟子烏爾圖那遜襲鎮國公。

又云。三十二年。袁楚克子多爾濟色卜騰襲鎮國公。

晉政輯要山西恭客所集云。乾隆四十四年。羅卜藏多爾濟與山西巡撫農起會奏鹽事。農起奏片言。蒙古現

在積存鹽斤。以有餘補不足。兩有裨益。論以此係周旋羅卜藏多爾濟起見。令再議。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辛丑注。撒拉爾回匪滋事。調阿拉善兵。經勒爾謹咨撤。茲阿桂和珅復調阿拉

善兵七百名。兼程赴蘭。協同剿捕。

御製文三集喇嘛說注。達克巴呼圖克圖。卽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

封建考云。四十九年。羅卜藏多爾濟之子旺親班穆巴爾襲親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甲辰注。石峯堡回匪滋事。調阿拉山等處官兵。阿拉山公多爾濟色卜騰帶兵。

在大兵後策應。圍柵時。在卡隘外。

御製遲速論。並調阿拉善蒙古兵千。注。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卽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

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膽落。

理藩院文云。阿拉善王駐牧之處。在賀蘭之西。由赤木口出口。至其牧處六十里。地名定遠城。雍正間。遷

阿拉善王於博羅沖可克時。曾於其處設定遠營。置守備一員。後阿拉善王復還舊游牧時。卽以定遠城

賜之亦名定遠營。

大清會典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云。賀蘭山厄魯特。東至陝西寧夏。西至甘州。南至涼州各府邊境。北至瀚海。袤延七百里。至京五千里。

晉政輯要云。五十一年。山西巡撫伊桑阿會同厄魯特親王奏准。民人販蒙古鹽者。陸運水運俱從其便。水運以臨縣爲界。

大清會典戶部奏准鹽法事例云。乾隆五十六年奏准。阿拉山地方。每年准造鹽船五百隻。每船鹽四十石。共計二萬八千斤。石七百運至山西。例食口鹽各地方販賣。

謹案嘉慶八年九月議亦同。直隸山西甘肅四川各有官鹽土鹽口鹽番鹽定地。山西口外又有鄂爾多斯旗烏喇特旗其駐牧河套內外皆出鹽。與賀蘭山近。前時曾以河東官鹽不暢行。禁口鹽不許偷入。又或用以接濟土鹽。則官鹽之地爲之禁。五十六年裁河東官商。改課歸地丁。則口鹽所行較廣。然亦止課歸地丁之州縣。及向食土鹽口鹽地也。其阿拉山鹽行山西者。年額二萬石。石收銀四錢。共銀八千兩。

京報嘉慶五年三月。陝甘帶兵總管長齡奏稱。遵旨傳諭阿拉善王旺親班穆巴爾。率領原兵。仍回游牧。謹案時剿教匪。

京報九年十月諭。新襲阿拉善親王瑪哈巴拉。著加恩承襲扎薩克親王。卽辦理扎薩克事。或於次年年

班。或於木蘭召見。再賞差使。

京報十年五月諭。阿拉善鹽應減運四百萬斤。

謹案阿拉善鹽額運千四百萬斤。船料於甘肅采回時減木料三千根。故亦減鹽斤。

京報十一年五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其地吉蘭泰鹽池歸充公用。

謹案是年議復河東官商。

京報十二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磴口舊置住房充公。作爲吉蘭泰鹽務磴口運判衙署。磴口。肅地。

京報十三年三月。議吉蘭泰事。諭加恩卽照從前八千兩之數。按歲賞給。以示獎勵。

京報十五年九月。甘督奏。吉蘭泰鹽池歸官。屬寧夏道兼管。其坐商由甘肅招充。運商由山西招充。所有

恩賞阿拉善王銀八千兩。亦由鹽政另領。

### 蒙古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上諭大臣曰。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拉布王曰。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拉布王瞿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又一日者。上謂漢大臣曰。明代以爭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止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則定矣。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諭曰。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爲之屏藩耳。

俄羅斯長編稿跋

書生常談云。物莫不聚於所好。斯言不誣也。嘉慶十年十月。讀京報。庫倫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奏。俄羅斯國遣使來學。侶徵說故事。知俄羅斯有撒納特衙門。檢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報。錄出之。漸積蒐輯。竟得書一百八十七條。草野討論。亦云富矣。問之館中寫書者。國朝宮史續編書籍二十六圖繪。二有俄羅斯地方分界圖一幅。紙本。縱三尺五寸。橫五尺六寸。俄羅斯圖一幅。紙本。縱二尺五寸。橫三尺七寸。內廷秘笈。世無副本。異域錄。前雖有輿圖。而大略不詳。水道提綱。則界之又難。海國見聞錄。僅依荷蘭英吉利一隅。亦非其真也。謹案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就所不載者。求之乾隆庚辰輿地圖。測北極高。下東西。俄羅斯地南面近我卡倫者。亦略可見也。其四裔考俄羅斯傳。乾隆年間事。或失其年月。以前爲後。順治時。遺漏太甚。聖祖平定羅利方略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盡康熙二十八年。中有議屯田。議水師。議置黑龍江將軍。問之寫書者。云見在國史館。而四庫書未編寫。康熙雍正時。修會典。禮部。理藩院。光祿寺。皆載俄羅斯事。乾隆時會典則例刪之。今禮部所刻則例。不見俄羅斯。戶部則例有恰克圖貿易。及在京文館。東華門外北池街西月費人制錢三千文。談俄羅斯者。若西域見聞錄之流。不詳不實。無足深怪。俄羅斯之始起。說者不同。今以其國自言者爲定。順治十四年。其國表文自署俄羅斯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推之當南北朝癸酉歲。爲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始有俄羅斯名。其先蓋名羅利。西域見聞錄。亦言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則回部傳聞亦合。明時西夷艾儒略職方外紀圖。中國漠北有烏落侯。四裔考俄

羅斯傳因之。且言侯乃俟之形誤。斯則俟之聲轉。檢魏書。太平眞君四年。烏洛侯入貢。在太和癸酉前五十一年。時俄羅斯尙未起。順治十二年。世祖賜之勅。康熙十五年。察罕汗奏書。均言其國從無使命。達中華。則不得有魏時入貢。亦不得如張玉書文貞集。言順治二十三年貢使至也。且魏時烏洛侯必非俟誤。舊唐書。唐會要。烏羅渾國。並云。蓋後魏烏洛侯。今亦謂之烏羅護。是侯渾護同一對音字。不應就中國字形。嬗爲俟。復轉其音爲斯。以就西夷向壁之論。今其徒地球圖說。則又居然有俄羅斯矣。俄羅斯當魏時地小。故名不及遠。異域錄云。康熙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俄羅斯之噶噶林謂圖里琛曰。曩時我國並未稱汗。自依番瓦什里魚赤。始稱汗。至今二十三傳。三百五十餘載。第十三代汗。征取喀山。托波爾阿。思塔爾汗諸地。今已百六十年矣。又言其汗與西費耶斯科付蘭楚思諸國。爭取控噶爾汗地。是其國元亂後。乃漸大。故元史地里志。後西北地附錄。得載阿羅思名。元史蒙古。太宗九年。諸王莽賚叩擊欽察。因服幹羅思。卽阿羅思也。在欽察西北。涉海時。以遠地小部。未能參考。又言太祖長子朮赤。今對音卓沁者。分封西北。自京師驛騎行二百餘日。方至其地。蓋有今時俄羅斯地。非卽當時阿羅思國也。方式濟龍沙紀略云。阿羅思卽古大食。爲元太祖之弟所滅。卽以封之。號察罕汗。襲之鎗後。出塞錄云。阿羅斯爲元世祖長子之裔。皆非事實。龍沙紀略又云。康熙丙申。彼國來互市。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與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玉書文貞集。全祖望鮎碕亭文集。言順治十七年。伊國表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者。俱異。又其年數亦不當元初。其稱汗。以康熙五十三年。上推三百五十餘載。正當元末。是元末俄羅斯滅卓沁。

非元初卓沁滅俄羅斯也。其第一汗亦非察罕汗。其稱年上稽太古。如康熙十二年土魯番稱千八十三年。康熙十八年。意大利亞國王阿豐肅稱天主降生千六百七十四年。明史瓜哇傳。明鄧士龍國朝典。故星槎勝覽亦記宣德七年瓜哇國文。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各有所沿。難以中華例言也。其都記由莫斯科。克窪斯科。三皮提里普爾。蓋直史記奄蔡東北。四裔考言魏爲烏洛侯。唐爲骨利幹。黠戛斯。元爲吉利吉思。昂可新。特言所兼併地。非言其本國。其先所居。當在今右哈薩克部之西。今右哈薩克。古大宛地。部內有塔失干。則魏石國地。北史西域傳言石國居於藥殺之水。唐書亦言石有藥殺水。在大宛北部。又言有怛羅斯城。自此抵西海矣。大唐西域志亦言有阿素洛阻羅私轄時國。老學叢談亦言塔刺思城。莽賚叩之師亦言幹羅思極西也。其後始至東北。王世貞弇州史料言王同祖任司業。以元裔歲大入殺掠。上書請捐數百萬金。以閒遞北荒外之部落。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蓋俄羅斯時方漸盛。及其後。又拓東南。南侵黑龍江。兼併布拉特兀良哈。而自康熙二十六年以來。服我列聖威德。不南侵一步。亦可謂審於天時地利者矣。是以君子樂道之也。其地東至海。西至海。北亦至海。沿海小部。皆其屬國。雍正初年。又嘗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卽控噶爾之王庭。而務魯木之喇嘛。咒毒蟒以禦之。則其地西南接五印度。佛書言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以崑崙爲中。崑崙東及東南東北者。中國爲一大國。崑崙南及西南者。天竺爲一大國。崑崙北及西北者。洪豁爾爲一大國。洪豁爾亡。其地入俄羅斯。而揆鉞隙光亭雜識言。洪克爾國卽都兒克俄羅斯。嘗入貢。管幹珍職方志言控噶爾回城千四百餘。在俄羅斯西北。馮一鵬塞外



雜誌言纏頭回子之富強。而以準噶爾當過俄羅斯及纏頭回子云云。七十一西域見聞錄。以俄羅斯西南圖里雅斯科之控噶爾汗當洪豁爾全部。且云在俄羅斯北。其地十倍俄羅斯。亦失實矣。唐會要四夷附錄云。鴻臚卿王忠嗣案西域圖。羅刹支國。其北陀拔恩單。東都盤。西沙蘭。南大食。羅刹支是其人之稱。蓋依於石隋書。羅刹在婆利東。屬南蠻。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太平廣記引國史纂異云。林邑貢火珠。得於羅刹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蓋紅毛之黑鬼。能沒水。唐人亦謂之崑崙。其他海陬惡物。以羅刹惡佛。佛亦惡之。故凡人物惡者。皆謂之羅刹。嘉慶十年十一月。粵海關監督奏路臣商人至。路臣即羅刹對音。羅刹者如中國自言華人耳。實則羅刹乃其部人自稱之名。閩若璩潛邱劄記。謂俄羅斯必非羅刹。譏京師貴人爲不考。是讀書而不明理也。晉書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誕誕道人也。則指羅刹之天主教言之。而楞嚴經卷九云。四種阿修羅。一鬼趣。一人趣。一天趣。一畜生趣。翻譯名義集選云。夜叉或名藥叉。舊名閻叉。又云勇健。亦云暴惡。或云貴人。鳩摩羅什曰。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在天。羅刹此云疾速鬼。又云可畏。或云羅叉。此云護士。若女則名羅刹斯。此皆僧徒狂談。非其本義。俄羅斯皆羅刹。其國有出使喇嘛。及有住京喇嘛。異域錄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四日。使臣謂托波爾噶噶林曰。爾商人乞准送能通經典之人。中國大臣代奏。皇上恩准。所有行教番僧。外科良醫。我等自土爾呼忒回。可以攜去。噶噶林曰。番僧見在預備。醫士已往莫斯科。窪調取學校考云。雍正五年。俄羅斯國遣其官生魯喀佛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四人來學。即舊會同館設學。四裔考云。雍正五年。修京城俄羅斯館。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

等官給養贍願回者聽國子監則例乾隆三十六年六十年云雍正六年俄羅斯遣子弟入學。此俄羅斯人會典  
國子監。鄞羅斯學助教二人。掌分教鄂羅斯子弟。又內閣。其替換由俄羅斯揀選喇嘛及習滿  
俄羅斯學則八旗學生二十四人。本學分教鄂羅斯子弟。又內閣。其替換由俄羅斯揀選喇嘛及習滿  
漢話學生。送庫倫辦事大臣代奏。本四裔考乾隆四十六年奏書。其學蒙古接骨大夫者。僅康熙年一至。良醫取之舊  
都。而番僧由托波爾預備。蓋以西畢爾寄居蒙古爲之。泰陵聖德神功碑。言厚俄羅斯國人之賞賚。聲教  
漸被遐荒。指此事也不信佛而能兼用佛。異域錄云。其國用天主教。歸附之人。聽各從其教。蔣友仁地球  
圖說。謂其國流傳天主教典及聖賢傳記。然亦非天主教。蓋以其使人學喇嘛也。嗔妒忿狠。豈不悖哉。  
羅利卽古之羌。盛京通志物產疏部阿羅素菴注云。俗呼老鎗菜。禽部千里紅注云。喜食蘇子。俗呼蘇雀。  
黑龍江稱爲老鎗雀。出俄羅斯地。其以俄羅斯爲老鎗。卽老羌對音。方拱乾絕域紀略云。邏車擅鳥鎗。譌  
爲老羌。蓋不知對音之義。其云蘇雀。卽阿羅素雀。急呼秦漢羌在西方。其瀚海以北。不能知也。吳兆騫秋  
筍集。巴大將軍東征邏察詩注云。邏察一名老羌。烏孫種也。後集云。康熙甲辰春。幕府以老羌之警。治師  
東伐。流人強壯者供役軍中。文弱者歲以六金代役。是雅克薩羅利自稱爲羌。又自述起烏孫。今或云漢  
之丁零。丁零亦羌也。其人近西海者紅黃髮。亦謂之紅毛。見海國聞見錄。其地直興安嶺之北。楚庫柏興  
之色楞格河東岸。烏的柏興之西北。及柏海爾湖與鄂遼汗洲。皆有蒙古人居之。至厄爾庫城。始少蒙古  
人迹。聶謝柏興西北。有鄂斯提雅蘇克。別一種類。又有布刺特索倫人。又有康熙五十年間。西洋被擄將  
軍雅納爾。又託波爾城西。額爾濟斯河上。有庫程汗所遣人。俄羅斯號之曰塔塔拉。元太祖初起時。卽旁

收塔塔拉部。今其人亦歸俄羅斯。有入天主教者。其不入教者。自供佛像。其圖又有西費雅斯克人。索里喀木斯科西北四百餘里之改郭羅多。有別爾馬羈人。與俄羅斯言語不通。蓋如中國腹裏之有苗種。索羅博達地有西費雅斯科人五千餘戶。皆西畢爾斯科所屬。其西則喀山。喀山斯科城外有車爾米斯人。皆削髮。言語殊異。又西南八百里額濟爾河。亦作額爾濟納。爲土爾扈特游牧。土爾扈特亦有居近喀山者。其喀山東南馬行七日。約千二百里。至塔爾斯科。又東南行十四日。約二千五百里。爲託木斯科。爲衛拉特。哈薩克。拉哈爾。巴接壤處。有塔塔拉。回人。巴拉巴。忒人。雜處。見異域錄。其地直中國西北。有黑睛人。見西北域錄。是與唐時戛斯相類。古堅昆地也。亦俄羅斯所併。額爾濟納河北。有土爾扈特五十萬戶。烏巴錫所遺者。見西域見聞錄。今雅爾地斜接俄羅斯託木。則額爾濟納河至伊犁所展卡倫。不過五千里。我使臣所經索里喀木斯科。爲其國莫斯科窪斯科舊都運鹽之處。自改郭羅多。至莫斯科窪。不過二千二百餘里。我使臣於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出都。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京。赴暢春園。具疏稱經其國南境兩斯科。行百七十餘日。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土爾扈特假道俄羅斯來。高宗御製宴土爾扈特使臣詩注云。戊年自彼部起程。今始至。則來程已二年餘。或由其都城畢使事而後來也。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我致撒納特衙門。索阿睦爾撒納。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已得信回。自我都城至彼都城。往返僅百餘日。蓋急遞也。阿額幹。鄂俄羅。羅邏。洛勒。斯蘇。索素。羅利。邏車。路臣。皆對音字。茶餘客話云。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余謂此對音字之難也。今有常言。使山東人以對音別字書之。山西人卽不能解。

三傳人名地名多不同字。蓋其驗矣。丙寅八月。

羅利

羅利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利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利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利王名阿修羅。欺陵佛。並欺陵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則皆以羅利名之。故有在山羅利。有在海羅利。有飛天羅利。皆假名羅利。而於真羅利無與也。羅利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丘劄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利。謂長安貴人爲不考。閻蓋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爲羅利。何得謂之定非也。

書西域見聞錄後

西域見聞錄。詳於回疆至天山北路。非見聞所及。卽多舛誤。外藩列傳。紀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尤不合事實。其言土爾扈特背俄羅斯來歸。徒以哈拉沙爾有土爾扈特游牧。而雜輯所聞記之。西人多謗土爾扈特者。所聞真僞相半耳。前見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伯克多爾濟入卡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早有來歸聖主之意。今者。烏布沙決意南來。由伊啓之。越數日。烏布沙至。以道遠。又值春暖。馬匹損傷。至哈薩克時。阿布賚領兵相持。前路又與阿拉里努拉立打仗。部衆散失。今自奎屯聚衆前來。其道路所歷。與見聞錄所敘略同。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唆搶伊犁。既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其人尙衆。又當計無復之。舍撫之亦更無他法。且其始

事不爲衆曉。徒以烏巴錫沙。即烏布棄俄羅斯而來。其部衆不思勤儉立業。偷盜賣姦。爲他部所不齒。歸罪烏巴錫。則其事不明。四衛拉特者。綽羅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都爾伯特。而綽羅斯最強。土爾扈特本游牧額什爾努拉。其汗和鄂爾勒克。與綽羅斯特汗巴圖魯渾台吉不合。遂攜子書庫爾岱青。以衆歸俄羅斯。而游牧於額濟勒河南馬努脫哈。書庫爾岱青有子曰棚楚克。渾台吉壻也。生阿玉奇。渾台吉留養之。書庫爾岱青入藏拜佛。還經伊犁。攜之歸。阿玉奇妹多爾濟拉布坦。嫁和碩特車臣汗。而生女曰察罕撒摩。以妻阿玉奇子沙克都爾扎布。車臣汗長女嫁渾台吉子噶爾丹。噶爾丹殺車臣汗。而其部。車臣汗孫曰羅卜藏。衰布阿拉布坦。來歸。聖祖賜以河套游牧。察罕撒摩親姪也。車臣汗姪巴圖魯額魯克濟農。復敗於噶爾丹。亦來歸。察罕撒摩兄也。車臣汗亡。多爾濟拉布坦歸依其兄。噶爾丹死。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犁。阿玉奇嫂攜其子沙拉布珠爾。率衆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坦聞之。不得歸。康熙四十三年。亦來歸。聖祖封以貝子。編一旗。居青海。謂之額濟納土爾扈特。沙拉布珠爾之行。阿玉奇並遣使入貢。聖祖優賜之。使歸。經策妄阿拉布坦地。爲所羈。阿玉奇夫婦兄妹子婦及部衆皆戴聖祖厚恩。以南道不通。假道俄羅斯。由喀爾喀入貢。聖祖鑒其誠。使圖里琛往報之。阿玉奇大喜。其妃達里睦巴拉。子沙克都爾札布。各置宴勞。請使者。使者之歸也。阿玉奇問中國事甚詳。又問滿洲蒙古之所以分。又言我與滿洲衣冠皆同。今居俄羅斯。與俄羅斯教不同。此情若蒙使者轉奏大皇帝。自有籌畫。又曰。屢經俄羅斯中。恐其厭而阻我。此後無由自達矣。又曰。南路不通。藏中藥物不可得。所仗者天朝耳。多爾濟拉布坦及察罕撒摩。以車臣

汗故宴使者。並多餽遺。感念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歸心中國。但中國無誘降俄羅斯所屬人之理。故久置之。阿玉奇卒。子沙克都爾札布嗣。沙克都爾札布卒。子敦魯布拉什嗣。於乾隆十九年。假道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始至。至是其子烏巴錫來歸。封卓里克圖汗。其以不與俄羅斯同教爲辭。合於阿玉奇言。是有默啓之者。獨恨烏巴錫不能知其先人感戴中國之忱。其始念差耳。然非以搶伊犁之故。其部衆必憚於遠徙。俄羅斯亦不甘於置之不問。我高宗覆載同量。然以俄羅斯界碑舊約。亦不能直受之。而無疑也。是知其中有天焉。聖人不探人之至隱而予其事之順也。此天之所以爲大也。車伯克爾濟者。阿玉奇汗次子。衰札布之後。今封親王。當圖里琛之歸也。阿玉奇幼子策楞敦多布。進大皇帝烏鎗一杆。使者問。欲有奏言否。笑言無有。我爲大皇帝禮佛。祝聖壽萬萬歲耳。見圖公異域錄。其人尤可念。惜其後未有聞也。烏巴錫子策楞那木札爾。以乾隆三十九年嗣汗位。方今中外一家。均無岐視。而土爾扈特獨蒙惡聲。故詳檢官私著述。爲訂證之。

荷蘭

荷蘭今多併入英吉利。本西洋國。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並云荷蘭在東南海中。蓋就舊貢道言之。自明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荷蘭思據廣東香山澳。不可得。則據福建澎湖。又與佛朗西分據美洛居及淳泥地。至崇禎時。遂據今臺灣。時荷蘭從日本得之。今臺灣安平鎮。故荷蘭亦嵌城也。其地在東南海中。我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自廈門金門犯江寧。被剿。復入海。日本人唆成功取臺灣地。舟師入鹿。

耳門。荷蘭敗去。既而聲言助中國滅賊。以兵來。雍正會典云。康熙二年。荷蘭國出海王統領兵船至閩安鎮。助剿海逆。三年。出海王克取廈門金門。頒敕諭二道。遣禮部官員筆帖式齎賞寶銀綬前往。同該督給付荷蘭國人帶歸。亦以荷蘭與鄭氏深仇。故因用之。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特諭荷蘭國王。令具夾板船二十艘。載勁兵攻取二島。時鄭成功子鄭錦自漳泉敗。逃入於海。而廈門金門猶爲所據。上厚集舟師。規二島。以取澎湖及臺灣。以曩者曾用荷蘭夾板船得捷。謂三年故復諭荷蘭助剿。乙亥。諭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檄荷蘭迅具舟師。務令如期而至。三月庚戌。上以荷蘭舟師爲鄭錦所阻。音問不通。宜卽進剿。不必俟彼師至。至二十二年。臺地底定。二十三年。設臺灣府。蓋卽明周嬰東番記所言之臺員。而荷蘭偏師據之。旣爲鄭氏所奪。其人南去。據美洛居及淳泥。又以鴉片煙誘噶刺巴使食之。而占據其地。役其人。其地亦在東南海中。所謂出海王者。其國分出之衆。與意大里亞持世王之居廣東香山澳者同。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五年八月。荷蘭入貢使臣言其國與俄羅斯接壤。聖祖諭爲書付荷蘭使臣。轉達俄羅斯察罕汗。是荷蘭本在西北。而遠戍東南。其意殊不可測。貢道初由福建閩海關。乾隆五十九年。改由廣東粵海關。

#### 注輦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

宋朝事實云。注輦水行至廣州。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大中祥符八年。天禧四年。明道二年。熙寧十年。俱入貢。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主客所掌諸番。南方注輦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公是先生

詩集注云。注輦鸚鵡。其國在海西。去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趙汝适諸番志及宋史外國五。並云注輦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使者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至占羅國。又行七十一晝夜。至三佛齊。又行十八晝夜。歷天竺山。至賓頭郎山。又二十晝夜。至廣州之琵琶洲。其言如此。行程約二百五十晝夜。何以知爲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又云西至天竺千五百里。與劉敞言舟行半道過西王母者。皆不可曉。似明時西洋人語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趙彥衛雲麓漫鈔。並云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其里數懸絕。疑傳寫誤也。沈括筆談謂之珠輦國。元史謂之俱藍國。云俱藍與馬八兒足以綱領諸國。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自泉州至其國十萬里。世祖至元十九年九月入貢。元史似無夸語。其地當是明時大西洋曰瑞曰璉者。荷蘭并之。今其地入英吉利矣。顧氏於西洋諸番。說注輦未能詳。故附識之。嘉慶甲戌三月朔。書於拜斗殿寓舍。是日新得公是先生集也。

地

管子輕重乙篇。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藝文類聚及開元占經引河圖括地象。太平御覽引尸子。廣雅釋地禹所治地。並云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文選注引河圖書禮正義。引考靈曜。地之四遊升降。應廣厚三萬里。有始覽。地形訓注。並云子午爲經。東西爲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經緯本織言之。人南北坐立。經自屬南北。緯自屬東西。大戴易本命。亦云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戴



東原云。此古今通義。西洋人故反之。以變亂名物爲艱深也。其四極。則有始覽云。東西南北皆五億。又九萬七千里。地形訓云。東西南北皆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經則云。東極至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不言南北。其意不得而知。注引詩含神霧云。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開元占經引同。占經又引河圖括地象云。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千里。東西則長千里。廣雅引神農所治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春秋命厯序文也。四極或云皆同。或云緯長經短。求蓋天之義。南北橢長。文子云。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言天橢長也。天問云。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而地東西衍不相應。蓋緯文不一。自伏羲至周。不稔何條。屬何代測法。君子多識前言。久之必有合者。

### 天九重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楚詞天問云。圖則九重。淮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重。後測一爲月。二辰星。三太白。四日。五熒惑。六歲星。七鎮星。八恆星。九左旋。天案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靈臺秘苑二十卷足寫本云。舊言日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附著。此最通之論也。緯不言日月星辰繫天。而所謂九重。亦與後人異說。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巫咸星經云。凡星入月中。星不見。爲月食。星見。爲星食。月開元占經引姜岌渾天荅難云。日在上。月次之。星居其下。又引梁祖暉云。星宿有時食。月在

魄中分明質見。知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爲其疎也。

天門

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足東南。右熱而左溫。列子湯問篇。淮南天文訓。俱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乾鑿度云。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注云。雖有圖錄。第且勿順。天命在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藝文類聚引元命包云。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文選雪賦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已也。藏陰於已也。此渾天所不說。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

燭龍

乾坤鑿度云。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暝曠。行南時大曠。行北時嚴殺。此言日之四遊也。故又曰。四方萬物向明承惠。照燭龍即日之名。緯說云。燭龍日也。亦蓋天之義。蓋天又別有燭龍。文選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楚詞天問云。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龍。祝爲晝。瞑爲夜。淮南子地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梁四公記太平廣記云。顛杰曰。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

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梁武帝說云。日繞鐵圍山。當即委羽黑谷。梁武明蓋難渾。史有明文。而占經引其說入渾宗。亦可怪矣。經緯子及佛書皆蓋說。後人治渾。乃好引之。非是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來術士不悟也。

### 歲星

保章氏注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甘氏歲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引之。鄭亦及見。至唐開元。其書尙全。漢書律曆志已言歲星所行。依左傳卽不能合。鄭言小周。服說龍跳天門。以後世所推者說古。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疎。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今推木星日行今度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二十九萬九千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八。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又千萬分日之二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應過今天三百六十度之三十度。又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萬三千七百四十五強。

### 攝提

大戴禮用兵云。桀紂羸暴。曆失制。攝提失方。盧辯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相直。恒指中氣。尙書中候曰。攝提移居。是也。史記曆書云。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漢書五行志劉向云。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皆言曆失。不能以閏定四時。致斗與月氣不相應。開元占經五星相犯。引春秋緯云。攝提反衡。亦失閏也。史記天官書

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故攝提格曆書攝提無紀集解云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漢書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李尋曰提揚眉矢貫中以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則攝提止以星名屬斗此一義也開元占經歲星名主引石氏星經云歲星他名曰攝提淮南子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則攝提爲歲星一名又一義也史記天官書開元占經歲星行度並引甘氏星經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牽牛婺女則攝提爲太歲與歲星爲二韓非子飾邪篇亦分攝提歲星爲二而石氏有攝提六星占又言歲星一名凡此三義並行又爾雅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高誘王逸卽摘攝提爲寅又生一義又太一之攝提以紀歲凡五義

攝提格

寅曰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則格以斗柄起義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義也辨正論氣爲道本篇引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黃帝使大撓造甲子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於星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此三說者猶存古義與天官義同蓋以寅爲建之始故以攝提屬之明六十甲子之名生於斗也正義索隱並引孫炎說陽攝提攜萬物使之至上則兼明古人名星攝提之義凡古訓皆有由起可爲寶貴

日月古證文蒼宣城張徵士炯

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名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開元占經。文選蜀都賦注。並引春秋元命包云。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日爲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踰鳥。注云。踰。蹲也。說林訓云。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能有修短也。言烏在日中而見。注云。雛禮。爾雅禕笠。秦人謂之祀祝。聞蠶時晨鳴。人舍上者。說文焉云。凡字鳥者。日中之禽。故象形論衡說日篇云。儒言日中有三足鳥。无意非之。然以此知古儒說開元占經。續漢志注。並引張衡靈憲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有三趾。陽之類。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日中有三足鳥。廣雅釋天云。日一名陽鳥。五行大義云。三足鳥者。陽精。其言僂呼。俗人見僂呼似鳥。故以名之。又云。火外燕內陰。象鳥也。山海經云。黑池北有陽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枝皆戴鳥。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中九鳥皆死。此日鳥之古義也。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詩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注云。穴。缺也。缺鼻。兔也。乾鑿度文同。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春秋演孔圖云。蟾。月精也。五行大義引元命包云。兔居月中者。抑詘合陽也。中氣似文。象陽動也。兔之言僂僂。呼。温煖名也。文選吳都賦注。太平御覽。並引元命包云。月之爲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月爲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蟆。淮南說林訓云。月蝕於詹諸。注云。月中蝦蟆食月。楚辭天問云。願兔在腹。注云。

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而顧望。淮南子精神訓云。月中有蟾蜍。論衡說日篇云。月中有兔。蟾蜍。順鼓篇云。月中之獸。兔與蟾蜍也。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者。何。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大唐西域記云。波羅尼私國三獸塔。兔爲帝釋入火。帝釋除燼收骸。傷嘆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月中之兔。由斯而有一切經音義。正理門論曰。佛昔作兔王。爲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見而發意故也。案其事見晉法護譯佛說生經。兔王經第三十一。其取骨置月。晉時有此說。此兔與蟾蜍古義也。晉傅咸擬天問云。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與福降社。此白兔擣藥古義也。謂蟾蜍卽嫦娥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其後有憑焉者。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子覽冥訓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文選遊仙詩注。引許慎注云。恒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黃帝使常儀占月。常儀恆娥。其音通。蓋黃帝臣。漢書蕭該音義云。織阿。月御也。索隱引樂彥云。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度數。躍入月中。因爲月御。此蟾蜍恆娥。虛上夫人。織阿古義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虞喜安天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復生。佛書因本經云。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大洲中。閻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以此有影。姚秦佛陀耶譯長阿含經云。以閻浮提樹影在於月中。故月有

影積字樓炭經云。須彌山南地有大樹。樹名閻浮提。高四千里。枝映二千里。影現月中。酉陽雜俎云。須彌山南面有閻浮樹。月過樹影入其中。是也。又云。舊言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此仙人。桂樹。樹影。吳剛古義也。或曰。仙人爲東漢宋無忌。史記封禪書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道經一作戒經。案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則此月中仙人。當是丹中仙人。東漢人見戒經。當是丹方增益。不涉月也。桂樹之說。已古。元人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草木花五出。桂四出。桂爲月中木。居西。西金數四。色黃。且開以秋。案其說不然。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又云。月桂黃而青蕊四瓣。又云。牡桂蒂紅黃三瓣。花白六瓣。皆開於春。所謂齒及木犀。則秋開。俗謂之桂。非月中桂。佛言須彌南大樹。蓋說文之櫛。崑崙河隅長木也。禮記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公羊春秋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朱絲營之。文選史述贊注。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云。天精爲日。地精爲月。周禮注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制。故月上屬爲天使。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也。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文選七命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地生月。精爲馬。續漢志注引靈憲云。月者。土地之精也。此地爲月古義也。華嚴經光明品。閻浮提音義云。正言瞻部提。瞻部者。香山上阿耨達池南大樹名。其葉上闊下狹。提者。洲也。洲形似

此樹葉故取爲名。合之因本阿含。知樹影卽地影。酉陽雜俎云。或云月中蟾桂爲地影。空處爲水影。瑜珈論云。大海中有魚鼈等影。高入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此地影水影古義也。何遜春渚紀聞云。月中黑相非物影。今以半鏡懸照。而物象影全。月半時物象亦半。知非影也。酉陽雜俎云。太和中一人言月形如丸。其影乃日燦凸凹處。夢溪筆談云。以木爲丸。半塗黑白。轉側視之。月晦明之形備矣。此圓凸古義也。其義或是或否。然古言實如此。吁。亦奇偉矣哉。

日長短論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辛丑。聖祖御瀛臺澄懷堂。召見尙書庫勒納等。奏對畢。庫勒納請曰。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其故何也。聖祖諭之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黑龍江地方日長夜短。日落亦不甚暗。謹案夏至日長者。冬至日必短。此渾天之妙也。黑龍江夏至晝六十四刻。冬至晝三十二刻。雅克薩汗山哈屯河唐努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一刻。阿拉坦淖爾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七刻。冬至晝二十九刻。此皆地方實測所及。以九十六刻計者。也。明時百刻。京師冬至晝長。應四十刻。夏至晝長。應六十刻。正統十四年。頒大統曆。冬至晝長三十九刻。夏至晝長六十一刻。見野獲編言岳貢所述。造書者私意擅改。今案此事。五行志曆志未知采論。而春分後日加長。秋分後日加短。實爲土木之役車駕北行之讖。南北里差。亦證渾天之妙。以此推之。唐書言骨利幹燒羊胛熟。天卽明。此夏至也。冬至燒羊胛熟。天卽夜矣。道藏太平部太平經云。天下一大部。其中部八十域。分爲小部。日月



運照莫不共之。而有明不明者。所處異也。此經爲後漢宮崇所得。其言如此。蓋周髀之義。但以東西言之。至一年一晝夜之說。出於蓋天。梁武亦及之。又雜以佛說。西史云。西儒至一處。見南北極皆出地上。此於地圓不能通。又云。意大里亞西北四國。南界冰海。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爲一晝夜。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一年爲一晝夜。則荷蘭人言之。夫日晝在南。則夜必在北。卽橫行地面。九日卽有高下。一年半年爲晝夜之說。渾天所不能通。且西洋初言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請以質之。地球圓也。視圓物者。一線相直。卽見其半。從第一倍地球之頂。至一百六十五倍地球之頂。日輪光射地球。必過地球之半。如此。則月朔及月食。旣皆當有明如環。春秋分必不能晝夜平。尤無半年爲夜之事矣。故知渾天月日高下里差。不可以概蓋天也。

### 古刻

禮記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月令正義引蔡邕說云。星見爲夜。日入後二刻。日出前三刻。皆爲晝。晝有五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土昏禮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又云。商刻也。三商。舉成數也。文選注引五經要義云。日入後三刻爲昏。日出前三刻爲明。與蔡邕義皆依三商成數言之。呂氏春秋注云。長至。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短至。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開元占經王蕃渾天象說云。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其

增減。則鄭注考靈曜云。九日增減一刻。舉大略言之。蓋古法如此。書正義以鄭爲非。則不明注書之體要矣。

堯典刻

書正義引馬融說云。古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詩東方未明正義云。以尙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減晝漏五刻。其說是也。書正義云。鄭注此書言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詩東方未明正義云。鄭注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長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日不見之漏五十五刻。王肅難曰。知日長之漏減晝五刻。不意馬融已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夏至夜刻爲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耳。肅之此言。獨爲不妄。月令正義云。鄭注尙書。日中晝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此則正義之誤。非鄭義也。

圓徑

圓三徑一。古數止舉大略。漢以前經史說皆如此。說經者當增附實數。而不可沒其本義。實數者。宋史天文志云。吳王蕃依陸績立論。言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隋書律曆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徑一。圓數贏三一四一五九二七。納從內不數三一四一五九二六。正數在

贏納二限之間。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大率徑一一三而周三五五。外十則內七。圍七一方圓皆同。斜直則方五。斜七。圍七五。而圓無近。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用以爲率。開元占經引沖之言。徑一不啻周三。大率周一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比贏數猶贏。且卽陸續法也。秦九韶數學九章。則云環田徑一周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奇。恭讀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諭大學士九卿曰。朕觀圓三徑一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爲舛錯。可勝言邪。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

### 小數

升斗小數爲合勺抄撮圭粟顆粒黍稷禾穰粃粨。以十遞減。法碼小數爲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溟清。須淨以十遞減。又有糲糊等。長短小數。寸分釐毫。以下同。其立名多不通。夫小數惟參差互求。則愈析愈多。如天體整度。則度爲三千六百秒。秒又析微纖忽芒塵。六十遞減之。小數猶當別立率。始能求之。若日用之物。必不當析粒析毫而計之。且無可計也。康熙二十四年。議修賦役全書。及給由單。刪去抄絲以下。歸抄於勺。歸絲於毫。於民實無所加。蓋抄絲以下。非權量所能較。徒滋簿書飛洒駁查之弊也。二十六年。書成。乾隆三十一年。並地下數。以釐爲斷。三十二年。又通行飭知。銀數以毫爲斷。米數以勺爲止。

### 積元

漢書律曆志。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紂後一百二十

七歲。此四分上推庚申元也。續漢書律曆志。蔡邕引乾鑿度。元命包。天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曆序。則云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此則辛卯乙卯戊午丙寅甲寅丁巳庚子丁丑庚申元所積之異。三者以算上求。置算不同。故積元不同。郎中馮光沛相掾陳晃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當是甲寅元數。此皆有道有術之言。隋曹憲廣雅音義引帝王世紀云。自人皇迄魏咸熙二年。二百七十二代。二百七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五年。當依乾鑿度。接獲麟積算。其七十二萬。二是六字誤也。宋人謂所說乖異。乃不明理之談。宋史韓顯符傳云。自伏羲甲寅。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積三千八百五十七年。專依皇甫謐等言。不足信。開元占經九執法。不推積元。今西洋法亦不推積元。西洋天地儀書云。開闢至洪水。一千六百五十餘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三百四十餘年。自開天地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云。開闢至洪水。二千二百四十二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四年。自開闢至崇禎庚辰。六千八百三十六年。非由積元。亦年數不同。蓋向壁虛造矣。

周人言積元

古算元。以正月甲子夜半朔冬至爲元者。乃周正朔算法。必於朔者。以日月同度。又須夜半朔。又須五星合日月。必以三合爲定位。故有上推至百十萬年者。朱子注孟子離婁。引其說。毛氏奇齡以爲大錯。言凡朔日至。則必前是閏月。未聞造憲先置閏者。毛習聞夏正起正月甲寅朔旦立春。則不先置閏。若周正起

中氣安得不先置閏。先置閏。所謂歸餘於終。終則有始。左傳云。歸餘於終。正是元前置閏。以周人說周法。至爲顯確。何須毛氏聞之也。唐人說歸餘於終。已參顯憲。不得周魯之旨。唐御刪定禮記月令表云。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事資革弊。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云云。今檢開成石經御刪定禮記月令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壁中。斗建寅位之初。其說誠是。寅正寅朔。則所謂履端舉正者。與周同。而歸餘則與周法異也。

### 恆氣論

恆氣之名古無之。始於皇極法也。同時張胄元等。於三道進退。言之最詳。其合朔。用何承天三大三小。則委婉陳之。儒士星翁。兩不相下。致有紛紛之論。劉焯制定氣定朔之名。當時不行。而後世承用之。焯既自以定氣定朔名其法。又別古法名曰恆氣平朔。前史無恆氣平朔之法。三代及漢。氣朔法亦不同。周髀算經。夏至日在內衡。二分在第四衡。冬至在第七衡。第四衡周百七萬一千里。赤道黃道青道赤道白道黑道之所同也。第七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足證蓋天無赤道及九道之說。諸緯及古憲。皆言度四分。今推恆氣則五日又二百八十八分日之六十三。而一氣平朔則乾鑿度云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九日與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古法簡氣朔如是也。書正義引鄭注考靈曜。萬世不失九道謀。云河圖帝覽嬉文。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赤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四季從黃道漢書天文志已有此說案續漢志漢安二年尙書侍郎邊韶上言云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洛書乾曜度推廣九道則九道出於緯戰國及秦時所推得渾天起於漢時截蓋天第四衡爲之其迹可案也三統有九道以定章統其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求朔與古術同天度小分增於古而氣候無盈縮仍可以古法計也東漢用四分而晝夜漏刻小寒與大雪大寒與小雪立春與立冬長短分不齊則九道之效熹平時馮光陳冕言朔與憲癸亥乙丑差至二日則兩大及三大二小之漸至蔡邕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是其時局中有此議故邕及之劉洪以後日爭其事劉焯以儒創立其目而術始定可謂難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元紀大論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六十歲而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二十四氣以十五日八風以四十五日又古言土王四季各十八日五行各王七十二日皆舉大數其中自有小分通卦驗云四十五日二十一分爲節十五日七分爲氣凡日三十二分也與二百八十八分法同皆通分爲法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說有不相通者緯已言之若此若必執五日爲恆氣者歲止三百六十日古人無是說也

### 煙波釣叟歌

煙波釣叟歌極典雅。歌云：軒轅皇帝戰蚩尤，涿鹿經年苦未休。偶夢天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謹虔修。案廣韻符字注引河圖注云：玄女出兵符授黃帝，戰蚩尤。藝文類聚引河圖挺佐輔云：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符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云：今鳳皇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授帝符乎。帝乃齋戒七日。史記索隱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仗五兵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藝，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太白陰經云：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夢金人引領長頭，衣玄狐之裘，而言曰：某乃天帝之使，授符於帝，帝驚悟，求其符而不得，乃問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天帝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黃帝本紀云：帝戰未勝，歸大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衣，持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卽召問風后，置壇祈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爲文，佩之。歌云：神龍負圖出洛水，案太平御覽引河圖云：黃帝游於洛，見鯉魚長三尺，青身無鱗，赤文成字，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及御覽，並引龍魚河圖云：黃龍負圖，鱗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寫之，示天下。黃帝本紀注云：神龍負圖文，遁其甲，故曰遁甲歌云：丹鳳銜書碧雲裏。案說苑云：黃帝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文選七命注引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服，帶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大雅文王篇題正義引元命包

云鳳皇銜書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左傳正義引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闕。鳳皇銜書置帝前。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合誠圖錄。連期云。黃帝游元扈。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有鳳皇銜圖以置帝前。帝再拜受圖。御覽四十三。九百十五。作合誠圖。二百九作緯。洛書錄連期。故兩著之。路史注作河圖錄運法。歌云。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門從此始。案乾坤鑿度河圖八門注云。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詔龍銜出。似非緯非文。而後風后演云。太一天一星斗同衡。卦錄神算。通天地之鉗奧。神謨先兆之名。武經總要云。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極天幽。宋真宗軒轅本紀云。玄女教帝三宮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帝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十八局。刊本作百八。名曰遁甲。歌云。一千八十當時製。案月令正義引有陰陽式法。言陰局陽局也。太白陰經云。經曰。俄有元龜巨鼈。從水中出。含符置於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綈非綈。以血爲文。曰天一在前。太一在後。黃帝再拜受符。於是設九宮。置八門。三奇六儀。爲陰陽二遁。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武經總要云。陰陽二遁。存諸祕式。則局各五百四十也。歌云。太公刪成七十二。案太一金鏡式云。自太公張良以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法。則太公自有書。軒轅本紀注云。周公時。約爲七十二局。是太公之事也。歌云。逮於漢代張子房。一十八局爲精藝。案文選。修張良廟教。注引河圖云。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有書授張良。見於古緯。黃石公書。卽風后書。其爲遁甲無疑矣。軒轅本紀注亦云。漢張子房共向映。一云四皓。四字係道藏本。之。議之爲十八局。此歌語皆有稽。蓋北宋通人所作。



### 三合說

淮南子天文訓云。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是午戌寅土合。與寅午戌火合。各視盛衰得時占之。五行大義云。土受氣於亥生寅卯。葬辰。又引五行書云。土寄火。生巳。葬辰。然辰土生子。未土生卯。戌土生午。丑土生酉。是淮南三合專以戌土言之。其辰未丑土。又自有三合。與金木水比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引李鼎祚連珠集論五行終始云。水系包在巳。木系包在申。火系包在亥。金系包在寅。止四行。無土。吳曾又引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生二。浴三。冠四。臣五。君六。萎七。病八。死九。藏十。止十一。渾十二。育。卽今長生沐浴冠帶官旺衰病死墓絕胎養舊所謂止。今術所謂絕。絕當爲系包。蓋包胎養長以至墓。於序爲順。言止絕。非理也。淮南以藏墓爲死。當是終。以終九之文證之。可見。然則土當系包於卯。今星命家戌藏戊土。午藏己土。是也。寅亦應藏己土。而云藏戊土。爲失本義。術士又或以土三辰附寅午戌。又以木方克土。不能竝生。洪範五行之說。土生於申。陰陽選擇諸家。則言土寄生寅。因不復知土有三合。然則金生在巳何也。以有伏而長也。然則時正義引詩緯汎曆樞云。大明在亥爲水始。四壯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不合三辰之法。亦不言土何也。此用顛項法時所推。就四孟比經義。土在四季也。高堂隆言土生未。盛戌。壯丑。終辰。言在四季。與三合異也。

九梁星

九梁星名見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黃帝斗圖。及唐開元占經北斗占所引洛書。其入祀典則始於唐。民間亦盛行。太平廣記神十七引唐逸史云。裴度命屬廉貞祭時。見廉貞將軍。金甲執戈。長三丈。案其術以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七名列之。而以子丑寅卯辰巳午子亥戌酉未午十四生命。依次得其星名。見元神全則吉。不全則行掩鎮。其咒甚鄙俚。聞奇錄。貞元時。吉州刺史魏耽。團人爲北斗本命星。其稱九梁。則見唐楊益地理書。宋時其神益著。洪景盧夷堅志。數有其事。

羅盤

羅盤近裏爲十二格。次爲二十四。次爲三十六。次爲七十二。次爲三百六十格。就外格彼此相勘。其線益直。方位益審。其舊盤中針縫針。不煩別出界畫。就定格偏上偏下取之。卽得其位。嘗思得一法。作圓池方盤。畫圓格五重。內重十二支。由北而西。而南。而東。而復北。其方位與各書異。乃仰觀星圖法也。外格俱依仰觀法填之。車上用之。以子內向。午向轅。置盤不動。針之所指。卽車所向之方。舟行者。嵌盤舟內。以午外向。針所指則舟行方也。置海舟柁樓。與時行羅盤比較用之。其水路益準。覆驗門宅墓。但以子內向。尤易辨也。又見儀器中定南針。指時刻日晷儀。因作此盤。但以午向日。兩牆無影。則針之所指。卽其時刻。徐岳術數記遺云。其一八卦。針刺八方。位闕從天。卽是此盤。是漢時已有之。後不傳此器耳。若以偏東偏西爲南。蓋西洋謂中國南北極不正。其說已見宋沈括筆談。謂磁石磨針微偏東。不全南。其說非也。請以西說

證之。晉法顯佛國記云。拘薩羅國佛論議處。起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日在西時。精舍影射天寺。日在東時。天寺影北映。終不得映精舍。此事不足道。而旁證最可爲據。日月隨星躔。出辰入戌。則中在未。天寺蓋在精舍東。僧徒夸言。亦以中在偏西未位。若中國日中時。正在午。豈得謂中國北極不正。磁石乃指大郎山。如西洋人之論邪。以佛國記推之。中國正南在午。佛國及西洋正南反在未。此又言羅盤指南針者所當知也。今羅盤有先天八卦元空五行開禱顯慶天度。嘗深思之。不得其理。術士言之有餘味焉。蓋各有肺腸矣。

### 夢

莊子於夢言黃帝孔子。案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其圓夢之法。徑情直遂。而竟得之。可謂象罔得珠矣。靈樞有淫邪發夢篇。占夢經。藝文志有之。曰黃帝長柳占夢。孔子兩楹之夢。見檀弓。是其義也。列子周穆王篇亦云。今無黃帝孔某孰辨之哉。唐明皇自言夢見太上老君。宋眞宗則與其臣共言見神人。金主亮自言夢天門內伏殿下。聽青衣人傳天策上將令。不可解矣。



# 癸巳存稿卷之七

## 心竅

史記殷本紀、宋世家、並云、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云、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一日一竅、喻聖人心七竅、以智治天下也、列子仲尼篇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又云、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則言心七竅、蓋商周時皆言心七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嘗言之、南史沈攸之傳云、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云、伯顏死於磁、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不言也、梁元帝金樓子云、比干心十二穴、梁史范縝傳云、比干之心七竅、列角、嘗疑其時君臣所言奇異、今檢西洋羅雅谷人身圖說云、心竅左右各二、有十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與金樓子范縝合、蓋本之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譌爲十二、范縝取其小耳以爲列角、因以附之比干、西洋人身圖說、則本佛西國書也。

## 毫

說文云、毫、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史記六國表序云、湯起于毫、在西方、秦本紀言寧公伐湯社、毫王奔戎、則周時西方猶有毫、說文又言毫在杜陵、古事明矣、顧卽不問此義、許自言漢毫、漢京兆杜陵自有毫、顧何以謂之不合、不可解也。

三章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武安食鄒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注云。鄒。音輸。清河之縣也。檢魏郡武安縣。清河郡鄒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琅邪郡魏其縣言侯國。周止竇嬰皆絕。魏其爲膠東分侯也。田蚡自封武安列侯。其食鄒。蓋丞相奉武安死。平棘侯薛澤相。嘗別食奉邑。澤免。公孫弘以儒者相。卽以奉邑封平津侯。李蔡莊青翟皆以侯相。石慶以相封牧邱侯。而食奉邑平原。正武安食鄒之比。後公孫賀乃葛繹侯。劉屈氂爲澎侯。而田千秋以丞相封富民侯。蓋沿此食邑之制。通加侯爵。且予嘉名。其事始末如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集解徐廣云。一曰治國聞。明刊索隱附史記本云。爲成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爲此篇。索隱單行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解治古文。案徐云。一曰治國聞。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古文何解。更無責於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

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其古文亦指春秋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隱以古文爲五帝德。帝繫姓。亦誤矣。史記自序云。誦古文。謂學古文尙書。就孔安國問故。及通左傳國語。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尙書。豈可謂之古文。是索隱竟不知古文是文字。又隨意說之也。史記言古文者。猶言古字。本尙書春秋。其特表舉古文者。以所采輯與博士不同。故申別之曰古文。五帝本紀贊言好學深思。又譏淺見寡聞。十二諸侯年表序。又特言成學。皆與當時博士之黨同伐異者言之。史記立言之意。惜徐廣裴駟等不知也。而索隱顛倒錯亂。宜明人以攻文之士。誣置其說中。幸有此單行本。稍減其謬耳。嘉慶丁巳十月。

### 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云。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集解云。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孔子老子闕里也。今案序是詰辨之詞。白虎通既非遷所及辨。義亦迂遠。遷云安在。蓋指始皇本紀云。置諸侯不便。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及此序云。無尺土之封。王迹之興。起于閭巷。

### 晉夫人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圉以宗女。又云。妻重耳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案國語云。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爲穆夫人之女。非宗女。且非他妾子也。特以子圉故。降爲媵。故曰不敢以成。

婚。左傳僖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圉。二十二年。子圉欲與嬴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卽辰嬴也。左傳文六年云。辰嬴嬖于二君。又云。辰嬴賤。班在九人。蓋秦致五人。辰嬴本居班末。文公雖嬖之。未嘗易其班也。秦本紀云。文公夫人。秦女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三十二年云。文嬴請三帥。史集解引服虔云。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檢國語。獨辰嬴曰寡君之適。則文嬴爲他妾子。其他三人。或宗女耳。辰嬴班在九人者。文嬴適也。襄公之母偪姑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在四。辰嬴在九。此皆出于左傳。其四人。則左傳僖二十三年云。初。文公至齊。齊桓公妻之。又秦女三人。與齊姜四也。以序推之。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歟。史記晉世家云。辰嬴班在九人下。其以成公母周女。在九人中。辰嬴不與九人數歟。九人之年。惟季隗可知。僖十六年。季隗年二十五。三十二年。公卒。季隗年四十一矣。史于齊秦皆曰宗女。皆意度之詞。以親姊妹不可爲妾。其誼甚美。不悟親姪婦尤不可也。表暴其大而隱諱其細。又何爲乎。故爲質言之如此。左傳言趙衰取叔隗。文公反國。又以季隗女妻之。生同括嬰。史記趙世家亦刪之。而謂文公未出亡時。衰已生三子。不合事實。

楚唐昧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淮南子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唐昧死焉。按爾雅云。穎爲沙。說文云。楚東有沙水。水經注謂開封扶溝閘渠水卽沙水。又自陳迄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氏春秋處方篇。荆唐蔑與齊章子夾泚水而軍。爲今南陽唐縣地。後漢書



光武紀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灣縣亦有泚水。是潁南夾泚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邱。重邱卽泚邱。地在潁沙南。秦本紀則後二年。當昭襄八年。秦齊魏韓攻方城。取唐昧。荀子言莊躡起楚分。案莊躡莊王子孫。爲將定滇。會秦人奪楚巴黔地。不得歸。因還王滇。史記禮書用荀子文。垂沙作垂涉。集解引許慎云。地名。漢志犍爲有大涉水。在今鉞永廳。當黔西滇北。近莊躡事。然非唐昧事也。

###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召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言吾有地曾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又對下遂不見爲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案上下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爲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十六年。吳娃孟姚有寵。是爲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惠文王四年。云吳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如此。十六年是爲惠后。豫言之。謂章母卒後之惠后。爲此吳娃也。二十五年。惠后者。太子章母。韓女也。二十七年。惠后者。吳娃也。惠后吳娃。以惠文四年前卒也。孝成元年。太后者。惠文后也。以二年卒。乃吳娃之子婦。索隱於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云惠后卒後。吳娃正當室。孝成二年。惠文后是也。吳娃。孝成二年卒。而史曰。吳娃死後。惠文寵衰。憐故太子章。欲兩立之。是誤也。其說甚奇怪。尋孝成元年。太后。索隱引束皙言。太后纔年三十有奇。蓋惠文以武靈十六年以後生。盡二十七

年爲十二歲。又自紀年三十二。則惠文年止四十四。其后不得老。不知老是太后常稱。特輦是儀制。特粥亦飲食之常。索隱以特輦特粥云云。以爲吳娃。漫引束皙以太后爲吳娃。遂以吳娃爲惠文后。不知孝成之弟長安君。必不可謂之吳娃幼子。索隱以吳娃非前卒。省史文不合。反謂史誤。此又束皙所不及料也。且吳娃爲惠文之母。豈得諡爲惠文后。語妄可知矣。

錢三錢五解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爲皇帝。已封何。乃益封何二千戶。以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案奉錢疑是贖錢之名。集解李奇以三爲三百。五爲五百。索隱引劉伯莊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也。今檢蘇秦傳。自洛陽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平準書云。秦錢重難用。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則沛吏人以半兩十二銖之錢三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百。與蘇秦路資相符。益以己貲。敷用矣。韓信傳云。賜亭長百錢。則秦半兩十二銖錢。與漢興三銖榆莢錢。無明文也。

中二千石

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嫪毐比中二千石。索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比中二千石。崔浩語漏

比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亦不詳。

讀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論語義疏云。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論語正義。孟子正義。俱引少陽篇。釋文正義作智。義疏索隱作致。史記傳亦不言其姓名。史記其傳曰。索隱謂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檢韓詩外傳。不得其事。呂氏春秋誠廉篇。則與莊子讓王篇略同。誠廉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餓焉。讓王云。遂飢餓而死。扣馬之事。他書無所見。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或謂義士。伯夷之屬。追數觀兵時事也。管子制分篇云。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史爲記載之書。凡行事皆直書之。此云考信六藝。蓋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有吳泰伯伯夷。而不見許由務光。泰伯既有世家。言伯夷者。孔子所稱。宜立傳。又或伯夷事史官不詳。而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故采民間所說著于篇。其人見於六藝。卽爲考信。而特表之以其傳曰。此變例也。索隱見其文與二書相似。卽謂其傳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不深思耳。史公以伯夷爲孔子論許得仁不怨。其名益顯。民間所稱說者。又未嘗不怨。舍其所稱。又無以爲傳。其怨又未嘗違理。故網羅放失。不使其事更湮沒。亦孔子意也。孔子言夷齊不怨者。兄弟間事也。不怨者。仁也。其傳言夷齊怨者。君臣間事也。怨者。亦仁也。傳言夷齊餓死。游俠列傳言夷齊醜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其之貶王。莊子言遂飢餓而死。莊子注云。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莊子言死焉。亦明其守餓以終。非必餓死。其言甚怪。俗人

乃言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又言司馬遷傳空言成實。又言孟子謂伯夷歸文王，不應舍武王而餓。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時有不同。伯夷去就，亦時有不同。且諫不聽則必去，去則不食其祿。老貧入首陽，焉得不餓。餓焉得不死。何謂孔孟不言夷齊死哉。曾子制言云：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滂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是曾子言伯夷、叔齊窮餓死。史記蘇秦列傳云：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莊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周時賢不肯皆知夷齊餓死，而後人又多增益其事者。論語義疏云：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佑家白張石虎。莊子天地篇有赤張滿稽，韓非子說林下，呂覽權勳，有赤章蔓枝。姓也。此白張亦古姓。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伯夷、叔齊聞言，即遂不食。餓死。文選辨命論注引譙周古史考云：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云：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後紀注引列士傳云：王俾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金樓子與王云：餓于首陽，依麋鹿以爲羣。叔齊起害鹿，伯夷恚之而死。類林云：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釋史引列士傳云：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不食死。今案南史明僧紹所謂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者，告以義也。楚辭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注云：有女子采薇，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上，止而得鹿。注義難明。天問所言，當是夷齊事。屈原問者，皆廟畫典故。采薇則女子諫之，後乳

鹿又北去也。惟不得戒之說。韓非子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或讓即戒之。又言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以將軍葬于首陽之下。蓋武王使人戒備。死即厚葬之。韓非見其墓如戰國時將軍制。韓地實包首陽。韓非目驗之。取可信也。水經河水注河北雷首山。引闕駟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於孟津上。又云。首戴夷齊廟。前有二碑。後漢時立。事見其碑。惜悼古賢。人情所同。少陽言謚夷齊。亦是周初制謚。爲之易名。後人乃言餓死首陽。誰謚之哉。亦不推事理。輕爲議論矣。曾子制言中篇注云。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也。其言奇崛。蓋以孤竹君爲竹王。不可爲典要。論衡定賢篇云。伯夷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書虛篇云。伯夷委國餓死。不嫌偷刀鉤。而或云伯夷叔齊爲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庶兄也。豈得謂賢兄奪弟讓。無損弟賢。此不必辨者。史言國人立其中子。是無庶兄立之事。博物志。水經濡水注。俱言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墓爲水所漂。是卽仲子。非庶兄也。今盧龍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團子山有次君墓。馬鞍山有少君墓。蓋古墓。非伯夷兄弟也。伯夷父或云名朝初。金樓子與王云名夷雍。孤竹初封。或言湯十八祀正月三日丙寅。或言十二月己丑。帝王世紀言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後九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以讓國逃去。九世豈能及六百祀。皇甫謐亦有所聞。而思之未精。宜史公所不采也。

### 米鹽

韓非說難云。米鹽辨博。史記作汜濫博文。案墨子非命云。吾嘗米鹽數天下書。史記天官書云。凌雜米鹽。

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鹽。雜而且細也。酷吏減宣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細雜也。

家人言解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言宮女子宮婢。漢廷儒生轅固生。斥老子書爲家人言。竇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過申商。而託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嫗媪語。而家人又適爲宮中無位號者。劉敬列傳云。高帝不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云。竇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諸王。竇姬籍代伍中。至代。是竇太后始爲家人。故怒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后生也。光宗。王妃生也。光宗未立時。李太后問故神宗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汝亦都人子。神宗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明李太后惡聞都人。漢竇太后惡聞家人。其事同也。竇太后使轅固生入圈刺豕。意在致之死。又殺趙綰王臧。細儒術。故表而出之。以明儒生在朝廷。當知便便唯謹。聖訓不可忘也。家人者。尋常言之。則一家之人。無貴賤。對國人言之。則臣民家私屬。不立戶籍。故曰家人。史記列國世家所謂爲家人。卽奴虜。梁王彭越爲家人時。謂囚奴也。馮唐列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卽蒼頭軍亦私屬。朱家買季布。置之田。是也。又與七科謫皆非民籍。故不知尺籍伍符。宮中之家人。則后妃女侍。亦私屬之通稱也。

### 漢文帝除宮刑

史記孝文紀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其除之。又載景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剗左趾。右趾。志又言。男女淫佚。髡鉗之罰。不足以懲。又言。男女淫亂。乃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罪欲腐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是也。蠶錯傳云。肉刑不用。又云。除去陰刑。是文帝除宮刑。事跡明白。後用以抵死。及刑淫佚。司馬遷不喜書宮刑字。班固視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除髡。剗。耳。而漢書景紀。詔稱。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分別言之。除宮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記集解。孟康云。肉刑三。髡。一。剗。一。左右趾。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除之。乃前後不精審之論。

### 武王年

武王紀年。繼文王受命積數之。其春自子月始。經史正義。枚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自爲傳云。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卒。武王立三年。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伐紂。此周之孟春。枚本傳所以云者。以經史有明文。不能獨爲妄說。而宋人歐陽脩非毀之。追滅武王爲太子九年。而以爲爲國君之九年。蔡沈又以建子非春。枚本泰誓。觀政於商。傳云。觀兵。亦以爲不然。斷斷然與文王武王爭辨。夫聽訟改元。文王行之。子月爲春。文王定之。卽位不改元。武王行之。本不謀與後世俗儒論是非。

也。枚文言十一年子月觀兵。經傳皆一人所撰。以其說爲不然。則並其文黜之已耳。乃追改其人之自注。以爲其自注非也。我所注是也。是一事虛百事虛之切證矣。

漢志推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武王八十三矣。明年武王八十四。爲受命十年。其受命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卒伐紂。武王年八十六。爲天子。後七歲而崩。是武王凡卽位十年也。合受命九年。爲十九年。史記本紀無年數。封禪書則云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與漢志不同。王肅皇甫謐以爲六年。是從史記說。竹書紀年乃以爲十七年。後人又謂武王獨得十九年。皆怪義。

嗇夫

嗇夫之訓。風俗通以聲明之。曰省賦。後漢書注引十三州志云。有秩嗇夫。得假半綬。蓋少吏之貴者。朱邑。鮑宣。第五倫。爰延。鄭玄。皆由嗇夫官。

巫兒事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爲可霸。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理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壻。齊人賤贅壻。以其爲巫兒壻。無夫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壻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爲所出。若娶婦。則無出夫之事。知贅壻風已古。或齊巫兒壻造此故實。以相誇耀。



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此亦巫兒依令設爲不嫁。而贅壻生子之證。謂之設爲不嫁者。真不嫁則無贅壻。趙策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撒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出于孝。胡爲至今不朝。亦是齊女無贅壻。則己名聞諸侯矣。贅壻以己無籍。故秦漢於贅壻。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襲齊巫兒風也。

### 伯樂

漢書古今人表。以郵無卹。王良。伯樂。爲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卹。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卹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蓋簡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爲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以國語郵無正爲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敘傳云。良樂軼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無恤。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期。皆言趙之伯樂。以孫陽秦人。證孫陽孫明爲秦伯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陽子驂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明。孫陽。伯樂。郵無恤。郵無正。孫無政。王子期。王子於

期一人十名矣。

公孫弘

公孫弘爲故人所謗。事出西京雜記。其人姓高名賀。見文選彈文注引。按鹽鐵論。大夫丞相史御史極詆公孫弘而不能沒其儉德。刺復云。公孫丞相衣不重采。食不兼味。以先天下。喪賢云。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救匱云。公孫弘布被。食若傭夫。漢書弘傳云。元始中。詔曰。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蓋知其舊識。小人被謗而爲雪之也。魏書馮元興傳云。齊郡曹昂。爲太學博士。兼尙書郎。徒步上省。以示清儉。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唐劉崇龜以清儉自居。卒後。家人鬻海珍珠。錯於市。爲當時所鄙。此則弘傳所言與之殊科者矣。

童山

漢書公孫弘傳云。上古至治。山不童。澤不涸。管子侈靡篇云。山不童而用贍。揆度云。二五者童山竭澤。國準篇云。有虞之王。枯澤童山。輕重戊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童山者。言若彼其濯濯也。童。禿也。說文云。奴曰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貫高等自髡。鉗爲王家奴。奴必髡。則童無髮也。

縣官

秦漢稱天子爲縣官。後人文字承用之。所謂不古不今者也。漢書兩龔傳云。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云。爲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

官不可入。縣官眞縣官矣。

秦恭

秦恭字近君。亦作延君。事夏侯建。建小夏侯也。漢書儒林傳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然則百萬言爲堯典說。兼今舜典矣。惜其命義和在璿璣玉衡。竄三苗之說不傳。使魏晉以後滕說蔑古也。漢書注云。夏侯建本簡。按建傳云。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夏侯勝非之。則建亦文繁理富。恭復申引之。儒術急祿位。利苟簡。務毀其書。但守一經師說。足以應程課。或與諸經相背。此與掩耳毀鐘何異。

符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合符釜山。後漢書方術傳序。鈐決之符。注引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訣云。太公謂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符長一尺。至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陰符云。以近通遠。從中應外。陰通言語是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云。得虎符。奪晉鄙軍。漢書文帝紀云。二年。爲銅虎符。竹使符。杜詩傳云。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召竹使而已。魏志注引漢獻帝傳云。封魏王詔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晉書太祖紀云。授以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隋書樊子蓋傳云。煬帝謂子蓋曰。今爲卿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六典亦云。隋煬帝別造玉麟以代銅獸。賜留守樊子蓋。唐制則輿服志有銀菟符。銅魚符。青龍符。朱雀符。騶虞符。玄武符。又畿內則左有三。右有一。

外則左五右一。唐六典云：符節五等，銅魚符、傳符、隨身魚符、木契、旌節。冊府元龜一〇六。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敕諸道牧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放制書。又何假於符契，宜易前規，罷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兩漢刊誤補遺云：周顯德五年因學紀開云六年，詔謂特降璽書發兵，何假符契，遂廢之。宋康定初，復鑄銅兵符，蓋符者，三代時在物爲名。瑞曰：符瑞，契曰符，節曰符節。漢始有銅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龍云：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繡。案莊子云：焚符破璽，于符言焚，則三代之符亦以竹。漢書終軍傳：乘繡，卽是關符。則漢符亦或兼用繡。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云：李奇曰：傳，檠也。顏師古曰：檠，刻木爲合符也。或用繒帛，非文心雕龍所謂末代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敕命于上，以付使傳行之。玉篇云：符，符節也。分爲兩邊，各持一以爲信，則周官掌節，門關用符節之符，非達詁也。五代時亦用傳箭，蓋兼沿唐時青海番部傳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漢書注應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然則竹使符本是箭，取徵發之速也。蓋周起軍旅用牙璋，漢文以後用符，周顯德六年廢符用璽書。又用金字牌。宋承五代用金字牌。自子至亥，令箭亦然。或後唐傳箭之法如此。宋取其矢之金，截之爲牌。康定元年，依皇城司木魚契鑄銅符，兼用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宋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御批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其言蓋野而不典。元制，則楊瑀山居新話謂：元省官凡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後至元間，造龍鳳牌，賜伯顏、太師。元史紀傳有賜虎符、海青符、金符、銀符、三珠虎符，又非驛牌之類，而志不詳。釋老傳：御史李昌言西僧佩金字圓符，國家之制。圓符本爲

邊防警報之用。僧人何事佩之。是其時以爲貴人威儀。如六朝賜鼓吹。唐人賜佩魚也。明史輿服志。金符牌。龍虎之象。鉞於上。元時金虎符。或亦然。又通爲牙牌。金牌之制。官地出入佩之。明節黃色。三簷寶蓋。柄長三尺。黃紗袋籠之。令箭則嵌羽處爲旗。有印籠以油紗繪龍。

### 史記

裴駟史記集解。有引漢書音義。張守節正義云。采漢書音義。習馬書者少也。司馬貞索隱序云。後漢延篤有史記音義一卷。又有音隱五卷。二書近代鮮有。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今集解所引徐廣曰者是也。亦有稱徐廣音義者。張儀傳。大關天下之胷。水經瓠子水注。引徐廣音義云。關一作開。叔孫通傳。稷嗣君。集解徐廣曰。繼嗣稷下之風流。水經淄水注。引正作史記音義。唐書藝文志。猶有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又有鄒誕生史記音三卷。據索隱序。則鄒三卷名音義。而非之云。音則尙奇義。則罕說。又有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爲隋秘書監柳顧言三十卷之遺說。又有許子儒史記音三卷。北朝又有史記音。顏氏家訓勉學云。元魏時。有洛京才學重臣讀顯項。爲專黜衆不測之。後知其新得史記音。許綠切誤作許緣切。是有音無義本也。

###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德清蔡補梅壽昌嘗見語云。范書夜郎傳。桓帝時。牂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注引華陽國志。尹珍。字道真。

毋斂人也。說文序成。當和帝永元庚子。至桓帝初丁亥。四十八年。是許君非以安帝建光元年辛酉卒也。許君蓋長壽。至桓帝時猶能教授。其說甚偉。因爲推之。檢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明章之子。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城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尙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依常璩所記。明章時。南城有學。而范書。桓帝時。珍始出受學。常言明章時遊學。桓時珍爲刺史。亦歷有八九十年。范書則以作刺史之年爲遊學之年。是范疏也。許君說文。本有承受。部目及序。蓋屬稿於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始理董成書。以病去。太尉南閣祭酒。令其子冲進說文書。其教尹珍。定在庚子之前。許君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汶長。卒於家。其云再遷者。太尉南閣祭酒。一也。汶長。再也。未至汶長官。故云除汶長。卒於家。其除汶長。當即在辛酉歲。許君當生於明帝以前。自明帝永平戊午歲。至安帝建光辛酉歲。已六十四年。以明章時教授。知以前當有二三十歲。許君長壽。不得推之安帝以後。安帝賜布。不言賜許慎。而但賜許冲。尹珍宦達。惟言世叔師生並顯。不及叔重。是許君雖長壽。不及見珍仕宦。更不得如范言。桓帝時教授也。嘉慶丙子在。上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爲言。嚴蔡兩君之意甚美。以說文。華陽國志。及范書合證之。而范書之疏。有不可掩者。因附其說於此。應奉至桓帝延熹時。尙見黨事。珍從之學。在明章時。章帝末至捕黨人時。已八十年矣。應奉尹珍長壽。皆有據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書。

鄭君戒子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元以後人。多持此語。謂康成非聖賢。今高密有金承安五年立唐萬歲通天元年史承節所作碑。云兼疏本傳之文。載此書。則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是唐以前本如此。太平御覽人事部。載鄭玄別傳。戒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爲父母郡所容。是宋以前本如此。不字宋以後字匠誤多也。本傳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西入關。杜密傳云。密爲北海相。行春至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遣就學。是書所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者也。本傳云。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卽書所云往來幽并。竟豫之域。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是康成躬耕養親之事。初言爲父母羣弟所容者。容。縱也。史記陳平傳云。兄伯常耕。縱平使遊學。張釋之傳云。久宦減仲產。乃慈愛至行。康成謂己不能爲吏求祿。乃欲詣學。費資糧。家素貧。父母羣弟力不能給其費。父數怒禁之。猶不忍苦禁之。合家辛苦。以資其用。肆其意。此骨肉至愛相容之事。康成以學成歸。美父母羣弟。故爲此言。北齊書樊遜傳云。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隋書劉光伯傳自序云。性本愚蔽。家業饑。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其語皆做鄭書爲之。別傳載其文。爲父母郡所容。指言杜密之事。其義尤長。鄭之禁錮。蓋由杜密所舉。所資所容。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爲本郡所饒。饒亦容也。容亦饒也。若不爲所容。無所資以詣學。是無去廝役之事。又何從

置此語哉。

昭君

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字嬙。南郡人也。注云。前書曰南郡秭歸人。按後漢注引前書。蓋其音義。漢書元帝紀云。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關氏。注云。應劭曰。王嬙。王氏女。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匈奴傳云。賜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則嬙。嬙。嬙。昭君名字各異。文選注引琴操云。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家世不同。或齊國田王轉徙南郡者歟。匈奴傳有和親侯王歙。昭君兄子也。及歙弟展義侯王颯。歙在更始時。又爲歸德侯。昭君妻呼韓邪。生子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後漢書南匈奴傳云。爲右谷蠡王。爲異母兄烏珠留若鞮單于所殺。呼韓邪單于死。昭君復妻復株累若鞮單于。爲寧胡關氏。生二女。長云。爲伊墨居次。嫁右骨都須卜當。莽封當爲後安公。入中國。拜須卜單于。又封云子大且渠奢爲後安侯。莽以女妻之。入中國爲後安公。云次子自塞下歸其國。昭君之次女嫁當于氏。爲當于居次。生醯櫃王。漢書又作當戶居次。當戶。官名也。須卜居次。嘗入侍元后。時王莽擅權。以媚元后也。

後漢書列女傳

曹娥傳云。父迎婆娑神。溺死。邯鄲淳碑云。婆娑樂神。以迎伍君。逆濤。爲水所淹。以是迎婆娑神之文。爲人所笑。實則婆娑迎神。傳寫者倒一字耳。孝女叔先雄。姓叔先。名雄。常璩華陽國志。則符縣先尼和之女。名絡。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獲道有張帛。則名絡。爲是。雄字。乃傳寫誤也。叔先之姓。干



寶搜神記亦作叔先。廣韻載叔先爲複姓。或非誤。

### 校事

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廠衛。徐逸傳云。逸爲尙書郎。私飲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逸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高柔傳云。宜陽典農劉龜於禁地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衛臻傳云。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言校事侵官。類皆如此。高柔傳云。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言達等擅作威福。太祖曰。要使刺舉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其言任人。可云至暢。常林傳注。魏略云。沐並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囊。未具之間。肇入從人之並閣下。响呼罵。肇並怒。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收肇。肇覺。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收並欲殺之。是黃初中事。其制未革也。吳之校事則尤橫。潘濬傳云。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朱據傳云。部曲王遂詐受三萬緡。典校呂壹疑據實受。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是儀傳云。校郎呂壹誣刁嘉。誣權。怒收嘉繫獄。又云。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校事或謂之典校。顧雍據傳。或謂之校曹。陸凱或謂之校郎。是儀或謂之校官。諸葛恪又有察戰。徵調交州孔雀。又齋藥賜孫奮。亦明廠衛校尉之流。陳處書吏。故名察戰。

### 伊尹

魏志杜畿傳。子恕言。魏惠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

以守寺門。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細審之，伊尹當是人名。又大唐新語有伊尹爲坊州司戶判省符案杜若事。改雍州司法。此伊尹竟可與明時海寇陳東作對。

叩頭

吳志孫奮傳注引江表傳云：皓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其事可憫。韋曜傳云：曜下獄，置對曰：囚被問，叩頭五百下。華嚴救曜表曰：謹通進表，叩頭百下。蓋其時卑乞常語。公羊春秋：鄭伯乞盟，何休注云：使若叩頭乞盟然。知東漢末常語若此。形容之文，非真叩頭千叩頭五百也。稽首有定儀式，叩頭則隨地匍匐自叩，無定儀式。又史言屢拜不已。五代史呂琦傳云：後唐廢帝怒李崧呂琦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是一跪一叩頭一起爲一拜。唐以前朝儀有舞蹈。大歷四年，以裴冕同平章事，冕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宋以後不舞，乃今勝古也。

寒食散

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于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解制度，備見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謐語。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多，而皇甫謐曹欽論二卷。宋有皇甫謐依諸方撰一卷。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避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爲風流。則始於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饗人子飢寒致病，謬云散發。其時以爲笑謔。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爲鄙

惡直近時鴉片煙之比。晉唐宋官不爲禁。今鴉片有禁。此以知本朝規模獨爲閎整矣。

### 兵役亡種議證

兵役亡種。主司者當察其實也。過阜陽。有一役持官銀至壽州。無回信。官錄其妻子入獄。逾年。他役識其衣。執衣展轉究之。乃知役故被劫殺於潁上。妻子哀號出獄。蓋事之不可知者多矣。魏志高柔傳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止不殺。蒙活者甚衆。盧毓傳云。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棄市。毓駁之云。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此一切從重法。不以人情論者也。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追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宮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少單特。依一老嫗爲母。事之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又推問。禮良善。與人無讎。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乃是子文殺禮。具得其埋藏處。詔書復盈子母爲民。其事悽感動人。唐漕運由黃河。歷三門砥柱之險。三門時鑿棧以挽漕舟。挽夫繫二瓢於胷。而繩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酉陽雜俎言。韋皋在蜀。日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夜於堡外拾薪爲番騎縛去。行百餘里。踏之於地。以髮繫概。覆以駝屨。寢其上。伍伯念經得脫。遲明已至家。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蓋官弁不能爲之先事籌護。及死沒。無以補其闕。輒以逃亡備案牘。兵役以從公死沒。不得卹蔭。反以

禍其家。此仁人君子所當垂念也。吳志赤烏七年注。江表傳云。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棄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舊唐書。孝敬皇帝傳云。表言軍伍殺傷不及嫌。及不因戰亡。同隊人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家口沒官。實可哀憫。願免其沒配。總章元年表。詔從之。此則仁人因時。獨除一切重典之證。如明英宗止徇葬詔。其仁澤溥矣。

長歌入陣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爲吳左將軍左護軍。贊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洛陽伽藍記云。北魏田僧超能吹笛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万俟醜奴。每臨陣。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陳。五代史補云。唐莊宗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辭授之。使揚聲作唱。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聲齊作。凡所戰鬪。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此數事。蓋就古凱歌先用之。古不先用凱者。容有銜枚之事。若平原期戰。則借爲豪宕。亦一鼓作氣之意。非奇也。魏書王肅傳云。爲荊州刺史。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佐國家。令箭中王鵬額。不然。鵬必破賊。歷三年。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唐顏真卿李武穆王光弼碑云。每臨陣。常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於登城西向拜辭。因歔歔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伏突者。唐書傳以爲刀。宋史扈再興傳云。每戰。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張威傳云。臨陣戰酣。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威立淨天鵝旗。以自表。執木梃。號柴大蟲。掠敵陣。何喬遠名山藏云。張士誠五太子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每

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其氣象真鬪將也。

### 家屬之官

吳志天紀四年注搜神記云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其說不然建衡三年注吳錄云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則孫皓制草創時不如此且內地令亦同不惟邊屯也孫韶傳注云孫翊爲丹陽太守妻徐氏隨在官又孟仁先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又步騭傳都督西陵門內妻妾服飾奢綺在西陵二十年韓當傳子綜字武昌載父喪將母及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注引吳書綜呼親戚姊妹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賜與親近而奔魏是吳邊城官及部曲皆有家屬妃嬪傳云徐琨擊張英於當利口琨母時在軍中孫和何姬父遂爲騎士孫權游幸諸營姬觀於道中是吳草創時將及騎士皆家屬從之孫皓制但省驛費非爲邊屯保質也三國時魏禁劉氏不得仕進曹氏亦禁防之其州郡長吏及出征戍將吏俱留質任於京師此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所製法也晉受禪乃除之

### 書文選幽憤詩後

五君詠注引竹林七賢論云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與山巨源書注引魏氏春秋云康與山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乍觀之一似司馬氏以名教殺康也者實不然也恨賦注引王隱晉書云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本司馬氏所不喜康與山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其時王肅皇甫謐之徒誣造湯武周孔之言康謂篡逆之事以聖賢爲口

實心每非薄之。若出仕在人閒，不自晦止，必身顯見此事，非毀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師與昭以爲康深見其隱衷而豫知不容，是必爲難者。故惡之，恨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爲中散大夫，呂安以家事繫獄，辭相引證，遂復收康。思舊賦注引魏氏春秋云：呂昭之子巽，誣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保明其事，安亦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乃殺安及康。文選有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關云云。茂齊，康姪也。爲太子舍人，書稱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實指茂齊官。思舊賦注引干寶晉書云：呂巽淫庶弟安妻，而告安謗已，太祖徙安遠郡。安遺康書，李叟入關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琴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云：康以呂安事誅，是高貴鄉公事已見。鍾會言康昔嘗欲助毋邱儉，而康死文案，以呂安與書而身保任之，實則安書乃趙至書。趙書言思披艱埽穢，蹴崑崙，蹋泰山，而垂翼遠逝，翅翻摧屈，則似安語。鍾會謂不如因此除之，是也。書又言足下蔭棲鳳之林，豔色餌其後，弄姿帷房之裏，似言康娶曹氏事。康幽憤詩所云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蒼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冤，歲不我與，當日獄詞，竟以趙書傳致康死，其實康死以與山巨源書事顯不容之語，而假安書誣陷之，猶之岳飛死以在荊湖不禮，万俟卨，而假岳雲張憲書誣陷之，皆莫須有之案牘也。文選趙書注引嵇紹集云：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此亦猶岳飛孫珂之籲天辨誣錄也。惜文選注於與山書事顯不容，幽憤詩對蒼鄙訊，未能明其情事，故類聚注所引者，以成其說。康豈能不死，要使千載下知康所非薄者，王肅皇甫謐等所造，司馬懿鍾會等所牽引之，湯武周孔也。

### 鐵鎖連馬

晉書慕容恪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此事甚險。連馬不便於旋。宋史劉錡傳。亦言金鐵騎分左右翼。號柎子馬。三人爲伍。貫以韋索。岳飛傳言金柎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其效已覩矣。然韋索尙易斷。慕容恪事甚不可信。晉書采取無識耳。柎子馬或似古車馬之意。渡河以南。馬駕車不可以戰。金史兵志及兀朮傳。亦無柎子馬名目。疑當日軍報以意言之也。

### 有熊

魏書高祖紀。詔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於河南。蓋以黃帝有熊氏。有熊新鄭也。通志都邑略云。黃帝都有熊。遷於涿鹿。取謬史記云。邑於涿鹿之阿。正義引輿地志云。涿鹿。黃帝初都。遷有熊也。儒者謂黃帝象土。王四方。無定居。未必然。

### 魏太武改號說

古人引名號之不正者。皆有說以通之。宣州蜀馬者。宣州產似蜀馬也。紅墨者。墨有丸。因謂丸爲墨也。西伯文王子。春秋侯伯子。楚及戰國王子。秦皇帝子。皆稱公子者。國中習稱也。考工記。王后稱夫人者。野人及戰國工匠言也。呂氏春秋長見。荆文王時。有申侯伯者。申侯。氏伯。字也。魏景明四年。封蕭寶夔丹陽公。齊王。正光元年。封阿那瓌朔方公。蠕蠕王者。王以許其後日平定之。封公是朝班。不就外蕃位也。周赧王有避責臺。人謂之赧王者。非自稱也。漢靈帝之無上將軍。躬擐甲介馬。行陣三市時稱之。宋後廢帝稱李

將軍微行稱之。陳後主之無愁天子。狎客稱之。唐太宗之天可汗。但於四夷君長詔書稱之。明皇曰三郎。後唐莊宗曰李天下。但優伶奴婢稱之。宋徽宗之教主道君皇帝。於青醮稱之。先稱玉晨明皇大道君。內禪後稱都天教主。臣某。明武宗之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有詔旨。儀注文書。其皇帝名號自在也。漢哀帝爲陳聖劉太平皇帝者一月。則後世尊號之權輿。魏太武則稱太平真君者十一年。是已改去皇帝尊號。而以真君爲尊號。秦後一見也。

魏書

北齊書魏收傳。言收作魏書。以楊愔自云弘農。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今案魏書段承根傳。亦云自言漢太尉頰九世孫。又列傳八十四。以李雄配晉。則以蜀晉比蜀吳。而元魏比曹魏也。又於劉聰等傳叙。申明吳蜀不得爲三分。云吳蜀言三分。同於溺人之笑。又以馮跋桓元配宋齊梁爲島夷。作僞心勞。亦可謂周密矣。

仰

孔氏雜記云。今公家文書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檢文宣紀云。天保元年。詔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孝昭紀云。皇建元年。詔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孫驚傳云。仰覺好替還我。仰者。仰仗之義。魏書平陽王傳云。當仰仗廟算。盧同傳云。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詞上下相倚。後沿爲上行下之習稱耳。



胄

胄護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胄則不見其面。是古胄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云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則連於胄而爲鐵面者。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因爲此舞。案齊書蘭陵王傳云。芒山之戰。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以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爲蘭陵王破陣曲。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胄。卽晉朱伺之遺製。謂刻木爲之。乃自教坊之法。南史王僧達傳云。僧達傲然不陳遜。帝歎曰。僧達非狂。乃戴面向天子。戴面自是倡優假面。鬪很者以護面。亦別有意。晉惠帝時。江河閒應張昌者。以馬尾作髻。宋史狄青傳。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澠水燕談錄云。武襄爲延州指揮使。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懼無敢當者。是皆出奇威敵。以求陷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開禧時。畢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是又鐵面別於胄者。其被金楮錢。據宋史傳云。再遇初以恩補官。孝宗召見。賜戰袍金錢。殆以是故。亦又奇矣。

相王

殿板舊唐書屈突通傳。遂擒通。送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代王。本作以愧相王。臣德潛案云。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

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今案。此代王乃誤改。通受代王使。進屯河東。乃大業十三年七月。唐高祖以十一月克長安。立代王爲帝。改爲義寧元年。高祖自爲大丞相。封唐王。十二月擒通。則此相王實指高祖。安得謂時無其人。若代王。則已帝矣。時無代王。其人也。當改從舊本。劉肅大唐新語載此事。止云以愧王。所謂王。指唐王也。

韋湊駁議

唐文粹韋湊駁義宗廟號議云。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言周二宗之號。於古無聞。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周宗文王。武王。無太宗。中宗之文。餘同文粹。文粹蓋有誤。志又引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此云宗文王。以宗祀明堂言之。魏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太祖與脩書。稱漢宣帝爲先主。中宗則平帝時追尊也。

竇建德傳

舊唐書竇建德傳云。築宮板渚津。結陣於汜水。中槍竄於牛口渚。生獲之。先是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牛口渚在今滎澤。板渚津在今汜水。皆河南地。今正定井陘縣東南七里。有牛口峪。趙州臨城縣西二十里。亦有牛口峪。其縣志俱言竇建德敗於此。因豆入牛口之謠。故凡地名牛口者皆引之。羽山夾谷夷儀之屬。地志各以所聞者載之。書若竇事。則戰地前後可推排。以在汜水者爲正也。又臨城志。縣東南五里釣盤山。臨泚水上。爲陳餘死處。餘敗走。至山下問其地。曰釣盤。

山餘曰。魚入釣盤。其亡矣。魚之爲餘。豆之爲寶。亦讖義也。

### 落下闕說

隋書律厯志云。漢落下闕改顛項厯。作太初厯。曰。八百年後。此厯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顏愨楚上書。以爲隋皇受命改憲之符。唐人真容應見碑。開元二十九年。博州刺史李成裕奏。謹案落下闕太初厯云。後八百年。厯差一日。有聖人正之。至陛下定厯之年。正當八百。以爲聖人改正。屬開元皇帝。此猶臣子頌揚之詞。然太初至隋唐。豈得云憲差一日。其引已屬無稽。至西陽雜俎及舊唐書。方伎僧一行傳。謂聖人是一行。妄謬更甚矣。

### 李迥秀

舊唐書李光亮傳云。長安初。大亮族孫迥秀。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迥秀託附權幸。傾心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爲讒正之士所譏。俄坐賊出。爲廬州刺史。則天崩後。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終兵部尚書。張行成傳云。族孫易之。昌宗。則天封其母韋氏阿臧太夫人。使尙宮至宅問訊。仍詔尙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卽迥秀傳所謂託附傾心者。新唐書謂之撓意。諧媚。指阿臧事也。然舊唐書五行志云。張易之爲母阿臧作七寶帳。象牀犀簾。則天令鳳閣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不獲已。然心惡其老薄之。阿臧怒。出迥秀爲定州刺史。此與寶懷貞娶莒國夫人無異。言私侍者。蓋諱之。新舊史俱稱尙書李迥秀。亦追稱之詞。志以廬州爲定州。據新史紀表。俱作廬州。與傳合。迥秀以大足元年

六月長安二年十月兩入相。其貶廬州。則在長安四年三月。又據紀表。迴秀於長安二年三月充使山東。安置軍馬。檢校武騎兵。則志所言定州近之。當是充使定州以阿臧其再相貶廬州。則以坐贓也。

柁鼓

舊唐書音樂志云。黃帝涿鹿有功。作柁鼓曲。有靈夔吼。雕鷲爭。石墜崖。壯夫怒之類。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云。出師涿鹿。以柁鼓爲警衛。其曲有十一。曰震雷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鷲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鷲鷲爭。七曰壯夫奮志。八曰熊羆哮。九曰石墜崖。十曰波盪壑。並皆有辭。今無考矣。

舞字

齊東野語云。州縣聖節。命伎舞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又引唐樂府雜錄。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王建宮詞。太平萬歲字。當中以爲由來久。案舊唐書音樂志云。聖壽樂。高宗武后所製。舞十六變。成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其言聖壽樂舞。迴身換衣。作字如畫。此宋時樂舞。聖節舞字所仿也。

管仲魏徵

范祖禹唐鑑論管仲魏徵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爲君。太宗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珪魏徵不事太宗。可也。程氏遺書呂與叔記云。正叔問君實。敢辨魏徵之罪乎。君實曰。何罪。正叔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與徵何異。曰。桓公長當立。子糾以少抗長。管仲義未可死。與徵之事全異。又祁寬記溫公修

通鑑。伊川問曰。魏徵何如。溫公曰。孔子與管仲。我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魏徵止是事讎。其言如是。按謂桓長糾少。此說不可從者理耳。桓糾爭而齊人立桓。亦如太宗兄弟爭而高祖立太宗爲太子。王珪魏徵乃高祖之臣。何得有私黨。桓公子糾各已出奔。於其從者各定君臣之分。人各有正。何得於生死之際。又有所反。王肅謂召忽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其言已妄。宋人至以乘義爲知非反正。其說太忍也。且糾長當立。故春秋書曰子糾。召忽以糾臣死。糾理也。管仲能仁。天下不責其爲諒溝瀆。聖人許管仲。又論人之公理也。魏徵之事。則秦王殺太子。高祖卽以秦王爲太子。時高祖爲君。君命是聽。此又開闢以來君臣之定理也。今論管仲。拘牽長幼。昧策名委贄之理。論魏徵。則教宮僚樹黨。昧民無二上之理。幸溫公醇儒名德。不信其論。又周密齊東野語。載王元敬注唐書。有括蒼老士亦注唐書。王笑之曰。建成儲君。當以弑書。豈得云殺。老士不平曰。殺兄本孟子。弑兄出於何書。王無以答。按春秋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弑其君卓。左氏穀梁俱同。此孔氏舊文也。公羊則俱作弑。以治獄言。克弑二君。公羊之辭辨。以天下大法。別嫌明微。君與未成君與儲君。必當有別。春秋所以爲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君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背經。舞文責魏徵以違高祖之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 癸巳存稿卷之八

## 梁諱戊城

紹興古城隍廟有梁開平時錢武肅作重修牆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云神爲唐總管龐玉未署梁開平二年歲次武辰謂城爲牆戊爲武者城爲朱誠嫌名戊爲朱茂琳嫌名梁改成汭爲周汭皇城爲皇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稱州東州西州南州北不言城也韋城相城胙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泰東軒筆錄又搜采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字類誠故司天詔之耳容齋三筆亦云然不知戊自避茂城自避誠也雲谷雜記嘗辨之戊城皆嫌名耳五代諱甚煩瑣而周顯德時有大將軍周景威作十三間樓於汴水上者其名又奇怪也

## 武定

五代史云天成元年七月驕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憲廣都嘉禾合穗通考云武定二年廣都嘉禾合穗史之武定乃是地名此亦采錄者之疏也

## 玉帶稻

猗覺寮雜記云帶闊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史契丹遣北漢以十二稻玉帶是也鐵園山叢談云高宗十三年海客得紫雲樓帶金勝大至十二稻老學庵筆記云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稻號玉抱肚又云

古謂帶爲一腰。周武帝賜李賢御十三環金帶一腰。其一玉則云一勝。唐書李彥芳傳云。李靖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剗。勝各附環。隋書李穆傳。高祖爲隨公。穆以十三環金帶遺高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高祖大悅。蓋古制與後制不同。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而以冊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嘗以大典史文校冊府元龜。多不同。知冊府元龜非全用薛史。元注應存也。梁紀太半出閩位部。王建傳全出僭僞部。此其尤多者。至五代會要。則全采薛史。薛史外國列傳二。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會長披虎皮。下者衣氍于闐。其俗好事妖神。底本注云。八千五百二十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注云。八千四百三十九。牂牁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賊。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注云。五千一百五十。畿云。昆明占城。牂牁僅存數語。今仍其舊。細檢其文。乃是四國。有于闐也。于闐在會要二十九卷。云其俗好事妖神。牂牁昆明占城之文。在會要三十一卷。占城多獸之奇者。有犀牛七字耳。今薛史刊本目錄已補于闐。然不應次於昆明占城之中。宜依會要次序。

河北秦州

新五代史殿板晉紀。出帝開運二年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秦州。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杜重威傳。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案秦州屬隴西道。時契丹不得越河。越隴。越夏而攻秦也。馬



全節傳則云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是晉紀杜傳秦州俱應依馬傳改作秦州舊史晉書出帝紀云開運二年三月甲戌王師克秦州刺史晉庭謙以城降甲寅杜重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并兵士二千人乙卯杜重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卻退至滿城九月甲寅移秦州理所於滿城縣舊史晉書杜威傳云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五代會要契丹云開運二年三月杜威等率兵攻契丹之秦州下之均作秦州舊史郡縣志河北道有秦州云秦州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置治清苑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以滿城隸易州新史職方考於五代有之秦州不載而校新史晉紀杜傳者疑於職方淮南秦州遂改爲秦州幸馬傳不誤耳其後遼別於今郭爾羅斯旗地置秦州至金承安二年移于長春縣則又一秦州與淮南州爲三地新舊史晉出帝紀杜威傳及馬全節傳五代會要其由定州攻秦州凡六七見皆舊史郡縣志之秦州而以秦州改之則一時兵事不可解又以遼之上京道秦州注之其地在長城外讀者亦不能解此馬傳及晉紀以克秦州爲馬功舊史馬傳不載秦州事晉紀杜傳則皆杜功蓋其時杜重威爲副都統都招討使馬爲副招討使馬僅克清苑其秦州之滿城遂城二屬縣及兵士二千人則非馬所及歐史深沒杜功而以滿城之二千人移功於馬殆亦深惡杜重威之爲人而故抑之也

#### 五代漢關西三叛

薛史史宏肇傳云河中永興鳳翔連衡謀叛關輔大擾歐史云河中鳳翔永興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

以河中李守貞發兵西據潼關也。薛史王章傳云：蒲雍岐三鎮叛，周太祖等專事西征，及三叛平，國有餘積。歐史云：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永興屬關內道，鳳翔屬隴右道，俱在關以西，河中乃河東道。歐史合三叛言關西，於地里不合。檢薛史漢書隱帝紀云：乾祐二年正月乙巳朔，制西摧三叛，北挫諸蕃。三年十一月丙戌，太后誥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又云：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逸。周書太祖紀：監國教云：三叛連衡，四郊多壘，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討叛，渙於河潼，張聲援于岐雍，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蓋三叛均擾關西，若正名之，則不得舍河中而稱關西三叛也。薛史周書太祖紀謂世宗云：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蓋三叛收復以河府爲重，故太祖並關西二叛之地於河東。歐史則并河東之叛鎮於關西，述事稱名同一舛誤。洛陽摺紳舊聞記云：向中令從周祖入關，平三叛，岐蒲雍其實。周太祖僅平河東於關西二叛，但爲漢兵聲援，藉見李家十八陵園耳。宋史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出潼關，渡渭河，蓋自汴入潼關，北渡蒲津，漢攻蒲之道，亦當如此。

書五代史纂誤後

薛居正所纂梁唐諸史，本謂之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自爲部，其稱五代史者，以十志言之。檢隋書志，亦本名五代史志，以兼梁陳周齊四朝制度，并入隋書，因謂之隋志。薛則五書與十志並行，因從志謂之五代史。歐陽修則自別名之曰五代史記。徐度卻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並言劉道原子義仲作五代史糾謬，朝野雜記又言范季才作五代史記正誤，王明清揮塵錄言

蜀人吳縝作五代史纂誤。蓋劉范吳各爲一書。今惟吳書存。據陳氏書錄解題。以宇文時中刻之。其板由吳興入國子監。故宋史藝文志惟有吳書。實則此書應名五代史記纂誤。若用今名。似是糾薛史矣。歐史盛行。不能復改。宋末人已有爲之注者。揮塵後錄云。樓大防有孟昶與周世宗書。姚令威寬注五代史。惜未見此。據後錄所言。是姚氏注已有成書。王明清及見之。又以惜無孟昶書語。知姚注用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也。而其書絕未聞。癸辛雜志言賈似道欲刊姚氏注戰國策。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故其書不傳。然姚氏戰國策正注補注。今行於世。冀五代史注遺牒容在人間也。讀朱氏彝尊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或以爲不傳。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卽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又讀王文簡池北偶談云。朱檢討言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惜未購之。此碑今不知所在。云云。今檢其手稿。亦無此籤。甲子秋。見彭文勤手注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爲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編。不能校寫也。朱籤存者已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蜀之書已錄。爲可喜。歐史本有注。署其甥徐無黨名。其注於新義隱義。以一二語抉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詞耳。疑歐自注。而署徐名者。後人譏其淺陋。非也。吳之纂誤。爲校正之書。甚有益於歐史。宋人乃謂吳有憾於歐。作此書。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真能覽歐史者。知徐注與此書非後人所能及也。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

今五代史記補注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姚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邇。云

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燮稿本廣延詒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家蘇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本還正燮。正燮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宮保。而阿鹽使爲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夏。正燮仍以還宮保。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爲校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辛卯正月。過揚州。宮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爲言。壬辰夏。春農商改訂。談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望。天津舟中記。

指寸

宋史律曆志云。崇寧時。制樂。魏漢津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取身爲度之義。則可。云布指知寸。則非也。大戴布指知寸。言平布十指。卽是古一尺。指廣一寸。何休公羊注。側手爲膚。四寸。鄭注投壺。四指曰扶。四寸。鄉射記握素注云。刊本一膚。皆一指。案寸古尺止如此。若大人中指中節之長。或不止今尺一寸矣。且非布義也。

書宋史梁顥傳後

宋史梁顥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其卒年數可疑也。談苑云。梁顥八十二作大魁。孔平仲乃治平二年進士。作談苑。去顥時不遠。其言已不實。檢遜齋閒覽云。梁顥太素。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梁溪漫志云。國初有八十魁大廷者。其謝啓殆近乎俳。蓋八十二之說。所據者此啓。宋有梁顥謝及第。李清照謝葦學士。

二啓皆無名子何人游戲作。史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年九十二。則及第時七十三。啓語亦不可用也。東都事略梁顯傳云。卒時年四十二。以推顯及第年二十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狀元年三十以下者。梁內翰顯年二十三。二書所言。其數符合。容齋四筆黃氏日抄。搜采異聞錄。並云國史顯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加以中道天謝之惜。所謂國史史臣。乃宋之廷臣。卽東都事略所采取者。言中道天謝。則四十二卒。二十三及第無疑。就其時廷臣之言。此一證也。據宋史顯依王禹偁學。禹偁咸平四年卒。年四十八。當雍熙二年。禹偁年止三十。豈當有七十三八十二之學徒。就其所從學言之。此又一證也。宋史方洪傳云。咸平五年。洪坐王欽若賊官。收洪家貧無物。素與梁顯善。假顯銀器。乃以輸官。六年卒。年四十一。是年顯亦年四十一。年輩相若。相善也。玉壺清話云。趙昌言。陳象輿。董儼。胡旦。俱少年在樞府。梁顯又嘗與趙同幕。五人旦夕會飲。夜分方歸。都人諺曰。陳三更。梁半夜。一作董以顯及第入仕後少年飲讌言之。此又一證也。顯傳少孤。而仕歷丁內艱。生母也。在及第九任後。又顯子固傳。卒於天禧丁巳。大禮成後。年三十三。則長子生於乙酉。顯年二十三也。子適傳。卒於熙寧庚戌。年七十。則季子生於咸平辛丑。顯年三十九也。若七十三及第。則七十三生長子。八十九生季子。若八十二及第。則八十二生長子。九十八生季子。不應九十二歲已先卒矣。以其家庭實事言之。此又一證也。八十二大魁之說。前人多疑之。然無以證其非。今舉四證。庶可祛惑。今史傳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顯美風姿。強力少疾。閏門雍穆。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語不相貫。知本是年四十二。俗工淺陋。校寫者改四作九。明陳絳金壘子

引朝野雜記作顯及第時二十二。則年數不合。又譏程敏政引宋史四十四登科。不知何宋史。知後人讀史多不精矣。

范純仁傳

宋史范純仁傳。蘇軾發策問。爲言者所糾。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言蘇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罷官。考證云。無名二字有疑。案韓維傳。維處東省有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尙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爲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宋時授官制詞。俱言陟降之由。謂之詞頭。卽名也。所謂無名者。其罪莫知其端。制亦不言。但與軾同謫。正如明楊繼盛與張經李天寵刑部同承旨耳。

岳武穆獄論

岳武穆以紹興十年。在河北奉十二金字牌文書。班師。十一年。金人攻淮西之廬州。張俊地也。十七御札。趣應援。武穆以長驅京洛。擣其虛。及以兵至廬。兩議請。旣而師至廬州。金兵退。宋高宗以武穆不專進退。爲得體。則高宗固前已疑之矣。其後金人破濠州。亦俊分地也。武穆救之。金兵退。武穆與俊在淮。俊欲城山陽。武穆言當圖恢復。奈何爲退保計。俊爲之失色。是年四月。自武勝定國兩軍入爲樞密副使。八月。罷樞密。以武安安國兩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十月。下獄。十二月。在獄死。初。張俊盜也。就撫立功。爲大將。與武穆同事。惡武穆功名出己上。則誣武穆欲棄山陽。万俟卨者。武穆宣撫荆湖時。湖北轉運判官。改提刑者也。武穆遇萬不能以禮。宋鑒唐五代亂。尊重文臣。自宋以後。文臣疾視武臣。宋之曹瑋。狄青。曲端。明之

戚繼光、李如松、毛文龍，皆爲當世僞名雅人。君子者所媒孽。禹亦欲抑武臣，殺武穆以自附于文雅。入爲右正言，則倡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當示以逗留之罰。因劾武穆受詔逗留，不救淮西。又欲棄山陽。俊既合以棄地失律，坐武穆。又合謀誣武穆子雲與張憲虛申警報，圖復兵柄。事涉跋扈嫌疑。適秦檜欲示威固位，故武穆事不白。武穆傳云：韓世忠詰檜以實，檜曰：雲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須有者，莫一言也，須有一言也。檜遲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語而合之，以詆檜。俊之妄，其後檜惡禹而謫之，又惡俊而竄之。小人之黨離矣。檜死，禹相。事事反檜，獨至議復武穆官。禹言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天下。於是咸知禹實殺武穆。檜畏武穆難制，故聽俊。禹而適符宋高之意。宋高通觀大勢，不可不和，而君父之讎，不敢居其名。羣臣又內廷色厲多旁觀之論，獨一秦檜公任其事。宋高謂其樸忠孤立，所謂一德格天者也。宋高之才，十倍於檜，和議本自主之。欲和議成，不俟殺武穆，所以殺武穆者，非爲和議也。正以禹俊言示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殺之有名，可以駕馭諸將。又惡其議迎二帝，不專於己，故殺之。秦檜之忌趙鼎，以有爭也。武穆無作相望，亦甘心殺之者。檜知禹俊與武穆終不能合，收拾民望，得二而失一，爲無害也。今謂檜冀和議之成，則宋高以苗劉之事，舉不自信其臣。建炎三年五月八月，兩致粘罕書，自署康王趙構，而稱粘罕爲元帥。至不敢別署金。宋且言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削去尊號。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其已臣金可知。明年十月，檜始南來，安得以請和稱臣爲檜功罪。然而武穆以紹興十一年十月下獄，而和議以十一月成。致有兀朮與書之說。兀

尤以粘罕例。當以書詰康王。豈屑與檜書者。且檜方坐武穆以逗留跋扈之罪。豈肯予以梗和美名。卽有書。亦不以示人人。何由知之。此宋人惡檜以岳雲莫須有之書殺武穆。而亦造兀朮莫須有之書以報之。此人心之至偏。卽人心之至公也。夫以宋高之沈鷺。秦檜之姦深。而俱爲万俟卨張俊所愚。張俊際無妄之時。而自害其成。万俟卨以輕薄之才。而勇任妒賢害能之責。秦檜能知宋高有偏安之材。可藉以取富貴。而誤殺飛。宋高才可兼用秦檜岳飛。而誤殺飛。至死無以見君父兄妻。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大倫。以負萬世之詬厲也。亦獨何心哉。

岳武穆軍律

宋史岳飛傳云。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圻屋。餓死不虜掠。檢章穎岳飛傳亦有之。然云建炎四年。飛屯宜興。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至承州大捷。又云。尊酒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之以水。人各一啜焉。又楊再興傳有云。紹興二年。岳飛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翻。然則岳武穆軍律之嚴整。在紹興二年以後。初蓋以運用一心。而不喜言兵法。不可以事證不同。致疑古名臣也。

碧雲巖題名跋

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碧雲巖宋人題名云。古汴趙善政養民。罷權臨賀郡丞。趨八桂。以乾道己丑二月十



一日止富川十三日。扯邑宰共山張重起伯振。丞南城李紳元章。警開封石士強宗周。簿舒城阮瀚北海。云云。警官不見史志。或言當是巡檢。宋京師有警巡院。聽訟如明兵馬司。史志諸州上中下縣令丞俱從八品。從政郎諸州上中下縣簿尉俱從九品。迪功郎一州一縣巡檢則云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皆以材武使臣充。是無定品。與州帶巡檢者不同。或言當是鈐轄司都監。檢志云縣有戍兵則令兼兵馬都監及監押都監巡檢俱不當在丞下簿上。檢開封府志祥符縣志俱無石士強名。或石守信後武資也。宋職官志有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與令丞同階。然是州官不當敘縣下。此所謂警者蓋當縣武官也。宋史兵志六云廣西路賀州二砦注云臨賀富川職官志有鎮砦官無定品則富川有鎮砦官與他縣異。五代史周書太祖紀廣順二年七月丁酉詔有令佐之職軍鎮警察之職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宋沿周法鎮砦官即警察也。令佐警察各守職分。警可與令丞比在簿上也。於富川更有徵矣。或曰宋自有鎮砦官何因名警。曰此修飾文辭也。徧檢宋官無所謂郡丞邑宰者亦賀州州判富川縣令修飾文辭之稱。郡丞邑宰警同也。金強仲爲警巡使。天興元年三月事。

### 宋景定公田說

宋景定四年公田食貨志云陳堯道曹孝慶虞慮張希顏等請依限田議於官民踰限田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得千萬畝則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餉軍可免糴可以重楮其意甚善。即古之屯田後之屯衛而收以官田法。燕慕容皝載記封裕言魏晉世假官田牛者稅其十六自有牛中分之。蓋三國時各都尉

所治如此。做民間收租法。民間田主與佃各得十之五。田主輸公。去十之一。猶得十四。以充公私之用。官屯必係官田而後可用。此法以贍軍亦不厲民也。志云。賈似道一意行之。浙西六郡回買公田。租滿石者二百貫。六斗者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者。價十分。銀半。分。會子二分半。官告度牒七分。五千畝以下。銀半。分。會子三分半。官告度牒六分。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以下。皆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不得售。案其法本以重楮。則會子之給亦權宜之制。而雜以告牒。又一切予以畝二斗之價。而所謂銀半分者。據賈似道傳。則亦銀關銀關一兩。當會子錢三貫。亦皆空紙也。又買價止二斗。而起租七八斗者。皆謬以石爲收課。負租仍取價田主。其厲民至爲纖密。又似道傳言。畝值千緡者。亦給四十緡。案不當有畝千緡之田。食貨志亦不載此數。蓋凡相攻擊者。君子小人各務構虛以相誣。此所以不足取信于人。而非終于無定也。德祐元年春。謝太后詔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租戶爲兵。時亟未能施行。其所入。元時承之不改。大德三年。閻復因星變上書。言江南公田租太重。請減以貸貧民。明洪武十三年。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遞減之。而租仍視他處爲重。明人謂是洪武惡浙西人爲張王守。特重其賦。乃傳譌。洪武初。亦知浙西賦重。以張士誠特富。未遑加恤。則有之也。

## 金陵采石之敗

金史移刺子敬傳云。宋人自來浮詞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案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案海陵紀云。上駐軍江北。遣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敗

于采石也。又見佞幸李通傳。尤詳。云海陵使阿鄰阿撒先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兩舟矢盡。遂爲所獲。亡一猛安。軍士百人。海陵遂還和州。卽宋史虞允文傳。所云抵南岸者七十艘。皆平沈者也。然云明旦又於北岸楊林口焚其舟三百。則金人所不悉矣。

### 石抹

金史百三石抹仲溫。考證云。臣浩案。元史石抹在遼爲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譌述律爲石抹氏。案其語見元史石抹也。先傳其文作述律。作石抹。實卽舒穆魯也。然金史九十一有石抹卞傳。石抹榮傳。此考證不應在百三。

### 夏遵頊

金史夏國傳云。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錄。不知其故。又云。遵頊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案宋史夏國傳。安全有子曰承禎。而齊王子遵頊立。亦不言其故。蓋遵頊不以其道得之。今不能實知也。德旺死。清平郡王子覲立。據宋史言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宋金史皆脫脫修。纂修者各稽討編撰。不相關知也。

### 金記缺改字

金史孫卽康傳云。宣宗問卽康曰。賈鉉言太宗諱單作成字。不當缺點畫。睿宗諱改作崇。然下有本字全體。當依蘭亭帖。下示作未。充字合缺點畫。如統旁之充不合缺。卽康擬以熙宗諱從面從且。睿宗諱上字

從末下字從世。世宗諱從系。顯宗諱正犯字止作斜畫。至沈銑各從口。兌說各從本傳。讀之驟不解。蓋賈說充當作久。久上當有顯宗廟諱四字。孫說下字從世。當云從卅。字各有形式。以一切書之不能解矣。太宗誠字缺筆。單成則不煩缺。熙宗亶本從尙從旦。而改作面與且。今人俗別猶沿之。顯宗允上目字楷作厶。初缺筆。後改從口。其單字從口似兄。則斜畫作允也。睿宗之宗增作崇。以有全字在。故下示改作未。世則以三十作卅。其世宗雍則改乡爲系。作雍狀。蓋以文記字取難。宋史禮志廟諱云。嘉定十三年。岳珂言。欽宗舊諱二字。一從尙從旦。一從火從亘。記字當如彼也。

趙孟桂事

癸辛雜識後集云。宋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以太后命。遺以金帛。俾贊和議。得其回奏。又復賜以手詔。繼而寂然。孟桂乃趙忠惠與憲之妹。亂後爲尼於湖州廣福寺。改名子桂。無爲伯顏次妻之事。蓋姦人造爲此說。騙脫金帛。朝廷問探不明耳。案其事譌傳。亦有因乙亥者。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也。平慶安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二年正月。戊子。丞相在江州。有安撫錢真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盛粧欲納丞相。丞相卻不受。卽遣歸其家。十三年正月甲申。至臬亭山。丞相娘子來到。觀此。則宗女及次妻之說。騙脫者初亦以爲真有益。既知所聞不實。乃隱金帛。僞作回奏云。

書元史曆志後

元初用西征庚午元法。至定中原。不復行。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法。十七年。定用授時法。十八年。頒行。以後皆用授時。庚午元未行于中國。志猶載其法。萬年儀器猶見天文志。而曆志云法不復傳。檢明太祖御製文集。壬戌十二月。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云。大將入元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中國無解其文者。云云。明史曆志亦云。回回法。默納狄國王馬哈麻所作。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五年。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多脫悞。習其術者。如唐順之、陳瓊、袁黃輩。所著論。又自成一家言。以故翻譯之本。不行於世。藝術傳云。周述學撰大統萬年二法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是萬年本法。嘉靖時尙在。又案陶宗儀輟耕錄云。耶律文正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憲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憲。蓋回回憲名也。是回回法本有漢書。明初人不知之。明初譯出漢書。則在元史既成之後。先是耶律文正麻答把法。增益庚午元法萬年法。而爲授時法所本。作元史者。謂萬年不傳。豈有庚午元法尙在。萬年器存法反不傳。蓋史遺漏多矣。

### 海運

元得江浙。由河漕於大都。至元十九年。以其勞費。丞相巴延。以前平江南時。命張瑄、朱清。由海道送圖籍。海運可行。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以平底船六十。運糧四萬六千石。逾年達直沽。時猶兼河漕也。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掌海運。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二。領千戶百戶等督運。至大四年。乃專用海

運其道。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由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行抵鹽城。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後改由劉家港開洋。至掌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通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略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入萊州大洋。入界河。於道最便。在徑趨黑水洋也。時春夏二運。爲米三百餘萬石。船壞棄米。則責償於官。人船俱溺者。免償。明永樂時。會通河成。罷海運。國朝康熙四十二年。大臣錢齊保葉舒往天津。截漕九萬石。由海運登萊青三府平糶。嘉慶九年正月。浙江巡撫議奏海運。不敢輕試。十五年四月。江蘇巡撫議奏海運不便。道光六年。用殷明略道。官僱沙船二運。抵天津百五十萬石。七年。又行之。其後崇明海口淤小。凡船大者。俱南由上海。崇明以南洋深。以北至天津多沙。故用沙船。底平也。巴延初用平底船六十是也。

答葛君宗昶書

詢及明陵增土十三擔有無取義。今會典不書人名之故。此事相沿已久。不可復議。其源流則不可不知也。明制。藉田九十六畝。有奇。親耕一畝三分。築太社壇。合天下土十三萬觔。陵寢牆一百四十三丈。清明上陵。增土十三擔。以其時十三省。一千三百餘城也。乾隆三年。禮臣議以康熙三年用明制。清明增土十三擔。明制並無取義。今請增土一擔。此禮臣一時未檢之言。然十三擔實不如一擔也。會典始於明。蓋合

唐五代宋會要元大典典章而名之。曾見三部。弘治十五年會典例云。臣下所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正德四年表上刊本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典章。爲明人創例也。嘉靖重修萬曆重修。皆因之。推原其意。事瑣時近。策之得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載者。又競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爲元以前人思慮所未及。然諭旨與序事。中人名何可刪乎。儻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議亦息矣。乙丑四月二十四日。

### 明倫大典

明世宗之奉興王也。其言曰。在藩邸時。奉詔繼大統。未奉詔繼孝宗後。此言雖智者不能與之辨也。然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三年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則繼大統卽是繼後。世宗爲武宗後。應以尊服之。今云繼大統。而興王祐。旣入太廟。是大統亂矣。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孝靖毅皇后夏氏崩。本世宗君母也。當爲臣子服。案晉崇德太后褚氏崩於孝武。爲從嫂。或疑其服。徐藻以爲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其言是也。至宋太宗始爲殘忍之事。置大禮不問。使開寶皇后終於公主家。而斂於佛廟。其時承五代亂。臣民習見悖逆。謂太宗待太祖后禮隆於諸亡國后。以爲是亦足矣。太宗固不必出一說以文飾之也。南宋高宗率羣臣遙拜欽宗禮也。中丞廖剛者請刪此禮。文曰。兄爲君。則君之己爲君。則兄之可也。其言悖逆無禮。夫始爲之弟。後爲之君。則兄之可也。始爲之臣。後繼其統而爲君。則君臣之義在。豈得僅視

之爲兒。而棄君臣之大倫。使人心盡喪乎。明世宗不爲君母服。至託言叔嫂無服。是君臣大倫亂矣。且爲後古禮不名爲子者。以有弟後。有從孫後。且有以兄後者。故名之曰爲後。而後統可不絕。喪服斬衰傳。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兄弟之子。若子。此兩言若子。則不正名爲子。然言若子。則所後之妻。若母也。所後之父母。若祖父母也。若前爲之臣。則當以君服服之。嘉靖二十年。孝宗孝康敬皇后張氏崩。亦世宗君母也。其稱皇伯母。所謂自制禮也。其說則自相反。初議與王妃稱皇叔母。世宗言稱叔母。當以君臣禮見。然則君母孝康稱伯母。君母孝靖稱嫂。反使以妾禮見乎。禮志不能詳其沿革。今案大明會典七十四云。國初箋表。若天子之姪。稱皇后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至嘉靖間。始令各王府進賀表箋。但用聖號。不許用家人禮。然則嘉靖以前。叔母。皇后是君禮。非妾禮。世宗自以肫改之。而稱孝康爲伯母。稱孝靖爲嫂。以君母爲臣妾。至不爲君母服。如易代者。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張中

明史方伎張中傳云。南昌被圍。太祖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筭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此所謂鐵冠道人者也。其事反復推之皆謬。若云初一初二。可云差一日。今排甲子。安得云差一日。又實乙酉。而名丙戌。可云是月差一日。今實丙戌。而仍名乙酉。當云是月先復一日。不得反云差一日。蓋明時淺人傳聞記載之誤。明史稿及明史俱未致思而漫錄之。



### 正德禁殺豬

傅維鱗明書武宗紀云。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間畜豬。著爲令。十一月。住清江浦。十二月辛酉。住揚州。乙酉。渡江。十五年在南京。四月。弛豬禁。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至揚州。所至禁民間畜豬。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其事甚奇。又毛外紀以九月爲十二月。檢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憲。鈔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鈞帖。照得宰豬常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爲不便。爲此諭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妻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其事如此。蓋九月在保定發鈞帖。十二月又在揚州鈔奉示諭。南方始知之。沈毛乃南人記載也。沈謂宋徽宗以壬戌生。亦禁殺犬。而黃光昇昭代典則云。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各處城市鄉鄙居民所養豬口。盡減價賤售。小豬埋棄。蓋速殺賤賣。其云信佛法。則何不廣言牛羊雞犬。武宗通梵語。其豹房實多回人。又未有胤嗣。孫真人千金方言。豬肉久食。令人少子。食忌云。豬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蓋武宗有所感。回人慙恚之。託之國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鈞帖。回人不欲見辱。從者持豬肉。鈞帖止行一路。外紀言數百里內。爲當時事實。鈞帖不行刑部內閣。明書言著爲令。非也。

### 釋社

日知錄謂社是盜賊之稱。明學士稱同社。不知其意。其論甚快。今案社。歇後語也。祭社會飲。謂之社會。同

社者同會也。古有蓮社。直齋書錄解題有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宋史孫覺傳云。胡瑗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吳自牧夢梁錄云。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踢弩社。又有諸集社名目。元有白蓮社。月泉詩社。明復社。多入股語錄。幾社多奇士偉人。我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云。禁立盟結社。十七年正月。又以給事中楊雍建言。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則以入股牟利。假借社名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康熙二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定例拏究。皆非社而冒稱社。俗之敝。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若在官者。養則有社倉。教則有社學。明重修會典卷七十六。學校一事例云。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十六年。詔有司不得干與民間社學。正統元年。詔社學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春明夢餘錄府學云。萬曆初。改提督學校官。敕諭。凡提督去處。卽令有司每鄉每里俱立社學。年一考校。仍免爲師之人徭役。明史選舉志云。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生員。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不舉行。我朝順治九年。雍正元年。乾隆二年。皆官立社學。則實社中之學也。學生有五等。學生亦曰廩生。一也。增廣生。二也。附學生。三也。青衣附學生。四也。社學俊秀生。五也。今學政寬無青衣俊秀。未入學者。皆結銜俊秀。凡社學皆稱義學。

立後承廩

明時內監廩襲。若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姪孫等名。皆衆知之。蓋以人惡之。詳記其敗耳。實則漢唐皆如此。

後漢書順帝紀云。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唐李中敏判仇士良子請廢狀云。開府上階誠宜。廢子內謁者監。何由有兒。遂駁其事。此乃士人強壓小人。欺其愚很而不知辨。內監實有子。如楊志廉子欽義。孫元翼元价元實。曾孫復恭。皆非養子也。推原古事。無子者可以立後。但不當使內監廣援爲例。王羲之有問蜀都帖云。楊子雲有後否。沈作喆寓簡以爲似誤問。亦不知是立後也。又宋林氏有稱逋後者。逋不言有子。人多譏之。時有林洪者。字可山。著書名山家清供。中稱先人和靖先生。種梅養鶴。圖說稱七世祖逋。無名子詩云。可山認作孤山種。恐是瓜皮搭李皮。又施樞有讀林可山西湖衣鉢詩云。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亦譏之也。今思其說有二。一是同姓先哲。楊修言我家子雲。不必祖孫。林逋有兄子進士宥。宥子知蘄州大年。實一家也。一是立後。禮所謂爲人後是也。而人獨與林洪競者。檢瀛奎律髓注云。謁客干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闊匾。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爲羣。如林可山洪口吻可厭。梅磻詩話云。泉南林洪刊大雅復古集。無名子嘲之。然則洪自品下。譏之者亦欺其愚很而不知辨。非謂林逋不可有後也。

### 于謙獄論

張夏雒閩源流錄注云。萬曆甲辰九日。東林會講。克伐怨欲章。劉念臺尙論古人。微不滿於薛文清瑄。曰。于忠肅臨刑。文清時在內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所以文清不久去位。止此事已不能安其位矣。會中人因曰。此會可以千秋。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云。于肅愍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

從未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救。而先生亦已慚不自得。崔鏡松窗痛言則云。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使爭不得。卽以此事去。尤爲光明俊偉。謹案于謙被害。主之有人。謙被執後。薛瑄始入閣。位非首輔。次輔。而諸儒生私議。必以于謙事責之薛瑄。是謙罪名之定。必當於此求之。檢閱禹錫薛先生行狀。李賢薛文清公神道碑。均不涉于公事。惟再述王文陷薛。欲致之死。核其時事。英宗正統九年。陳循入閣。十年。高穀入閣。景帝景泰三年。增閣臣。陳循舉蕭維禎。而高穀舉王文。太監王誠助之。景帝用文。八年正月。英宗復位。薛瑄入閣。都御史蕭維禎文致獄辭。坐王文于謙謀逆。凌遲示天下。是年改天順元年。其六月。瑄致仕。天順八年。瑄卒。其事如此。當此時。姦人謂不以王文于謙爲謀逆。則英宗復位爲無名。蕭維禎實主刑獄。因緣復位事。殺王文。王誠以泄己不入閣之憤。因以及謙。人亦疑瑄爲大理少卿時。辨冤獄。文長御史。附王振。處瑄以斬罪。瑄此時亦處文斬罪。因以及謙。而不虞其卽決也。今推王文獄詞。謂召襄王。當有金牌。謙則笑言。石亨輩意如此。不知詔言欲召襄王。但有謀耳。不必金牌爲證。且金牌時實不見。事後始得之。詳見陸容菽園雜記及明史襄王傳。文之獄詞。適以自證。謀召襄王。然則謙之罪。由王文辨成之。蕭維禎比附之。薛瑄滅之也。會訊時。尹直瑄綴錄。雷禮國朝列卿記。言尹閔出位。拳踢于謙。呼爲姦臣。張軌徐有貞。又意主殺謙。石亨蕭有禎。從而和之。其時兇兇藉藉。然張鼎楊鶴薛文清年譜云。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同列皆衣紫。將刑于王。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乃減陵遲一等。明史薛瑄傳云。亨議以磔。瑄力言之。二日。減一等。野獲編云。刑官奏上。二日。得旨。于謙王文從輕決了。去其手足。

罷明儒學案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先生見上言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蓋瑄救謙之力竭矣。至六月。猶以謙黨殺蔣琳。至滅范廣家。明史邱濬傳云。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斥之。則英宗時議論可知。瑄亦不幸當其時入閣也。



# 癸巳存稿卷之九

## 御史差

順治時用部主事、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假御史銜巡按。七年裁，後又添差。十年，鄭親王濟爾哈朗請罷巡按御史。十八年六月，刑部咨會各省巡察事竣，各直省巡按事務，交付巡撫。又巡漕御史始順治十四年，中停止。又設道光二年冬停止。其巡鹽御史，則先改差京員。曰鹽政提學御史與提學道。改差京員曰學政。巡察東三省，改差盛京侍郎。巡臺御史，臺灣道帶按察使銜。

## 御史道

舊例，御史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中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行取知縣補者，正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爲從五品，以編修、檢討、郎中、員外郎、四項人員補授。舊制六科屬通政司，登聞院屬都察院，以一御史一給事監之。雍正時改隸如今制。舊例，布政司參政道三品，按察司副使道四品，布政司參議道，按察司僉事道，五品。順天奉天府尹，正三品。外知府，正四品。乾隆二十八年，去道兼銜，定爲正四品。外府知府爲從四品。

## 門符

雍正四年，作陽文符三，藏大內。陰文符三，一交步軍統領，一正陽門，一西直門。

城外坊

乾隆三十一年定四城副指揮移駐城外。

查痘章京

國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內城民人痘疹遷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康熙時俄僱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撤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西洋地氣寒。其出洋貿易回國者。官閱其人有痘發。則俟平復而後使之入。蓋其氣始於南洋。今徧及也。伏讀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康熙六十年諭。今王大臣等爲朕御極六十年。奏請慶賀行禮。欽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母護視於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歎之處。孝陵告祭文云。伏念臣昔在沖齡時。防出痘。遂依保姆居於禁外。父母膝下。未承一日之歡。此臣六十年來深疚負歉者也。故正月初七日。二月十一日。因念忌辰之前。慶賀皆不敢受。聖製文如右。今西華門外福佑寺坊。書澤流九有。傳爲雨神廟。實梵宇也。後殿供奉神牌。書聖祖仁皇大成功德佛九字。背面書聖製五律一首。其寺本爲當日保姆護御之邸。見恩福堂筆記。當由內府記載。與聖製禁外文合。又讀欽定日下舊聞考。福佑寺在西華門北街東。謹案。稱前殿爲慧鏡朗照。正殿中奉神牌。東案陳設御製文集。西設寶座。殿額爲慈容儼在。而不記其所由。賴恩福堂筆記知之。又生身內外札薩克王公未出痘者。亦不至京城也。

樂部



初制教坊司有奉鑾其屬左右韶舞司樂共四人協同官十人俳長無定員雍正時改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鴻臚皆領之今太常協律郎五人司樂二十三人有神樂觀提舉神樂署署正署丞官太常樂員本最多乾隆七年汰之始命王大臣總領樂部王一人尙書一人侍郎二人皆兼官也其神樂署隸太常和聲署隸禮部及內務府緬樂亦隸之榜什處蒙古樂舞則隸侍衛處其中和樂處太監八十二人則隸內務府掌儀司祭先蠶樂乾隆七年作祈雨報雨樂章乾隆十八年作祈雨報享月律乾隆五十一年增祈晴報晴樂章嘉慶十二年作凡樂名梁以雅北齊隋以夏唐以和宋以安金以寧元郊社以成宗廟以寧明以和本朝以平

### 翰林官

孝陵碑言世祖於景運門內建直房令翰林官入宿備顧問順治十七年也康熙十六年十月聖祖始設南書房以侍讀學士張英序班高士奇州同勵杜訥入直後高授侍講勵授編修三十三年五月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日以四人至南書房承直其後專用翰林嘉慶年間用趙秉冲廕生也雍正元年設翰林司官定稿說堂今辦事翰林也五年督學部郎以出身原甲第兼編修檢討銜乾隆二年修撰編修檢討俱掛數珠二十二年裁司經局正字五十年裁滿洲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二缺大考補授難其人也五十四年裁詹事府官兼翰林銜

### 館閣病假

夢溪筆談言宋館閣每夜輪官一人直宿。有故則輟宿。例於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其具文可笑也。庶常館請假。向俱請病假。以翰林省親例。須食俸六年後也。嘉慶十五年六月己酉。庶吉士多具病呈。上疑之。大臣以實對。乃定制。不拘論歷俸。其省親及資斧不給回籍措費者。據實呈明。除去往返程途。定限在家居住四個月。起咨銷假。

武殿試

武殿試始明崇禎四年。本朝因之。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諭武鄉會試。舊例以八十步爲則。後改五十步。中二箭爲合式。殿試射的亦改爲五十步。嘉慶十二年。皇上以武鄉試會試內場非真能自作。徒爲繁蕪。命大臣會議。裁內場文論。但默寫聖諭廣訓及武經。至旗員不識漢字者。不得保舉綠營。綠營人員應略曉文案。至專閫大員。尤宜明曉。屢訓飭之。

武階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丙午。聖祖諭曰。故抑武人。是明代陋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爲貴也。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十日。高宗以文臣十八階。武臣止七品。又自從一至正七。止十二階。初武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合爲一階。正二至從五。俱封將軍。嗣俱改爲大夫。乃欽定武職十八階。正一至從二。封將軍。正三至從九。分別都尉騎尉校尉。其加級降級。俱以正從各計。

墨爾根王府

墨爾根王爲睿親王。爲攝政王。當時稱爲台星可汗九王。見毛奇齡後鑿錄。順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八年二月二十日。尊稱成宗義皇帝。見各書記載。其後撤爵封。今世襲墨爾根王府。在東單牌樓石大人衚衕。乾隆時所立也。其舊府據恩福堂筆記。在東安門內之南。明時南城。今瑪哈噶喇廟。案日下舊聞考。普度寺在裏新庫北。謹案稱睿親王府。康熙三十三年。建瑪哈噶喇廟。乾隆四十一年。始名普度寺。本明南城舊宮。今寺左黑佛殿內藏鎧甲弓矢。睿親王舊物也。王以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薨於喀喇城。十七日。柩至京。入府治喪。吳偉業讀史偶述詩云。松林路轉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鳥驚。七載金滕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其地趾俱合。蓋撤封以其女及養子家產人口給信王以後詩。故曰空垣也。

### 延恩侯

雍正二年十月。封朱之璉一等侯。世襲。人丁入正白旗。明代王裔。或作遼王裔。雍正元年九月乙酉。上諭云。近於聖祖仁皇帝書笥內。檢得未經頒發上諭一道。欽此。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御製景陵聖德神功碑云。前後南巡。親祭明孝陵者三。又欲封其後裔。俾承世祀。予小子祇奉遺言。錫之侯爵。乾隆十四年八月。世襲定名一等延恩侯。

### 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孔子卒後。六世孫斌。爲魏文侯相。漢高祖時。孔子十世孫囊。以戰功封蓼侯。十二年。高祖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諸侯卿相至者。先謁後從政。封孔騰爲奉祠君。蓼侯囊傳至璜。失侯。璜弟茂之子宣。爲長安君。宣

帝元康四年詔復其家。元帝初元元年孔霸得封關內侯爵。名曰褒成侯。永光元年詔褒成侯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先是初元元年匡衡請封孔子後爲殷後。不納。成帝永始三年梅福復請以孔氏爲殷後。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亦不納。至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孔吉爲殷紹嘉侯。食千六百七十戶。尋進爵公。地百里。吉子何齊嗣。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改殷公何齊子安爲宋公安。孔子十六世孫也。是年六月丙午以二千戶封孔子十六世孫褒成侯孔均。奉孔子祠。追諡孔子褒成宣尼公。均。霸曾孫也。王莽時以均爲太尉。不就。遂失侯。光武建武十四年均子志復得封爵。而殷後孔安別爲漢賓。續漢百官志注時大禮以二王後二公及孔子後褒成君從也。其間若孔永孔奮亦能自致官爵。自元始時諡孔子宣尼公。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北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稱先聖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賜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隆道公。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被之。迨後鄭繁又請於諡中加哲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議加至神元聖帝未行。乃加諡元聖文宣王。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五年以國諱改元聖爲至聖。神宗時判國子監常秩請尊孔子爲帝。禮官李邦直議止之。徽宗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三年定名文宣王。當紹興十二年西夏仁宗人慶三年尊孔子爲文宣帝。止行於西夏。元成宗元貞十一年加號大成文宣王。明景帝景泰三年劉翺請尊孔子爲帝。憲宗成化時祭酒周洪謨請尊孔子爲文祖大成至聖皇帝。常熟知縣楊子器請加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皆不

行。世宗嘉靖九年。定稱至聖先師。時徐階黎貫謂不宜去王號。然不能爭也。以上世家及尊號。先是漢明帝永平四年。令學校祀周公孔子。十五年。躬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躬祀用太牢。學校秩禮牲以犬。唐高祖武德元年。立周公孔子廟各一。七年。以孔子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不祀周公。而孔子仍居配位。高宗永徽時。復祀周公爲先聖。而孔子以先師配。顯慶時。復稱先聖。元宗開元二十七年。祀孔子正南面。至明嘉靖。稱先師。去上號。而仍南面。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加至聖先師爲大成。至聖先師。不復言封號。樂章景平有云。猗歟素王。非爵也。其神主與廟祀。宋齊之制。太子讀經通。卽祀孔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親拜祭孔子於中書省。明祀先聖於文華殿。古聖帝南面。周公西面。孔子東面。其太學之禮。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詔國學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事。宋太祖建隆二年。詔貢舉人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爲令。其郡國廟。梁武帝天監四年。梁始立孔子廟。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命郡學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月朝之。唐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九年。顏師古言。郡國立學廟非禮。當止。高宗咸亨元年。敕州縣未立廟者。速事營造。自是孔子之廟徧天下矣。漢桓帝元嘉二年。魯相乙瑛請置廟。卒史明年。事下。春秋饗祀。出王家錢。給犬酒直。永壽二年。相韓敕修孔子墓。及禮器。靈帝建寧二年。相史晨請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禮祀。皆立碑。漢學校之祭。共犬酒。太平御覽引桓子新論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鷄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魏書。延興二年。大金國志。大定二十六年。皆制用酒脯。則雜依民俗。非秩禮也。魏帝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

祭孔子於辟雍。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制國學以太牢，用八佾。州縣學以少牢。元武宗至大二年，制春秋二丁用太牢，禮始定。自漢文翁畫孔子像於蜀石室，靈帝光和元年，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於鴻都門學。其後立廟，遂儗像。唐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及曾子配饗，皆坐像。先是，顏淵立像，至是，采論語四科九人及曾子配。又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明太祖洪武初，國子監廟增木主，司業宋濂坐講官，以其請毀像也。憲宗成化五年，闕里廟依京師制，增木主。英宗天順元年，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銅像於文淵閣。世宗嘉靖九年，張璁議毀像，籩豆用十樂用六佾，或依毀像，或移像，別作室奉之，或亦不移不毀。今闕里廟，舊像也。闕里廟漢世卽故宅，與治桓帝元嘉二年，置百石卒，史一人。魏文帝黃初二年，亦置百石卒，史衛廟。而於廟外廣爲室，居學者。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同諸侯之禮。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供灑掃。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廟戶二十。睿宗太極元年，以近祠戶三十供灑掃。憲宗元和十三年，置五十戶。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孔子廟，用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眞宗天禧六年，增殿庭廊廡百六十間。仁宗慶曆四年，以本縣中戶五十供灑掃。嘉祐六年，頒大成殿榜於闕里廟。神宗熙寧二年，行新法，減省廟戶二十。哲宗元祐五年，復之。徽宗崇寧三年，定殿名大成。國學郡縣學皆同。四年，定門戟二十四。元太宗九年，給守廟一百戶。世祖至元二年，罷。成宗大德五年，復。八年，給灑掃戶田五十頃。明太祖洪武元年，置戶百。世宗嘉靖八年，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闕里廟祭以四仲上丁。國子監府州縣學廟以春秋。洪武十五年制也。以上祠廟。孔子

墓。周時諸生以時習禮其下。史記集解皇覽云。孔子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五尺。塋地百畝。史記云。葬魯城北泗上。故所居弟子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守相出私錢治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給灑掃五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戶二十。墓初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飯甓爲之。漢韓敕易以石。石廣厚三尺。縱橫各七。唐玄宗開元二十年。遣禮部尙書以太牢祭孔子。墓易舊石以封禪石。以近墓五戶長供灑掃。後又廣新石五尺。宋眞宗景德四年。置守塋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過仙源。拜孔子墓。命學士晁迥奠孔子父母。明太祖洪武時。置灑掃戶七。成祖永樂二十年。建聖林門。以上其推恩追崇。始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齊國太夫人。妻并官氏。鄆國夫人。并蓋寃弁之僭。唐人左傳。桓六年正義。宋人隸辨引家語。正作并仁宗慶曆八年。詔於聖殿後立廟。齊國公像。用九章。元文宗至順元年。封啓聖王。啓聖王夫人。三年。封鄆國夫人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又封顏子父杞國公。母杞國夫人。順帝至元二年。杞國畫像九章。明英宗正統三年。以顏路曾皙伯魚從祀啓聖王殿。世宗嘉靖八年。改王爲公。薛侃上言。聖廟中顏路三人在廡。四配理所不安。或其時三人兩從祀歟。以上推恩。自褒成侯至漢和帝永元四年。定爲亭侯。食千戶。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宗聖侯。邑百戶。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奉聖亭侯。邑二百戶。至宋孝武帝大明時。奉聖亭侯失爵。南朝亦詔求孔氏後。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以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如魯祀孔子。封孔靈珍爲崇聖侯。邑百戶。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恭聖侯。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鄒國公。以孫孔長孫襲。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封長孫子嗣慈紹聖侯。食百戶。唐高祖武德九

年封嗣愬子德倫爲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褒聖侯食邑百戶。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後褒聖侯采邑。元宗開元二十七年隆道公爲文宣王。褒聖侯進爵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長任代不絕。肅宗上元二年詔文宣公位二品。文宣下憲宗元和二年赦敕與文宣公子一人官。遂爲例。昭宣帝天祐二年朱溫專政失爵。越二十八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復文宣公爵。兼縣令。則孔仁玉也。先是仁玉父光嗣不得封。仕泗水主簿。梁乾化中爲廟戶。孔末所弑。唐明宗誅末。授仁玉曲阜主簿。旋爲令。復公封。宋初卒。贈兵部尙書。今孔氏稱爲中興祖者也。宋太祖乾德四年授仁玉子孔宜曲阜主簿。後襲文宣公。真宗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孔氏爲令簿者以賓禮。勿使庭趨。仁宗至和二年改文宣公爲衍聖公。立孔氏知縣。唐季及五代孔氏宗子顯者才爲令簿。至宋謂孔子子孫不使他族統治。使文宣公兼攝曲阜令。時孔宗原嘗襲而議者言文宣非可爲子孫爵名。乃改衍聖公。而別立孔氏一人爲知縣。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知本縣。襲封人不得遠去家廟。初褒成侯在洛陽同文門有漢元嘉二年碑。云相瑛言。褒成侯四時來祭。事已卽去。及唐天寶十五年文宣公孔璿避亂之寧陵。遂家焉。後以兼曲阜令。在曲阜。今別立令。故申言襲封人當依家廟。而衍聖公定著仙源。仙源者曲阜宋名也。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爵者卽除寄祿官。虞俸並視現在官。給田畝。考遷亦改寄祿官。不領他職。在故郡奉祀。徽宗崇寧三年復爲衍聖公。大觀三年敕孔子後常聽一人注本縣官。令丞簿尉無定職。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授衍聖公本縣令。宋衍聖公孔端友南渡。寓三衢。六傳至孔洙。入元。而金別擇立衍聖公。



廢帝天德二年。詔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晉階承直郎。章宗明昌二年。以衍聖公四品。階八品。不稱。超授中議大夫。元太宗五年。分縣尹。至定宗時。衍聖公元措卒。養弟之孫演爲嗣。後以族人誣演非孔氏子。封中絕。縣尹仍孔氏世襲官。爲修廟致祭。世祖至元十六年。宋亡。十九年。宋衍聖公孔洙至上都。帝欲使襲封。讓於居曲阜世承祀者。越十四年。成宗元貞元年。封孔洙爲衍聖公。二年。設知印官。大德四年。給衍聖公隨朝四品官俸。七年。縣尹用衍聖公弟襲補。自演失封。至治襲封。中絕者四十四年。元文宗至順二年。給衍聖公三品銀印。順帝至正八年。以衍聖公爵與階不稱。晉秩中奉大夫。換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置掌書。典籍。管勾。司樂。知印。奏差。書寫。與孔氏世襲知縣。七年。改世襲知縣爲世職知縣。凡衍聖公官屬。知印。始元貞時。奎文閣典籍。始元武宗至大二年。司樂。始元仁宗延祐六年。餘皆明制也。宋徽宗崇寧二年。詔孔氏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爲族長。明太祖洪武七年。賜孔庭族長龍頭藤杖。主理家政。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賜衍聖公正一品服。景帝景泰三年。改賜三臺銀印。帶服皆正一品。列文臣班首。神宗萬曆七年。萬壽節。衍聖公入賀。待以客禮。不在文武班。不與朝參。二十二年。賜衍聖公長子公世子名號。例惟親王世子。郡王公皆長子。年十五。授二品冠服。以上世家言。其祭田。漢唐依官爵。唐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租稅供薦享。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添給百頃。八年。又賜百頃。金章宗明昌五年。增祭田六十五頃。屋四百間。後又撥給地六十四畝。有奇。元成宗大德五年。官置祭田二十頃。九年。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曲阜林廟祭祀。明太祖洪武九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五

屯、四廠、十八官莊。成祖永樂五年，賜滋陽田七十三大頃，順天湯沐田八十二頃。以上祭田。其給復先時有司酌復之。唐高宗乾封元年，詔賦役之事，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周世宗顯德五年，抑爲編戶。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復之。元太宗九年，詔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勿與。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復三氏子孫，大索徭役。英宗正統元年，復聖賢後裔。以上給復。其奉祀以宗子主之，或幼與病，則攝。宋大中祥符元年，文宣公孔聖佑年十一，九年，遷孔道輔知本縣主祠。天禧四年，聖佑年二十四，襲封兼知縣。金宣宗貞祐二年，衍聖公元措赴京師，弟元用攝祭。國朝衍聖公毓，晚多病，以子傳鐸攝祭。傳鐸當襲，雍正八年，乞病，卽以子廣圻襲。嘉慶四年，衍聖公憲培卒，嗣子慶鎔幼，以本生父博士封公爵，憲增攝祭。十一年八月，交代。以上奉祀。其京邸始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太子仁宗賜也。在東安門外，天子祭闕里，會孔氏子孫，始漢章帝元和二年，大會孔氏六十三人，以儒者巾服見。天子臨雍，衍聖公率諸賢裔觀禮京師。始明景帝景泰元年，以上其從祀配享。曹魏黃初時，曲阜廟像，二弟子執卷侍立。見水經注。元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珽修廟修像，以從陳蔡十子雕素其側。青衿青領，其在祭典，先時止以顏子配，或亦拜七十二弟子。北齊時，郡學立孔顏廟，諸賢不與也。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配。二十七年，增十哲及曾子等六十七人。公侯伯爵。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始定七十二賢。遼豆酒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孔子弟子，加左邱明等十九人封爵。徽宗政和元年，更定孔門弟子封爵。改犯先聖諱者，至以宋人王安石封舒王，升坐配享。金章宗承安二年，升先賢先儒封爵。元仁宗皇

慶二年。以宋元儒從祀。先是南宋自撤出王安石。別以宋儒從祀。至是及闕里廟矣。延祐三年。定四配。始者北宋及金元。皆以顏孟配位。顏右孟左。與孔子平列。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四月。增會子子思爲四配。東西配。延祐時從之。升有子子張宋朱子於殿上。合四科。閔子以下爲十二位。則定於國朝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從祀公侯伯號。分稱先賢先儒。熹宗天啓時。以魏忠賢從祀。後撤之。以上從祀自宋仁宗慶曆三年。立尼山廟學。教孔顏孟子孫。哲宗元祐元年。撥給近尼山田二十頃。元仁宗延祐二年。改中庸精舍爲子思書院。設山長。文宗至順元年。加號顏子復聖。曾子宗聖。子思述聖。孟子亞聖。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爲三氏子孫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山長。又置灑掃戶八。英宗正統九年。設三氏學生員。景帝景泰三年。置顏氏孟氏世襲博士。孝宗弘治十六年。加衍聖公次子翰林院五經博士。第三子太常寺博士。皆世職。武宗正德元年。立衢州孔氏博士。以孔洙子孫世襲。二年。以衍聖公次子博士主子思書院。世宗嘉靖十八年。立曾氏博士於嘉祥。神宗萬曆十五年。三氏學益曾氏爲四氏學。熹宗天啓元年。孔氏鄉試編耳字號。聖裔聖字半也。自子思書院有博士。子思始得專祠。督院官置田。子思書院博士。國朝順治十四年。以明制太常寺博士襲其衢州西安博士。以西安孔氏襲松江青浦北有地名孔宅者。言漢時孔氏避地居此。有孔子衣冠墓。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親書扁聯賜之。與衢州西安皆孔子後也。五十八年八月。衢州歲科試定額外。取孔氏童生入學二名。以上四氏其諸州學田。宋眞宗乾興元年始詔給。明英宗正統四年。戶部奏準。衍聖公五屯存五百戶。湊二千人。辦納籽粒供祭祀。其遣官祭於曲阜。始北

魏獻文帝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太牢祭孔子。卽位告祭。始元武宗至大元年卽位。遣學士祭告。孔子顏子廟頒書籍。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頒六經於孔子廟。避聖諱。始宋徽宗大觀四年。改瑕邱爲瑕縣。龔邱爲龔縣。金章宗明昌二年。改臣庶名孔子諱者。曲阜孔廟前立下馬牌。祭版署御名。太和五年。詔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告成太學及曲阜廟。則始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其立碑。則始平定朔漢。爲民祈福。則始康熙三十四年。遣吳涵初以上典制。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制一如明時。交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太祖親封鐵冠道人圖匣於曲阜孔氏。二年。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十四年。定稱至聖先師孔子。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立天下文廟前下馬牌。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封孔子五代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改啓聖爲崇聖祠。二年。諭改幸學爲詣學。增先賢博士三年。定至聖諱字右加邑。州縣丁祭。俱用太牢。樂用八佾。五年。定八月二十七日。至聖生日。齋一日。禁止屠宰。七年。修曲阜廟殿及正門。皆用黃瓦。改舊名宣聖廟爲至聖廟。門戟二十有四。八年。設廟中孔氏執事官四十員。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國子監文廟亦易黃瓦。二十一年。改曲阜知縣爲在外調補。缺停孔氏知縣。而增孔氏執事六品官一。先是。執事四十員。三品二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十人。九品十人。均由藩庫給俸二十兩。准監生應試。至是。又六品一。衍聖公田。在會典者。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灑掃戶百十五。皆免稅課徭役者。今實免稅課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其九百頃二十二畝。或以爲曲阜城中地。案明時五屯二千大頃。不應有曲阜城中地。山東通志則云四千二百二十二

頃五十一畝。疑係現存大頃一頃爲三頃計之。餘俱汶泗加洗淤浸也。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四年十月。以孔子祭田缺額九百頃。諭山東查撥補還。其廟基爲三百二十七畝五分。林地合新增總二千九百四十一畝九分。墓刻今仍題文宣王廟像王冕服。皆明以前法也。林樹古物。有年分繁牌。宋書劉義恭傳云。鎮彭城時。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嘆息。蓋取枯折二株爲材。今廟樹林樹極蔥盛也。明天啓時。耳字卷舉人二名。魯藩占一名。聖裔占一名。順治十四年。二名俱歸四氏。雍正二年。增爲三名。道光十一年。孔昭虔任貴州布政使。其子憲恭應鄉試山東。以列耳字號。官字號雙請。皇上以歸官卷則失專設四氏學本意。諭仍歸耳字專號。孔氏之派。今衍聖公慶字爲七十三世。自明以公彥承宏聞貞尙衍八輩。遠近支屬依用。天啓中衍聖公衍植又定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允慶繁祥。及允憲之襲也。高宗改爲憲祥。今俱依用憲字。衍聖公府當廟東詩禮堂垣東。詩禮堂列聖詣廟講學處也。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聖祖詣俟聖訓。本曲阜文廟。至奎文閣下輦。由甬道旁行。行三跪九叩首禮。留曲柄黃蓋供廟廷。四時享祭。陳之。世宗憲皇帝依行九叩禮。乾隆五十五年。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親詣曲阜廟致祭。雍正時。曲阜廟災。世宗詣國子監大成殿祭。奠告慰。避殿減膳。曲阜廟工成。欽差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同奏慶雲見。其後高宗頒周器十於曲阜廟。重排石鼓十於國子監廟。熱河文廟衍聖公京邸。今在西安門外太僕寺街。顏氏士爲七十世。曾孟亦用孔氏名。曾氏毓爲六十九世。孟氏傳爲六十七世。顏曾孟祭田會典皆四十五頃。顏氏又

自增祭田見曲阜縣志共百一頃十畝六分八釐曲阜亦有僧道明有三聖祠正統時諭禁之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衍聖公咨巡撫布政使撤毀乾隆三年河南學政林枝春以三教堂佛居中聖人老子互爲左右請通飭毀之得旨允行古時有祈禱南北朝祭或以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俚狎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禁之定其禮封氏見聞記儒教云唐時風俗婦人多於孔廟求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元成宗大德元年制各官涖任先謁聖廟以次謁諸神廟著爲令廟始嚴闕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直省武官協領副將以上得陪祀四十九年九月太原總兵馬際伯奏文臣皆得陪祭孔子武臣惟副將以上得陪祭請自今參將以下同城武弁得與文臣一體陪祭於是文武皆得在列元仁宗卽位遣宦者祭告殿上風起兩廡燭滅臺下鐵燭檠入土尺餘皆拔明洪武時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嘉靖九年罷之然內學堂上學散學皆拜孔子非典禮主祭也史記世家言極纖悉蓋情深文明其言世家記世祿也其名至當矣後人忽言孔子可世天下以史爲失例其說可怪嘆故復識世家言以後事如此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書

禁開礦

康熙四十三年部議江西崇仁大庾開礦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五十二年奉旨有礦地方初開時卽行禁止乃可若久經開採貧民勉辦資本爭趨覺利藉爲衣食之計而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雍正二年奉旨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

若招商開廠。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致聚衆藏奸。則斷不可行也。五年。諭又申言之。謂何必諄諄以利爲言。嘉慶四年四月。御史據民商呈。奏請開邢臺銀礦。奉旨。恭閱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於開礦一事。深以言利爲戒。不准行。五年。大名請開鉛廠。摺不發。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金礦。奉諭。以無籍之徒。聚之甚易。散之則難。於邊地殊有關繫。嚴行封禁。九月。平泉州銅苗見。請開廠。諭。永遠封禁。二十年四月。諭。封禁都蘭哈拉鉛廠。

### 田土

順治十六年。天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四十畝。乾隆三十一年。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零。州縣衛田也。口外屯田不計。

### 旗地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奉諭。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朝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凡歿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尙存。或子弟存者。量口給予。其餘田地。盡行分與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三年三月。議定此項錢糧。照數永免。今據乾隆六十年田數。內府三旗莊田。一百二十七萬八千八百畝。宗室莊屯田。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七畝。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給地。一千四百零六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畝。初以圈地賣與民人者。雍正七年。官爲取贖。其官贖之田。乾隆四年。議許壯丁具呈領買。其價銀以五年錢糧分限扣交。壯丁領買者。限以五晌。計三十畝。其五晌之價。上地銀四十八兩。

二等三十八兩、三等二十八兩、四等十八兩、荒地十二兩、四十四年定官贖地未經領買者官收租銀由直隸總督徵解爲歲終分賞八旗之用其旗地徵收雍正十一年定官地被災十分者免五、九免四、八免二、七免一、六分者不免地租銀每畝一錢五分私價自三錢五分至八錢其井田雍正時定以田百二十五畝公田十二畝五分廬舍十二畝五分私田百畝納公田租十二石五斗乾隆時改爲屯田每畝交一斗。

農祭

先農壇之祭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案六壬古式正月亥爲天倉梁天監時改用二月今法二月節猶日躔亥故用亥後改於三月雍正二年耕藉三推畢又加一推遂爲例乾隆三年依成法四推又定制三月耕藉與祭先農同日往時以祈穀時祭不燔柴順治十七年定制祈穀用燔柴禮乾隆八年初定常粦禮歲舉行之雨澤或愆則禱社稷三壇又不雨乃大雩也至民間求雨止於叩禱此外皆治以應得之罪見雍正二年六月十一日諭旨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禮任意設壇觸犯鬼神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各存誠心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嗣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經求雨尙可如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卽以妖言惑衆治罪欽此農民宜知之交相告也。

荒政

國家荒政十二、一、救災、二、拯飢、三、平糶、四、貸粟、收成在八分以上。加息。七分。免息。六分。五、蠲



賦六、緩征七、通商禁遏八、勸輸通三百石九、嚴奏報之期十、辨災傷之等十一、興土功使民就備十二、反流亡使民生聚會典拯饑之例水旱成災先給一月糧爲撫卹災六分者極貧予一月糧七分八分者極貧二月次貧一月九分者極貧三月次貧二月十分者極貧四月次貧三月凡月者皆滿三十日戶計口大口日米五合小口兩日米五合或給錢依米時價成戶者月一發不能自舉火者官給粥日一發士子移粟學宮就給其極貧加至七八月次貧五六月者事出特恩其救災之例若水患民居湮漂者給修理費傷人者加卹水旱興土功則以所濟民數與工費同報部康熙年賑山東賑喀爾喀乾隆年賑甘肅賑徐州嘉慶年賑直隸皆曠典邁古乾隆時修會典凡涉民事刪去虛文歸於實惠俱高宗純皇帝丹毫改定親民重農遠過唐虞三代矣日下舊聞考五十五卷館臣案云乾隆二十年會典進呈奉御筆將先農壇齋宮改爲慶成宮此改定之見於記載者且丹毫牽絲鉤勒及單雙圈出擡寫式樣尤爲使歸畫一免復請之遲緩與煩也。

### 禁殺牛

古殺牛之禁寬嚴不同淮南子說山訓云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死未有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也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是漢法不得殺牛汜論訓云馬免人於難者其死葬之牛死葬以大車爲薦死而埋之其不殺可知後漢書第五倫傳云爲會稽太守有妄屠牛者吏卽行罰魏志陳矯傳云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爲

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高堂隆傳云明帝時度支經用吏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以此爲賦所以有私宰之禁其言私者對官言之也晉書張茂傳云初起義兵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又不任耕稼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南史云梁傅昭子婦家餉牛肉昭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唐律廐庫云故殺官私牛徒一年半盜賊三云盜殺者徒二年半其法似輕然唐赦文多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刀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五代史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敕百姓將牛驢及馬宰殺貨賣便仰擒捉不問軍民高低隨在處斬訖奏明宗紀云天成二年三月丁卯詔糾察殺牛賣肉準條科斷其自死牛許賣斤不過五錢民家各報所由準例輸皮入官宋則燕翼貽謀錄云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曰開櫃房屠牛馬驢狗以食犯者定行處斬青箱雜記云張詠尹益都李順黨殺牛避罪亡逸許首願望就命斬之厚德錄云張逸知益州歲饑民殺耕牛皆配關中明歲乃奏還之折獄龜鑑鄭克云包拯知揚州錢和知秀州有仇盜割牛舌者皆使歸屠牛散肉遂爲仇所告以此獲仇盜王鞏聞見近錄云張文懿爲社洪令村寺神每告僧迎之一日僧不出迎神言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遂改正安南大越史記李仁宗本紀云龍符二年八月詔盜殺牛杖八十徒犒甲其妻杖八十徒桑室婦鄰家杖八十時當宋也並罪及其妻明沈景倩野獲編云萬曆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充軍例懸賞購人告發是殺牛自古有禁順治十一年五月甲午端午上諭賜饌大臣曰朕甚憫耕

牛勞苦。不忍食其肉。又序刻牛戒彙鈔。既而大學士魏裔介又輯刊牛戒續鈔。雍正七年六月。上諭曰。聞外間譌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將欲齊來謝恩。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一概不用牛肉矣。如有違禁私宰耕牛。立卽鎖拏。按律盡法究治。該管官從重議處。嘉慶十年十二月。巡視西城御史奏請開牛禁。坊官驗明。准令回民宰賣。上責以此御史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亂道。荒謬已極。不可復任御史。回教中聞之。亦稍斂迹也。回回殺牛者。諉之老教。實亦不然。回教以駝爲大牲。祭用之。牛爲少牲。祭與賓用之。用者卽不以負。知非耕牛也。天方典禮引天方書云。市有懸牛。聖化不入。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爲業者。又云。穆罕墨特至默底那。見市屠牛。曰。盍易諸民。遂舍牛而易羊。大唐西域志云。天竺噉牛豕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郊外。希迹人間。今京城禮拜寺。言回回禮拜日。殺牛者不得升堂。

### 演義小說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爲念佛三國演義爲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偽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又各種秘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毀。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

六月御史伯依保奏請銷毀淫說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官話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爲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十年裁福建四門書館。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土俗字字典所無。難以繕清。嗣後隨本音釋。揭送內閣。以便繕譯對音。嘉慶十一年奉旨。上書房行走者。粵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謹案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而經史多有方言。學者貴知之。然必立一雅言爲之準。而後方言可附類而通也。

雜職儀衛

會典禮部儀制司儀衛云。雜職竹板二。無他物也。凡輿馬文員則司道以下。教職以上乘轎。昇夫四。雜職乘馬。按宋張某白獺髓云。王姓初任江右一尉。多刻剝。宴於市民家。民齋尉司旗杖等。訴其攜兵卒強盜。宋史司馬池傳云。知鳳翔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王明清揮麈錄云。其祖爲應城尉。驗尸爪有血。弓手持蓋者。面有爪痕。縛之訊治。果然。則其風久矣。又周道道豹隱紀談云。縣尉下鄉擾人。邇來尤甚。京口人效古詩云。雞鳴刺縣尉。

下鄉也。其三章云。雞既烹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葉子奇草木子云。廉訪分巡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若解命盜犯人。則巡尉用一聲鼓一聲鑼。然則宋巡尉有旗杖有蓋有鑼鼓。元巡尉有旗幟金鼓。蓋明時裁之。

### 宮中歲用

皇朝通考國用考云。康熙二十九年。查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充餉。又光祿寺送內所用二十四萬餘兩。今止用三萬餘兩。又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六七百萬斤。又紅籬炭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百萬餘斤。又每年牀帳花毯輿轎等項二萬八千餘兩。今俱不用。高宗純皇帝御製詩注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本朝康熙五十年間。省至七萬。乾隆三十年。三萬。四十年。二萬。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諭。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前明宮中每歲用度。金花銀九十餘萬。兩。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每年柴炭等項。又不下數萬兩。康熙時。大加刪減。不及十分之一。我皇考恪守前規。益加儉約。更爲減省。朕一切宮中支用。照乾隆年間舊例遵行。罔敢稍踰。

### 太監

順治初。裁定內官額數。

順治元年。奉旨。內監原未贊禮。何得混入朝班。牙牌事宜著議奏。  
順治二年。定例嗣後內監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

順治三年定織造不差太監。

順治十一年滿洲修義與太監吳良輔交通修義既死吳良輔處斬定議置十三衙門裁內務府。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結納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卽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欽此日下舊聞考鐵牌在內務府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九寸厚一尺。

順治十八年遺詔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由委用宦寺是年罷十三衙門以其事歸內務府。

康熙十六年五月置敬事房設總管副總管。

雍正元年定總管四品副總管六品隨侍等處首領七品宮殿等處首領八品。

雍正四年六月定正四品大總管爲宮殿監督領侍從四品大總管爲宮殿監正侍六品副總管爲宮殿監副侍七品首領爲執守侍八品首領爲侍監尋又定內官品級自四品至八品皆不分正從永爲定例乾隆七年定宮中現行則例凡內監官職以現今四品爲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一品宮中現行則例歲賞內監廣儲司銀二千兩崇文門錢一千六百兩。

皇朝通考職官考乾隆三十四年裁萬善殿教習清書太監在長房一帶以內府筆帖式課之漢書亦派筆帖式教習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三集蕉園詩跋若輩不過令識字記檔案而已。三十六年

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上諭。自行淨身。擬斬候之律。永行刪除。十七日。刑部議奏。奉旨。以後投充者。內務府大臣。交該司盤詰。驗看。都虞嘉慶十八年九月丙戌。上諭。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凡近御者。皆循謹誠樸之人。此案逆賊。俱極疏賤。僅於宮內看守門戶。嗣後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有不得不暫時給假者。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准放出。

### 奏摺文字體式述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奏平涼盜發明。廢韓康王定王冢。奉諭。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爲庶人。然後可。彼生爲藩王。誰廢之邪。雍正七年三月。諭。張大有本內有地效其靈語。又前河工履歷中。有河伯效靈字樣。彼時面加切責。張大有一任無知幕客。信筆妄書。全不留心檢點。著嚴飭行。四月。諭。每見臣工奏章。有山川效靈字。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今衍聖公賀本內。仍用乾坤效靈字樣。著更改。另行繕寫具奏。五月。又諭。通政司及大學士參奏。此措詞之當審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諭。劉峨摺內。許牧劉令字樣。殊失對君之體。申飭通諭。嘉慶九年六月。諭。安徽巡撫王汝璧題本內。稱前巡撫張誠基爲張巡撫者。屢見內閣票擬飭行。著交部議處。嘉慶十五年十月。安徽學政萬承風奏。任滿摺。署銜內。廷供奉。諭以書銜不合。會典官職無此名目。此官名之當慎也。官名地名。俗多用省文。嘉慶八年。明亮奏。稱烏魯木齊提督爲烏提。奉旨申飭。十一年七月。陝西巡撫奏。稱甘肅布政使爲蘭藩。諭交部議處。仍傳旨申飭。是官名不當。

捏造也。乾隆三十年諭飭熱河稱熱多倫諾爾稱諾以後地名字面一概全寫。嘉慶二十年六月諭飭順天府尹奏留委員於順天府地方補用稱爲留順實屬簡率。道光九年五月扎隆阿奏葉爾羌稱葉城阿克蘇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稱阿烏喀三城奉諭旨申飭是地名不宜省捏也。乾隆五十年六月書麟片奏河南柘城案內回漢二字硃抹批云不可如此寫嘉慶九年十月兵部議處佛爾卿額摺內有滿蒙文滿蒙話數處奉諭兵部堂官察議司官議處嗣後毋許率用省文致礙文義十年四月又諭飭禮部奏貢士名數滿蒙漢字樣蓋湊捏之文實難注目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九卿議覆改經摺內有春禮孤經句硃筆添出秋記二字諭飭行五十二年二月浙江巡撫覆奏前摺硃車係滴硃車腳併寫硃批以後慎之毋爲俗幕賓所誤五十四年六月廷寄上諭長麟摺內鄉約地保省寫約地殊屬不通一任幕友書寫漫不經心嗣後宜加意檢點嘉慶十九年二月烏魯木齊都統奏妒姦案姦婦爲達婦奉諭不學無術永不准用此等字二十年六月熱河都統奏稱建昌竊犯回子爲回賊奉諭申飭察議更正此皆捏寫不合者至其他文義乾隆五十五年十月諭向來河臣以河身隄內灘地爲隄外以隄外民田廬舍爲隄內內外倒置嗣後總以河身爲主毋得牽混五十四年閏五月福建巡撫浦霖鹽摺批云東牽西扯甚覺難明九月江蘇巡撫閔鶚元奏臬使來京硃改來爲進廷寄諭云閔鶚元誤寫未留心是年六月十八日穆騰額呈進與李天培通候信稿諭云稿內語句虛文敷衍尤屬可鄙宜乎有此一驚也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義州城守尉呈遞靈芝奏片係松筠代擬引爾雅茜芝釋曰土氣和作爾確菌芝擇日上氣和又引本草氣



味平。作本草氣味乎。諭云。特爲指示。俾知盛世不尙祥瑞。其率意稱引。尤可不必也。嘉慶九年四月。諭題本年月末幅挖改蓋印。著另換一扣。黏接鈐印。道光元年九月。湖廣總督陳若霖奏到各摺內雨水糧價一摺。諭云。並未封口。殊屬疏忽。著傳旨申飭。十三年七月。御史松桂奏息銀修理街道一摺。諭云。並未填寫年月日。著傳旨申飭。敬悉所聞。亦案牘中風雅嘉話也。

### 工程圖式考

凡輿地懸圖。宜以北爲上。其几案展閱之圖。宜以南爲上。以坐閱多向明也。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言奉上諭。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便閱看。嗣後勿再舛錯。蓋俗士作几案圖。多誤從懸圖式也。又一圖不能盡者。當分圖。又地要工多。一圖叢記者。當於全圖中聲明此處別展一圖。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南河奏挑湖口引河移下清口壩挑陶莊以上引河圖。批云。將所圈處放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嘉慶二年四月。南河奏豐工大壩挑水壩圖。大壩挑水壩偏在西首。似河道西短窄。東寬長。不能一目了然。諭云。工所酌中另繪一圖。又河淮圖自應分別顏色。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兩江總督奏引河圖。顏色同。批云。可謂不用心之至。六月覆奏。分用顏色。五十九年八月。山東巡撫奏南河豐工攔壩圖。奉諭。黃河隄工自應分爲兩色。庶可一目了然。乃一色繪畫。竟似河流分爲二道。眉目不清。且不吉祥。嗣後圖樣宜分別顏色。嘉慶元年七月。南河奏豐工圖。諭云。正河下游既已斷流。仍用黃色繪畫。仍欠明晰。十一年六月。南河欽差奏圖。奉諭。著將湖河情形。另繪圖說。分別青黃。渲染著色。以便披閱了然。



# 癸巳存稿卷之十

## 金石文

許慎說文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始重金石文者也。文中子周公篇云。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至趙宋卽以此名學。然周穆王吉日癸巳石刻乃小篆。癸巳巳字作戊己之己。其僞可知。漢書郊祀志云。李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此或真器。少君探知之。而南史劉杳傳。詩魯頌正義。並云齊人掘地。得齊子尾嫁女牛尊。正作犧牛狀。其事已不可信。宜興有陸機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唐元和六年。縣令陳從諫重立。黃某書。塗中京下都督。乃吳官。周處入晉不爲此官。且碑言處父魴爲新平廣漢二郡太守。碑題與文皆僞也。唐闕史云。裴休親表。宰曲阜。土人墾田。得古鐵器如盎。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鑄。劉蛻曰。葬而虞卒哭。乃謚。葵邱歲爲桓公三十年。未卒。不得以謚稱也。休悟。命擊碎之。五代史。唐六臣傳云。張策父同。爲邕管經略使。策少好學。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二器皆初出土者。蓋已先售其欺矣。避暑錄話云。長安李氏有端硯。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敞辨之云。天

寶稱載不稱年。時爲郡。爲太守。至德後始爲州。有刺史。李元不應豫知也。是亦穆王刻石之類。明有隋大業君臣銜署石刻蘭亭序。又宋人傳唐太宗所得王羲之手刻樂毅論石本。今尚有傳者。又有宋刻王羲之小楷大學石本。總爲不誠耳。

開元錢

舊唐書食貨志云。武德四年七月。行開元通寶錢。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又云。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乾封錢。流俗乾字在上。封字在左。尋悟其誤。卻用舊錢。然則乾封元寶元字。不改開元元字之位。此元寶之誤一也。宋史食貨志云。淳化時。改鑄淳化元寶。自後皆以元寶爲文。至寶元時。仍曰通寶。然則北宋人見宋時元寶。因以今概古。所謂一孔之見。此開通元寶所以致誤者二也。隋唐嘉話云。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所書。畫墁錄云。開通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今則不然。自明天啓三年。收古錢歸鑪。改鑄後。楷字錢少。八分字錢尙多。流傳者。惟開元開通有異議耳。博異記有上清童子元寶。岑文本曰。元寶錢之文也。太平廣記言唐玄宗時。王元寶巨富。時人呼錢爲王老。摘取錢文耳。蓋武德時鑄開元通寶。自取佳名。後開元年號同之。猶明時日本鑄寬永通寶。後亦寬永年號同之。回環讀爲開通寬通。則元寶永寶亦自有義。宋姚寬西溪叢語引李審言記聞云。唐錢文有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世俗淺者曰乾重元寶。開通元寶。朝士亦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蓋宋時錢文有回環。故朝士言如此。不悟開通之義。亦止庶幾乾重之名。必不可解。執一孔之見。反謂開元爲非。則不思之

甚矣。西溪叢語又引唐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合之唐志，開元之義可知。又開元錢背有眉文，能改齋漫錄引談賓錄，通鑑考異，西溪叢語，俱引凌瑋唐政錄要，畫境錄，俱言進蠟樣時，寶皇后甲痕，通鑑考異引薛當唐聖運錄，云文德皇后甲痕，能改齋漫錄引青瑣集，攷古質疑引涉世錄，俱云開元時楊妃甲痕，其言雜出，人與年不相應，其言甲痕，亦自有義。漢時西域鬪寶錢，文騎馬，幕人面，烏弋山離錢，文人頭，幕騎馬，安息錢，文王面，幕夫人面，錢有后妃甲痕，宜也。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又有地名京洛潤益者，則會昌時鑄也。魏書高道穆傳云，表請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及宋孝建錢，不言年號，在面在幕，火珠林以五銖錢有字者為陰，實則孝建四銖，太和永安五銖，及有年號錢，當以有字者為陽，與鏡背碑陰其用不同也。

### 天命天聰順治通寶

嚴君可均所藏錢，天命錢，有清文，有漢字，清文為阿卜喀衣之汗稽哈福寧阿，天聰錢，有清文，皇朝通考錢幣考云，天聰通寶，一為滿文，一漢字，嚴未見漢字錢也。今海州武洪甌有之，崇德錢，云未見，順治錢，有背文，曰一曰二，曰一兩，其穿上曰十，又有無背文者。今說鈴後集述異記，言康熙四十一年，嘉興城背無字，即此錢也。云順治錢無背，為不可解，則是未檢之言。又有背文，曰丙曰午，又有背文，上戶，左戶，上工，左工，左同，同，上陽，左陽，和，上福建，左云南，上臨，左臨，上東南，左東，上襄，上荊州，左荊，上宣，左宣，上原，原，左原，上昌，上寧，波，上浙，州，左浙，上河，封，左河，上薊，州，左薊，上制，左延，安，右延。

皆順治十年以前之錢。其背文戶一厘。工一厘。陽一厘。同一厘。福一厘。臨一厘。江寧一厘。宣一厘。原原太  
• 一厘。薊一厘。昌南。昌南。一厘。寧一厘。寧。夏。河南。一厘。浙一厘。陝西。陝。一厘。雲南。雲。一厘。則十年所定重  
一錢二分五厘者。後又加鑄如當二錢。背文左漢右清。文曰同。福。臨。東。江。宣。原。薊。昌。河。寧。浙。陝。陽。亦有左  
清文右原字者。其京局寶泉寶源皆清文。此十四年以後錢。雍正七年定例寶泉寶源寶直等皆清字。

琉球波上寺銅片

汪檢討楫使琉球雜錄云。波上寺閣中扇固銅片。上鑿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不解何義。吳寶厓  
曠園雜誌云。波上寺小板閣像前銅片。旛鑿奉寶玉幣四字。餘皆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案元和  
以漢字紀年。漢章帝元年甲申。唐憲宗元和元年丙戌。皆去壬戌甚遠。其他用漢字者。安南則明史云。嘉  
靖九年。改元元和。則元年庚寅。歷代紀年考。當嘉靖十四年改元。則元年乙未。去壬戌亦遠。日本則大成  
年代廣記云。百九代後水尾元和元年乙卯。當明萬曆四十三年。其二年丙辰。八年壬戌。所可知者惟此。  
墨莊漫錄云。昌國縣寶陀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閒。海船到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難林商  
賈所施。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多有文采。則沿海諸島。宋時已多外國年號銅器。此當是日  
本之物。日本元和當與荷蘭爭臺灣之時。天主教方熾時。琉球亦屬日本。番字不知何語。雜錄雜志。於二  
年八年丙辰壬戌。有誤記耳。大成年代廣記。日本書也。

日本寬永通寶

日本寬永通寶。或讀作寬通永寶。實則先以寬永取義。日本寬永元年甲子。當明天啓四年。其三十年癸巳。當本朝順治十年。明年甲午。本國改元正保。三元指掌。大成年代廣記。所記皆同。徐氏葆光中山傳信錄云。日本寬永元年。當明天啓二年壬戌。誤也。皇朝通考四裔考。載崇德四年朝鮮奏繳日本國平義成所貽書。署云寬永十六載己卯五月日。則寬永信始甲子矣。其紀年始甲子。止癸巳。今鑄錢仍用寬永者。蓋以其名美。三元指掌書名八卦通變指南。見周氏琉球國志略。

### 太公

水經渭水注云。磻溪水出南山茲谷。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平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跡猶在。其地在斜谷北源之西。清水注云。汲城西北亦謂之磻溪。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案史記云。呂尙者。東海上人。孟子云。居東海之濱。古蓋傳聞異辭。然秦策云。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則太公亦轉徙無常。尉繚子云。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人謂之狂夫。則汲宜有太公之蹟。清水注又云。汲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嘉慶十二年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太公泉。碑乃魏武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齊太公呂尙者。此縣人也。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

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詢之曰。爾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俱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其語質野。頗與他書不同。莊子田子方篇云。文王觀於臧。有一丈夫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弗安也。於是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王其無他。遂引臧丈人而授之政。三年。以爲太師。北面問政。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疑卽太公事。而別傳爲臧丈人。又言辭遁以掩之。其言帝命。同一託之於夢。史紀其事耳。周志非誣也。晉書束皙傳云。太康二年。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曰紀年十三篇。曰易經二篇。曰易繇陰陽卦二篇。曰卦下易經一篇。曰公孫段二篇。曰國語三篇。曰名三篇。曰論語師春一篇。曰瑣語十一篇。曰梁邱藏一篇。曰繳書二篇。曰生封一篇。曰大歷二篇。曰穆天子傳五篇。曰雜書十九篇。曰簡書折壞不識名題者七篇。雜書爲周書。論楚事爲周食田法。爲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不知碑引周志是何篇書也。宋書符瑞志云。文王將畋。史徧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今乃見光景於斯。六韜文師。其言亦然。但云史爲舜占耳。寫本如此。釋聖賢遺蹟。記者多異詞。不足爲疑。或曰。禹柰何得皋陶。宣十六年左傳。羊舌職云。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卽論語子夏言舜



舉皋陶不仁者遠。由禹稱之也。古書蓋備列其事。今人以不見而疑之。又李石續博物志。汲有太公廟。深北有伏生家。皆本水經。而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李石附會可笑。其笑不在七情之中者也。

### 伏生碑

魏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其漢書儒林傳伏生注云。名勝。伏生碑言也。後漢書伏湛傳。則云伏勝字子賤。顏氏家訓書證篇云。隋永昌郡城舊單父地東門。有孔子弟子處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沛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漢人言伏生祖孫同字。張晏所言伏生碑。當是墓碑。酈道元亦魏人。宦於山東。其水經河水注云。深水又逕伏徵君墓南。有碑。今尙存。是伏墓碑。魏時尙及見之。今鄒平亦有伏墓。其地在水經濟水南。與有碑之墓隔深濟二故渠。僞也。史記漢書俱言文帝使掌故鼂錯往受尙書水經注。碑云使掌故歐陽生等。

### 邱氏

左邱明子孫爲邱氏。見廣韻。引風俗通。最確矣。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得吳興邱遲墓碑。稱遲邱明後。則漢至六朝。俱言邱明爲邱氏。並無異說。顏師古急就章左地餘注。始言左邱明本魯左史。繼守其職。遂爲姓。元和姓纂亦兼存其義。古譜學由上及下。始有世系。唐以後譜學。則先列一姓。而後搜古名人以實之。此左邱明之所以入於左也。今人又言左思爲左邱明後。且爲之說曰。據左思爲邱明子孫。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嘗檢晉書以質之。晉書云。左思。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左右公子。左思家世儒學。邈譜爲姜裔。不會妄引邱明。不得有此一據也。其人不言之。乃謂風俗通不可信。及言伏生墓。又謂水經注不可信。

如此則妄作而已矣。

省堂寺碑跋

右省堂寺碑拓文。碑在莒州大山東麓。文十八行。頌五行。年月一行。行三十六字。文首有文起二字。在格外。蓋前有刻像。此本可識者七百餘字。無題額。無撰書人姓名。其文云三十五人等。頌則云九十人等。蓋後猶有題名。其署大唐永徽元年歲次庚戌四月二十八日刊。小滄浪筆談云。永下庚下字不可辨。唐年六。永惟永隆庚辰元。斷爲永隆時碑。誤也。碑有甯道願。莒州志云有道顯字。碑有苑副督公亮。志斷副督云有副督字。碑三十五人字甚明。志云有三十六人字。碑云脊枕五星。飛薨挂月。近視與五嶽爭峯。志斷月近云有丹道字。碑云鑊湯止沸。東矚原隰之澤。志斷沸東矚三字云有沸騰字。碑云粧嚴以洛浦之珠。志云有粧散字。方志悞也。碑中鈔乃鮮字。隰乃隰省。魏永平時鄭文公碑。使協皇華。原隰斯光。亦然。粧嚴嚴近分書。孔廟同文門。魏正光碑陰兩嚴姓。青州殘碑嚴胡道。亦然。鳧下刀卽几音殊。轉宋人或以爲從人。言鳧人鳥。隸刀卽篆人也。故又譌作身而從乃者。不知從刀則是爾雅鴈割葦。謂從人從乃者。又不足言矣。疎兼雅疎。俗疎。兩體。而字不全。苑卽苑何忌。苑羊之苑而加音綿。青州齊臨淮王像碑。神爵集苑亦然。咎字作咎。同文門齊乾明時碑殘缺。中見半字。亦卜右多一筆。蓋取茂美碑。博從。字應作構音薄。壁柱也。穿薨應作薨。勢應作勢。墜應作望。皆用俗怪。換亦族別體。或亦作挨。或又作袂。魏高澄碑。此非齊高澄。墓在德州。率袂攻圍。族旅皆從衣。不可解也。碑徒作徒。脩作脩。案易繫傳。損德之修也。釋文馬融。

本作德之循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一作既脩。左傳脩及元冥，呂氏春秋作循。史記文帝紀循從代來功臣。漢書作脩。蜀志後主傳及費禕傳郭循，張嶷傳及魏志齊王芳紀作郭脩。韓文考異方氏云唐人書修近脩。楚辭亦有悞者，皆脩之佳證也。歡作歡，知觀勸及舊齋齋等俗別之情。圖字作畺，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定官書云圖畺二形同。說文畺古文鬲，汗簡以鬲爲圖古文，而以畺之古文爲畺，蓋無稽之論。然圖畺實通寫。衛宏詔定官書時已有之，今之鄉畺是圖字，從都團轉音。又圖以輔籍，自周時已然。明制有圖冊，里冊之首有一圖，故曰某畺，或云當從周禮都鄙讀畺爲鄙，不知以畺爲圖，胥吏書如此。漢官書亦如此，豈得人皆言圖而獨言是鄙也。阝字省去今國字中從王王者，草書或字也。其終淪作終論，測妙作惻妙，刻削作剋削，悟道作悞道，涌出塔涌作踊，皆聆音可知。碑云說善空之事，借善爲普也。頌中純隱等供，純爲射形轉，射隱者謂沙門及居士，以純當緇，禮論語皆有之。混屯屯作屯，風俗通言毛姓，水經注言屯氏河皆由屯毛中有屯字致譌。頂祀，祀本古文，書大傳禮縵糾縵所以相亂也。歡懽則喜加心，亦是古文。其暉作暉，則德州魏高貞碑清暉字亦同。涅中泥加土入其綜，宗加糸，音覷，蹬彼岸，蹬八正，加足，巉巍。崔又加山，菌則園加草，成佰仁，則伯加一。斲字初不可識，偃師金石志齊孟阿妃造老君像記息子斲云，斲不曉何字，今思之實止斲字加一筆耳。幹則幹加一，高澄碑氣幹英發亦同。高貞碑則作幹，又澄碑憑春灑翰，庶月抽琴，今人於幹翰中多喜加一筆，有由來矣。碑云眉間毫相儼若五山，又云去仕傍隍，又云基柯朽爛，事曠難周，應是玉山，去住，基柯朽爛，書丹時誤也。知是書丹時誤者，漢張遷碑云荒遠既殯，定

是賓誤加歹。又云爰既旦我君。定是暨字誤分兩格。禮雜記。甕甗管衡實見間。祭義。見間以俛甗。亦隲分爲二字也。魏高澄碑銘云。痛矣離長。上乃池枝爲韻。定是長離誤倒。蓋出泉書文。各司其事。不復衆校。古人淳至如此。至往劫求師衆多。曩那淳于五嶽。天宮愛性。復有日居月諸。雜以分篆。唐六典云。石經碑碣。大篆分書也。六朝唐初風氣。以分篆隸及假借俗別雜合。一石景龍以後。希覩斯製矣。其言雙樹生。雙侍郎。蓋小名。云故佛堂。是脩葺也。而云建立。則侈言之。云共捨五家之財。佛書云。人生見在財產。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一曰水火。一曰盜賊。一曰刀兵。一曰不肖子孫。是也。又曰造石碑像。卽是此石。嘉慶壬戌小除日。

麪條子

麪條子。曰切麪。曰拉麪。曰索麪。曰挂麪。亦曰麪湯。亦曰湯餅。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麪。釋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正倦游雜錄云。水淪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是也。索餅乃今麪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麪餅入湯。及凡切餅爲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皙餅賦。文字多譌。其云麪迷離於指端。手縈廻而交錯。或以屬之牢丸。其事狀似今之挖搭湯。及片兒湯。而牢丸之名。又今之湯圓。不相應也。魏賈總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餠。餠有膏環。其水引餠。餠云。按如箸大。薄如韭葉。一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又云粉餅同。其膏環云。米屑溲。如湯餅麪。手搦圈。可長七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然則水引餠者。湯餅中水引麪條也。粉餅同者。今粉絲也。膏環如湯餅麪者。今餛子也。而水引餠之名。則又今之湯餛餠。亦謂之

扁食不相應也。歸田錄云：湯餅，唐謂之不託。今日餠飩。知宋時專以水引麩條爲湯餅。與齊民要術所言者合，但名不同耳。傷寒論云：食以索餅。今醫書則謂之湯麩。又謂之麩湯。清異錄云：釋鑿與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謂湯餅瑩滑。蓋湯餅爲湯麩總名。又云：金陵士大夫家，溼麩可結帶，則專指麩條。齊書何戡傳云：太祖好水引麩。戡令婦女躬自執事，設上焉。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爲生日湯餅耶。嬾真子云：湯餅卽世之長壽麩。宋樓鑰北行日記云：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朝作湯餅。元張翥最高樓詞：壽仇先生云：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水調歌頭詞自壽云：臘歲開紅玉，湯餅煮銀絲。真水引麩矣。生日湯餅，古人生子，亦設湯餅。唐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坐上賓。舉箸食湯餅。祝詞天麒麟。大明會典百三：皇太后壽旦，正統間有壽麩。東宮千秋節，宣德間有壽麩。乃取湯餅麩條長壽之意。宋馬永卿懶真子謂之長命麩，其爲長條可知。

### 牢丸

牢丸之爲物，必是湯團。宋以來多作牢丸。陸游詩自注云：聞人德懋言牢丸是包子，亦向壁之言。老學叢談云：牢丸者，牢丸也。卽蒸餅。宋諱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亦向壁之言。北宋蘇軾集已作牢丸，豈知豫避靖康嫌名耶。其言丸去一點爲丸，今市語丸爲末丸，猶然。

### 豆

書大傳云：火昏中，可以種菽。宋陳敷農書六種之宜篇云：四月種豆，七月成熟矣。是豆夏生秋成也。雜陰

陽書云。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又云。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惡於甲乙。忌于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其生壯長老惡忌與大豆同。凡種五穀。以生壯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惡忌日種者收薄。云云。生申死寅之目。亦見齊民要術。蓋以物性干支好惡言之。非言月建也。豆實秋成。淮南子地形訓云。黍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豆自有五月種十月收者。王褒僮約云。十月收豆。太平御覽引注云。十月民輸租。據收斂畢始輸租。則租非十月之豆。其文以韻讀之。豆亦租字之誤。惟宋祁益部方物略記。佛豆別一類。秋種春斂。此卽胡豆。張騫使西域所得。與麥同種同收。亦名蠶豆。以蠶時熟也。豎謂之北豆。如倭瓜北瓜也。

芝栴解

老學叢談云。無花果醞醋。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栴。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卽內則之臠。內則桃諸梅諸。諸卽菹也。濫卽乾櫟。云云。檢內則芝栴正義。庾蔚云。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栴。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栴。賀氏云。栴。軟棗。今案栴。軟可通。軟棗卽丁香柿。然芝栴止是棗。今書作蓋。亦謂之菇。非無花果。乃無花葉而生者也。其形似芝。

喫羊皮

羊皮爲裘。本不應入烹調。鈞礪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紈故耳。乃通達之言。洪皓松漠記聞云。金人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閒兼皮以進。必指而誇曰。此紈

羊也。或金人召皓食，效南味，故指而告之，使之多食，未必享重客用此，且亦何至誇也。著書者多不識人本意，致失其實。嘉慶甲戌乙亥，後鐵門有回回賣兼皮羊，名曰禮羊，其價倍於市價，必四斤而後賣，由此致富，真能人也。

書鎮洋縣志後

右志乾隆九年修者，後冊載王忬留巡按飯，子鷺用雞首尾。曰：御史無食鷺例也。案王世貞家乘考言其父以御史家居，巡按來訪，則留飯，腥蔬不過十簋，或少益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鷺必去其首尾，以雞首尾益之。曰：御史無食鷺例也。其言例甚奇，檢正德四年大明會典百零三百零四精膳司筵宴，天順初外蕃有鳳鷺，其下程則王國及差來人，衍聖公、張真人、外蕃皆有鷺。今大清會典光祿寺一等漢席二十三盃，有鷺雞鴨，二等二十盃，有雞鴨，三等十五盃，有雞，然則十簋不用鷺鴨。王忬蓋以御史明七品，公宴不用上等饌，家居留客飯，何須襲官例，又作偽益非矣。

酒

黠俗清明汲水釀酒，爲一年祭祀之用，然不得佳蘗，酒多腥劣，或得色紅甘洌者，族鄰相賀，以爲此古所謂福祿水也。亦謂之紅娘過缸酒。婦女簪花缸面分餅時，翦紅紙蒙之，題以喜字，案蘗從米，亦作糲，亦作麩。從麥，今所謂大麩者，蒸擣大麥爲之，而黠麩多從生藥鋪，敝簾膾藥屑合作麩，如棋子大，且偏重附子烏頭藜蘂，以麥麩黏之，宜其腥劣，忽得色紅甘洌者，真可喜也。

青海鹽

政和經史證類本草。朱書神農本經云。戎鹽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名醫別錄云。戎鹽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南海赤。蓋兼吉蘭泰河套及青海之波羅沖科克言之。是西羌之鹽。古入中國。佛書言大信度國出赤鹽。色如赤日。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爲藥。西夏時鹽。宋人謂之青鹽。內地大行。見宋史孫甫鄭文寶傳。又泊宅編云。西安州卽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但乾沙耳。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池周回可三十餘里。四旁皆山中。役夫三千餘。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其云青鹽。則別錄所謂北海青也。其云紅瑩。則別錄南海赤也。明陸容菽園雜記。環慶鹽池有水晶鹽。方塊如骰子。有鹽根如石。可規爲槃。孟甘肅寧夏有青黃紅池鹽。

幘

史炤通鑑釋文。於衣幘云。博木切。爾雅。裳削幅謂之幘。胡三省辨誤云。爾雅乃幘字。此幘當音房玉切。吧也。所以包裹衣物。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幘被之幘同。今譌音爲僕。是宋時多有誤音。說文云。幘。吧也。集韻逢玉切。云。帕也。幘頭卽吧首。卽今包頭幘被衣幘。卽包被衣包。其從衣之幘爲或從字。袂則今俗字。

錦地



魏志倭國傳云。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縹粟罽十張。紺地句紋錦三匹。臣松之以爲地應作綈。漢文帝著  
卑衣。謂之弋綈。是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之誤也。案綈爲厚縉。錦爲織采絲。罽爲氍字。今作  
毯。亦織采毛也。旣爲綈。則不得爲錦爲罽矣。凡繪畫之事。皆有地。錦罽皆織畫。當有地。地字正體也。

### 火浣布說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經云。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  
如絲。色白。績作布。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廣記載梁四公記云。南海裔齋火浣布三端。二是緝木皮  
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木堅毛柔。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  
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汙。入火中。便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  
門樹皮也。單字選音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梁任昉述異記云。南方炎  
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葉。至火生時。草木葉落。取木皮績之。爲火浣布。明酈  
露亦雅云。苗中火浣布有三種。一畢方麻。一祝融木。一火鼠毛。其用之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傅子曰。  
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佯汙之。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宋蔡條鐵  
圍山叢談云。火浣布。若木棉布。色青黧。投火中。則潔白。宣和政和以後。益筥而至。御府級爲巾。擗裙袍之  
屬。蓋東漢時始至中國。宋時則尋常南貨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火浣布。色微白。以手拊之。則餘粉染  
指。如弄蝶翅。此則木皮所績。餘脂猶在。亦常物。今四川越齋廳番地五疊山。石縫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

性純陰。織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窮人乃用之也。抱朴子論仙云。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今案文帝謂世稱火鼠毛爲布。垢則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爲典論刻之太學。明帝世。有奉此布來貢者。乃刊去此碑。而列子湯問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銀鍔之劍。火浣之布。浣則投之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列子。晉人王浮。葛洪以後書也。以仲尼篇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浣布知之。

不借

周官弁師注云。璫。讀如薄。借。綦之。綦。儀禮喪服繩。非。注云。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凶。綦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也。釋名云。齊人謂草屨爲菲。以皮作之。亦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於人也。齊人曰搏腊。是皮屨。方言云。絲作者謂之屨。麻作者謂之不借。急就章。裳。韋不借爲牧人。顏師古注云。小屨也。以麻爲之。是麻屨。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漢文帝屨不借視朝。是草屨。三說不同。案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足履革鳥。注顏師古云。革。生皮也。革鳥不用柔韋。言儉率。貢禹傳云。孝文皇帝衣綈履革。揚雄傳云。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蓋天子本有皮屨。漢文不求精麗。臣下以不借目之。謂是草屨。不近情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庶人鹿菲草屨。縮絲尙韋。後則綦下不借。鞞鞞革鳥。今富者革中名工。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鄉里閒作。而婢妾韋沓絲屨。依此。則不借非草非革。非韋非

絲之專名。四者皆可名之。有綦而苴薄。今之薄底襪耳。

### 布貨

古人所謂貨賄財。皆從貝。不必是金。其貨布銅鑄者。王莽時物。疑莽亦有所本。今外域俱用錢。而中國古時亦實有鼓鑄不能徧及之處。周時納賄以錦。至春秋時。金猶未通行。惟管子書言金。戰國時。金始爲貨。相沿至今。而亂離之際。鼓鑄不給。猶用布帛。可知古用布帛。亦自然之勢。非可久因也。魏志云。黃初時。以穀貴。罷五銖錢。用穀帛。人多巧僞。競以溼穀薄絹爲市。嚴刑不能禁。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南史孔琳之傳云。晉桓玄時。議用穀帛。琳之曰。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勞於商販之手。耗於割截之用。晉書張軌傳云。索輔言。秦始皇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宜復五銖。魏書食貨志云。魏初。民間皆不用錢。自鑄太和五銖。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言。河北旣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柚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請新舊諸錢並得通行。唐書食貨志云。貞元宮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取物於市。以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觀魏晉北魏唐所行。知用布帛不便。巧僞則害人。裂匹爲尺。則害己。此其弊也。太公九府。布於布。束於帛。則布錢也。帛以束錢。古人所謂錐刀之末。錐分碎金。刀分碎布。古亦錢穀布帛金貝兼用耳。

### 敵制

步弓之數。著書者多不詳言。案秦商鞅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弓過六尺有誅。蓋周以八尺爲步。秦以周尺六尺爲步。六國及漢初。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周制步百爲畝。八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爲畝。六尺步也。六國東田步百爲畝。六尺四寸步也。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步百爲畝。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漢武帝改東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後。漢武以前。計之畝有四等。六國漢初。東田最小。周田次之。商鞅田次之。漢武東田最大。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今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三萬七千頃。今推其數。徵誤。方里爲三頃七十五畝。方百里爲三萬七千五百頃。卽漢武法。通典言唐制同。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竇儼唐書音義云。小畝百步。周制中畝二百四十步。漢制大畝三百六十步。齊制宋時用中畝。則趙宋以前。皆二百四十步。別有小畝大畝之名。今亦然。今尺大五尺爲步。順治十一年。定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會典云。丈量州縣地用步弓。旗莊屯地用繩。民間以二百四十步爲糧畝。其大制。則縱黍營造尺長五尺爲弓。方五尺爲步。畝積二百四十步。里長三百六十弓。頃有百畝。頃積二萬四千步。畝爲十分。分積二十四步。河北又自有三百六十步中畝。七百二十步大畝。不同糧畝數也。江南畝制又異。徽州平疇水田。畝積百九十步。斛水田積二百十步。高原田積二百六十步。山田積三百步。屋基墳墓地積二百步。次者積二百五十步。又次積三百五十步。山地積五百步。城中附治等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步。三等正五十步。四等正六十步。當田一畝。此一清釐等則也。又一清釐等則。步弓方五尺。畝積二百四十步。凡地一畝。畝折田五分六釐。一休寧折七

分三釐八。婺源折六分一釐五。祁門折六分二釐七。黟折五分四釐五。績溪折五分八釐三。山一畝。歙折四分三釐四。休寧折二分二釐一。婺源祁門俱折二分二釐二。祁門後灘入田。黟折一分三釐三。績溪折二分零二。塘一畝。歙充一畝一分九釐一。績溪充一畝零一釐一。休寧婺源祁門不充不折。黟折六分四釐。其衛戶屯田執田不出運者。輸津貼銀。由州縣衛所官徵解。散給運丁。如運丁就近自向佃戶取租者。聽新安衛屯田。每畝津貼銀八分。

### 陸景思秋成詞

有秋爲古今君相所重。齊東野語載陸景思賀賈相生辰甘州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其人雖不終。言不可廢。惟其言係頌公田。故云閒民飽也。斗米三錢。乃漢永平。唐貞觀時事。不及漢宣時石米五錢。若梁侯景亂時。斗米八萬錢。其世界可知矣。唐聶夷中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皆服其遠。到宋呂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爲宰相。楊萬里詩云。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邨邨打稻聲。元宋鑿詩云。城南父老髮垂肩。拄杖支頤語可憐。餽飣不甜寒具小。風光那似十年前。皆佳詩也。因覽陸詞。拉雜書之。自古巧詐亂離之時。必力農者勝。管子小匡言立甯戚爲大司田。云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齊所以霸。秦開渠力耕。卒并六國。蕭何撫循關中。轉粟餉軍。韓信初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光武使寇恂力農河內。爲爭天下根本。袁紹軍食桑椹。袁術軍食蒲蠃。魏武於許屯田。州郡並置田官。司馬懿

言天下不耕二十餘年。請務農積穀。昭烈入蜀。倥傯戎馬。首立督農官。魏蜀烏得不建國也。魏太武帝問高允。政以何先。允言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太武爲除封禁良田之令。以賦百姓。魏以富彊。洛陽搢紳舊聞。言張全義在洛時。民間相語。大王於好聲伎等閒不笑。獨見好蠶麥笑耳。此亦蕭何之功。惜所事非人。然朱梁富強不可及矣。金史宗雄傳云。案視秦州地土。北京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太祖從之。徙萬餘家屯田秦州。宗敘傳云。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世宗以爲盡心於國。此皆事在賈前者屯田公田利害當別論。愛陸詞爲廣之。唐德宗言。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杜棕言。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此固非小朝廷所能當也。

尺

會典云。橫黍尺當縱黍尺八寸一分。縱黍尺當橫黍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五毫七絲一忽三微。湖海集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戶部尺合一百四十八黍。成君瓘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十分黍之三。外營造尺合一百三十六黍十分黍之七。又案今修會典。縱黍爲營造尺。橫黍爲律尺。俗用裁尺一尺。營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一釐一毫。律尺一尺三寸七分一釐七毫。營造尺一尺。裁尺九寸。律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六毫。律尺一尺。裁尺七寸二分九釐。營造尺八寸一分。天三百六十度。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與數理精蘊同。是用縱黍尺五尺爲步。一千八百尺也。古言在天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是用橫黍尺五尺爲步。一千八百尺也。橫黍尺地周九萬里。縱黍尺地周七萬二千里。

石斗升

漢石千合。止古稱千兩。六十二斤半。今稱二十四斤。同度記云。考工石方尺。深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以方尺計之。深一毫者。積萬萬毫。六分二釐五。積六百二十五萬萬毫。今積立方一寸。當千萬萬毫。積立方一分。當百萬毫。此當云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刊本遺卻百字。又云。石重百二十斤。合今三十斤四兩三錢七分五釐。釜方尺深尺。又云。漢石方尺。深尺六寸。其言於古不能合。今量數。則順治十二年。頒官斛。康熙四十三年。又定升方四寸。深二寸。容三萬二千分。斗方八寸。深五寸。容三十二萬分。方寸積百分。立方寸積千分也。每斛五斗。積一百六十萬分。雍正十年。定求升斗斛石。以寸法定容積之率。升積三十一寸六百分。斗積三百十六寸。斛積千五百八十寸。石積三千一百六十寸。升方三寸。深三寸五分一釐。斗方六寸五分。深七寸四分七釐九毫。斛方尺。深尺五寸八分。石方尺四寸。深尺六寸一分二釐。較康熙時升斗略小。夥又有小升斗。以官石一石作三百三十二分。一分爲一升。二十分爲一斗。十六斗爲一市石。仍多十二小升。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是唐合三爲一之數。宋史皇祐新樂圖記云。黍斗三斗當今二斗九升五合。則皇祐樂斗比古略大。沈括夢溪筆談云。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則宋時官斗視唐斗又大。元史食貨志云。至元十九年。令輸米者止用宋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初用遼金斗。尤大矣。今夥升乃古升。其稱租。則以二十斤爲一秤。其大數。秤以三百二十兩。石以三百二十升。

宋秤

秤爲稱之草書字。小爾雅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不知其文於古何所釋。意小爾雅隋唐以前書，宋人又增續。宋明人謂家語出自阮逸，蓋逸略有編排，十五斤之秤，五代時始見之。馬令南唐書尙政傳云：張宣鎮鄂州，賣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宋人則盛行其數。宋史律曆志云：景德中以御書眞行草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糸，爲一錢，以二千四百得十五斤，爲一稱之則。皇祐新樂圖記阮逸胡瑗言：隋實以二斤爲一斤，今十五斤秤乃古三十斤一鈞也。數多錯出，然可知爲宋今秤也。夢溪筆談云：予考定鍾律，及受詔改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升斗，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古三斤當今十三兩，皆古不及今三之一。其秤則以宋斤十五爲則。職官志有給炭月二百秤，月百秤，月三十秤，月二十秤。青箱雜記云：楊億與王旦書曰：山栗一秤，聊表郵信。夢溪筆談云：施昌言發尸毘墓，得千餘秤炭。侯鯖錄云：元祐六年，汝陰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餘柴數十萬秤。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云：宰相樞密使歲給炭，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以下三十秤十五秤二十秤。墨莊漫錄云：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清波雜志云：蔡京庫中點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七秤。是在宋見於官文書，流爲常談也。大金弔伐錄云：宣和五年三月，交物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準一萬七千三百秤。天會四年正月，金致宋人參一千秤。二月八日，書致人參二十秤。二月十日，書致人參二十秤。金史百官志俸給，麴自五十稱至一稱。元李志常西遊記云：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是金元亦沿此數。宋朱彥萍洲可談云：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鱉音，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兩疏密，無纖毫差。惟秤星十五斤，鱉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今



夥之砵秤爲二十斤。

平

黍五銖。合今平八分。今一兩合六十二銖半。今一斤合一千銖。此戶部平也。明鄭世子律書云。十二銖爲今三錢。明兩止四十銖。程君瑤田通藝錄云。大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六分八釐弱。中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四分五釐弱。俱太輕。不合。孔君繼涵同度記云。今一兩爲九十五銖又十三黍。又太重。不合也。漢律曆志云。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是二千四百黍也。隋書律曆志。明言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中。又用舊稱。蓋兼二制。當陽玉泉寺有鐵鑊。文云。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稱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言今稱者。以別於古秤也。至唐六典。明言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其言九十二斤半當漢三百四十一斤。大約古四十八斤當宋十三斤。合三不及一。續博物志亦言今九十二斤準漢秤二百四十一斤。九石合古二十五石。宋稱比今平大也。同度記言今一兩當古三兩九錢六分三釐八毫七絲。比宋反大矣。而宋史曆志言以二千四百黍爲兩。新製既定。姦弊無所措。蓋空言而已。筆談又言古一兩當宋六銖半。其言不可解矣。會典云。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定權衡表。求營造尺。以分兩定尺寸之法。赤金十六兩八錢。白金九兩。紅銅七兩五錢。黑鉛九錢三分鑄。高廣六面均者。爲營造尺一寸。法馬形圓。求法馬。以寸法定輕重之率。與前互明。

煤

大清會典內務府營造司云煤丁納煤萬斤準銀十六兩五錢炭丁納白炭千斤準銀十兩五錢黑炭千斤準銀三兩三錢其出則加厚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云康熙二十五年定冬季給內監月煤百斤炭十斤煤一斤折銀一釐八毫炭一斤折銀五釐則其時銀一分八釐得生煤十斤皇朝通考征權考云乾隆四十六年諭近聞煤價比前昂貴西山一帶著直隸總督委員逐細查看無礙山場照例招商開採嘉慶九年十一月御史書君與奏煤鋪煤塊收小時生煤四釐一斤十斤直銀四分和土做塊輒煤一斤可得二斤每塊一斤四兩直銀三釐是一分八釐僅得生煤四斤半若輒塊則七斤半炊桂之言信有之矣日益繁富所以尤宜崇儉也

書套

今之書套套卽套套卽韜韜卽囊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云持囊簪筆注張晏云囊契囊也近臣負囊備顧問師古云囊所以盛書也無底曰囊卽今書套無當者詩公劉釋文宋孫履齋示兒編俱引說文有底曰囊案左傳言囊體又言簞食與肉置囊則囊爲今俗有底者

名帖

說文云帖帛書署也玉篇四百三十二同廣韻入聲三十云帖券帖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題賦曰帖均就有署言之今人職名紙曰名帖古謂之刺後漢書禰衡傳云陰懷一刺魏志夏侯淵傳注引世語

云。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唐書百官志云。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蓋名刺者。刺取彼意見與否也。前此則謂之謁。爾雅云。謁。請也。釋名云。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史記索隱云。謁。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云兼載錢穀者。以高祖書賀錢萬。若今慶弔禮帖所列。爲名帖中之一種。漢書霍光傳注文穎云。朝當用謁。以今制況之。則鴻臚寺官之收職名紙。漢有中書謁者令。典朝謁。史記萬石君列傳云。爲中涓。受書謁。漢書申屠嘉傳云。晁錯夜入宮。上謁。霍光傳云。使蒼頭奴上朝謁。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皆朝謁也。案曲禮云。能典謁矣。未能典謁也。注云。謁。請也。謂請主人意見客與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踵軍門上謁。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漢書何並傳云。自造門上謁。袁盎傳云。至丞相舍上謁。蓋寬饒傳云。詣官府門上謁。雋不疑傳云。及門上謁。陳萬年傳云。謁問疾。翟義傳云。內謁徑入。後漢書徐穉傳云。留謁卽去。皆名帖也。

### 油煙墨

古用石墨。後用松煙墨。宋沈括以酈延石油煤作墨。東坡志林謂石油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政和中。醫官寇宗奭作本草衍義。言墨用松煙。其石油煤不可入藥。又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遺東坡。乃自埽油。鐙煙所造。是北宋石油煤墨已行。葉夢得避暑錄話云。三十年來。歙人以黃山松漬漆燒煙作墨。余大觀間。取其煤。參以三韓墨三之一。旣成。則他名墨皆不及。又云。近有油煙墨。法用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

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墨無佳者。四朝聞見錄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欲取九里松爲煤。新安戴彥衡言：此平地松不可用。力持乃止。老學庵筆記云：紹興中，欲以西湖九里松煙作墨。新安墨工以爲當用黃山松煙。是南宋初有油煙，而多用松煙墨。金人元好問有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言楊墨不用松煙，而用鐙煤。意鐙煤墨南中作者在紹興後。楊生名文秀。其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楚材者也。元詩注又言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爲畫眉墨。陸友墨史云：潭州墨工胡景純，專取桐油煙，名曰桐華煙。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則南宋與金重油煙墨。時猶兼用松煙。今高麗墨似有漆煙。卽葉夢得所謂三韓墨。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宣和六年，高麗私覲名品，有松煙墨二十挺。是北宋以前，墨用松煙。偶有油煙。南宋以後，多用油煙。今松煙油煙並行。松煙以雍正年間製者爲上。熱河圍場松也。

### 夾板船札船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荷蘭船最大，用板兩層，斲而不削，製極堅厚。中國謂之夾板船。其實圓木爲之，非板也。又多巧思，爲帆如蛛網旋盤，八面受風，無往不順。海洋相遇，常遭其劫。廣南創爲小船，曰札船。駕巨礮於上，攻夾板船底，底破卽沈。荷蘭甚畏之。澳門紀略云：荷蘭商船戈船，在海中爲最堅，皆以夾板。戈船有五桅九桅，桅有雌雄二竅，撞而楔之，益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逾時可及。其首尾皆有舵。皇朝通考四裔考安南云：札船無首尾，輕捷異常。蓋操楫而行，恃人力者。嘗駛行，擊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札船，挂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舟避廣安灣，其號令舟行，望見廣安灣。

則柁師斬矣。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藏匿海盜。後爲粵南所并。



# 癸巳存稿卷之十一

## 蘿蔔

冬日取蘿蔔，少留英蕊，以線絡橫承之，挖其腹，向上注以水，久之，則英屈向上，生意不絕，能至夏初。癸辛雜志言沈草庭謂杏花半開者，用刀剪下，插之蘿蔔上，卻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而根已生，可以得種。此法極佳，蓋借蘿蔔生氣，或云以芋頭插之，亦能有根。

## 莽草

爾雅竹數節爲莽，方言南楚間謂草爲莽，此各明一義。周官翦氏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注云莽草，藥物，殺蠹者。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叢山有木焉，曰芒草，可以毒魚，亦謂之草。神農本草則莽草在木部，此草乃古阜之本字，非今草木轉寫字。本經云，菌草殺蟲魚。蘇頌云，今南中州郡及蜀川皆有之，木若石楠而葉稀，無花實。又云，一說藤生，蓋以名草疑之。實則莽阜卽桂子，性辛毒，大般泥洹經音義則云出幽州。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則莽草實木本，頌說無花藤生，乃別一種也。宋沈括補筆談云，莽草蜀道浙江湘湖間山中有之，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間魚人採葉搗飯以藥魚，皆齏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柱，世人謂莽草大葉如

手掌。又言細葉。又言葉光厚堅韌可拉。又言柔軟而薄。又言蔓生。多是謬誤。此與李德裕所賦均爲本草木部之莽草。而莽草又自有葉大如掌及光厚堅韌及藤生者。沈括以爲謬誤。是爲執一廢百。蓋神農莽草。以俗字譯之。應爲莽阜之木。不妨草中自有莽草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據水莽一種。遂削神農木部之莽草而入之於毒草門。又復引木部莽草之文以實之。尤不審也。

桂

桂之屬不一。晉以後說卽雜出。莊子人間世云。桂可食。故伐之。古人鹽梅薑桂。所以調和。又食藥若桂皮。桂心。桂枝。故云可食。是中土常木。不曾遠求之交趾也。陶宏景云。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植芳林苑中。葉如柏葉。澤黑。心赤皮黃。此又別是一種。神農本草則惟牡桂。菌桂二種。而宏景亦未嘗見。言並宜研訪。稽含南方草木狀。則云皮赤者爲月桂。葉似柿者爲菌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葉鋸邊。表裏白毛者爲肉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蕊。簇生。月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牡桂。葉如苦竹。花六瓣。蕊凸起。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桂。南方奇木。上藥也。出賓宜州。凡木葉蕊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周去非嶺外代荅云。桂開花如海棠。色淡而葩小。結子如小橡子。花蕊爲食品所須。葉比木樨稍大。背有直文三道。如古圭製然。此本草所謂桂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唐王維詩云。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于武陵山中桂云。日煖上山路。鳥啼已知春。酉陽雜俎云。李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楚辭美桂樹之冬榮。庾肩吾詩。



稱桂花耐久。依此諸條。桂以春華秋英冬榮也。亦有以秋華者。或謂之木犀。晉王子年拾遺記。言岱輿旁有丹桂白桂。爾雅釋木。棧木桂。晉郭璞注云。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唐張九齡感遇詩云。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黃而不自言。秋花者。妄不悟。秋日銀桂。白花皎潔。晉人已謂之桂。非妄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一種花黃深而大。一種花白淺而小。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張芸叟詩云。駐馬欲尋無入路。問僧曾折不知名。陸游詩序云。楚辭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求之。作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嫦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張陸之詩。一云不知名。謂巖桂木犀也。一云未遇看。謂丹桂也。姚寬西溪叢語以木犀爲巖客。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巖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象見月中。各就所見一種言之。不必相訾也。明王世懋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四時皆花。有子。其秋花無子者。木犀也。

木槿不應在釋草說

爾雅釋草云。椴木槿。木槿疏引某氏云。其花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詩正義引爲樊氏。此亦由疑之。故強爲之說。其實爾雅以經師考補名物。木槿誤入釋草。其致誤蓋亦有由。篇終言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夏小正言榮。董月令言木董榮。遂並椴槿入釋草。非由辨氣也。釋木云。椴。施注云。樹似白楊。又唐棣。移注云。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是椴爲施。亦爲移。曰唐棣。詩草木疏云。唐棣。奧李也。其花或白或赤。文選

閒居賦。二柰。躍丹白之色。注引廣志云。張掖酒泉有赤白柰。埤雅引篤論云。木槿花似柰。柰實。木槿虛。詩草本疏言唐棣六月熟。又言常棣有白有赤。子亦如郁李。是椴爲唐棣。其花似常棣似柰。詩唐棣有華。名唐棣。花反而復合。亦如日給。瞬然。故椴有木槿名。爲柰爲椴。兼榮華也。釋木云。椴。注云。今梧桐。釋木又云。榮。桐木。說文榮云。桐也。桐云。榮也。夏小正云。二月榮。董月令云。季春之月。桐始華。則榮爲葉。華爲葩。是木槿之椴爲椴。椴椴亦兼榮華也。詩鄭風云。顏如舜華。毛云。舜。木槿也。是爲月令仲夏榮之木。董。鄭注月令云。木董。王蒸也。詩草木疏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莫落者是也。鄭注蓋用方言。然則舜。王蒸。爲木槿正名。一曰日及。亦曰日給。一曰朝榮。見文選游仙詩注。一曰椿。莊子逍遙遊大椿。禮謂之榮。詩謂之華。是槿亦兼榮華。椴椴同其名。然則木槿一也。椴木亦爲木槿。二也。椴木亦爲木槿。三也。三者皆木。且正名之曰木槿。何得在草。草自有鬻苦董。董。董。二種。正經。豈宜惑亂草木也。木謂之華。華字。零加草。草謂之榮。榮字。乃從木。雅訓與文字相反。義不可曉。施椴舜三者皆木。經皆有華義。不應草訓。若云辨氣。則治牆。施豈復應在木乎。以之說舜。已是木。非草。兼及椴椴。義更違矣。詩草木疏云。舜。一名椴。一名椴。案爾雅。是椴椴亦名槿。非謂凡屬槿者。俱名椴椴。草木疏疑於以木入草。不欲又分三名。不悟旣名之爲木槿。則釋草篇名。非曲說所能通也。

此壬戌夏在泰安作。戊寅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槿木爲上。往視之。乃樹木。此又汝潁間木槿之名。京城謂之杪枋。

### 芭蕉

南方雪中實有芭蕉。梁徐摛冬蕉卷心賦云。拔殘心于孤翠。植晚翫于冬餘。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枯。王維山中亦當有之。夢溪筆談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形器求。王維畫物。不問四時。家藏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難與俗人論。嬾真子亦云。此乃神悟。不在形迹。冷齋夜話云。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矣。世間此種言語。譽西施之顰耳。西施是日適不會顰也。

### 西瓜

李志常西遊記道藏本二卷。記邱長春西行事。卷上云。輪臺西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蓋卽今哈密瓜。秤謂十五斤。謂之西瓜者。中地舊名也。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青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貢遼金者。五代史四夷附錄云。回紇種大。如中國東瓜。金劉祁作吾古孫北使記云。回紇國瓜有重六十斤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園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舁之。則及秤。不爲大。盛如梓老學叢談。引耶律丞相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云。尋思千城瓜。大者如馬首。今中國自種西瓜。皮與瓢色俱淡。然有重至五十斤者。五代史言中國東瓜。今七八月瓜菜也。有百斤者。又倭瓜亦七八月瓜菜。南人謂之北瓜。北人謂之南瓜。

### 黃山松

宋晁貫之墨經云。松煙。後唐用宣州黃山歙州黟山及松蘿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黃山黟山松蘿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所得不過二三株。爲上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籖松。曰黃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中官欲用西湖九里松煙作墨。新安墨工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羅願新安志云。黃山朱砂泉旁近。有昔人墨窯數處。又云。黃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黃山名。衢池工者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是黃山自古多松。間有穿山石出者。以爲奇品。蓋多取山陰木實清瘦。煙用重黑。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黃山松腴煙黑。乃是脂片松下品也。明天啓六年閏六月。山主吳養春家人吳榮。在東廠首告。八月。審明程夢庚賣松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賣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山場木值銀六十餘萬兩。計賣松得銀百餘萬。時木植甚賤。又山厓深邃。木植尤賤。當刊松萬萬株矣。今所剩者。皆刀斧所不及。宜多奇品。又程瑞勗黎牀嚙語。言康熙五十七八年間。蒲團臥龍。破石迎送。擾龍倒挂。接引七松。化爲鑪炭。其松更寥寥矣。

牛莊葦

牛莊葦。定額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束。十分抽二。除與工部編席外。餘葦每束二釐。共徵銀一千四百兩零六錢二分。盛京通志文也。其每束二釐。應作每束二分。以推工部編席用二十四萬九百三十三束。折色收七萬三十一束。適讀通志。又讀緝古算經。記此。

葦蕩營柴

嘉慶初。河工歲料堆千一百二十五束。十七年四月。江督百齡奏。葦柴三十斤一束。向四十束一方。今三十束一方。三十七方半爲一堆。牽算一堆值銀一百六十兩。增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抵二千八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除費九萬餘兩。可餘銀三十五萬餘兩。云云。案一堆一千一百二十五束。應抵三千八百二十堆。值銀六十一萬一千二百兩。若二千八百二十堆。恰值銀四十五萬一千二百兩。止增柴三百十七萬二千五百束矣。不知當日部議及星使何以覈銷。又是年十月星使奏。二十二斤一束。三千束爲一堆。應柴六萬六千斤。與向例四十束爲方。三十斤爲束。以三十七方半計之。當得三十斤之束一千五百。爲四萬五千斤。其數不合。與百齡所奏一堆三萬三千七百五十斤亦不合。又二十四年十月。協濟馬營壩工稽料二千垛。河督黎世序奏。每垛五萬斤。數亦不合。蓋年時計算不同。惟十七年江督奏明。係誤三千八百爲二千八百計算。是不檢也。

麟

順治二年二月。山西交城縣牛產麟。見交城縣志。順治十八年。定遠民間牛產麟。見江南通志。康熙五年四月。南昌縣牛產麟。見江西通志。康熙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丑時。餘姚吳天保家黃牛產一麟。見毛奇齡西河詩話。康熙二十八年。餘姚烏山胡氏牛產麟。見紹興府志。蓋卽一事。毛於胡吳土音不分。又己巳誤作己酉耳。順治十六年。山西平定州蛾峪卮牛產麟。送京師。見平定州志。張石洲說。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廣

靈縣牛產麟。見山西通志及寒松堂自作年譜。康熙三十三年。合肥縣麟生於三河尖民家。見江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夏。濰縣牛產麟。見萊州府志。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鉅野民李恩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潼川府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產麟。見京報。川督黃廷桂。川撫憲德奏。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寧陽民孫永祥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三年。寧陽牛產麟。見寧陽縣志。乾隆四年。蕪湖民家牛產麟。三日死。剖之。無腸胃。見子不語。

大字大畫大符大碑大塔大佛大樹大梨大韭大材大玉

晉書衛恆傳云。漢靈帝時。袁術將師宜官。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王羲之傳云。子敬嘗書壁。爲方丈大字。觀者數百人。案古人大字。多以鎚影取之。鐵圍山叢談云。宋元符末。蔡京自取大筆如椽臂。張兩幅素。書龜山二字。米芾賀鑄及一惡客俱愕然相視。是前此所少也。春渚紀聞云。政和二年。襄邑民家紫姑書紙字徑丈。更請大書。乃黏囊表二百幅。用麻皮十斤縛作筆。徑二尺許。濡墨就麥場。一人繫筆於項。不覺騰蹕往來。成一福字。端麗如顏書。令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官捕具奏。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乃書一慶字。與福字相稱。案襄表幅方二尺。二百幅連方。可方二丈八尺。此字之最大者矣。老學庵筆記云。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進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褶投進。以貢諛。降一官。其字蓋五尺餘。亦可言大。梁溪漫志云。東坡教葛延之書。言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來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

作字也。此實想像之言。非能有此運筆。蘇集有題崔白大圖幅徑三丈詩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舞投三丈。是大絹本畫也。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梓州織八丈闊幅絹進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此絹之最大者。圖繪寶鑑夏文彥云。戚文秀畫清濟貫河圖。一筆長五丈。貫于波浪之中。與衆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摺。郭若虛圖畫見蓋亦絹本。梁溪漫志云。常州太平寺壁有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畫鑑則云。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波浪起伏活動。而楊萬里詩云。壁如雪色一丈許。林景熙白石樵唱。太平院壁間畫云。萬頃波濤生素壁。又云。毫端分寸千萬里。郭昇客杭日記云。入常州。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洶涌生動。奇筆也。俱不言畫筆長短。常州府志則云。畫在寺之彌陀殿壁。筆起西北隅。縈繞數千丈。其說不同。今以一筆所蓄之墨。細注壁上。至百尺。墨竭不能見畫矣。豈能數十丈。又數千丈邪。千蓋十譌。丈亦尺譌也。唐書云。僧懷義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張天津橋南。此當連縫絹帛爲之。古今最大之畫也。齊東野語云。南宋黃冠如剛。以黃絹方丈。帶書大符。進恭聖楊后。此符之最大者。開天傳信記云。元宗金天廟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案默記云。華州西嶽廟門裏。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高數十丈。砌數段爲一碑。直上薄雲霄。則數十丈。應作數十尺。且係積段爲之者。安南人六越史記李太祖紀。史臣云。聖宗書佛寺碑。長丈有六尺。留儂游寺。蓋碑石高丈六尺。取材已難。燕都遊覽志云。昌平長陵。洪熙元年建碑。高十丈。許無字。又云。碑闊四尺五寸。厚二尺五寸。他陵不及。此碑之最大者。其丈尺已可疑。而正德姑蘇志言。宋韓世忠墓碑。高十餘丈。未立。嘉定時。有司

磨作趙師驪碑。爲樓三成覆之。石豈能採至十餘丈而移之者。又高十餘丈。豈樓三成所能覆。至其他磨厓者。又不計也。洛陽伽藍記云。永寧寺塔高九十丈。上刹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其言可駭。塔高九十丈。當徑九丈。圍二十八丈矣。越史李聖宗紀云。龍瑞太平四年。築大勝資天寶塔。高數十丈。其制爲十二層。卽報天塔。史臣以爲安南四大之一。外有瓊林佛。普明鼎。龜田鐘。此宋時塔。大同府志云。應州木塔。遼清寧二年建。上下以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大理府志云。城北門內崇勝寺塔。高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此塔之大者。眞定龍興寺。宋乾德元年記碑云。金銅象大悲菩薩。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太祖所鑄。七度鑄就。一蓮座。二至膝。三至齊。四至胸。五至腋。六至肩膊。七至頭頂。臂雕木。布漆金。安以銅筒子。儒林公議云。興國寺大像閣。高與開寶寺塔侔。唐尙書故實云。鄭廣文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言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銀鑄。中虛受八石。此蓋如懷義血首。乃不祥之物。龍門奉先寺。唐開元十年碑云。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樂山縣志云。城東凌雲寺。唐開元時。僧海通于瀆江沫水蒙水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爲彌勒大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覆之。此像之最大者。其言作閣甚可疑。七層之柱。均須五十五尺。疑閣爲僞言。明西洋人言舟過一港。出銅人跨下。爲天下奇觀。此不能鑄。其像亦無由移合樹立。亦僞言也。明人姚士粦見只編云。處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繩度之。圍十九丈。徑六丈餘。此比榕門大矣。蓋樹之最大者。酉陽雜俎云。洛陽報德寺有梨重六斤。其言有徵。異于仙釋詞頭。此梨之最大者。酉陽州志云。邑梅洞長官司南韭山。昔有人遺韭種子。此山頂長丈餘。四時茂盛。民



取以供食。此非之最大者。大清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餘錄云。大木樟也。圍二丈外。臥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今見其木長乃六丈餘。明史呂坤傳于萬歷二十五年。疏陳大工採木。言丈八之圍。則橫臥亦高六尺。可視宋時汴京摸枋。但遜神木耳。神木可云材之大者。嘉慶四年正月上諭云。上年十二月間。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運送艱難之處。寄知和珅。和珅匿不陳奏。現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今閱原書。得知回衆勞苦情形。朕心深爲憐憫。將此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卽行拋棄。不必前解。然外間不知玉大幾何。拋棄何地。十一年十一月上諭云。玉慶奏親往驗看玉塊。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卽行起運赴京。玉慶著傳旨嚴行申飭。伊自到喀喇沙爾。罔識治體。云云。始知大玉重七千五百餘斤。拋棄喀喇沙爾。此玉之最大者。

### 火不思

琵琶直頸者。宋以來謂之火不思。俞玉吾席上腐談云。渾撥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也。後譌爲渾撥四。案火不思渾撥四皆單字還音。非有改造不似義。長安客話謂之胡撥思。琵琶古實直頸。說文云。琵琶。馬上絃索。初學記引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絃鼗。注云。杜鰲以爲出於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宋書樂志亦以爲然。世說有曲頸琵琶。梁侯景使王偉彭儻齋曲項琵琶。云曲頸曲項者。由直頸直項分名。舊唐書音樂志云。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鼗之

遺制。其他曲項。疑是漢制。兼兩制者。謂之秦漢。梁史別之曰曲項。舊唐書又別之曰其他曲項。則琵琶本爲直項。可知。曲項疑漢時出。胡中唐書又云。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則所謂似琵琶而小者。兼五絃三絃。庶物異名錄云。卽胡撥四三絃。長二尺。是也。晉阮咸造銅琵琶。元行沖改以木。唐李商隱題樞言草閣詩云。仲容銅琵琶。直頸聲淒淒。則唐人猶有直頸琵琶。曲頸琵琶之名。宋元始以直頸者名。火不思。反以琵琶屬曲頸。則古今不相襲。求火不思之名。實出於回部。元楊瑀山居新話云。鑛鐵胡不思。世所罕有。乃回部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爲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則初由回部得中國琵琶舊式。號曰火不思。轉入蒙古耳。元史禮樂志云。火不思。如琵琶。直頸。無品字。有小槽。圓腹如半餅。楹以皮爲面。四絃。皮絃。用一孤注。元時天樂一部有琵琶篋。篋。火不思。胡琴。是火不思屬直頸矣。陶九成輟耕錄云。樂器有秦明琴。渾不似曲口。溫舍舍弼弼之類。北征事蹟云。英宗北征也。先奉酒。自彈虎撥四兒唱曲。王圻續通考云。火不思。又有秦漢子之名。沈德符野獲編云。一名琥珀槌。一名胡博詞。老妓名渾不是。方以智通雅云。火不思。又有琥珀詞。吳撥四土兒。密失父兒。機之名。高士奇天祿識餘云。一作虎拍詞。一作虎拍思。一作琥珀思。皆指直項。案新會典圖第三十六卷。火不思。四弦。通長二尺七寸三分。一釐一毫。亦曲首。七寸二分。九釐。大清會典樂部燕樂注云。琵琶。剝木爲槽。上覆以板。四絃。四絃者。槽方無角而長柄。火不思。似三弦之制。而四弦。今尺一尺七寸七分。四釐。皇朝禮器圖。燕饗番部合樂九色。第七爲火不思。大清會典樂部樂器注。番部合樂蒙古笛。吹樂火不思。皇朝通考樂考云。和必斯。似琵琶而狹小。直柄。

曲首四弦。見於聖製者。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庚辰八什榜云。渾撥四。火不思。曲長朔管如鞭吹。辛巳六琵琶云。底事名同火不思。又云。應恨昭君出塞時。辛巳七塞蟬云。日和昭君撥四弦。

九九

豹隱記談云。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吳下田家志云。冷水甜如蜜。入佛。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拭汗如浴。五九四十五。樹頭云頭上。一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寺。佛。七九六十三。夜眠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鑿。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雞頭吹筆築。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鴛鴦。肩。雞。八九七十二。貓狗。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鈕。家志。以上俱俟吳下田。一齊出。此石湖范成大用吳鄉語成之。以類書不載。故記之。

正月十日

古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為人。魏書自序傳。北齊書魏收傳。亦引之。荆楚歲時記。言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豬。四日不殺羊。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又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雞。次狗。次豬。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麥也。故曰。一雞。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祇支國貢重明鳥。如雞。能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於牖上。此之遺象也。案雞取一日為

雞。又得吉音。非堯時遺象。渾天家言。天地形如雞卵。故宜先有雞。爲歲之首日。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置人日。汪君文臺云。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

天穿節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五車韻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爲天穿。潛確類書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上。謂之補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韻書云。荆楚歲時記曰。江南俗。正月三十日爲補天日。以紅絲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蘇軾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類書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祿識餘云。江東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言補天穿。唐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廣東花縣志云。正月十九日。烙糯粉爲圓塊。加線穿其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凡此短書引拾遺記。荆楚歲時記。古詩。唐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審核之。乃短書轉鈔宋祝穆事文類聚。又妄改之。而至誤也。事文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觀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乃宋事。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陰時夫韻府羣玉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置煎餅屋上。云補天穿。陝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

仍不得食米。廣東郝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謂爲天穿日。作餽餽禱神。曰補天穿。各記見聞。不僞託古書。妄引唐詩於體最合。宋葛魯卿勝仲壽山溪詞。和朱刑掾天穿節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日。言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楊說亦未審。宋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宋杜綰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而襄陽志風俗不載。合之葛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爲天穿。二十一日爲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從其俗。而皆有義。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遲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爲今古憲雨水之日。自正月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古書不載。宋人始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黟俗亦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隴頭芻語。云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爲天穿。所以知天穿爲雨水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言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于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雨。故熏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爲雨水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于庭中。謂之熏天。宋張鑑南湖集賞心樂事條目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做唐事爲之。

七夕考

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云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此二文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子晉七月七日見織氏山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仙多以七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梁玉清事世人以天上有夫婦之道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漢人猶言牽牛渡河後人乃言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注開元占經並引星占云織女七夕有渡河之說似非處女之稱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言睨彼牽牛而別生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遙相望從睨生義也注引曹植七詠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時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牛居東織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七襄屬織女故偏言織女渡河也西京雜記云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是乞巧之事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果九百六十四乾象通鑑引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藏珍寶以保神明則瓜果宴之本其匹配之說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與扶筐爲妃荊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之足則扶筐爲男占甘氏星經中官云扶筐七星在天津北其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耕織相對扶筐與牽牛亦農桑相對不言扶筐牽牛又不言織女嫁扶筐者世俗於小正大東之文自增故實也前人或辨牛女俱在河北案河鼓牽牛三星居河南左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漸臺之北非牛女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

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詣牽牛。吾向已被召。明日失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渡河之說，非始武丁。又六帖：鵲部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淮南無之。或萬畢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今風俗通已殘缺。馬縉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顛秃，又復不見。容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爲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妄意爲織女橋致首秃爾。開元占經引郝萌云：織女一名東橋，亦是兼采衆說。然郝萌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巧遺說。後徒於昏見南方時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由附會詩禮，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筐，言乞巧而不於十月晨見東方時也。

#### 益宅

蟲蛇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相宅法忌白虎。而古人有白虎觀。淮南人間訓云：西益宅不祥。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亦有西益宅不祥。新序五及家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家語蓋錄新序之文。

#### 弄女婿

北史齊文宣敬皇后傳云：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弄女婿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

怒謂詔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酉陽雜俎禮異云。北朝婿至婦家。婦女畢集。以竹杖打婿。有至委頓者。

看新婦

看新婦禮古也。後亦有之。世說云。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南史齊河東王傳云。武帝爲納柳世隆女。帝與羣臣看新婦。顧協傳云。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封氏見聞記云。近代婚家有障車下婿。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障拜堂之禮。

弄新婦

漢書地里志云。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改。然尙未止。抱朴子疾謬云。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其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酉陽雜俎禮異云。近代娶婦之家。弄新婦。

鬧房聽房

鬧房之事。有極無禮者。意林載風俗通云。汝南張妙。會杜士家娶婦。酒後相戲。縛士搔二十。又懸足趾。致死。鮑昱決事。減死。抱朴子疾謬云。蹙以楚撻。繫腳倒懸。酒後醜鬻。不知限齊。至有傷瘀血流。踈折支體者。其事正類張妙。自漢迄晉。其風不改。豈非鮑昱斷獄假仁害俗邪。酉陽雜俎禮異云。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怪獄滋興。明黃暉蓬軒吳記云。魯地人生子。親



友戲繫其手游於市。反而羣飲。而仍繫生子者于樹。遂爲狼所啖。此匪人所謂舉酒勸人無惡意者也。後漢書列女袁隗妻傳云。帳外聽者爲慙蓋俗之聽房者。

### 吹簫給喪事

史記周勃世家云。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淳曰。以樂喪賓。若俳優。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云。左傳歌虞殯。若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漢書勃傳注。師古用瓚說。今案索隱言是也。簫非編簫。乃短簫。亦謂之鼓吹。謂簫之簧鼓以吹之。自是秦漢喪儀。非關樂賓。蓋鼓吹二義。一是短簫。宋書樂志云。鼓吹蓋短簫。饒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鼓吹。短簫。饒歌。橫吹。鼓角。是也。一是作樂之名。漢書韓延壽傳云。鼓車吹車。及諸傳。鹵簿。鼓吹。陳琳檄云。登高岡而擊鼓吹。宋趙昇朝野類要云。鼓吹。禮部之太常樂。蓋雅樂。爲軍門。轅門所奏。無鍾磬。埙。柷。琴。瑟。但鼓。鈸。鐃。鞀。吹金。笛。簫。笛。是也。喪事行車。用短簫以節行止。又以人死。使人勿惡。非爲樂賓。其後乃用鈴鐸。晉書五行志云。海西公時。庾晞挽歌。搖大鈴。又梁時。謝幾卿執鐸挽歌。唐制。挽郎與執鐸代哭者同衣幘。太平廣記李娃傳。二肆傭凶器者。較能擁鐸而進。亦所以節行止。其別爲樂賓。則自漢桓寬如淳臣瓚時已然。桓寬鹽鐵論國病云。送死殫家。散不足云。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與下坐而責辨。歌舞伎戲。唐會要云。長慶三年。李德裕奏。百姓厚葬。道途設音樂。習以爲常。不敢自廢。誠宜改張。準法科罪。然實未能禁也。喪祭用樂。發引用樂。封窆用樂。因以樂娛弔送者。皆沿習不改。與十惡中居父母喪作樂者不得同科。讀禮通考並列之。非也。喪事用樂。所謂非禮。

居父母喪服未除而自作樂所謂不孝情不同也。

酒令

宋寶率酒譜第十二爲酒令云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案其事有證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其制也若詩則言彼醉不減不醉反恥箋云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取未醉者恥罰之衛武公刺時人如此殆卽酒令非備酒禍也云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其酒令之漸歟案說苑善說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不仁曰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已明著令字韓詩外傳云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亦前此酒令後漢書賈逵傳云逵作酒令學者宗之亦連酒令字云漢初始聞朱虛侯以軍法行酒案荀悅漢紀引此者史記漢書無令字云朱虛侯章侍宴高后令章爲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亦著令字新序刺客節士並云桀爲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前時軍法酒令也今令官以卑者爲之梁書王規傳云湘東王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蓋不肯爲中山詩話云唐人飲酒以令爲罰

明帖

荀子云不法後王謂之不雅以儒者明時王之制君臣之義不可遂廢也明洪武三年禮部定儀敵已止奉書奉復而文人往往稱頓首稱再拜蓋由臨古帖而勦襲之至地名官名均不依王制巡撫曰中丞知

州曰刺史。應天曰秣陵。順天曰長安。若代古人通書者然。古諺云見駱駝謂馬腫背此則牽腫背馬謂之駱駝矣。

### 門對

茅亭客話云孟蜀太子善書札。自題策勳府桃符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洛中記異錄云孟昶歲末自書桃符曰天隆餘慶聖祚長春。賜子詰。詰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蜀樽杌及宋史五行志四並云昶令學士題桃符板。以其詞非工。命筆自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後納土呂餘慶來知成都。而長春則宋太祖誕聖節名也。桃符板即今門對。古當有之。其事始於五代見記載耳。北宋春帖子。皇帝皇太后皇后貴妃閣。皆由詞臣擬進。南宋則臣民家門對亦見記載。困學紀聞云樓鑰桃符門前有約頻來客。座上同看未見書。隨隱漫錄云京口妓韓香家桃符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稗史云洪平齋桃符曰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洪第後上史浩書。自宰相至州縣。各指摭其短。一一云如此而已。因十年不調也。鶴林玉露云洪舜俞詩曰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蓋傳聞異詞。癸辛雜志續集云鹽官教諭黃謙之題桃符曰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後集云廖藥洲門符喜有寬閒爲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包恢南城園門符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又賈似道桃符曰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金鉞百萬兵。又曰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又曰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元楊瑀山居新話春帖云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張羽貞居詞

和周文璞云。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依其言。是家家有春聯矣。明袁中郎集有騎馬看年對語。簪雲樓雜說云。春聯之設。自明洪武時。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悉加春聯一對。帝微行出觀。以爲笑樂。其言不確。

午食

古以不能夕食爲病。宋人言長年者訣。夜臥不覆首。晚飯少數口。避癯者訣。稍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似非常行之道。學佛者則過午不食。謂是佛所制。云旦天食。午時人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此譯經者不達佛旨。妄爲諱飾。佛不當有此制也。佛以日午食者。乞他食故。薩婆多論云。日中以後。事務休息。淫戲言笑。讌會之時。持鉢乞食。必逢僧訶。以是之故。佛以日中時食。家居長者。自作食人。不當拘此也。僧傳受八關齋戒者。其戒八曰。不得過齋後食。謂俗衆聽經。止此一日一夜之戒。非謂其終身戒。如六戒倡優俳戲。不往觀聽。七戒不坐高大牀。亦止此日夜。非學佛居士長者終身坐小牀。不觀優。梁沈約有述僧中食論。又作枳園寺刹下石記云。王免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檢南齊書王免傳。免貴仕。上收之。閉門拒守。遵內禮。佛軍士斬之。王免沈約均非吉人。故法苑珠林述五戒。曰殺盜淫妄語酒。述八戒。六高大牀坐。七妝飾。八自歌舞及往聽。不用中食戒。是知學佛者當求勝果。不當學此。

喫煙事述

煙草出於呂宋。其地名曰淡巴姑。明時由閩海達中國。故今猶稱建煙。道光十三年七月。琉球商船飄至

日照。商人內洞村水張二姓。船載煙草往福建售賣者。見山東巡撫奏。是呂宋琉球煙皆歸福建。建煙味最沈也。性德淥水亭雜識云。今所噉煙草。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曰。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煙噉之。可以解倦。初疑爲蘭州水煙。然煙本名煙酒。沈氏西清筆記云。朝鮮進煙筒。曰煙杯。似旱煙水煙本爲一唐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云。室羅伐城具壽白世尊。諸苾芻畜飲煙筒。畜灌鼻筒。畜飲水器。畜盛針筒。以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應畜。其所謂飲煙筒。蓋旱煙水煙同名。毗耶那雜事律云。吸藥煙。以兩碗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則明人所言鴉片煙也。明楊士聰玉堂薈記云。煙自天啓中調廣兵。乃漸有之。崇禎十二年。定例喫煙者死。後洪承疇請開其禁。初以喫煙聲似喫燕。故惡之。李王通虬庵瑣語云。煙葉出閩中。北地多寒疾。關外至以馬一匹易煙一觔。初惟南兵北戍者喫之。崇禎末。嘉興徧處栽種。三尺童子莫不食煙。煙利厚。而喫燕聲惡。民間賣者。題曰熙朝瑞品。以諷官吏。使不究詰。今沿而不改。俗士不知。見人不喫煙者。謂之曰明時人。不知明時人正喫煙也。由呂宋琉球朝鮮而閩廣。由閩廣而中土。而遼東而蒙古。漸至滿洲。皇朝通考刑考云。崇德三年。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謂明境高麗境。其後煙漸行而北。乃至俄羅斯。通考四裔考云。俄羅斯賣煙者。籍其家發遣之。是也。今州縣無不種煙。盛京通志物產。皇朝通志昆蟲草木略。並云煙草本名淡巴菰。亦稱爲煙酒。隴旁隙地多種之。葉肥大至徑尺。食之饜寒。熱河志云。隴旁隙地多種煙草。葉肥大至徑尺。其近頂處數葉曰蓋露。是今種煙者廣矣。關東煙葉味厚。尤勝建煙也。崇德六年二月。諭王貝勒大臣。不習射之罪。非用煙可比。用煙之禁。

前因爾輩私用。故不能治人。蓋喫煙之禁。此後不在科條矣。康熙中。巡幸德州。傳旨。朕生平不好酒。亦能飲一斤。止是不用。最可惡是用煙。諸臣在圍場中。終日侍朕。曾用煙否。每見諸臣私在巡撫帳房中喫煙。真可厭惡。況煙爲最耗氣之物。不惟朕不用。列聖俱不用也。濟寧道蔣陳錫恭紀云。碧梳冰漿激盪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蓋本朝之制。不設嚴禁。亦不與茶酒入禮節儀注也。休寧汪昂作本草備要。補本草云。煙草餽者使餓。餓者使飽。醉者使醒。醒者使醉。其言頗能道物性。乃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評檳榔四德也。嘗卷煙葉塞筆管中。筆不蛀。姚旅露書云。煙草可治頭眩。醒世奇觀云。煙油殺蛇。以注螞蝗。立僵。常德府志方術云。有閩客鼻孔各有赤蟲一長四五寸。聞香輒出。觸之卽入。武陵李兆鯨以爲水蟒。隨飲澗水入鼻。其細如髮。得涕洟。故肥得血。故赤。教日喫小溪煙二三兩。遂愈。朱仕琇海東臚語云。臺田苗生蟲。每下種。以煙梗附其下。蟲患乃息。然則煙草辛烈。殆亦殺肺蟲歟。

圍棋

文選注。意林。並引桓譚新論云。世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夷堅志。辛集云。席天祐采用兵之法。一寓於棋。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弈棋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神聖教。真欺人之辭。宋史潘慎修傳云。作碁說。以進太宗。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太宗覽而稱善。可云上下相蒙也。雲仙雜記引止戈集云。人能盡數天星。乃徧知棋勢。蓋以縱橫三百六十一子。附之天道。古棋局止十七道。韋昭博奕論所謂枯棋三百。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

十九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去天星遠矣。夢溪筆談云。棋必能筭始精。人能筭至連書萬字五十二者。始盡棋局之變。此與天星之談無異。明道雜志亦非之云。世工棋者。不辨菽麥。而臨局用智特妙。何也。且謀筭之筭與筭數之筭不相涉。又鶴林玉露云。陸象山買棋局。懸之二日。忽悟曰。此河圖局也。遂讓第一手。先著。第一手疑之。象山笑而去。此言尤出情理之外。河圖乃八卦與棋無涉。宋河圖二。一是九圈。一是十圈。尤與棋無涉。以上四說。惟愚者信之耳。酉陽雜俎云。僧一行未嘗知棋。於燕公席上觀一局。便與國手對子。曰。棋止爭先耳。偏智所得。理誠有之。抱朴子自序云。洪不圍棋。擣籟。見人博弈。了不觀之。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林逋言世間萬事。無不可爲。惟不能擔糞與著棋。又子瞻言生平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喫酒、唱曲。張端義貴耳集云。劉季高侍郎嘗言。不曾爲小人事。下棋時未能不爲小人也。棋客遇此四君者。則窘矣。不必言韋昭陶侃也。

### 象棋

吳韋昭博奕論云。枯棋三百。文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棋局縱橫十七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是與今之十九道異也。然其局法同。宋晁補之撰廣象戲圖云。象戲局縱橫十一路。棋三十二。試以局縱橫十九路。棋九十八。廣之。其新舊二法皆與今縱十路。橫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蓋兵卒相去中三路。今中二路。其第一路。敵居兩旁。兵卒則居縱路之二四六八十。敵馬士兩敵相對。敵無架馬旁行。士不出帷幄。三者俱不啓覈也。





# 癸巳存稿卷之十二

## 術士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六月今公欲麥使爲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言及食新也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太平廣記定數載逸史言萬年縣捕賊官李姓置鮪一客自言知人食料李問之客言李不得食鮪將食京兆召李去庖人別留兩櫟鮪李返就座執筯而罵言未了亭子仰泥墮鮪雜糞埃不得食此二人者術則驗矣殺與罵亦不免北史吳遵世傳云齊文襄出遊恐雨箴之李業興曰有雨遵世曰無雨文襄曰不著罰杖十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明史方伎傳云周顛至馬當言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盛寅疏太子妃方械以待病旋愈賞賜甚厚皇甫仲和袁忠徹占未申間寇從東南來日中不至成祖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寇至明日降始神其術蓋藝成而下君子慎之其他以隱形煉藥勢脇刑求其真所謂下流矣世人易衣窮相士病家匿情試醫凡挾伎遊方庸劣無氣乃能爲也又多爲惡人所混入天聰五年奉上諭凡巫覡星士妄言禍福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殺無赦

## 滿

管子霸言篇云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何以謂之滿法

云。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齊租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此卽白圭二十取一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國田租三十而稅一。光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可非矣。孟子不爲管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關稅百取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客。霸形云。使稅者百一鍾。

老子名可名義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字道。原云。書者。言之所生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精誠云。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皆其蠹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上禮云。先王之法度。有變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蠹也。晚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糟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爲言詞。名爲文字。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諭書名。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正名乎。義疏

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謂文字爲名。北朝人猶守此義。屢見於魏書。

### 道德經

史記言老子適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不言上經爲道。下經爲德。今老子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皆分道德經。蓋漢時已如此。北齊書杜弼傳云。弼表上老子注。言竊惟道德二經。詔答亦言朕有味二經。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旣注老子。始改定章句。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此本未見。冊府元龜云。晉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俾頒天下。小學紺珠引東京記。李昉宅有三經堂。謂孝經。道德經。德經也。晁公武讀書志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之河上公本。古本無有也。晁所謂古本。或卽王弼所受之本。其德經所言亭之毒之。河上公本亦無之。又檢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此又一道經。一本作戒經。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蓋丹中仙人文誤也。

###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莊子史記言其著書十餘萬言。其篇目有漁父、盜跖、胠篋、畏累虛、亢桑子。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注莊子惠施篇。今莊子止三十三篇。據漢志。道家者流。莊子五十二篇。則所闕者十九。唐陸氏經典釋文。言司馬彪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爲漢志全本也。釋文列唐以前本。大約已佚。釋藏辨正論云。劉宋時陸靜修道藏書目。莊子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修撰。是晉時佳本。爲釋文所未見。然亦不及彪本全也。文

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江文通擬許詢詩。陶淵明歸去來辭。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注並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又並引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則彪本五十二篇中有淮南王略要。或漢志五十二篇爲淮南本入秘書讎校者。今知所闕十九篇目。畏累虛。惠施。淮南王略要而已。

墨子兼愛

孟子載夷之說云。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因以兼愛爲無父。管子版法云。兼愛不遺。是謂君心。莊子天道引孔子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論語云。汎愛衆。孟子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記云。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云。天子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謂兼愛卽無父。是險誼也。學者惡墨以繩墨自矯。不便私欲。爲遜辭以避之。謂聖人有差等。案墨書言兼愛。本之天與王者。天道王政。豈無差等者。藝文志云。蔽者爲之。推兼愛之義。而不知別親疏。非墨子之所謂兼愛也。

墨子之辨

古人稱孔墨之辨。言能敷暢厥旨。墨子修身篇云。言無務爲文。而務爲察。貴義篇云。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蓋有以自信。其明鬼。尙同。立一義。必有一事爲證。實事求是。此其所長也。

墨子才

也。莊子以墨子爲才士，言其巧也。古稱巧曰墨翟。今其書守備號令，李靖以爲不便於用，因時之制，有不同也。

### 右鬼

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董無心難之。意林纏子云：儒有董無心，難纏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此儒殆楊朱之徒，非真儒也。儒則五經皆言有鬼神。

### 墨子羊衄解

墨子節用上，衣服冬加溫，夏加清者，羊衄不加者去之。宮室加固者，羊衄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堅難折者，羊衄不加者去之。舟車加輕利者，羊衄不加者去之。畢校注云：羊衄二字，疑一鮮字。今案羊乃善脫，衄乃袒，誤。墨子言衣服宮室五兵舟車，國家不能省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組，與歲增者同用。若不能加好，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道也。

### 法後王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懋，必爲順下矣。其所謂法先王者，卽尊王制之謂。不苟篇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非相篇云：聖王有百，吾執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

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統禮義。壹制度。張法而度之。若合符節。是大儒也。合觀數文。知荀子所謂後王卽本朝。先王卽本朝開國之君。儒者之道蓋如此。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而後儒反守周禮。不知變革。夫爲下而倍。裁必及其身。君臣之義。不得變革者也。而後儒革之。鄭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舍己之君而君周人之君。其心術不正矣。儒效篇云。道過三代。謂之蕩。以逾於本朝之所監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以居下倍上。是邪說也。不雅者。不正也。

說占相

荀子大略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案善爲詩者三言。與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均係古志之語。意各有指。不說不占不相者。言藝成而下。道成而上。德盛爵尊。不爲他人說占相也。荀子連綴之。謂是心一。致有宋人劉子翬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之鄙論。人人自以爲聖。而易竟忘矣。且就荀解。則不相是不須人相。義不可通。事不可行。故知其義非也。

荀子引諺

韓非姦劫弑臣篇云。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

孫氏之儒。則非得見荀卿書。無虛謬。卽管子君臣上篇。所謂雖有湯武之聖。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之。妄也。姚寬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爲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致思。

### 譏極

列子力命篇譏極。釋文引字林云。極。吃也。方言云。譏。吃極。急也。則譏極皆口吃。極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爲人吃。又盛怒。蓋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故曰譏極。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亦作饗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氣不足。而生饗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脈連舌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于正。脈否氣壅。亦令饗吃。此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饗吃。

### 呂梁

列子黃帝篇。記孔子觀呂梁事。說符篇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卽孔子所觀。釋文引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懸絕。世謂之黃梁。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高誘云。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發而通之。淮南本經訓。呂梁未發。注亦云。在彭城。案四書所說。是兩呂梁。莊列之文。合在彭城。呂氏淮南呂梁。確在離石。古注乃互錯。水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水引呂文及司馬說。眞爲通矣。莊子釋文云。北人名水皆曰河。則泗得有河名。漢書溝洫志云。禹釀二

渠後三代時。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衛陳蔡曹鄭。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泗梁正得名河梁。宋劉奉世校漢書。以爲誤。妄矣。或謂泗呂梁始於唐。讀史方輿紀要言晉宋已有之。語俱不審。

燕丹子金樓子

水經注函谷關云。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燕丹子云。秦王不聽丹歸。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烏頭白。見風俗通論衡。古人正名之曰燕丹太子。蓋小說家之一種。後人乃題之曰燕丹子。近燕丹子自永樂大典中錄出。金樓子近亦自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章祖程注宋景熙白石樵唱次翁秀峯詩。引金樓子。黃嬾書。睡也。有人讀書。把卷卽睡。因呼黃卷爲黃嬾。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今其語在。金樓子卷六雜記上。知其書元時尙傳於民間也。

戰國學術

孟子云有爲神農之言者。農家也。楚策云治列子御寇之言。道家也。史記云騶衍推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家也。其時爲縱橫之學者。藝文志爲一家。近言地理形勢之學也。韓非子八蠹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孫吳之法者。家有之。亦干祿之學也。其專以學名者。則三墨八儒。韓非子顯學云。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自孔子之卒。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子張或曰朱張。漆雕氏者。漆雕馮也。顯學云。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墨子非儒云。漆雕行殘。與顯學言合也。孔叢詰墨。爲漆雕開辨。則王肅皇甫謐之徒。謂是漆雕開矣。孫氏者。卽荀卿史記云。在戰國時。最爲老師。

書易緯是類謀後

是類謀注題鄭康成。而語不見淵源。書云類萌樞。提紀時。提紀時者。攝提輔斗。建明時也。云機衡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七九兼言。斗七星九星也。史記索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攝提之爲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攝提紀時。非謂歲星也。又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機。此云機衡維持。言斗明矣。索隱引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宏景冥通記云。常以二十七日。月生日。二日伺之。其形異餘者。爾故言斗者。或言七星。或言九星。此並言七九兼見。不見言之。知是言斗者。下云。天以變化。地以紀州。斗分主九野與九州也。下又云。變動七九斗衡謀。是此書大旨。注專言爻象。偏矣。其法。斗兼房能爲用。故云考房斗能。房者黃道赤道之交。房四星。日月五星之所出入。開元占經。乾象通鑑。並引京房對災異云。天有三門。房星其準也。此云昴街門。亦日月五緯道也。云鉤鈴。房宿鉤鈴二星也。斗者卽北斗。此書云攝提招紀格。攝提。謂夾角六星。招。謂招搖也。能者。三台也。此書云握天能。持斗輔。開元占經引元命包云。魁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能承斗魁而運。輔者。斗第六星旁一星。皆從斗也。云乾坤合斗。七以分治。專言七者。就所見。不得故說爲十。云必提起。天下扶。其義在乾鑿度。鄭彼注引元命包。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當從彼注。此書孔子云。運之以斗。稅之以昴。昴

與房義同也。云五七布舒五則街門五侯房昂之義也。七則七以分治斗兼能也。是考房斗能以知其謀也。注謂五七三十五人非書所言河出錄圖洛授變書之意既爲尋其條理書其後焉。丁卯二月既望。

識書

識釋名云織也。義織微謂比附瑣雜說文云驗也。謂記其已驗之事。識亦圖錄。淮南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書著之。史記賈生列傳云發書占之。識言其度。漢書敘傳云儀遺識以臆對。則識所列至廣。史記趙世家云秦識於是出矣。蓋得周東遷所遺書。淮南人間訓及史俱云秦皇挾圖籙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王莽亦見漢當中絕之識。其後人又附益。桓譚云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知識記固有未增益之本。張衡云九宮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則識有五行九宮陰陽術數之學。

漢皋珠證

漢游女韓詩本以爲漢神文選七啓注韓詩漢有游女辭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蓋采之外傳。韓詩外傳云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交甫請其佩。二女解佩與之。文選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江賦感交甫之喪佩。注皆引之。襄陽耆舊傳亦言襄陽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方山依元和郡縣志。正與南陽鄧縣分界。下有解佩渚。宣室志言馮翊嚴生於峴山得彈丸黑珠。太平寰宇記言漢陽羊雍伯遇人以石子遺之。羊種之於今玉田。

得白璧五雙。以此言之。襄水神女佩珠如雞卵大。蓋襄漢俗。且漢水石多如此。南都賦。中黃穀玉。注。博物志云。欲得好穀玉。以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是古玉多取於山水穴。而珠但取形圓潔。實卽漢石。由周漢晉至宋時。猶盛行。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葛勝仲驀山溪詞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杜綰雲林石譜云。襄州江中多出穿心石。中有小竅。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頃有年家弟守官。獲一青石。大如鷺卵。白脈似粉。書竹字兩行。觀三宋人文。可知古佩矣。史記言韓詩內外傳數萬言。淮南貢生受之。宜知漢北事也。

### 補天

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注云。女媧。陰帝。佐虛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鼈。大龜也。天廢頓。以鼈足柱之。楚詞。鼈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案宋書天文志。引鄭注尚書璇璣玉衡云。以玉爲渾儀。貴天象也。其云渾儀。蓋儀器譌文。女媧鍊石補天者。以玉爲儀器。斷鼈足以立四極者。儀器橈足也。以義推之。非有奇異。論衡云。天非玉石之質。女媧長不及天。豈得補之。其辨亦拙矣。列子湯問篇。革言。張湛注云。陰陽失度。三辰盈縮。卽是天不足。女媧鍊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晷度順序。卽是補之。然列子言天不足西北。非廣言三辰盈縮。西北爲蓋天。天門。又以鼈足立四極。故可定爲儀器。張湛向壁之義。不足筭也。鄭康成以

緯說經絕不牽引漢人渾說安得謂堯有渾儀知是宋書改竄矣。

高誘注

呂氏春秋首時篇云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又云當其時狗猶可以爲人唱。注云子陽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之人畏誅皆逐獬狗也。其注甚怪。案觀世篇云其卒人果作難殺子陽。注云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有逐獬狗之亂而殺子陽。適威篇云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因獬狗而殺子陽極也。注與觀世同。又淮南繆稱訓子陽以猛劫。注云尙刑而劫死。汜論訓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而殺子陽。注云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二書皆高誘注。何以首時獨爲異說。日知錄亦有淮南子注一條云。詮言訓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字。是以來鬼畏桃也。八山訓羿死於桃部。注云桃部地名。一人註書前後自異如此。誘以楸爲杖部爲地。蓋望文爲訓。惟桃楸下云子路死於衛。則有地義。桃部下云慶忌死劍鋒。則有杖義。蓋文義相反矣。誘之失在疏略。又注呂氏多妄希其金。呂氏適威言顏闔見莊公論馬。與莊子達生文同。莊子釋文李曰魯莊或曰衛莊。案莊子讓王篇呂氏貴生篇並云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以幣先焉。莊子釋文李曰魯哀公又莊子列禦寇篇有魯哀公問於顏闔。人間世篇言顏闔傳衛靈公太子。則適威之莊公定是衛莊。得見魯哀公。又荀子哀公篇顏闔與定公言亦及魯定時。莊子達生之李頤注爲誤。而誘以魯莊顏闔不同時。思載其金不悟呂氏並

未言魯莊何由取金。明方孝孺以魯莊與顏闔論馬爲呂氏病。日知錄又有傳記不考世代一條亦襲之。豈非高誘利令智昏之所致耶。

### 急就章蒙求

急就篇乾隆年間提要稱其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典雅亦非蒙求諸書可比。案急就奇觚與衆異則有晏奇能異等倫各異工羅列諸物名姓字則有列侯諸將軍諸物盡訖遠取財物姓名訖請言物名顯殊絕分別部居不雜廁則有別故新所不侵不足憐不直錢裳章不惜不肯謹慎莫不滋榮無不容盛蝗災不起共雜診屏廁清溷用日約少誠快意則有冬日藏裏約纒少府勉力務之必有喜則有魯賀喜請道其章則有請言物顏文章止開章六句已多重字又蠡升參升半卮觥則當句中複字蒙求提要云其注顏叔秉燭言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其文案其傳今具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下蠡升斗本作蠡。

### 佛教格言

南史褚裕之傳云進藥晉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檢晉書恭帝紀亦言帝深信浮屠道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云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法顯佛國記云王舍舊城外有比芻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有法炬譯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所說之事近見楊式傳果報聞見錄載康熙七年五月鎮江張大事語亦相

近其言大有利益。惜世之刊善書者不知采此。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一巷。見婦人斷首在道死。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避賊者以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恐啼聲爲賊所覺。則棄之道旁。有教之爲綿毯。隨兒口大小爲之。置口中。使滿口而不闕氣。置甘草末漬水毯中。兒有所咀吮。不作聲。又綿軟不傷口。或鏤板印貼通衢。靖康建炎中。全活嬰兒甚多。今案自殺不得復人身。此佛語亦當鏤板印貼通衢者。

佛故先典

隋譯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云。佛言故先典中。有如是語。棘針頭尖。是誰磨造。烏獸色雜。是誰畫之。此與乾鑿度所引經。素問所引册公羊莊七年傳所引不修春秋。皆好古者之前編。莊子言老子謂孔子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老子化胡。卽以教佛。至西漢末。釋迦文佛生。改黃教爲紅教。卽以此爲故先典。晉宋僧徒。不知佛派。乃牽引老子釋迦文佛言之。強使釋迦文生於周世。是誣罔也。唐譯楞嚴經卷十云。佛言天魔計度。烏從來黑。鵠從來白。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則故先典又爲天魔語。蓋釋迦文佛目其國舊書爲魔言也。舊黃教言人有善有不善。釋迦文佛言人皆善。皆有成菩提得道事。在能苦行耳。此紅教義諦不同者。

洛陽伽藍記

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又譯諸經。天竺流支。寫以胡書。傳之西域。謂之東方聖人。文在伽藍記卷四。而卷二崇真寺惠凝。親見閻羅王。責最以講經者心懷彼我。以智陵物。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胡太后聞之。京師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最實聰慧高僧。卽有陵物。然以視噉肉營酒。毆罵淫穢。以爲聖賢菩薩地位者。最不宜受業報也。蓋僧家是非淆亂。不可思議。至惠凝所說。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及劫奪民財。假作佛寺。俱付司。入黑門。此閻羅王所判。則灼然是非之心矣。

### 佛識

佛書有修多羅識。吳支謙譯佛說梵摩喻經云。摩納具觀秘識。知當有佛。身相奇特。故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則西番亦自有識。言有佛。則果有佛。言身相奇特。則果奇特。所謂識書。立言於前。有徵於後也。今略具二事。梵摩喻經云。一孔一毛生。毛紺青色。右旋盤屈。頂有肉髻。光明煒煒。暹日絕月。其所謂一孔一毛。以髮言之。史記條支傳。正義引浮屠經云。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毛。爪亦如銅。是也。其言肉髻。禪秘要法經云。諦觀佛頂肉髻。髮紺青色。一髮舒長一丈三尺。放之右旋。有琉璃光。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云。世尊化作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髻爲冠。文殊師利問經云。凡人髮長二指當剃。此僧法也。佛髮雖剃。蓋猶有自然肉髻。辨正論十喻篇云。外八異者。釋迦頭生螺法。此西域佛陀之相。朝野僉載云。鼎師言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是未知肉髻。致此誤也。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

八萬四千毛。乳母大愛道以尺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納妃時。復量一丈三尺五寸。出家時。天神奉去一丈三尺五寸。三昧經一丈三尺五寸。其文甚明。與禪秘要法經一丈三尺。已差五寸。而梁書扶南傳云。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高祖案佛三昧經。佛髮一丈二尺。疑梁武自改經文。以應時物。三昧經言諸天見佛。白毫端直。正長一丈四尺五寸。則佛髮不當一丈二尺也。其一爲梵摩喻經云。鹿膊腸。佛說義足經。偈云。真人鹿膊腸。少食滅邪貪。二經皆支謙譯。言腹中腸如鹿膊腸也。案般若經云。如來雙膺。漸次纖圓。如鹿王膺。是爲第八相。禪秘要法經云。如鹿之膺脰。華嚴經如來十月相海品云。如伊尼延鹿王膺。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八者。太子膺如鹿王。齊僧佑釋迦譜云。八者。脚膊纖相好。如伊尼延鹿王。本行經剃髮染衣品云。摩訶波闍提哭言。我子膺脰猶如鹿王。今汝如何行涉。佛說寶女經云。如來之膝。平正無節。膊腸如鹿。是諸經皆言足膊腸。其混於腸中食少者。由中國字遞誤。若梵本。則胃腸膊腸。語各有的。不當相混。疑支謙誤說。又本行經魔怖菩薩品云。魔言兩脰正等。形纖而膊。如鹿王圓。魔女自言如此。此西方以足膊纖圓似鹿爲貴之證。其言腸小食少。義孤且非相師所能見也。

僧家僞書

明藏此字號佛說寶雨經十卷。中言佛授月光天子長壽天女記。當於支那國作女主。尋此經爲唐達摩流支譯。語甚怪異。檢身字函中。有佛說寶雲經七卷。爲梁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譯者。寶雨文義俱出其中。獨無支那女主之說。則寶雨文僞。武則天御造華嚴經序云。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說。金仙降旨。



大雲之偈先彰。玉辰披祥。寶雨之文後及。河內有周大足元年賈膺福大雲寺皇帝聖祚之碑云。隆周鼎革。如來授記。大雲發其遐慶。寶雨兆其殊禎。惟檢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云。載初元年七月。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外戚傳薛懷義傳云。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世合微。則天革命。僞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長安志則言法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唐會要則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涼州舊有大雲寺。唐景雲二年。劉秀功德碑。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制諸州各置大雲。而改此大雲寺爲天賜庵。天賜言天授也。天授元卽載初元。七月。得大雲。卽改九月以後爲周天授元年。所謂天授者。授大雲也。張仁愿傳云。侍御史郭宏霸稱則天爲彌勒佛身。是本大雲。今不見大雲。蓋以寺各一本。高座講說爛敗。而寶雨依華嚴序。則爲天授後所造。以未講說。得留淨本流傳也。又金史石琚傳云。世宗時。大名僧智究言蓮花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遂以謀反。佛何由知有魏地。是亦大名人所造。唐末有彌勒會妖人。則天遺教也。

### 衛公問答

衛公問答。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宋熙寧中。詔樞密院校正其書。其文又多采之通典。故其書可用。但不得謂衛公自著耳。太宗謂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無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又曰。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使衛公自

著有此事乎。

州名急就

宋歐陽修州名急就章。孤音無比者一。駢音二字相比者四。三字相比者四。四字相比者七。五字相比者二。六字相比者五。七字相比者一。八字相比者五。九字相比者二。十字三。十二字一。十四字二。十六字二。二十四字一。諱不舉者二。同音異字二字者二十三。三字者二。美名如太平者八。監興州著目四十六。舉控三。邊名十。其文既成。又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未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依計軍監三百八十有六。蓋元豐時制也。宋地里書今存者。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其他則一州之方志耳。九域志於元豐八年刪定州三百四十二。急就蓋少二州。軍監三十一。亦不合。蓋遼夏地不屬者亦編入。惟同音異字四十六。兒童習之。則聞名思辨。不以袁爲原。繡爲秀。庶無坊州杜若之誤耳。

論書

朱子中庸序云。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是也。孟子集註引程子曰。中不可執也。其言亦是也。論語云。堯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皆見四書中。合之爲四書注一部。則非矣。王應麟論孝經云。卿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先。蓋服不衷。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齋明盛服。都人士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其言是也。其論儒行云。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

問舜冠則不對。問儒服則不知。其言亦是也。合之爲困學紀聞一部。則非矣。故古人注書。不論書。論書則多言多敗也。

### 野獲編目錄書後

明吳興沈德符字景倩著。向覩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景倩故家。多諳掌故。文筆條達。在弇州上。明代佳書也。惟云宣德八年會試錄。鍾復。江西人。鄉試百九名。楊玉。河南人。鄉試百二十七名。以爲其名次額數不可曉。今案此是國子監錄送順天鄉試也。又云。天順元年登科錄。許起。兄越。爲奎文閣典籍。以爲徧考列朝無此官。蓋舊官不傳。今案此曲阜孔廟官。由衍聖公咨部補充者也。又云。文皇至塞外。南望北斗。近商於占城。呂宋者。言躔度方向與中華無別。豈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此則商賈調言。不足亂聽。至里差一定之理。景倩亦未思耳。

### 書河南府施志後

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舉。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況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談古人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今案唐大曆中。以租庸調爲兩稅。貞元中。陸贄請均財賦。奏云。供軍進奉之類。大曆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雲麓漫鈔云。唐定二稅。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麩錢五文。是再增酒麩錢。又置酒坊戶。又立戶酒法。貽害良農。宋史蘇

軾傳上神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曆時。定租庸調爲兩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吾郡休寧程大昌續演繁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輸錢。歛州港洪狹小。量納州用米數。本色外。餘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其起發苗絹。卽是計米輸絹也。是唐宋時盛行古文格調。刪除迷目之文。不事重衍。致賦役重出。惟一二讀書之士。能知而言之。宋歐陽修程琳碑。朱弁曲洧舊聞。趙善瑯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此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不知已併。復旁采舊名目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曲洧舊聞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自命爲通品者。元平南宋。併其征稅。食貨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餘。今盡輸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故。夫稅目因時不得不併。當詳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共知之。我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輸兌。康熙雍正年間。有大沿革。非草野及胥吏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臬文編有答邑侯書云。通計丁額折銀。勻田畝之內。萬一行之既久。大農方牧忘併丁于糧之制。謂未有丁折。而復丁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光坡爲文貞兄弟。故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上諭云。地丁漕項蘆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爲雜辦者。賦役全書止編應解之數。未開載出辦原由。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例。以致富民受缺額徵收之累。大哉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蓋所裁者。所併者。皆當詳記之。康熙年間不加丁

之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道也。載道之文。載此而已。古人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道之文。而謂之古人格調者。自單行古文說興。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夥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人格調者。嘉慶十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 書五禮通考後

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義與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令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其體國經野。無歷代田畝步弓尺度。亦是漏略。或謂不須錄此。則又何須錄禹貢錐指乎。嘉慶戊午九月。

### 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此嘉慶乙亥以前全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時欽鮑氏欲爲刊于揚州而不果。此所收者。史記至隋書。及史注。及文選。古文苑。文紀。百三家集。及世說。注意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及開元占經。兩高僧傳。兩弘明集。雲笈七籤。及金石萃編。歸安嚴鐵橋廣文。同人籤寫裁貼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巷。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曲阿後湖詩注。七命注。並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艘中翼艘小翼艘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

周伍子胥文又多引莊子爲今書所無。應彙尋莊子逸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任升之藏鍾山壙銘。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任昉得銘。爲東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五百十二年。六千三百二十月。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日而墮。其文奇譎。似左傳絳老人。應補入東漢闕名文。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收之。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用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應補入晉葛洪文。同人以爲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稗官。其文真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又皆記其文所從得者。于目錄下。可云寶書矣。又爲作者撰小傳。冠于其文之首。道光甲午春夏間。兩次見其本于嚴州鐵橋官舍。歎服其用心。日照許印林州同。出所攜金石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視大樂。又得見鐵橋說文翼十五卷。時商所以使書得傳者。展轉告人。而未得其方。己亥春。於江陰李申耆山長處。見此目錄。爲乙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目。然卽此本所類聚。能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飲食好惡之真。已可爲有用之書矣。倘乙亥時鮑氏以淮巖餘力刊之。漢及隋文。亦止於此。因錄存此。既可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過湖州城東驥邨。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尤易爲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淨紙。以爲他日快意縱筆地也。己亥二月十三日。

頤正堂文序

句容王喬年與正燮同歲少相好也。喬年字崧鶴卒於嘉慶戊午十一月二十四。頤正堂者其所居也。正燮錄其詩四十二首論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爲一卷。正燮嘗讀唐趙璘因話錄言李賀歌詩多屬意花蝶間。竟不能遠大三復斯言而歎吾友之不達。或由此歎。史記屈原列傳云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屈原賦屢言芳草更及美人而陶潛高風亮節梁昭明太子序其集謂閑情賦可以不作好綺語者。或引宋璟梅花賦爲比。此未知稱物芳之義而自生疑忌也。然則趙璘之評亦所謂事後易爲論者耳。文賦云傾翠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文心雕龍云秦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知文貴膏潤而談者或尙峻潔謂哀文豔藻人多顛頌。則又不然。古之顯達多有文采。辨命之論談蓋偶中。溫李不達非豔藻之過。何者溫則麗矣。李生骨重神寒。頗類子山。至於緣情之作不能無自道。李鄴侯外傳云張九齡戒之曰但當爲詩賞風景。詠古賢勿揚自己。泌泣謝之。張公知其有成。唐摭言云吳融覽盧延讓文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四六自敘多哀上浮動語不尋常亦難峻潔。彼賈誼之文息夫躬之辭最云峻潔。竟無豐福。下至樊宗師劉又盧全不好尋常語。乃咒罵天地無足說焉。古作者賞論文字專重謀篇。南史齊長沙王傳云高祖謂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今檢潘陸與謝均非壽考。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小說載盧樵貌陋以文章干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見孫光憲北夢瑣言使其言必信。潘陸又何說焉。詩小雅國風其言蓋亦花草蜂蝶中多名臣。司馬相如揚雄文閎深整肅其爵位亦不爲漢廷達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文筆觀人抑其末也。曷

足信哉。崧鶴善言辭。申明奧理。超邁曉鬯。嘗稱王文簡不和人韻。而七言古詩亦不轉韻。如此。正是檢韻作詩。何必不和韻。談龍錄云。恐七古轉韻從此遂亡。其論甚正。又言古人長篇以轉韻分段。近詞人味之。又嘗及論語無所取材。集解一說。材哉通。此是正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都其富哉。任其戎。家語弟子行解。作其都以富材。任治戎。家語雖妄。材哉之通。漢人有所承也。又言飛走。天也。陽氣隨人。故山深四月。始聞鶯聲。生植地也。陰氣喜靜。故十月先開嶺上梅。又言陶潛讀書不求甚解。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世人或不飲而冒醉名。嘗歎爲名言。聊記舊談。洋洋益耳。今覽其文。詞語秀潤。音節清婉。善徵引。有首尾。至於薔薇晚枝。將離謔語。風懷不減。亦在此編。於古人所談。得失半焉。而獨蒙其不吉。豈非孔子所謂命耶。正夔少時。嘗與崧鶴作陰律疑。裁書滿屋。朱墨爛然。崧鶴之力爲多。精神周到。可云健者。北夢瑣言。謂李泳子年十四。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陽之事。落紙如飛。後乃不吉。於今幾年。復天斯人。此卷隸事。多未能詳校。嘗讀吳澗穎集。旨趣閎達。而解職方。頗失開方之法。宋文憲爲集之。亦未能校正。況余淺識。其所不知。亦仍舊貫。此尤有愧於逝者矣。時嘉慶己未三月三日。

成君瓊籊園日札序

正夔識籊園先生。在嘉慶壬戌冬。明年癸亥。與徧游山東。出同車。入同硯席。至樂也。正夔學力疏散。又飢驅失業。視古書不能通者。卽置之不復思。偶有疑。惟籊園是質。籊園讀書。能爲深沈之思。刺取經傳。沈逸與王深寧例同。而加詳備。各有一冊。於尙書功最深。閻伯詩說古文。醇疵相半。釐而訂之。證以古簡。創獲



甚多。胡肫明禹貢錐指已正濟水在華不注山下。大清河之誤。竊園又詳考濟陽古崔氏城之水往東北者亦非古深渠。因以得水經注東朝陽城以下地。又攷泲水枯渠及攷老黃河自齊河至德州得舊渠四符於史籍遷移之蹟。爲胡氏所未能詳。以推禹貢大河精力過人遠矣。以周髀算經首章之言御三角本捷也。著書者務繁其文。因設圖製說。餉治算學者。然亦盡數十紙不能簡也。讀史輯紀表志傳事涉鄙平者。綴爲一篇。以其繁重。分爲上下。猶各累數千言。正燮讀之。笑問曰。此何文耶。則答曰。非文也。得漢建初尺度。以累黍法求之。不合。與其弟禮西出巧思。細累至百黍。斷之爲一尺。以數尺參錯其寸校之。自定一尺。嘗於臨淄客舍。乞得撮黍示正燮。至章邱。又擇得佳黍百粒寄示。且以互求法通得古今權量之數。凡此叢雜。皆載竊園日札中。意思贍雅。真儒者文也。竊園之名。以承竹齋。竹齋者。先生祖教授公齋名。且以名其集者也。竊園旣自愛。不肯遽定其業。時時刪改。正燮每觀其引書推校塗改舉。卽相視而笑。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兩人各有事。晝至冥。夜徹旦。未嘗間一時不談也。如吾兩人者。殆亦強有力者與。甲子正月。復會於歷城。屬爲作序。今年二月。會於京師。四月。先生將歸矣。正燮久於外。不得歸。不能讀書。有所疑。誰肯正告我者。故於其歸也。爲道日札之見在者。以實前言。且以記良會之難。因自救厲也。乙丑四月十三日。

### 陳椽

洞簫賦云。密漠泊以獫狝。注云。獫狝。相連延貌。字書曰。獫狝。獸逃走也。獫狝。救陳救員切。案史記貨殖列

傳云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注云經營馳逐也陳椽卽徽椽上云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索隱云陳蓋衍字因下陳椽文誤也

藐

潘安仁寡婦賦序孤女藐焉始孩注云廣雅云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惠氏棟左傳補注引文選注呂諤字林藐小兒笑也解以是藐諸孤謂顧注藐爲小義未當案藐無笑義尋文選注語次當云字林曰小藐說文曰孩小兒笑也所脫去者貌說文曰孩小計六字各本皆同

文選相沿誤字

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序國尙威容軍馱趨迅注云庾中丞昭君詞曰連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馱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意以馱字怪而顏庾當有本今案此隋以前傳寫相沿兩誤字也顏賦是軍馱言副馬多字亦作馱而誤爲馱庾詞是代馱玉篇廣韻並云馱騎蕃中馬名字本作馱而誤爲馱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通疇解爲上天報享之報也二十八卷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注云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今案二十三卷阮嗣宗詠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顏延年沈約等注引安陵悲兕龍陽泣魚而於詩末注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蓋悲下遺落者兕龍陽君所以泣七字梁時陸得顏注本已如此顏注世所珍愛陸奉顏注爲典故顏注脫漏

則由梁至唐俱不知增補也。四十六卷任彥昇王文憲集序遷左僕射言昔策劭分司注云漢官儀營部爲左僕射今以策劭爲營部非也。今案三十七卷劉越石勸進表段匹磾遣長史策劭奉表越石表文人所誦珍又營榮與策俗體字近初誤營部爲榮劭則以劉文繼又俗誤榮郡爲策郡此皆李注以前之誤或由作者或由傳寫者皆有情理可循求。

### 文賦注書後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云他日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士衡言賦之所陳才力難副存此妙旨冀他日曲爲驗之如沈休文言如曰不然以俟來哲也文賦云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注云曹子建應詔詩僕夫警策此以文喻馬五臣注良曰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勳其說亦難通策卽文句警策卽指片言今文章揣摩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策者以合賦韻文選傳毅舞賦僕夫正策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賦發闐鄉而警策合此四策注選言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道塗僕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爲不辭矣

### 元龍解

陸士龍爲顧彥先詩云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注云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星讚軒轅龍體主

后妃。此指西城總章宮人而言。龍色多玄。故取以喻。注蓋迂曲。不得詩意。玄龍卽北辰。以玄爲北。以龍爲辰。古樂府多如此。此詩爲顧彥先婦答彥先也。士衡有爲彥先贈婦詩云。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則此詩棄置北辰星。卽答其贈語。又反復申之。言不當違棄北辰信誓。仰視北辰星煥然。信誓不可棄置也。

古詩十九首跋

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末二句實累語。然此作字應則故切。卽今之做字。小雅。薇亦作止。歲亦暮止。是作去聲。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古詩十九首中多東漢人語。則作字二句固應有之。文選刪之也。穆案。作故同部。則作做同音。但語分今古雅俗耳。理初乃無端生此葛藤。

青玉案

文選四愁詩青玉案注。玉案。君所憑依。喻大臣。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案文苑英華百十六。唐張餘慶賦。以報之貞諒。因物達心爲韻賦云。況能坦蕩而爲物。以俟憑依而寄傲。語本憑依注。實不工也。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一。乾饌子記。梅權衡府試賦。以油然子直易諒之心爲韻。賦云。犬蹲其旁。鷓拂其上。自言是食案。時以爲笑。然亦本注楚漢春秋義也。玉案之食。卽玉腕軍中容有之。

文選注引書字識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糟者。齊俗名之。如酒糟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爲糟食實。言李接蒂陷文似糟。處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蟪蛄來食之。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蟪蛄食實。劉熙注曰。蟪。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所引章句。是趙本書題。所引注。亦今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本。綦母邃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頂放踵。江文通上書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糟。蟪蛄字。蓋不足異。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注引孟子皓然之氣。班孟堅答賓戲。孟軻養皓然之氣。注引孟子。又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則班固項岱謝莊李善所見孟子。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爲何本。揚子雲甘泉賦注。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潘安仁射雉賦。青林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西征賦注。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寔。靜也。宋玉神女賦注。韓詩曰。嫵。悅也。亦未知是詩何句。蓋古書不可見矣。任彥昇爲齊明帝讓表注。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所引傳。見莊二十四年。昭十五年。所引注。見昭十五年。今集解本無何休曰字。案何休義見公羊僖七年注中。云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以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穀梁集解。蓋本其義。而稍易其文。畧以何休曰。李善所見集解本如此。今本落何休曰三字。不見作集解者攀援取誼之勤密矣。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丙戌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

文選自校本跋

文選例有甄別文詩同題刪落數篇者多矣。其本有視他本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汧浦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云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則又昭明刪之也。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三字。任彥昇爲褚纂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改補。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存其序錄。唐僧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然則文選不可拘牽異本以議其得失。且唐人所傳文選。未必卽梁本。其增改字者。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王簡栖頭陀寺碑石刻。憑五衍之賦。齊建武時文也。昭明采入文選。以梁武名。避改憑四衢之賦。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爲五衍。而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五衍四衢互易耳。其本爲昭明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

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校書皆然。而況乎其爲文辭選輯本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衆。故刪取其要。古之錄文者多如此。舟中讀文選。楣上所記。朱墨爛然。四十日始畢。因述其大指。道光丙戌九月朔日。夏鎮舟中。校文選李注識語。

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爲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糧道署。一爲鄱陽胡氏仿宋本。二本皆真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至淺。謝瞻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言上殤中殤下殤。五臣乃引泰山側婦人事。以父與夫爲殤。真僿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朱仲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荊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繆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岐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采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爲金。蓋脫釜上二點。乃爲金也。又秋試題。井卦何以無象。檢福建本易經。井卦果脫象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可不詳校乎。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爲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此。難與迂拘而歸訟者道也。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

王勃滕王閣序言都督閻公榮載遙臨。宇文新州。襜帷暫駐。孟學士之詞宗。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饌。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餞送序載此。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蓋乾封總章時。宇文節往新州。勃隨父福時往交趾。俱過洪州。閻餞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其後上元二年。勃又往交趾。渡海墮水。年止二十八。以舊唐書推之。當如此。新唐書作年二十九。又卽其年言作序。序言童子何知。則非作於二十九歲。此序必依文苑英華書題。以舊書傳證之。其義卽了。勃父子自虢州雍州往交趾。道洪都。勃後又渡海者。皆由今廣東廉州海也。新唐書言閻塔宿作序。王定保摭言云。閻宿屬子塔孟學士爲之。而江西通志謂閻塔爲吳子章。又有神借風送勃至之說。因言勃十四歲。獨行省父。闌入宴中。孟學士爲晉孟嘉。王將軍爲梁王僧辨。於福時勃生平履歷及序文俱不合。序言南昌故郡。唐摭言引亦如此。英華作豫章故郡。校云。一作南昌。是宋時兩本並行。案唐武德五年。析豫章縣置南昌縣。八年。復併入豫章。貞元中。改豫章縣爲南昌縣。南唐時。以洪州爲南昌府。勃作序時。爲洪州豫章縣。止南昌故縣。若南昌故郡。勃豈能豫知之。南昌縣志載有萬君文。謂勃言南昌。豫章故爲郡治也。今案勃文。止言洪都。故是漢豫章郡地。其諸書作南昌者。後人以時制改之耳。序言星分翼軫者。越絕書云。九江豫章。翼軫也。李淳風乙巳占云。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語本無誤。考古質疑云。勃序不入文粹。或以翼軫語。然楚尾分野。勃文自傳。不藉文粹。是不知英華文粹之體。而無理取鬧也。洪淵靜語云。舊閣中勃序正位。韓



愈重修滕王閣記居旁。江古心治隆興。以愈記正位。勃序居旁。江自刻碑陰云。勃文八代未變之作。俳優語也。愈文直至於道。是又一無理取鬧者。韓記自言幸附三王後。乃忽移之。且韓記實無至道語。王序誠俳優。又何勞錄之。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語。卽其舊集滕王閣序。爲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郡爲豫章。故郡。程君喜。屬記其語。其時檢考古質疑。湛淵靜語二書讀之。共歎文章是非無定也。

### 平淮西碑

唐書方鎮傳云。韓愈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而李愬時。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意。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羅隱石烈士文云。石孝忠。生韓魏間。熟視碑文。作力推倒。吏執之。用枷尾拉殺。一吏乃送孝忠闕下。天子親問。得本末。遂赦之。隸江陵軍。驅使。隱得之於江陵從事者。又丁用晦芝田錄。亦言老卒推倒之。李商隱韓碑詩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而唐語林以爲碑未立。無推倒碑事。今檢嘉話錄云。蔡州紫極宮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磨刻韓文。是此碑石經再磨。當時軍民之心。實不以愈文爲然也。宋時。蘇軾作上清宮碑。後軾貶出。詔磨其文。令蔡京別撰。紹聖中有題臨江驛舍者曰。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無人知有段文昌。以況蘇蔡之事。或曰張文潛作。或曰江鄰幾作。或曰卽軾所作。然愈文實佳。以頌唐帝而唐帝不受。亦可已矣。後人書萬本。讀萬徧可也。宋有陳珣者。官淮蔡。磨段文。復刻韓文。頌揚唐德。強以相干。又有建議欲誅石烈士者。可謂不辨是非者也。

韓昶

雲谷雜記云。韓昶退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郊。郊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章絢作劉賓客嘉話錄。有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之說。李綽尙書故實因之。絢爲執誼之子。多詆退之。不足信。其說可謂忠厚。然玉泉子云。集賢校理韓昶除拾遺。諫院不受。其時自有公論。昶所自作墓誌銘云。字有之。小字符。從張籍學詩。樊宗師學文。不能闢記書。則昶學自空疏。金銀塗改事或有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韓氏愈子昶。孫綰持之。衰賢之皆進士。衰爲狀元。綰亦有名。咸通四年。蕭倣知貢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綰卽文公之孫。其時人心如此。諫院不受昶。必有故矣。

方朔楊意姓名

吳傳正詩話云。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方朔字。人以爲病。若用臣朔字。自佳。案其言非是。商隱有爲舉人上蕭侍郎啓云。毛傷榮彈。鱗損任鈎。榮彈者。南齊垣榮祖善彈也。割垣榮祖三字取榮一字。陸贄論奏裴延齡云。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於少正官取一少字。乃辭章當行語。又章如愚羣書考索云。王勃滕王閣序。以楊得意爲楊意。措詞荒謬。此則章與吳同一陋也。揚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雄明於辭章之理。故割司馬相如四字取如一字。詩賦遺辭安句。自有其例。揚雄賦云。乃命驃衛。以驃騎將軍霍去病爲驃。張平子東京賦云。呼韓來享。以呼韓邪爲呼韓。庾信銘云。年銷張辟。謂張良之子辟彊。止用一字。古人文章。孫弘方朔。馬遷馬相如。松子楊意。班婕。葛亮。劉牢。或以就對偶。

或竟省舉。陸機辨亡論云。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婁以武毅稱。載晉書本傳者如此。而文選改作丁奉離婁。以與施績范慎對。至有以見在之人亦用之者。祖瑩爲元顯與魏莊帝書云。朱榮爲禍於卿爲禍。是以見在之人割其姓。以爾朱榮爲朱榮。是緣方朔葛亮離婁之稱。亦由葛亮本葛氏。祖封諸城。遂曰諸葛。離婁。三國志丁奉傳作黎婁。古人姓有異文。有省文。故可不泥。至增減見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藝文類聚王隱晉書云。諸葛恢。荀闈。蔡謨。俱字道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朋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葛卽諸葛也。潘岳馬汧督誅云。齊萬虓闕。齊萬年也。晉盧無忌立太公廟。後穆子容爲重立。云盧忌置碑。僻據山阜。卽無忌也。南史云。宋奚顯度主領人功。勳加捶撻。民間謠曰。身得建康歷。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回顧。付奚度。卽奚顯度也。梁簡文帝又答湘東王書云。徐摛庾吾。羌恆日夕。庾肩吾也。朝野僉載論鄭綱云。前託俊臣。後附張易。乃張易之也。白居易和東陽春闕放懷詩云。憑君一詠問周師。自注云。周師範也。嘉話錄。貞元時無名子詩云。尙書倒地落周師。舉子周師老也。朱澤嘲人詩云。何如郭素擬王軒。郭凝素。王遠軒也。冊府元龜僭僞部於大。天福四年詔云。鄭弼再詣闕廷。林恩別陳訴狀。謂鄭元弼也。老學庵筆記。呂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司馬光也。亦由左傳祝鮀稱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謂晉文公重耳也。天問云。萍號起雨。謂雨師萍翳也。禮有言微不言在。相敬之意。通於常談。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得不致疑古人。因羞成怒。而肆其詆訶哉。

蓮峯

毛西河詩話云。張道符詩。蓮峯對處朱輪貴。崔軒詩。共仰蓮峰聽雪唱。丁棧詩。蓮峯太守別知音。王起詩。蓮峯之下欲徵黃。唐人榜後詩多用蓮峯。不可解。或鎖院中有是物。或臚唱時有蓮峯在殿陛旁。然當前景物。何便用作故事。云云。案蓮峯。華山也。進士榜後言蓮峯者。追言華州觀察兼轉運試解。唐人舉進士。多由漕試解省。故唐時赴舉入都者。謂之計偕。今猶襲其名也。林傳。計偕字出史記儒。爲進士業者。留居長安。不能由京兆解。多赴華州求舉。故唐進士由華州解者最盛。唐摭言云。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云。詩卷卻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雲溪友議云。樂坤禱華嶽廟中。夜夢青綬人檢簿書。言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則華州官主解。華神亦司及第事。唐時所說如此。此士人所以指說蓮峯。毛疑是殿署陳設。蓋未致思也。

林逋梅詩

五代時江爲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宋林逋取之。換二字。作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佳也。文章天下之公。江林當兩存之。曝書亭詩云。畫到影疏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朱以爲偷句之師。則可爾。若謂林句勝江。可爲江師。江本不詠梅。奈何師之。李嘉祐詩云。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維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薛據詩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杜甫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杜甫詩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白居易云。巫山夜足沾沙雨。瀧下春多逆水風。此皆當兩存之。若強謂二字師。亦非通論矣。

### 陸游龜屋龜堂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邨暮歸詩云。鸞尊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柃欄二寸冠。則所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叟。搗藤送夕陽。又雨復作。自近邨歸詩云。行人也識龜堂老。小榼邨醪手自攜。又書喜云。堪笑龜堂老更頑。天教白髮看青山。又風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固應難與俗人同。又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述云。拜賜龜章紆舊紫。養成鶴髮埽餘青。龜貴一義也。長飢云。早年羞學仗下馬。末路幸似泥中龜。龜閒一義也。雜興云。鼻觀舌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龜堂。龜壽一義也。

### 四六談塵

宋謝伋作四六談塵。謝字景思。上蔡人。自號靈石山藥寮子。官至太常少卿。據岳珂顯天辨誣通序。伋爲棊崇禮之婿。寓居於台。費袞梁溪漫志。舉談塵中二事云。朱義陽制貼改。乃棊處厚貼麻。非令陳去非貼案。棊爲伋外父。語不容誤。談塵言陳貼後。又犯語忌。此後當有棊貼。略不載耳。不得輒謂之誤。又云。謝顯道實入黨籍。談塵言不入黨籍。恐誤作史者採取。案顯道爲伋叔祖。更不容誤。伋代作謝啓。有刻石刊章。偶逃部黨語。其證顯然。袞議爲非矣。

### 茅店酒旗語

隨隱漫錄云。姑蘇進蟹程奎章批蒼有新酒菊天。維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案不惟宋時如此。梁沈炯代王僧辨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咸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其時文貴輕豔。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再罹慘毒。勸進表不當爾也。宋柳永望遠行詠雪云。好是漁人披卻一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卻旗亭酒價。在詞中則是富麗當行語耳。

唐昭宗詞

唐昭宗菩薩蠻云。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奴歸故宮。此在華州託宮人思歸之辭。南唐李後主子夜菩薩蠻云。奴爲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亦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云。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志廣載前代桃葉楊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詩紀事。載之作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蓋疑昭宗不當自稱奴。斟酌之。使自稱儂。新五代史韓建傳。及夢溪筆談。碧雞漫志。亦以儂字南音。西音不合。又不知奴爲託宮人之詞。則改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不惟內中字雜弱。且失古人文意也。

接花

接、擱也。詩。害澣害否。箋。煩擱之意。梁書言齊人殺寶卷。右衛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接食之。僞閔不署。即捺擱也。李宣古詩云。爭禁夜深拋耍令。舞來接去使人勞。黃居簡玉樓春云。粧成接鏡問春風。比似庭花

誰解語。成幼文謁金門云。閒引鴛鴦香徑裏。手接紅杏蕊。此詞多云馮延巳作。接今云捺。謂抑案之。亦作挪。謂搓挪之。唐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珠顆。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說花枝好。一响發嬌嗔。碎接花打人。謂搓挪花以打人也。潘元質倦尋芳云。香滅羞迴空帳裏。月高猶在重簾下。恨疏狂。待歸來。碎揉花打其詞草堂詩餘作蘇養直。又張翥風入松云。春縱冶。便不飲。從教團雪揉花打。揉即接也。耆舊續聞云。張仲遠室人知書。賓客通問。必先窺來札。姜堯章戲作百宜嬌遺之。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至不能出外。或潘詞之意與姜詞意不同。

### 詩詞虛字

唐盧延讓學爲詩。或請爲詩之式。乃爲詩以示之。曰。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人多笑之。見太平廣記。詩亦有著者之。螻齋詩話引詩用而字焉。字哉字乎字。皆致不滿。而宋人頗尙此體。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漢趙壹詩云。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小雅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梁江淹詩云。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趙江詩自不佳也。宋陳師道有詩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老學庵筆記。引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卽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亦爲惡劣。張炎詞源云。詞與詩不同。詞句有至八字者。堆疊實字。讀且不通。合用虛字呼喚。卻要用之得其所。其言至平允。然如戴復古沁園春詞云。贏得窮吟詩句滑。夫詩者。皆吾儂平日常歎之聲。不可向邇矣。黃昇賀新郎詠梅云。問梢頭冷蕊疏。幾時開也。閒者闔焉今久矣。多少幽懷欲寫。比戴差勝。終不佳也。詞用虛字。惟張先之生查子云。休休休。便休休。美底

教他且譬似沒伊時。更不思量也。最爲工妙。張雨貞居詞。亦多填虛字。張鐵瑞鶴仙云。念歡娛。最是今宵。怎知恁地。亦有餘韻。張蠹蛻巖詞。清平樂。一用四矣字。一四也字。爲合調而設。洪舜俞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王千秋臨江仙云。者也之乎。真大錯。此又指事言之。不得目爲虛字。

閒適語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宋陽穀周文璞有浪淘沙云。鵝黃雪白。一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張又有早春怨云。半別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閒適之意。眞淨土也。侯鯖錄。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撥紫蘊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言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謁金門云。樓外垂楊如此碧。問春來幾日。吳琚浪淘沙云。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好事近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更深曲耳。

空格

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參軍房璘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縣進玉石珮表草碑。我唐我字提行。頒示朝廷。朝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恆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惟唐裴濯少林寺碑。後周明皇帝。於皇字上空。又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代時溪州銅



柱記。我王我字提行。其例甚多。樓觀有唐天寶元元靈應頌碑。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云云。上空一格者。四所云我。乃詩我出我車之我。其義甚古。福州崇妙保聖塔記云。三年歲次辛丑。冬十一月八日。正址環開。貞麥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暨空年空月。良工告成。末云。永隆空年歲次空空月空空日記。中稱其主王曦爲我當今。我字提行。末復署云。我當今大閩大武睿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此與董昌僭位。下詔署名何異。唐書劉文靜傳云。文靜諫高祖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臣下。言尙稱名。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此特常言。非有所署。不知此碑之名何人爲署。曦初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其改元永隆。黃峻非之。云合是大昏元年。觀此碑。真大昏矣。穆案。古碑中拔皇之我上空格者。皇上三字提行。連寫。先師吳樸庵孝廉家有此卷。

### 爲文檢書

齊東野語云。洪景廬日視二十餘草。老院吏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案蘇洪視草異地。不當有此老院吏。此言與洪有隙者。造作以短之。實則誣蘇也。春渚紀聞云。東坡賦詠及著議。雖目前爛熟事。必令檢視而後出。此言爲近實。餘冬緒錄言歐陽爲文。亦檢故事出處。然後下筆。蓋自重其文。當如此。吳炯五總志云。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史。堆積左右。時謂爲獺祭魚。近世晏公類要之類。用工閒暇。冀革臨時檢閱之弊。得非欲蓋而反彰乎。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楊億爲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旣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皆時人不智之評。

也。

家數

墨子尙同下篇云。天下爲家數也甚多。列子仲尼篇云。漫衍而無家。張湛注云。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後漢書法真傳云。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古人學行皆稱家數。漢志編古書籍。以家分流。在六藝外。時六經有師承。各守家法。短在務攻異己。其長在精思古訓。不作無稽之言。至王肅皇甫謐。私作妖孽之書。以僞爲工。依似亂真。後人好怪開門揖盜。儒者反無家矣。

八股文舊事

康熙二年癸卯八月。定試士不用八股時文。用策論制。分二場。四年乙巳。侍郎黃機請復三場舊制。七年戊申七月。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後又冗長。四十四年。南巡四月十一日。秦州貢生俞樾奏請時文去破承題。增大結。廷議不行。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尙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黜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學政校文。例以平正明暢。典實爾雅。學生凡五等。廩、增、附、青衣、發社。發社者。或充吏。或爲民。論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理略通。文理有疵。文理荒謬。文理不通。惟勦襲錄舊。凡在考試磨勘出首。皆黜革。其充吏者。準作典吏。或誤刊爲典史。有讀而喜者曰。吾文理不通。尙可作典史。真荒謬不通。五六等之談也。

詩題

飲馬投錢。一見太平御覽引三輔決錄。爲安陵項仲山。一見馬總意林引風俗通。又有太原郝子廉。自飲水投一錢井中。閉門造車。一見後漢書應奉傳注引謝承書。一見五鏡會元。以石投水。一見韓非子精論篇白公語。孔子呂氏春秋同。一見文選運命論。言張良遇沛公。誤筆成蠅。一見三國志趙達傳注引吳錄。曹不興爲孫權畫屏風。一見魏書陽修傳。爲太祖畫扇。皆二事不同。惜無如江南士子問天雞者。秋月如珪。禹得珪。形如月。出遼甲開山圖。一見文選賦注。一見後漢張衡傳注。珪通詒。爲玉。皆不言月形方銳。而解者多誤。借書一癡。見藝文類聚杜預與子書。是晉以前語。李匡又資暇集。亦引杜征南武庫書。方勺泊宅編云。李濟翁言王府新書杜元凱云云。一試官以此命題。押翁字。竹邊水際多牡丹。謝康樂語。官以此命題。押康字。皆不得押法。又一官試詩題。至樂性餘。語出陰符。場中不知官笑曰。此莊子語亦不知。乃應試耶。此官亦不知也。

詩詞題目

古詩闕題。蓋集錄時失之。其曰無題。則寄懷遙曲。難爲造題目也。詞題多旁注。後人略知其事。遂代造題目。又不如春景夏景之名。雖鄙嘖尙無礙矣。陸淞瑞鶴仙。起句云。臉霞紅映枕。耆舊續聞云。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常與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在奉觴之列。陸問之士。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陸爲賦瑞鶴仙。有臉

霞紅映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今檢其詞。皆竊玉偷香。相憇相慰之語。豈當於主人筵上發其隱私。草堂詩餘又以爲歐陽修作。尤非矣。尋此詞。當是陸自愛此五字。別綴一詞。以存其語。故知無題詩必當無題。詞亦不必爲古人求題也。金高永大江西上曲。題云滕王閣。今案其詞云長江東注。此必未至滕王閣者。元好問玉漏遲詞。題云有懷浙江別業。元安得有別業在浙江。此必後人代撰題目。元浙江或係浙川縣也。川以江名。見所作觀漸江漲詩。鱸本毛本萬本皆譌作浙。

策題

困學紀聞云。唐及宋初。策題甚簡。舉子寫題於試卷。慶曆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閻若璩云。宋史蔣之奇傳。英宗朝。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非慶曆後卽不寫題也。案老學庵筆記云。初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後題寢多。舉人甚以爲苦。慶曆中。賈文元公爲中丞。乃奏罷之。紀聞所言不誤也。蔣之奇失書問目。或賢良方正不在常例。又金史完顏匡傳云。大定二十八年。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事與蔣之奇同。又策中不述策問之目。而濫寫策料。取貴冗長。亦爲失書問目。嘉慶十九年閏二月。諭旨。對策必所對與所問相比附。謹案新序雜事五云。問陰對陽。謂之強說。論西詰東。謂之強難。顏氏家訓勉學云。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此潛夫論考績所云。以闕闕應明經者也。

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

昔唐韓愈以入試文辭類俳優所爲。深恥之。宋蘇軾比場中文爲黃茅白葦。陸九淵在白鹿洞。謂科舉之

學最壞人材言其事聞者至爲流涕夫學以文爲驗文以見用於世爲貴科舉之學疑不當如韓愈蘇軾陸九淵所言及讀劉祁歸潛志千萬卑陋之士謀樹一幟擇庸陋空滑不著邊際之文立爲格調主司取一讀書人則羣起攻之至擊登聞鼓呼屈言主司破壞文格其時值南宋陸九淵之時人材至自喪其廉恥則以爲破壞聞之流涕亦不爲過宋史選舉志云理宗時有司命題苟簡發策舛錯所取之士數年之後俾主文時謂之謬種流傳四朝聞見錄云慶元二年考官發策士莫知對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空虛之談射策中至有主喙喙爭鳴之語嘗試論之此得科舉而未學者本非人材又內恕己而度人力持庸陋格調以破壞科舉若科舉之學固不破壞人材也順治十六年定科場例首場工而後場不稱者黜不與選首場平通而二三場博雅詳明者并與收錄雍正六年定試官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校閱不得專重頭場忽略後場十一年上諭以二三場策論尤足覘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其載於例者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民且興而況本爲人材者乎或曰興之難也原伯魯不說學則苟而可是不苟者不可也傳云民惡其上空虛之人多必惡學者君子不欲多上人是爲科舉者不敢學故曰壞人材也又論之曰嘉慶五年五月有王君參奏天下士子務以策對爲佳又用說文字奉旨所奏全不成話十年三月有汪君參奏考官閱三場策卷奉旨先閱頭場再閱二三場十一年九月有楊君參奏士子通習五經奉旨原摺發還十三年七月有何君參士子二場經文三場策論滔滔不窮以多爲才至以尺量

奉旨交部無庸議。是年十一月有黃君參奏考官取文不以清真奉旨專尚機巧流入膚淺者亦當屏置勿錄。此言官達人素講求文章格調未暇咨於國家掌故故其言如此而試官多科舉人材以讀書爲事至不避彈劾其志甚堅其品甚正則此數摺其明證矣。累朝勸學之意著之令者至此益見其盛是科舉之學未嘗壞人材也。昔賢惡科舉之學蓋未觀茲效矣。嘉慶十三年除夕。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順治二年定子午卯酉歲八月鄉試。辰戌丑未歲二月會試。三年丙戌先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鄉試。四年丁亥三月會試。康熙五十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雍正元年四月鄉試。九月會試。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乾隆十七年順天三月外省二月鄉試。八月會試。皆以特逢恩科。順治二年陝西江南十月鄉試。以初入版圖。康熙二十六年廣西十月鄉試。以歲科考不能徧。嘉慶六年順天九月鄉試。道光十一年江南九月鄉試。以大水改期。乾隆九年因春寒道遠會試定以三月。萬壽恩科。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直省舉貢監生員李長庚陳大慶查克宏等具呈。據奏。四月二十四日得旨允行。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武學生潘堯年祝永祺等呈請武科。八月十四日得旨允行。卽五十二年春鄉秋會之榜也。鄉試不歸舊貢院者。順治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河南六科俱在輝縣百泉書院。其止增鄉試者。康熙十六年以軍興令天下鄉試。順天一闈。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一闈。湖廣江西江南一闈。福建浙江一闈。總歸十八年己未正科會試。其題目初定頭場四書三本經四二場論詔語表各一判五三場策五。康熙

二年定用兩場試策論表判初論以孝經題至是改用四書四年仍用三場八年復用八股時文舊制二十九年論題兼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後改用孝經雍正十一年福建學政楊炳以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間出諭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乾隆二十一年定頭場四書文三二場經文四會試加表一三場策五二十二年定二場去表用八韻詩初順治二年禮部議去時文二篇增詩去策增奏疏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泰州貢生俞樾奏請二場用詩俱議格不行至是始以詩著令乾隆二十三年定頭場四書文三性理論一四十七年改頭場詩二場論五十二年定士子通習五經二場五經題各一去論初命題俱由考官康熙二十四年刑科給事中楊爾淑奏請自乙丑科爲始鄉會試四書俱乞欽命試題蓋順治十五年御史趙祥呈請欽定會試四書題至是兼及順天鄉試也是年表題亦欽定乾隆丁丑會試欽定詩題是後順天鄉試及會試皆欽定四書詩題其彌封紅號以梁千文錯綜用之會試別加滿洲蒙古漢軍奉天各直省號鄉試順天加滿洲蒙古滿字漢軍合字南監北監中監三皿字奉天夾字承德承字官卷官生字生員貝字各直省駐防旗字官卷官生字江南上江字下江字乾隆元年分額九年定上江四十五名下江六十九名山東聖裔及顏曾孟裔耳字福建臺灣至字臺灣粵莊生員田字湖南三廳及保靖邊字三廳苗生田字陝甘寧夏丁字榆林木字甘州西寧聿左字肅州安西迪化鎮西聿右字四川寧遠守字廣東商籍齒字其先順天有宣化日字今裁又廣東請編崖州陵水昌化感恩厓字湖北請編施南方字廣西亦請泗城鎮安別編字號

刻書

蔡清易經蒙引。前有勘合云。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禮部題。臣等訪得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俟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遠邇。就便刊刻。亦不至虛費國財。十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此。都察院卯字一千八百十九號。勘合割付。九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按察司副使。案驗其書。嫌木理疏鬆。案石林燕語云。刻書以杭州爲上。汴京比歲亦不減杭州。汴則紙不佳。蜀建則柔木板不佳。是北宋時建板已不爲學者所重。業此者。西沿及邵武金谿撫州。而科舉之書。多出山東東昌。板亦不佳。其工價旁出可證者。劉若愚酌中志略。李廷機審嫩生光案云。刊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得工銀三錢四分。云云。今推妖書七百六十字。明萬曆時。每百字併板。時價四分。京師如此。則外省價廉可知。今上元鄉間刻工。蘇州散放刻工。亦止字一百銀四分也。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紙張工價。請領十三經竹紙書十七套。十四兩四錢九分一釐八毫一絲五忽。二十三史有舊唐書竹紙書七十七套。六十五兩五錢八分九釐六毫二絲。今二十四史。增舊五代史。精價不同。



# 癸巳存稿卷之十三

## 張天師舊事

晉書何充傳云。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南史沈僧昭傳云。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遇大神太上老君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無所師授。吾故來觀。授汝天師之位。則天師之號。其來已久。三國志張魯傳云。自號師君。以祭酒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其弟衛敗於陽平關。魯奔入巴中。太祖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是天師之名由師君得之。水經沔水注云。灑水南逕張魯治東。其西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所謂天師者。指道陵。女仙傳云。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自龍虎山居陽平化。子衡。字靈真。孫魯。字公祺。世號嗣師。太平廣記載傳仙錄云。張玉蘭者。天師孫靈真女也。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有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唐志亦有之。云王萇撰。唐天寶中。封太師。册府元龜。天寶七載三月詔。亦稱後漢張天師。唐時稱三天輔教大法師。老學庵筆記云。天聖八年。賜張天師二十。五世孫乾曜。虛靜先生號。蠲賦稅。又云。大邑鶴鳴觀。乃張天師鶴鳴化。夷堅戊集云。徽宗詔虛靜張天師治同州白蛇。虛靜爲漢天師三十代孫。宋人言天師子孫世次不同。今黃冠輩稱虛靜爲三十二世。蓋或就張子房計之。或就張輔漢道陵計之。夷堅志云。虛靜不娶。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其後。元時。封爲嗣漢天師。有道教碑。史亦有傳。至元。三品。大德。二品。至大。一品。明史方伎傳云。張正常。元時天師。洪武元年。太

祖曰。天有師乎。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視二品。按王世貞弇州史料云。洪武中。封張正常爲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後定爲正一嗣教真人。正二品。蓋初尙沿元號。何喬遠名山藏云。成化五年。四十六代真人張元吉犯罪。擬絕蔭。封明史方伎傳云。穆宗初。改上清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萬曆五年。復古封。江旭奇皇明通紀云。隆慶二年。停止一真人。封授上清觀提點。弇州史料云。隆慶中。改上清觀提點。萬曆中。復真人號。然真人提點。由於官授。民間稱天師自若也。順治三年。江西撫臣進正一真人符四十張。得旨。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乾隆十二年。改二品爲五品。停朝覲筵宴。收繳銀印。三十一年。以請雨升三品。五十四年。令五年一次至京。嘉慶九年。換給三品印。二十四年。仍定爲五品。道光初。停朝覲。其印。則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三年。於真人銀印外。賜以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以印符籙。沈德符野獲編云。孝宗時。給陽平治都功玉印。穆宗時。收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弘治時。賜陽平治都功印。刻以玉。蓋張道陵舊印如此。隆慶元年。追回。萬曆二年。復給之。今符籙及醮壇榜文。皆用都功印。按能改齋漫錄云。宋仁宗時。有安福令林績。毀天師三十三代孫嗣宗陽平治都公印。字作公夢溪。筆談謂之都工字作工。云。修醮都工。薄有施利。今實作都功。蓋治頭之義。其冠以陽平治。則女仙傳言之。輔漢靈真。公期三世所居也。

### 道士官

道士官。正六品爲正一。從六品爲演法。正八品爲至靈。從八品爲至義。從九品爲都紀。其以府分者。爲副

都紀州爲道正。縣爲道會。皆未入流。龍虎山正一真人。舊爲一品。康熙二十二年。給誥命。諭云。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爲。爾等識之。

符

太平御覽載黃帝出軍訣。七百三有龍魚河圖二符。太平廣記載神仙傳。老子以太元清生符與徐甲。魏書王早傳。授東莞趙氏一符。擒得鄭氏男。北齊書吳遵世傳云。恒山老翁謂之曰。與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符者。漢時有印文書名。道家襲之。黃老書乃漢人述也。淮南本經訓云。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是一之文言。非指符籙。又道家咒語亦漢式。雲麓漫鈔云。急急如律令。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家遂得祖述。野客叢書云。此沿漢式。如今言文書千里驛行。其言至通。符是漢名。如律令亦是漢文。今道藏書言律令。雷部神名。性疾速。此與僧說羅刹同一陋謬。

神茶鬱律

風俗通引黃帝書。神茶鬱律。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居度朔山桃樹下。引此言者甚多。或以爲黃帝書。或以爲山海經。茶。或作蔡。律。或作壘。義雖太古。亦經淺人附會。漢蔡邕獨斷云。歲竟。畫茶壘。并懸葦索。以禦凶。晉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云。大儺訖。設桃梗鬱儡。是專有茶壘。或鬱儡一桃木人。而不云神茶神蔡。晉葛洪枕中書云。玄都大真人言。蔡鬱壘爲東方鬼帝。語雖不可據。然可知漢魏晉道士相傳。神蔡鬱壘止是一神。姓蔡。名鬱壘。漢時宮廷禮制。亦以爲一人。而通儒及漢時道家黃帝書。皆以爲二人。乃知古禮制。古

儒說、古道說、各不相喻也。審究其義，神荼鬱律由桃椎展轉生故事耳。

屏翳

楚辭天問云：屏翳起雨。王逸注云：屏翳，雨師名。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下又有列缺豐隆，則司馬相如以屏翳爲雲師。文選曹子建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注引植詰答文云：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謂曹指爲風師。選注又引虞喜志林云：屏翳，韋詔說爲雷師，喜則以爲雨師。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今案屏翳似雲，而號則爲風。楚詞注蓋誤字。韋昭知掌故，以爲雷師，因號生義，而不知屏翳自應爲風師。天問亦言風號乃起雨也。

中元施食

中元施食，本道家法。藝文類聚道經云：中元日，作玄都大會於玉京山，采諸花果，珍奇異物，幢幡寶蓋，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于衆苦，得還人中。比如富人好善樂施，不必循古法，其用七月十五日，則道家中元之會也。而佛家學之，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歲華紀麗，並引孟蘭經云：目連救母，母不得食，馳還白佛，佛言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大德，佛敕衆僧，僧皆爲施主咒願云云。後人遂爲華飾，刻木割竹，飴蠟翦綵，摹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今檢釋藏中有晉竺法護譯佛說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又云：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飲食安孟蘭盆中。又云：年年七月十五日，作孟蘭盆施佛及僧。按唐玄應一切經音義云：正言烏藍婆那，此言倒懸，則單

字還音可爲烏藍婆。亦云烏拉綳。亦云孟蘭盆。亦云伊拉綳。何爲以盆著花果。又以盆施佛僧。又佛地自有月法日法。當是第五月之末一日。不得云七月十五日。若佛正言七月十五日。則是中國之八月晦日。故知佛用道家。中元是僧徒爭分中元之利者爲之也。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云。唐天寶時。任昇之與鄭欽悅唐書儒學列傳作郭。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得銘。其祖昉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則梁時依法護說。用七月十五日。唐六典中尙署七月十五日進孟蘭盆。武后于七月十五日內出一盆。楊炯賦云。陳法供飾孟蘭。青蓮吐而非夏。頰果搖而不寒。銅鐵鉛錫。球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又其旁爲少君王子。玉女瑤姬。鸚鵡鸞鷲。鷓鴣翡翠。毒龍狂象。罔兩魍魎。赤霞蓮花之飾。綺麗可知矣。舊唐書王縉傳云。代宗七月望日。宮中造孟蘭盆。綴飾鏤珠。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册府元龜崇釋教云。大厯三年七月。特賜章敬寺孟蘭盆。蓋爲盆而從以菴山之類。作佛事者。惟此最有實益。然是展轉得自道家者也。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中元賣冥器綵衣。以竹斫三腳。如燈窩狀。亦謂孟蘭盆。挂冥錢衣服於上。焚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故鄉七月望。俗具素饌祀先。織竹如盆盞狀。貯紙錢。承以竹。焚之。視盆倒所向。北則冬寒。南則溫。東西則得中。謂之孟蘭盆。此則仿佛法爲之。與施食無涉。尋釋氏之說。餓鬼名面然。又名餓口。言餓則飢餓出于口。而面若然也。又言面然爲觀世音變相。故有孟蘭觀音。譌爲魚籃觀音。而又別爲魚籃觀音。造一典故。今行六有唐實又難陀譯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一卷。淵二有唐不空譯佛說救餓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淵十二有瑜珈集要餓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卷。又有後漢譯鬼問目

連經佛說報恩奉盆經。不知妄作。止以爭利。又有甘露僧造蒙山施食儀。

喇嘛

黃教喇嘛多不循謹。天聰七年。令喇嘛班第出居城外清淨之所。旗民人等有請念梵經治病者。家主治罪。崇德元年三月諭曰。喇嘛等潛肆姦貪。直妄人耳。蒙古等深信其懺悔超生等語。致有懸轉輪結布臙之事。嗣後宜俱禁止。康熙時。以鄂爾多斯喇嘛肆詐。有詔窮治捕之。發內地爲奴。又以喇嘛匿盜。著令坐罪。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諭曰。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嘛有犯法者。卽按律治罪。俾知懲戒。雍正二年刑部議。五臺山喇嘛索納木巴丹強姦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冒拒。至夜忿極。自縊。王氏建坊入祠。喇嘛比光棍爲首例。斬立決。著爲令。時又以喇嘛欺誑蒙古。命各扎薩克逐之。又毀西寧二大黃寺。乾隆時。衛藏濟仲喇嘛妄言悞邊事。劄黃正法。嘉慶十二年。達賴喇嘛羅卜藏的列科派糧物。逼死莊頭鄭國泰一家二命。復主使鄭珂捏詞具控。奉旨劄黃斥革。國家之御黃教如此。張文端鵬翻使俄羅斯行程錄云。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於喀爾喀地遇番僧。言至中國訪佛。不見。聞西藏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又非也。此番僧甚慧。時達賴于數有所避。不出世。其事康熙三十二年始發。

尼庵議

黔迎靈門外建書院。當碧山之陽十里。曰碧陽書院。舊有尼庵。值書院西南。邑人欲爲遷之。難其地。不果。則爲議以告尼。

一曰。尼庵宜祀本師。憍曇彌。耶輸陀羅。淨檢。道馨。淨秀。及當庵開山師。不當祀佛也。西域記。秣吐羅國。苾芻尼。供養阿難。佛國記。中天竺。比邱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此非佛及阿難本意。亦非尼奉師法也。佛本行集經。姨母養育品云。摩訶波闍波提是童子正真姨母。釋迦譜云。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梁僧寶唱。經律異相云。摩訶波闍波提。梁言大愛道。隋本行經注云。隋言大慧。唐僧玄應一切經音義云。瞿夷。或曰喬曇彌。或曰喬達彌。此言明女。按瞿夷亦曰瞿多彌。或曰喬達摩。佛第二妃也。此大愛道。正當作憍曇彌。佛母之妹。國王之次妃。本行集經亦謂之國太夫人。其命名與瞿夷同。取明女明慧好道。諸經多譯爲大愛道。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第二妃瞿夷聖女。宛轉大哭。時憍曇彌亦然。羅睺羅因緣品云。憍曇彌爲世尊出家。啼哭壞眼。此或疑是瞿夷妃事。然大愛道于佛恩義至深。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瞿曇彌欲出家。三爲世尊所制。阿難爲白世尊。世尊言。女人若出家。佛法不得久存。中本起經亦云。大愛道求出家。至三世尊不聽。又追至河上。阿難爲請。是憍曇彌出家因緣最難。而尼僧之興實由之。因而佛妃耶輸陀羅亦出家。妙法蓮華經序品云。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邱尼。亦與眷屬俱。則明著比邱尼之稱。瞿夷之事。掩于大愛道。阿難有妹。亦出家。作比邱尼。見法苑珠林引別功德論云。迦葉訶阿難爲小兒。其妹甚嫌之。而不出其名。西域女人出家。略可指名者。佛本行集經有跋陀羅卑梨耶。夫婦出家。生經有優鉢羅華比邱尼。有暴志比邱尼。賢愚因緣經有鑰蘭比邱尼。微妙比邱尼。叔離比邱尼。金光明比邱尼。百緣經有寶光比邱尼。孫陀利比邱尼。淨衣比邱尼。須漫比邱尼。善愛比

邱尼。青蓮花比邱尼。楞嚴經有寶蓮香比邱尼。金紫光比邱尼。又言淫女摩登伽。今名性比邱尼。雜寶藏經有石室比邱尼。福田經。佛座中一比邱尼。名曰柰女。佛說大灌頂神咒有修陀利比邱尼。增一阿含經有輸盧比邱尼。君荼羅比邱尼。波陀比邱尼。中阿含經有法樂比邱尼。皆在許大愛道出家之後。佛本行集經耶輪陀因緣品云。波羅柰城長者善覺子名耶輪陀。忉利天子降胎也。佛國最初成優婆塞者。耶輪陀母及婦。精進苦行品云。軍將女難陀也。願作聲聞弟子。佛言如是。婆羅也。亦言佛亦許之。乞食得善女須闍多生。布施願作聲聞弟子。善薩言當如所願。則又優婆夷聲聞弟子之別也。迨尼法立。則有佛說五苦草句經云。佛告諸弟子。善男子。善女子。汝已出家。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善男子。善女人捨家出家。晉譯生經佛說夫婦經云。一時有清信士。其婦數欲出家爲比邱尼。塔使聽之。證得羅漢。佛說義足經子父共會品云。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是其時出家者俱領于大愛道。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闍維畢。佛擎舍利鉢曰。母能拔與丈夫。敕令與廟供養。增一阿含經云。比邱尼中最初得道者。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陀羅俱夷國尼。佛說大愛道般涅盤經云。五百比邱尼。俱是阿羅漢。又云。五百比邱尼。泥洹俱出東方。佛令比邱尼共爲起塔。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邱尼。有女沙彌三人。除僮女五百人。增一阿含經般涅盤品。則云。大愛道五百比邱尼。又二沙彌尼。妙法蓮花經持品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與學無學比邱尼六千人俱。摩訶爲大法師。六千人俱爲法師。耶輸陀羅爲大法師。摩訶受記爲一切衆生喜見如來。耶輸陀羅受記爲具足千萬光明如來。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昔淨德夫人。今佛前光照。



莊嚴相菩薩是。是佛時比邱尼已有如來菩薩羅漢。而學無學有六千人。翻譯名義集選云。橋曇彌。此云衆主。以出家爲尼衆主。故是六千人。皆大愛道。橋曇彌主之。又與耶輸陀羅爲兩如來。自爲一宗。男僧供三佛。女僧供兩如來。不生染著。于佛意合也。其中國出家者。唐僧道宣廣弘明集歸正篇。僧法琳破邪論。及法苑珠林。並引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時。後宮陰夫人王健仔等百九十人出家。京都治民婦女阿潘等百二十一人出家。帝立十寺。七寺城外。居僧三寺城內。安尼。梁高僧傳云。齊僧尙統言。漢桓帝時。尼衆求受戒不得。魏初。東天竺二比邱尼到長安。見中土比邱尼。與授具戒。此乃無智僧徒僞造。以與化胡經爭者。梁僧寶唱比邱尼傳云。洛陽竹林寺尼淨檢。晉建興中出家。洛陽城東寺尼道馨。晉泰始中出家。比邱尼誦經。馨其始也。序云。比邱尼之興。發源于大愛道。像法東流。淨檢爲始。按寶唱記道馨事。晉泰始乃宋泰始之誤。故序亦始淨檢。晉書佛圖澄傳云。石虎著作郎王度奏曰。漢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亦循前軌。晉桓玄難王謚書云。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詣胡。唐書傳奕傳云。漢立胡祠。止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新建興時也。安得更有前此。後宮出家之事。其外國尼來中土者。冥祥記。晉桓溫家浴尼。宋臨川王尼曇輝。晉簡文時。尼竺道容。建興時。吳縣東靈寺帛尼。梁高僧傳。宋景福寺尼慧果。淨因。共請仇那跋摩曰。過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言宋地先未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又人不滿。別因西域人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于定林下寺結夏安居。是尙未有尼寺。廣弘明集統歸篇。載梁江總記其祖母張氏。于宋初隨父張恭。

子在廣州。事尼法瓊。僧行篤。載梁沈約作淨秀行狀。云本于青園寺出家。宋大明七年。思別立住處。初置精舍。泰始三年。明帝賜號禪林。制龜造像。寫集衆經。招納同住。十有餘人。則尼自立寺。實始宋泰始。故宋後廢帝紀。有往青園尼寺。偷狗。就曇度道人。養之飲酒之事。是宋時尼始有寺。尼庵宜祀出家本師。曇彌。從出家本師耶輸陀羅。此二如來也。又祀中國出家本師淨檢。中國出家誦經本師道馨。中國出家別立住處本師淨秀。當庵開山本師某尼。

一曰。尼自有庵。當自立法。不當受男僧節制也。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女人當行八重法。女人不得犯。女當盡命于比丘也。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云。漏心男子。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漏心男子。伸手內住。共語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去期者。不應共住。又云。捉戶。鉤開他房戶。共男子住。與受具足者。與一比邱空靜處坐者。與丈夫屏處坐者。與男子伸手內住。若耳語者。知關中男子坐。無鎧而入者。波夜提然。又云。知僧和合而已。如法。又云。比丘尼欲破和合僧。諸比丘尼應諫。則爲尼甚難。生經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云。舍衛比丘尼暴志。木魁繫腹。似身懷孕。因牽佛衣。君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佛說興起行經云。多舌童女。舞杆起腹。謗佛淫已。使已有身。佛乃化鼠。嚙衣落杆。經律異相。摩那祇全身入地獄。經云。摩那祇懷杆。謗佛。法顯傳云。外道女旃遮摩那。懷衣著腹。似妊。謗佛。西域記云。戰遮婆羅門女。懷木杆。謗佛。此本不得志之尼所爲。生經明著爲尼。而外經論諱之。賢愚因緣經。波婆梨緣品云。彌勒欽仰佛跡。有比丘尼。持一死蟲。著佛跡處。言看斯跡。躡殺衆生。有何妙哉。人方以尼謗佛。尼又自起。

謗。故佛待之最嚴。又初無尼寺。晉法汰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云。外國法。尼不得獨立是也。中國自宋泰始有尼寺。則尼必當獨立。五代會要云。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敕官中告援齋會外不計齋前齋後。僧尼不得輒有相過。如敢故違。準奸匪例處斷。不得僧于尼寺內開講。如敢故違。僧徒三年。尼逐出城。或僧尼不辨。宣傳法會。重杖處死。五代史周書世宗紀云。顯德二年五月甲戌。詔寺院僧尼各留一所。兩所亦別居也。燕翼貽謀錄云。開寶五年十二月丁丑。詔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違者重罪。許人告本寺者。尼寺也。其後奸僧反引此詔。謂尼不至僧本寺受戒。爲有重罪。尼亦信以爲然。陰雖係陽。僧尼無夫婦法。又不同居。與佛時異。則僧不得牽引無尼寺以前佛語抑制尼。且佛初意不度尼。正以僧尼同居之故。隋書經籍志云。佛言滅度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善見律云。佛何以不度女人。爲敬法故。以度女人。滅五百歲。其言敬法。猶非佛旨。依般若經初分二分緣起品。俱云佛與五百比丘尼俱。又法炬諸德福田經云。佛與四比丘。一比邱尼。及天帝釋。各說所得果報。增一阿含經力品云。輸盧比丘尼。降伏六師。大灌頂神咒。佛爲修陀利比丘尼等。被惡鬼嬖。召須彌山七萬鬼神。大海中五萬鬼神。護之。則敬法可度尼。佛以度尼。依僧。異見者。生謗。僧又內肆。正法所以滅損。西域記云。摩揭陀國兩菩薩像者。舊傳言此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酉陽雜俎云。西域佛金剛坐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傳言。像壞。佛法盡。隋末已沒過胸臆。其事有徵驗。古于闐多高僧。今和闐無信佛者。廓爾喀有佛故迹。今紅教行不高。又

衛藏紅教制于黃教。乃末法之驗。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佛告阿難。佛剎中不可容女人。終不得五事。不得成如來。謂男僧不得也。中阿含經云。若使女人捨家學道。令此梵行不得久住。猶如人家多女少男。此家爲得轉興盛耶。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我泥洹後。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無有道德。淫佚濁亂。男女不別。令道淡薄。皆由斯輩。妙法蓮花經提婆達多品云。女身垢穢。非是法器。猶有五障。不得作梵天王帝釋魔王轉輪聖王佛身。謂尼有五障者不得也。大智度論。迦葉謂阿難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家。汝勤勸請。佛聽爲道。以是之故。佛之正法。五百歲而衰。則佛于度尼之事。有隱憾焉。尼能自立。不依僧。爲佛思議所不及。亦所以報佛恩也。

一曰。尼庵待弟子宜寬也。善戒經云。僧二百五十戒。尼三百四十八戒。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云。舌彌持五百戒。唐元嶷甄正論云。僧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而晉道安比丘尼大戒序云。尸叉鬪賴尼有百七事。曇摩侍本有百一十事。與龜茲國舌彌大戒本應。謂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姨戒不得止五百。法汰序云。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故倍男也。實則尼戒以淫恣爲重。然非違人情苦禁錮之。楞嚴經云。阿難言。寶蓮香比丘尼私行淫欲。乃言行淫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節節燒然。此業火自燒也。若佛立大法。則歸和平。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云。沙彌尼說。如來說淫欲是障道法。我知習淫欲不能障道。比丘尼應諫之。邪見不舍者。驅出無他罪也。又云。受使和合男女私通有罪。蓋以寄夫托妻導淫爲罪。戒經立意甚深也。謂之尼者。佛國女曰夷。信佛女曰優婆夷。出家女

曰芘芘夷。芘芘者。苦行乞食僧。譯之曰除饑。明度無極。經音義引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饑于色。欲除此愛。又引康會注法鏡云。凡夫貪六塵。猶餓夫夢飯。故號出家爲除饑。釋迦氏譜引康會注法鏡云。聖斷六情。饑饉。故得號焉。今法鏡經無此注。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除饑男。除饑女。新經比丘。比丘尼。實則苦行乞食。僧忘其訓。乃夸言之。尼則苦行女也。昔人立意苦行。今多買充。責以苦行。則非本願。故不宜求之過急。尼依男僧。則爲垢穢。今自有業。可得從容。妙法蓮花經五百弟子受記品云。法明如來時。無有女人。藥王菩薩本事品云。日月淨明德如來時。彼國無有女人。佛說如幻三摩帝無量印法門經云。勝華藏菩薩白佛言。彼佛刹中有女人否。佛言不也。彼佛刹中。尚無女人名字可聞。況女人邪。其中生者。皆是化生。清潔淨白。咸修梵行。一切衆生。皆以法喜爲妻。禪悅爲食。此自與男僧言之。曇摩識譯大方等大積經陀羅尼品云。菩提自在梵王。正語梵天。皆現女身。說咒授記品云。莊教華魔王。誓以女身廣度衆生。說咒護法。則尼亦能自立。妙法蓮花經提婆達多品。薩曇分陀利品。俱言龍女變爲男身。佛說義足經劫比陀國蓮花色比丘尼分云。化作金輪王。法華三昧經云。羅閱王女利行。見佛出家作沙門。化爲男子。一時佛刹中。無有女人。晉法顯傳云。優鉢羅比丘尼。化身禮佛。又有曇摩密多譯佛說轉女身菩薩經云。五百比丘尼。七十五居士婦。遂成男子。則尼可爲男。秦譯龍施女經云。龍施女變成男子。佛說長者法志妻經云。妻及下使皆轉男。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玉經云。佛爲寶光曜女。說法領解。轉成梵身。佛爲授記。隋闍那崛多譯月上女經云。以華供佛。發十願。卽得記轉男身。爲月上如來。賢愚因緣經貧女難陀緣品云。波塞

奇王女名曰牟尼。卽今釋迦文佛。梁僧伽波羅譯菩薩藏經云。佛在大光明聚如來時。爲竭伽佗天女。受持此經。卽轉男身。若有女人聞此如來名。卽不更受女身。又檢開元釋教錄。有彌勒爲女身經。後漢失譯者。梁僧唱經律異相卷十引有之。尤爲近古可信。女身可受記爲如來。可化爲金輪王。可轉身爲釋迦文佛。爲彌勒佛。是當優游以求之者也。嘉慶十有五年十月十六日。

佛教斷肉述義

佛教斷肉。乃梁武帝法。其先亦有漸義。禪秘要法經云。若食肉時。洗令無味。佛飭修禪得食三種清淨之肉。唐西域記云。摩揭陀國雁塔。言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三淨食。三種清淨肉。雁也。犢也。鹿也。其說非是。諸經要集云。疑見疑聞。不爲己殺。鳥殘自死。得聽食之。毗尼律云。雖見聞疑。不爲己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楞嚴經云。不見爲我殺。不聞爲我殺。不疑爲我殺也。一。及自死也。二。鳥殘含也。三。是也。求不殺之義。非始于佛。洛陽伽藍記云。魏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僧惠生與宋雲至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是人間本有此俗。佛用之爲漸教。廣弘明集梁武帝斷酒肉文云。諸僧尼言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制言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言食三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唱斷肉經。竟制云。僧道小輩。看經未徧。互云無斷肉法。故涅槃經云。若乞食得肉。以水洗之。味與肉別。然後得食。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部云。夜分有雹傷禽獸。必芻夜出。堪食者。咸持歸。卽三淨之義。賢愚因緣經摩訶斯那優婆夷緣品云。摩訶斯那割股裏肉。食病比邱。其夫謗佛。佛戒比邱。何乃受不淨食。比邱之法。淨肉

應食。若聞見疑者。三淨亦不應食。優婆夷言。佛以我故。制諸比丘不得食肉。則三淨佛亦不定。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部云。苾芻食狗肉。爲狗所嗥吠。佛言不應食狗。誠以事難驟斷。故隨事立制。尼陀那云。卽婆離言。苾芻爲病得食肉者。何處取之。佛言。于殺羊雞豬捕鳥獵獸者。蓋鳥獸自死。藏毒傷人。有病苾芻不拘三淨。佛立法亦不得不恕也。楞伽經言。不應食肉。有十因緣。二者屠者雜賣。三不淨氣分所生長。佛法五戒。魏書釋老志。止言戒飲酒。其斷肉當在戒殺中。笑道論引老子序云。佛不飲酒。以女人飲酒犯七出實。則以酒亂性。故戒之。其素食。惟持齋日。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繯。以助伊蒲塞。卽優婆塞。時西域人。桑門。卽沙彌。之盛饌。言王尙浮屠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三月乃佛家結夏。佛家齊日止。此高僧傳云。宋時杯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鱸。與俗不殊。則結夏亦不斷肉。又云。梁時寶誌于臺城對武帝食鱸。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又其時僧飲酒食豬肚。梁武亦不能驟斷。梁武所謂斷肉經者。時制唱。涅槃經云。受肉之時。作子肉想。又云。食肉者斷大慈悲。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制謂涅槃般爲此說者。立言將謝。則大明惻隱。貽厥將來。其後唐譯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我令比丘食三淨肉。此肉是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我滅度後。食衆生肉。縱得心開。報終必沈。生死苦海。乃本梁武制義。推衍得此說。又按。鷲掘摩羅經云。自死牛草作屍。施文殊師利。問受不受。佛言。若不受者。是比丘尼法。若受者。以其展轉離殺因緣。唱斷肉經。竟制則云。法龍言。自死肉不得食。則不得著革履。制言。革履經久食噉。便害無量身命。是梁武帝用鷲掘摩羅經文。又進言之。又唐道宣感應記。天人

言佛說著蠶衣者是魔法。我成道至涅槃。惟服蠶布白氈三衣。未著繒帛。則後人託佛說。愈求其深。梁武帝斷肉敕云。不曾見禽獸有一自死者。若非殺生。豈有死肉。買肉自殺。其罪一等。衆僧食肉。罪劇白衣。其託義大乘。歷難三淨。能使佛徒斷肉。亦其沈毅也。唐武氏自戍戍歲五月。禁天下屠殺。至庚子歲十二月。始開禁。又非梁氏所能及矣。其在梁武前者。牟融理惑論云。道家避穀。而飲酒啖肉。佛以酒肉爲上戒。而食穀。高僧傳云。晉支遁幼時。與師論鷄卵未足爲殺。師亡後見形。投卵于地。穀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蔬食終身。魏書釋老志云。沙門智嵩往胡地。絕糧。弟子求得禽獸肉。嵩以戒自誓。餓死酒泉西山。南齊則武帝喪用素食。周彥倫長於佛理。終日長蔬食。而何允亦精信佛法。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即鱖字。肺糖蟹。紀聞太平廣云。北齊稠禪師與人鬥。不勝。夢金剛與以筋。不能食。曰。斷肉故耳。異苑云。永初二年。竺惠熾卒。後見形。言生不斷肉。今落餓狗地獄。令知有報。則古亦或有之。而西土反無此說。西域記云。拘尼那揭羅國。言羅怛羅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言數百年未嘗乳味。則斷肉者佛子一人。又云。阿耨尼屈支等。食三淨。尚滯漸教法。高僧傳云。有一人與北道使至縛渴羅國。出家師使食三淨。言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我依三藏。律有成科。若引大乘。非吾所聞。明史真臘傳云。俗尚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今則西僧味取濃厚。更無取三淨。又劫殺生人。取皮骨作器。不戒殺也。梁武帝所以決棄三淨者。以何承天顏延之周彥倫之論。弘明集何承天答顏光祿書云。將使自己不殺。抑亦受教咸同。若取足市廛。恐雅論之不可立矣。顏延之釋何衡陽書云。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爲



犯順而居逆哉。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南齊書。周彥倫與何允書云。鼎俎網罟。難敢于議。甘心北  
褻。忍恣吞嚼。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僉謂常理。可爲太息。丈人雖無身踐。不能不取備屠門。財帛之經盜手。  
猶爲廉士所棄。何至引此滋味。以汚腸胃乎。是皆深疑三淨者。又何承天答顏書云。彼聖人者。肇結網罟。  
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此定不然。宜簡淵慮。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于侮聖也。梁高僧傳云。  
求那跋摩謂宋文帝曰。帝王出嘉言。布善政。刑清役簡。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缺一  
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爲宏濟也。是二說者誠辨矣。梁武斷肉。其後北齊高元海。棄官處山林。修行  
釋典。二年而歸仕。縱酒廣納姬侍。詐不飲酒食肉。勸文宣及後主奉佛。天保七年五月。亦以肉爲斷。慈不  
食。後主亦斷屠宰。惜二國政非宏濟。若聖人能安百姓。又全一禽之命。卽不云仁。亦非有惡。各行其志。何  
至侮聖。如承天所難也。惟梁以麪爲犧牲。使鬼神覩屠磔之形。而無血氣之享。北齊天保八年八月。詔郊  
社禘時祭。皆仰市取牲牢。是皆作僞生詐。孔子云。始作俑者。梁以之。以作屠磔之形也。大智度論云。王舍  
城先有王名婆藪。言殺羊無罪。生陷地中。自是以來。當殺羊下刀時。言婆藪殺汝也。齊以之。以其言非已  
殺也。斷酒肉文云。苾芻噉魚食肉。避弟子同學白衣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方得一過。或言肉非已殺。  
亦復非嫌。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爲般若湯。魚爲水梭花。鷄爲鑽籬菜。竟無所益。爲欺而已。日本不染居士  
護法資治論引羅山神社考云。叡山僧爲鮪魚說法。汝放不可生。生亦不可久。汝身入我腹。我心入汝身。  
遂殺食之。卽梁法亦無如之何。大莊嚴經論云。寡婦聽法。心生染著。比邱還俗。殺羊生活。言乎人貴立志。

否則敗也。

度牒寺廟

度牒。自唐天寶六載五月。納銀祠部給之。食貨志云。天寶十四載。祿山反。乃遣使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又度僧道收貲。東坡全集雜記人物云。秦太虛有意爲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爲祠部牒。令鍾守素出家。是宋元祐間。度牒有定價三百千也。章俊卿羣書考索後集。元豐七年。引著令。度牒每道爲錢百三十千。夔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大定時。許僧道進納。賜宮觀名額。合著錢一百貫。一百五十貫。三百貫。陝西高陵莊嚴寺。有石刻禮部牒。戶部發賣所高陵慶安鄉幡竿村院僧。狀告院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三百貫。乞立莊嚴禪寺名額。勘會是實。大定四年五月牒。河南修武真清觀。有石刻禮部牒。據邱處機劉志敏狀告。修武七賢鄉馬坊邨道庵無名額。于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真清觀。大安元年五月牒。南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則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千。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其用之以募兵。以修河隄。以賑饑。以給俸餉。以充使臣路費。以賞賜近戚幸臣。如金幣。順治八年。諭以僧道納銀給牒。瑣屑非體。以後永免納銀。有請給度牒者。州縣確查報司。申部給發。至乾隆初年。度牒亦廢。蓋以丁歸地。則不須報牒免役也。康熙五十年十二月丁卯。諭以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今僧道造廟。則題以重修字。以避創建增修也。其事古亦有之。焦竑筆乘云。瓦官寺。依景定建康志。應在秦淮南岸。今寺乃因

近詔毀私創庵院。黠僧假援舊名以自蓋者。今僧又或藏古度牒以欺愚民。自詡是官人。又見一少年僧。自言有度牒。甚訝之。索觀。乃法源寺戒單。是不知度牒爲何物也。

### 回回教

天方輿地經云。地圓體如球。東至西作一直綫。南北極作一橫綫。距東西海岸等兩綫十字交者。天方也。如磨盤之臍。當昆侖之陽。阿丹聖人者。盤古氏也。生於天方。至努海聖人。洪水氾濫。使其徒分治四方。四方始有人民。天方典禮云。阿丹傳施師。施師傳努海。努海傳依卜拉欣。依卜拉欣傳依師瑪依。依師瑪依傳母撒。母撒傳達烏德。達烏德傳爾薩。爾薩死。封印無教者六百年。謨罕默特聖人出。總前經卷百一十四種。自作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則今回回教也。其地王尙綠。言天授山原草木正色。禮官白。刑官黑。士民黃。吏役青。靛。天方名都九十四。無他教寺宇。先是佛教及回疆。謨罕默特禁絕之。而母撒之後自爲挑筋教。爾撒之後自爲天主教。謨罕默特經曰。甫爾嘉尼。寺曰清真。母撒經曰。討拉忒。院曰祝虎。亦曰祝乎德。寺爾撒經曰。引支勒。堂曰歐若。亦曰天主教寺。問之天主教。則又曰不然。天主。回回。佛。各有其書。務在相非。其書先出而可采證者。其唐已前佛國傳記乎。

### 竈神

莊子達生篇。竈有髻。釋文云。音結。司馬彪云。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史記索隱引司馬彪。則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宏範音浩。則莊子字不作髻。然爲吉忌音者多。荆楚歲時記云。竈神名蘇吉利。魏志管輅

傳云王基家賤婦人生一兒墮地卽走入竈中輅曰直宋无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无忌吉忌俱近髻又後漢書陰識傳注引雜五行書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酉陽雜俎則云名隗狀如美女又云姓張名單字子郭一云名壤子道藏太清部感應篇注引傳云竈神貌如美人有六女卽六癸玉女一云竈有三十六神又蘇吉利婦姓王名博頰張單妻字卿吉六女皆名察治按禮器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於瓶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譌也或作竈此祭竈爲祭先炊老婦之義也許慎異義云竈神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駁云五祀在四郊而祀火神于竈陘於禮乖也太平御覽引異義云竈五祀王者所祭非老婦駁云七祀竈神祝融然則盛盆尊瓶之祭是老婦矣諸書言竈神如美女者是先炊應經典也其竈神爲祝融又淮南子祀應訓云炎帝作火官死爲竈則自七祀竈神御覽又引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說文走部趨云止行也一曰竈上祭名亦送竈之祭抱朴子亦云竈神上天非是美女

祖神

檀弓云祖者且也方言云祖搖也祖轉也風俗通云祖者徂也初學記晉嵇含祖道賦云或曰百葉遠祖風俗通云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通典禮十一引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今白虎通無之疑卽風俗通所案禮傳也曾子問正義云行神曰繫宋書禮志文選詩祖餞注并引崔實四民月令云祖道

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選注無曰累祖，蓋刪之。漢書景十三王傳注，白帖祖，黃帝子注，并云：舊說黃帝子繫祖，好遠遊，死道路，故後祭爲道神。其說蓋出崔實與崔浩。浩說見史記索隱，索隱已非之，謂嫫祖黃帝妃，無緣子，又名繫祖，是唐本均作黃帝子，而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云：黃帝妃嫫祖，死，帝祭之，以爲祖神，以嫫母爲方相氏，則王欽若等飾非之言。祖義爲且，爲徂，爲搖，爲轉，則祖不爲人名。義取導行，亦取遄歸。稽含述百葉遠祖案，昭七年左傳云：公將往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云：襄公夢周公祖，舊說謂周公，襄公遠祖也。鄭禮注言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見聘禮注，則鄭不以爲遠祖，亦不以共工氏爲然，其黃帝子之說，尤不知也。

### 祖祭

聘禮釋幣于行，記曰：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軼。周官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軼，犯軼，遂驅之。注云：以苦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之而去。說文云：立壇四通，樹茅，依神爲軼。大馭注云：軼者，封土爲山象。詩烝民箋云：祖者，將行犯軼之祭。說文云：既祭，軼轢於牲而行，所謂犯也。秋官犬人：共犬牲，伏瘞，幾珥，沈辜，軼蓋，伏也。大雅生民：取羝以軼。正義云：天子用犬，諸侯用羊，禮相變。大馭注引杜子春云：祖道，轢軼，磔犬。史記五宗世家索隱：言唐用黃羝，或用狗，以其血覆左輪，用犬用羊，皆有所沿也。祭法：七祀五祀有國行三祀，有行月令：冬祀行，呂氏春秋孟冬紀注云：行，門內祭也。蔡邕獨斷云：行者在廟門外之西，軼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軼上，喪祝之，祖則在

于庭。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云。宮內之輅。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輅。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是也。

張天帝

酉陽雜俎。諾臯云。矢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車。乘白龍登天。劉翁失治。爲泰山守。主生死之籍。此當是張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魯應龍開窗括異志云。晉周興死而復生。言見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此張天帝耶。荅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此當是晉中衰時議論。陳耀文天中記引晉書云。晉咸康中。士人周謂云云。今晉書不見。王世貞宛委餘編云。出殷芸小說。亦未見其書。其語雖荒誕。然可徵人心向背。邇言必察。有明訓矣。

陳武烈帝祠

江西陳武烈帝祠。極顯靈。嘗散步祠中。若有所犯。齋戒拈香。乃愈。江西通志云。武烈廟祀陳江西巡察大使陳果仁。或作果仁。或作果仁。或作仁果。有賑荒之惠。唐封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册加武烈帝。南昌縣志同。又沙河廟懸榜云。神字世威。江南常州府晉陵縣人也。仕陳江西觀察使。主鎮江南。隋時爲司馬。天下大亂。集兵以保境。大業五年。授朝議大夫。十三年。隋改號義寧。拜大司徒。唐武德二年。薨。封忠烈公。進福順武烈王。後周加帝。宋乾德二年。神見于士步門。以船粟賑飢。宣和四年。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大帝。其言不可信。常州祠有唐天寶時僧德宣作隋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云。陳公諱果仁。字世威。其先潁川人。六世祖陳武帝。家于長城。故爲晉陵人。祖嵩。陳羽林郎將。父季明。陳江州司馬。兼嶺南道探

訪使終給事中。公十八歲舉秀才。對策。陳文帝曰。朕與兒俱太邱後。授監察御史。尋遷江南道巡察大使。大業五年。奉詔平長山寇。授兼義尉。尋授朝請大夫。九年。奉詔平江寧寇。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奉詔平東陽寇。召面見。授大司徒。沈法興自湖州起兵。欲據常州。與公結父子。詐稱病。公往問之。中毒而薨。時唐武德二年也。享年七十有二。文載全唐文中。其言尤不可信。碑榜所稱地道官階。其時有無。學者當能知之。其大司徒又作左司徒。江南通志辨譌云。義寧中。沈法興署爲司徒。非因東陽功擢也。余謂此譌不足辨。卽言六世祖陳武帝。亦是與武帝分派之脫略。碑言武德二年。亦是三年之脫略。惟碑又言大唐詔詢晉陵耆老。對以果仁。梁大同中。奉太守命。斷晉陵義興太湖爭田。據碑自言。武德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則以梁太清二年三月五日生。大同中尙未生。何得太守命。斷湖田。是唐時僧徒文字全無足信。常州府志。唐齊光又宋夏之文。皆有碑記。丹徒縣志。唐顧雲有廟記。宋人夢梁錄外郡行祠引宋會要云。神陳仁果。常之晉陵人。仕于隋。歷司徒。沈法興謀叛。忌司徒。以食毒之神。以矢射殺法興。武進劉宗浩作武烈帝實錄云。果仁在隋立功。歷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往問疾。中毒卒。後法興方剽掠。公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果仁。其言亦不可信。神時屬法興。不屬隋。且老矣。不應與法興結父子。又爲法興子壻。神夫人。檢江南通志。爲軫氏。保大中。爲武烈后。非沈氏。常州府志云。西廟祀武烈后。軫氏。贊幽夫人。張氏。沈明后。沈氏。是果仁有三妻。以就爲法興子壻之說。法興據常久矣。非以欲襲常始行毒也。舊唐

書沈法興傳云。法興爲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會稽賊樓世幹。會帝被殺。乃與祐將孫士漢陳  
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卽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  
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爲司徒。新唐書沈法興傳云。自東陽趨江都。與隋元祐將孫士漢陳杲仁至毗  
陵。襲據其城。法興假越王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杲仁爲司徒。士漢爲司空。及侗廢。法興于武德二  
年稱梁王。改元延康。是法興據常。乃以神力。神殺隋主。將以從法興。後人言法興欲叛隋據常。故除神。若  
以神爲隋之忠臣也者。非神本意也。後人作實錄。作忠佑錄。爲撰仕陳仕隋之事。致辭應旂王錫爵諸公。  
委曲其事。陳而頌讚其仕隋者。俱非神本意也。妖亂志云。高駢馬死。圜人賂呂用之。用之語駢曰。適命隋  
將陳杲仁至淮東。杲仁訴無馬。以公大鳥借之。頃間。厖白大鳥死。駢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知唐末  
其祠甚顯。武烈帝實錄云。唐初。詔爲立祠。乾祐中。以陰兵助裴瓌討王郢。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顯。  
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保大時。錢俶攻常州。陰兵驅黑牛  
觸敵艦。敵敗去。乃冊爲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徐鼎臣集有冊贈武烈帝碑文。言神高標明紀。禮緝  
眞王。則梁所封也。言吳越圍武進。神祇助順。冥助昭灼。唐主冊贈武烈帝。則丙辰歲。當周顯德二年也。宋  
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塘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故將陳仁杲  
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塘。陳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  
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謚武烈。馬令南唐書同。然則江州有武烈祠。自柴克宏



奉之。遂及南昌也。今常州西廟。南唐柴克宏。宋劉晏。周杞。從祀。溧陽東門外忠祐廟。則柴克宏。從祀。夢梁錄外郡行祠引會要云。仁和顯佑。佑祐亦隨各文書之。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梁加封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爲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皋。暨祈雪。顯靈。申朝。賜爵。遣吏緘詞。送忠祐廟。又別告顯祐行祠。咸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禱雨靈應。乞加封贈。廟額曰顯佑。咸淳二年。京尹潛說友。初郊祈雨。籤籙響答。其告謝祝文曰。乃述顛末。亟聞于上。於是易帝號。以正季代之謬。仍王爵。以表大神之忠。蓋梁時四字王號。南唐時二字帝號。北宋之政和時。以常州廟入祀典。改八字王號。南宋咸淳時。仁和行祠。以雨雪徵應。入祀典。亦改王號。他行祠在民間者。官不問也。故江西懸榜。反謂官和時。封八字大帝。容齋隨筆有禮寺失職一條云。予請封江神爲帝。禮寺不可。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帝。洪言蓋據江西行祠。其不檢政和時制。卽詆禮寺爲失職。甚非宜也。洪所言。請應是紹興三十一年。代葉義問請者。太常寺言。江神廣源王。特加六字。作八字王。其峻加帝號。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其言甚正也。

### 亳州志木蘭事書後

大清一統志第二本·江南通志。潁州列女俱云。隋木蘭。魏氏女。譙郡城東魏邨人也。隋恭帝時。募兵戍北方。木蘭父當往。而老羸。弟妹稚。乃請於父。代行。歷十二年。樹殊勳。人不知爲女子。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尙書。不受。懇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事聞于朝。帝召赴闕。欲納之宮。對曰。臣無媼君之禮。

遂以死拒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按隋恭帝不得有十二年且其言臣無媿君之禮致以死拒大唐新語及唐書王陵傳言元宗以宮人賜郭知運及陵陵獨不敢取曰詎有嘗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守至于死其見蓋與木蘭同然如木蘭之言則公羊穀梁譏娶國中之說是大一統者必求淑女於荒外也江南通志又云接十八陣出奇謀又云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河南商邱縣志列女文亦然然潁州志及亳州志言魏邨人商邱志言商邱營郭鎮人湖北通志祠廟云黃陂木蘭廟在木蘭山下事見陵墓並詳雜記而陵墓雜記不載黃陂縣志則言木蘭將軍冢在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木蘭降箕卜自言縣人名勝志云木蘭邨在黃陂縣治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冢木蘭者朱氏女直隸完縣志則言木蘭墓在完縣城東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木蘭爲縣人世所傳木蘭詩征戍往返略具惜唐書不載而韋元甫得此詩于民間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以爲曹子建詩者非也完縣木蘭廟唐有之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曾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牧游河北時作或謂爲黃州刺史時作亦非也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金時自有文字元統二年邑人侯有造者作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鑪石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答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女也大殿塑像冠佩閨裝元統二年據完縣廟木像烏帽紅顏服紫腰金乃增塑烏帽像於享殿仍存閨裝像及女侍七像于後大殿易昭烈小娘子祠舊額爲孝烈將軍祠因言可汗蓋劉武周之定楊可汗梁師都之始畢可汗梁師都迎突厥居甘涼及河南朔方上郡地故其詩言可汗點兵以證木蘭爲隋末唐初人

且言孝烈乃唐諡。其言如此。或言可汗。唐太宗也。貞觀四年。稱天可汗。唐興適十二年。則長安歸殯。不當經完縣。師都以唐貞觀二年平。稱大度。毘迦可汗者十二年。木蘭不欲爲師都所污。託言臣不媿君。以死徇之。其自潔其身。以曲全其家族者。用意至深。其在河南朔方者。蓋譙人。父子流寓。葬於完者。喪自師都所據地返。未得至故鄉。木蘭詩不言死者。初返役時。鄉里矜奇之。不及待後事而作也。黃陂木蘭冢。據隋開皇十八年。黃陂縣地置木蘭縣。又水經漢水云。合句水。東過木蘭南。注云。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爲木蘭寒。洵陽縣志云。縣西五十里。伎陵城。卽木蘭寨。蜀救孟達之所。凡地名山名皆以樹。不關人也。商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時士民。以地近亳。而改爲孝烈廟。寫完縣墓廟木像。乃言木蘭卽其鎮人。各志言除尙書。則詩所言不願尙書郎。鄉里夸飾詞耳。元明人以其時制尙書冠服被之。後人景仰古賢者。大抵傅裨若此。木蘭蓋亳人。葬于完。完志言完廟歲旱潦失常。有禱卽應。邦人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是誠有功德于民。宜祀享。其代父爲師都戍。而不肯入師都宮。則孟子言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眞所謂女士也。因亳州志未能詳。故論之。

鄭樵集紹興十八年。馮丞元肅重修木蘭陂記云。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爲一。斷大川之流。析而爲二。與木蘭之役者。長樂錢氏。女用十萬緡成之。王圻續通攷云。元仁宗時。福州總管張仲儀。建錢聖妃廟。錢氏捐十萬緡。創木蘭陂。以護田。救民。陂垂成而敗。錢氏投水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木蘭溪在府南七里。木蘭山下。錢氏媼築陂。本名將軍山下將軍灘。福建莆田縣志云。木蘭陂。宋治平元年。長樂錢

氏室女傾貲築陂。士女立廟崇祀。此木蘭以孝烈起名者。或曰木蘭陂。或曰將軍灘。或曰木蘭山。或曰將軍山。知孝烈將軍之號。古人徧用之矣。附記之。亳州志後。嘉慶丙寅夏六月。德州。

唐通眞三太子神

黠記。唐封中書舍人通眞三太子。卽唐張巡也。明咸寧縣志云。通眞太子廟在安遠門東街。祀唐忠臣張巡。洪武十三年建。有記。嘉靖時。咸寧胡傳眞珠船云。陝西會城糖坊巷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云。唐嘗贈巡爲通眞三太子。山西通志云。平陽府晉山書院。卽三太子祠。知其說始北方。唐書張巡傳云。開元末。擢進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源令。知其致誤之由矣。或撰神聯。指爲昭明太子。宋趙彥博知池州。作昭明太子事實二卷。廟食于池。元祐時。賜額文孝。黠自有文孝廟。由貴池秀山來。墨莊漫錄所謂英濟王。封于唐開成時者。此自通眞三太子。非昭明英濟王也。池人亦兩太子各祀。池州府志疑通眞三太子爲清源之子。卻又非也。又陸錫明新安氏族攷云。唐新安郡王李徽。武后時。爲酷吏羅織死。有二子。曰通靈。曰通眞。亦與其難。國人哀之。爲立太子堂。其事見唐書濮王泰傳。而無通眞通靈之說。說出胡氏譜。新安有安定胡。有李胡。宋末婺源胡次森者。有文集十卷。自言出唐宗室。五代時育于胡。因從其姓。不言徽後。黠祀三太子。亦於徽無與也。

張王神

趙吉士徽州府志云。黠五侯開。在二郎橋上。祀張許二侯及賈南雷三將軍。尋志不載二郎橋。卽今橫溝。

上張王開也。張公巡與許公遠。唐卽合祀。謂之雙廟。宋史劉摯傳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張舜民柅行錄云。過宋州雙廟。中祀張許及南霽雲姚雷萬春。宋州人亦謂之五王廟。摯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劉琦小校何兼資至六合西。見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從天蓬神將兵。左張巡鬚髯皆指天。右爲許遠。亦俊爽。則張死如其志。作厲鬼殺賊。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歸德協忠祠。注云。祀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萬春南霽雲姚雷賁四人。張公故又別有專祠。言宋封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祐王。太湖縣志云。宋宣和閒。縣人石姓黃姓者。客東平。無罪陷獄。禱于神。旣得脫。乃匿像以歸。祠主追之。啓篋。乃變爲篋。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樹下。二人假寐。夢神言欲居其地。乃爲立祠。祠成。神示乩有云。我乃張巡與許遠。同時在東嶽爲押案。爲陰司都統使。黃岡縣志云。明正德時。黃州守盧濬毀淫祠。南門外安國寺右景祐真君廟。亦在毀數。忽降神門皂書。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案。鄴都獄推。其階爲忠烈大夫。又直蓬萊殿。在人閒爲景祐真君。遂得不毀。黃陂縣志。以爲縣東一里雙忠祠。盧濬時。神附擔水婦人。屬筆留詩。蘄水縣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睢陽祠。萬曆十三年。知縣閻士選刻之石。建寧徐時作閒居偶錄云。其邑鳳山東嶽廟。祀張睢陽。建寧亦祀張睢陽者。蓋以東嶽押案之說。又與登寶庵左祠。皆有廖氏雙像。又永安鎮張王廟。有五人阻祭。襄費皆死。時作非妄語者。蓋神必有託以傳。又張自言願爲厲鬼殺賊。厲卽瘟神都天。今丹徒句容都天降福元帥祠。亦張公也。元武進謝應芳厲鬼辨云。無錫人出郭迓神。亦髮青面吻出四牙。狀貌詭異。曰此張巡也。皇華紀聞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今屬新皆有張睢陽廟。

其像皆青面赤髮。狀極穉惡。筠廊偶筆云。常熟方塔寺青魘菩薩。卽張睢陽赤髮青面。口銜青蛇。如夜叉像。蓋從神志也。會典事例云。乾隆十二年。封浮梁張巡神爲顯佑安瀾之神。嘉慶八年。封丹徒張巡神爲顯佑安瀾寧漕助順之神。則張又兼司水矣。司水曰張大明王。俗稱牛肉菩薩。以水律在亥。祭不張公之神。許公于宋雍熙時。專祠于海寧。每歲十月十六忌日。官祭。雍正九年。封威顯靈佑王。祠於山陽之高堰。從張許祠者。南霽雲亦有專祠。黔書云。貴陽有黑神廟。祀南霽雲。居易錄引朱近修云。雲同行王扞黔陽有祠。號昭烈王。

康王神

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歷任登州淄州定州代州深州高陽關。并代戰澤州廣陽石嶺關。後戰高陽河間沒焉。真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今按其傳云。其子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上惻然。顧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蓋保裔戰沒後。死于契丹。非死于行間。其爲死事則同也。謝德權傳云。咸平六年。葺蒲陰城。乘傳詣闕。言前歲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傳潛傳云。潛爲行營都部署。使范廷召等逆擊契丹。康保裔戰死。皆實證也。其前一年。有康昭裔之事。遼史聖宗紀云。統和十七年十月。次瀛州。擒宋將康昭裔。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義節度使。則昭裔被擒在咸平二年。與保裔事別。老學庵筆記。則云康保裔死事在咸平二年十月。混二事爲一。致啓後人之疑案。保裔祖

志忠。後唐時。定州王都反。戰歿。父再遇。又戰死于澤潞。保裔又戰死于河間。世以戰歿。昭裔蓋亦志忠再遇子姓。陷于遼。實事不當諱。老學庵筆記。既移咸平二年十月之被擒爲死事。葉隆禮契丹國志。止記三年正月保裔之死。而不記二年昭裔之事。宋史亦同。陔餘叢考云。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亦以二人爲一。是愈啓後人疑也。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眞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卽報可。南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江西已爲保裔立廟。泰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志云。保裔有德于建。檢保裔三代未曾至淮南。何由有德江西。鄱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鋪有康保裔廟。土人以木郎廟張巡併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有冲眞廟。云廟自洪武時建。中祀張巡。許遠。康保裔。是張巡康保裔合饗之證。黔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裔。其神介冑。赭面。今黔城中饗張康神。張爲厲狀。康赭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又按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則祀唐康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醮。于門外壘土爲神。設蔗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黃大王傳

黃大王。名守才。字英傑。號對泉。偃師南鄉夾河王家莊人。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辰時

生。運河紀略謂生

於戊戌年。生而神奇。空中有若言河神者。失父母。育母舅劉氏家。方歲餘。表兄抱之出。墜于井。兄

驚馳去呼救人。至則兒坐嬉水面。若有戴之者。弱冠至濟源天壇山中十方院。值歲旱。不得水。守才指地使鑿之。得一泉。引之。遂不涸。爲山田灌漑利。今十方院不老泉是也。時天啓五年。守才年二十三。人固已傳其生時神奇。遠近異之矣。嘗隨舅船至虞城張家樓。有糧船二百。滯河沙。不得動。初夜。運官吳姓者。夢人告之曰。沙壅不開。明日有劉船至。中有黃姓者。河神也。彼言開。卽開矣。船至。吳以誠投之。守才勉至頭船。助之執篙。船俱開去。守才每瞑坐。久之。自言如夢。至某地。誤踢壞幾船。好事者以其言求之。地與事皆驗。其生爲神。人皆知之。崇禎十五年。官軍決朱家寨。賊決馬家口。後工部侍郎周堪庠修決口不成。至偃師。請守才爲乘舟插楊枝于決口。依築隄。隄成。初。闖賊之欲灌開封也。聞守才爲河神。劫守決。決馬家口。馬家口決而水旁去。賊怒。凶焰甚盛。持守才他去。不使在決口。河水遂自城北門入。東南門出。國朝順治元年。守才年四十二矣。順治三年。考城流通口決。四年。河督楊方輿聞守才神。往請之。守才至。命於決溜中下埽。埽不動。塞決甚易。七年。沁溢。隄將潰。參政分守河北道修延年。亟請守才。守才書一紙。使拈香焚于沁水上。水卽平。蓋神生人間。若判官。若走無常。其在人間。或有無祿位職役。自古有之。非奇怪也。懷慶人爲立生神主于城北迴龍廟。八年。杞縣旱。請守才禱雨。得大雨。杞人亦爲之生立廟。康熙二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申時。卒于家。葬縣南萬安山下。雍正十二年。陳留曲興集建廟曰大王壇。賜名溥仁觀。乾隆三年。敕封靈佑襄濟王。歲祭以十二月十四日。八年。部頒祭文云。茲值誕辰之吉。例展修祭之儀。四十



二年開封建黃大王廟。四十五年二月奉旨爲修墳種樹。於其子孫內擇一人爲奉祀。生世傳勿替。道光八年四月以利漕奏請懸扁。加封顯惠。十一年五月以利漕加封昭應。是爲靈佑襄濟顯惠昭應王。十六年十月請御書聯對。河南河工皆有神應。見章奏。是祀典也。今清江浦南臨清堰。東有黃大王廟。曰靈佑。觀神每見。託形小蛇。喜觀優。偏好河南羅羅腔。每出見。則人立竿於盤。置盤案上。蛇蟠竿。翹首聽戲。凡神見皆然。

論曰。河南府志仙釋。偃師縣志逸事。王文簡池北偶談。皆有神事。懷慶府志有河神黃大王傳。皆不詳。黃運兩河紀略中。有大王曾孫黃大成所作傳。甚詳。讀抱朴子言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溺河。文選思元賦注。引清冷傳。河伯華陰潼鄉人。姓馮名夷。浴于河中而死。是爲河伯。又引高誘淮南注。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喜古人肯好事于神明。址貫俱記之。故采黃大王事。惟大成記以小孩黨住兒填入壻。取義攬得住。不可爲訓。而廟中實有穩壻黨將軍配享。所謂流言不實。傳爲丹青者。讀皇朝通考羣祀考。大清會典禮部祠祭司有神名貫。爲蒐輯傳信焉。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像。像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像。以爲當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直。則人神俱安。過五壩三閘。得兩神佑。余于辛卯冬作黃傳。今年始至其祠。因記所見于此。儻有力者能遂神願也。是夜記于彭家馬頭舟中。

### 天帝釋夫人

阿修羅一作阿須輪一作羅刹一作羅睺羅增一阿含經云劫末光陰諸天入水洗浴四大精氣入其身內體生觸樂精流水中自然成卵八千歲生一女人入海拍水自戲水精入體八千歲生男爲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長阿含經云修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按修羅不信佛佛云醜者雄傑也多端正者羅刹女也今洋畫西洋美人是也後人以羅刹男概之亦謂女醜者爲羅刹女不知佛正以美女爲羅刹女佛本行集經五百比丘因緣品云羅刹女可喜過人才不及天或作童女或作不久嫁形不必眞是羅刹女神鬼魔幻佛借羅刹名之如中土稱美人爲姬不必是姬姓女也妙法蓮花經陀羅尼品有羅刹女藍婆藍婆曲齒華齒黑齒多髮無厭足持纓絡臯帝奪一切衆生精氣十人詣佛說咒護持法華其取名奪一切衆生精氣尤見其妖冶羅刹女有最艷爲佛國所稱者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孫女嫁爲天帝釋憍尸迦妻者也觀佛三昧經云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兒聘香山神乾闥婆女爲婦懷妊經八千歲乃生一女其女容顏端正挺特天上天下更無有比面上姿媚八萬四千左邊右邊各有姿媚八萬四千前後亦爾阿修羅兒以爲殊異如月處星甚爲奇特憍尸迦聞求以爲妻阿修羅喜以女妻之帝釋立字號曰悅意諸天見之歎未曾有視東忘西視南忘北乃至毛髮皆生悅樂帝釋憍尸迦至歡喜園共諸采女入池游戲爾時夫人悅意卽生嫉怒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不復見寵與諸采女自共游戲此阿修羅王所由與諸天戰鬥又羅睺掩月妄談所自始也天者佛所謂富貴人悅意所遣五夜叉蓋所腰羅刹樓炭經叨利天品云帝釋舍采女獨將阿須大人游行則初寵悅意也立世阿毘曇論云天帝釋有四億九

萬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采女。則歡喜園所將采女也。天帝釋居須彌山。起世經云。須彌山東。阿修羅王國土。故連姻。按阿修羅國土。臨西海。當今之俄羅斯西界地。須彌居四洲中。在此洲西。當今之英吉利。故羅刹言山東。憍尸迦。一作憍尸陳。一作瞿釋迦。單字還音。非佛也。道古堂文引立世阿毘曇論。疑于說佛。儒生看佛書多不審。恐爲有識僧徒所持。故檢釋書正之。佛經言須彌山日月出入繞之。羅刹奄至。其人高大。山中人小。爲所掩。故言阿修羅捉月。又月食光晦見魄。佛疑別是一星。借羅睺名之。此捉月掩月。佛國兩義分持。皆起于天帝釋夫人之事。

### 釋迦

魏書釋老志云。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譯言能仁。漢譯中本起經轉法輪品云。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字釋迦文。號如來。晉譯等集衆德三昧經云。錠光如來。於往古授訣于佛。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能仁。如來。佛本行集經二商奉食品云。佛言。往劫世尊。曰然燈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授記我名釋迦牟尼。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云。或名一切義成。或名圓滿月。或名獅子吼。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毘羅遮那。或名瞿曇氏。或名大沙門。或名最勝。或名導師。所謂仙者。漢時譯如此。以其第七佛。卽云第七仙耳。釋迦氏譜云。釋迦。能也。文。仁也。華嚴音義世主莊嚴品。釋迦。能也。一言尸棄。具云尸棄那。此言有髻。或曰頂髻。翻譯名義集選云。亦名式棄。大論翻爲火依。言依光火三昧而成道。一切經音義云。牟尼。或作文尼。舊言仁。應曰茂尼。此言仙也。則能仁一義。火依仙又一義。又華嚴壽量品音義云。阿彌陀。正

言阿彌陀婆耶。此言無量壽。法苑珠林云。西言彌勒。此言慈氏。

佛眷屬

七佛父母姓字經云。第一維衛佛。一作毘婆尸佛。剌利種。子須越多毘陀。第二式佛。一作尸棄佛。剌利種。子阿兜羅。第三隨葉佛。一作毘舍佉佛。剌利種。子須婆羅越。此劫第一拘樓秦佛。樓秦亦作留孫。婆羅門種。子鬱多羅。第二拘那含牟尼佛。拘一作迦。迦一作舍。婆羅門種。子隨夷陀。先那。第三迦葉佛。婆羅門種。子沙多和。第四釋迦文尼佛。剌利種。子羅雲。七佛惟文尼書多。說又不同。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云。淨飯王子名悉達。卽佛也。次子難陀。孫羅雲。弟斛飯王。子阿難。是爲二支。釋迦氏譜云。淨飯王弟白飯王。子名調達。次名阿難。白飯王弟斛飯王。子名摩訶男。斛飯王弟甘露王。起世因本經云。師子頰王生四子。一淨飯王。二白飯王。三解飯王。四甘露王。淨飯王子佛及難陀。白飯王子帝沙及難提迦。斛飯王子阿尼婁陀及拔提黎迦。甘露王子阿難陀及提婆達多。是爲四支。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浮圖經。佛父臨兒國王屠頭邪。亦作闍頭檀。母莫耶。賢愚因緣經摩訶薩埵緣品云。爾時大王摩訶羅檀那。今我父闍頭檀。是則淨飯王名也。依唐時官譯。剌利應作乞利哇。悉達應作悉曇。而釋氏書多作剌利悉達。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如來父名白淨王。母名摩耶。乳母名摩訶波闍提瞿曇彌。其謂摩訶波闍提爲乳母。言其曾撫養佛。應曰姨母。亦曰淨王妻。所謂國太夫人。卽摩耶親妹。菩薩本行經曰。天臂城釋長者善覺。生八女。一曰意。卽摩耶。八曰摩訶波闍提。卽國太難陀母也。則釋長者善覺爲佛舅家。而新羅沙門元曉阿彌經疏。

引聲王經說。謂佛有母。是變化女。非報身女。爲無稽矣。佛名悉達。一曰悉達多。羅云一作羅雲。亦曰羅睺。羅佛本行集經尸業佛本生地品云。羅睺羅生日。是羅睺羅阿修羅王捉食其月。於剌那頃暫捉還放之時。故立此名。五夢經云。太子三妃。第一瞿夷。父舍夷長者。第二耶檀。一名耶輸。父施移長者。第三鹿野。父釋長者。佛本行集經常飾納妃品云。第一宮耶輸陀羅。第二宮摩奴陀羅。第三宮瞿多彌。智度論云。菩薩二夫人。一名劬毘耶。二名耶輸陀羅。其說各異。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車匿言。聖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因果經云。大臣摩訶那摩女耶輸陀羅。爲太子妃。釋迦譜云。爾時釋種種婆羅門摩訶那摩女耶輸陀羅。爲太子妃。佛本行集經角術爭婚品。亦同。其瞿夷一曰俱夷。一曰裘夷。亦曰瞿多彌。普曜經云。迦夷衛國釋種女俱夷。爲太子妃。修行本起經云。小國王須婆弗女裘夷。爲太子妃。賢愚因緣經降六師緣品云。摩訶除仇利王子須陀羅扇。先爲多羅曠柁者。今我身是。彼時婦者。今瞿夷是。彼婦公者。今摩訶迦葉是。則摩訶迦葉爲佛婦翁。佛本行集經常飾納妃品云。毘羅城釋種大臣檀茶波尼女瞿多彌。爲太子妃。是三妃眷屬也。佛書錯言二妃生羅雲者。互出。五夢經云。瞿夷是第一夫人。其第二夫人。生羅雲者。名耶維檀。亦名耶輸。聖莊嚴陀羅尼經云。淨飯王宮中羅睺羅童子母耶輸陀羅。普曜經云。太子聞父王言。卽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佛本行集經昔與魔競品云。羅睺羅母耶輸陀羅。耶輸陀羅夢品云。太子見日光沒已。便共采女。行於五欲。快樂歡喜。相共聚集。圍繞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卽於是夜。便覺有娠。又云。耶輸陀羅夢二十怪異。太子爲欲安恤慰喻。故以五欲共相娛樂。更同睡。

眠尸棄佛本生地品云。耶輸陀羅念佛苦行。脫種種寶。香末花鬘。皆棄舍之。著純白衣。惟留一髻。臥凡惡鋪。所食粗澀。才可活命。六年。計菩薩證道還。乃始莊飾。羅睺羅生。王欲殺其母子。世尊手自作書。而白王言。其所生兒。是我之息。願莫有疑。王生歡喜。心稍分供給。耶輸陀羅遊於園內。立誓捉石擲於水中。大石上浮。王生希有心。加其莊嚴。瑞應本起經云。耶輸生羅睺羅。又云。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以好花及氈置中間。婦不敢近。侍女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卻後六年。爾當生男。佛本行經云。耶輸陀羅往昔世遣母負重。行六拘盧舍。今於此生懷胎六歲。是耶輸胎藏之報。智度論云。劬毘耶玉女不孕。耶輸陀羅生羅睺羅。牟融理惑論云。佛年十七納妃。坐則遷坐。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大唐西域記云。太子寢宮有耶輸陀羅及羅睺羅像。是耶輸生羅雲也。漢譯未曾有經云。瞿夷攜羅云。晉譯生經佛說甥舅經云。婦拘夷是子羅云。是菩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如來見世妻名釋種瞿夷。子名羅睺羅。普曜經云。裘夷生羅睺羅。大善權經云。瞿夷生羅雲。又云。防人疑懷菩薩非男。故納瞿夷。慧止菩薩經云。佛言。過去燄光入沙竭國。有陶家女投燄光。言不從欲。吾當自殘。燄光即從女所欲。燄光則吾身。陶家女則瞿夷也。是瞿夷生羅雲也。且普曜經兩言耶輸裘夷生子。按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彼太子一男一女。男耶利者。今羅雲是。女闍拏延者。今羅漢末利母是。則佛有女有外孫。二妃一生子。一生女耳。方等般泥洹經云。佛便持羅雲手。阿難手著諸佛手掌中。偈云。面以此屬累。天性不言空。此其所以神也。

紫姑神

歲華紀麗上元注云。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感激而死。世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廁。迎之。曰子胥不在。曹姑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壻也。曹姑。姑也。荆楚歲時記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亦引異苑。白帖卷四引同。今本異苑及太平廣記所載者。則曰曹姑其大婦也。顯異錄云。紫姑。萊陽人。姓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妾也。大婦曹氏。於正月十五夜。陰殺之。廁閒。上帝憫之。命爲廁神。事物紀原。謂時鏡新書引洞覽記云。帝偕之女壻死。生好音樂。正月十五日。可以衣見迎。引爲紫姑事。其法。則稽神錄云。正月望夜。江左風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粉盤以下。遊宦紀聞云。請紫姑。以箸插箕。布灰棹上。畫之。皆男兒名字。或系僧徒。睽車志云。臨安雨溪寨。將請紫姑。岳侯降之。夷堅志有台州祝氏子。請紫姑。温州樂清縣弓兵請紫姑。新建栗七官人請紫姑。皆男子所爲。唐李商隱正月十五日。聞京有鐙恨不得觀。詩云。身閑不視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蓋男子賽卜之風久矣。文昌雜錄有禮部謝侍郎及唐義問家二事。夢溪筆談言博士王綸家有紫姑神集。則女神也。今蘇州有田三姑娘。嘉興有灰七姑娘。皆紫姑類。

### 神婚嫁

博物志云。太公爲灌壇令。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畏太公。不敢以暴風疾雨過。廣異記云。唐崔敏懋入陰。檢身得十政刺史。遂輕侮神鬼。爲華州刺史時。人聞岳祠。敕爲三郎迎婦。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不知神人嫁娶出入風雨。而必暴疾者何也。今農家及舟子占風暴。多以神配之。其神有極鄙誕者。而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其期多應。非可以常理論矣。靈樞九宮八風云。太一移日。天爲應之以風雨。

四一八



# 癸巳存稿卷之十四

## 古本大學石刻記

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龜門壁。不忍聖賢真種子。遂亡。又曰。司馬溫公全集。世不多見。官滇南時。讀之。曾因大學發揮數百言於其上方。滇南諸生藏焉。其自言得力者如此。乃所刊於五臺。保德。潁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曆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之豐道生書。當時號爲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案宋司馬光注大學。當仁宗時。時御書大學。賜進士。卽禮記本。宋始有別注大學。不比中庸。漢隋志均有單行本。可言有古別也。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閩洛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澹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僞造。然朱子章句。見在。爲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今欲宗陽明學。亦不審覽王書。窺尋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誣之。豐道生者。有心疾者也。見世人多以改經名。而守仁古本名較美。則亦自言有子貢詩傳及古本大學中庸。出魏政和石經。中庸改竄兩節。大學以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末段。中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而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

修身在正其心。十八字。唐伯元表上其書。引賈逵言。大學經之中庸緯之。又有鄭曉也者。其古言曰。正始中。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傳焉。又謂松表引賈逵言。孔伋窮居於宋。作大學中庸。有沈疇者。好此文。言不讀古本。如矮人觀場。而周從龍也者。作遵古編。以瞻彼淇澳。在末段。謂文武心法。在衛武公。定爲子思居衛作。又謂顏淵問仁二十二字。乃唐明皇削去。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其書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體楷字書五葉。道生死。忽有篆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爲政和。蓋不檢魏時年號。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是羲之妙墨。不謂爲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嘉慶七年五月。見打本於滋陽。記其與司馬文正王文成之所以異者。冀有賢者碎其石。以無成循吏之過。亦冀爲朱王之學者。倘肯略覽朱王之書也。

書春秋胡傳後

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書伊訓蔡傳亦勦其說。或引日南至在正月。又言公卽位當周正。朱子謂用夏正。則月與事差至兩月。不應如是雜亂無章。張春有春王正月考。朱氏彝尊謂左傳王周正月。周字千金。然辨之者皆一篇之文。不待讀畢。但執一二語辨之。無當也。胡氏之言曰。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是胡氏明言王周正月。正當公卽位日南至。於事不得差也。然使胡氏之論止此而已。將終古無能明其謬者。而胡氏又自言曰。前乎周者。商用丑。書云。元祀十有二月。則不改月。後乎周者。秦用亥。史記云。元年冬十月。則不改時也。夫十有二月。殷冬至大祀。

非殷正月。三統所引甚明。冬十月。漢武改憲後。追書史注亦備。胡氏之證已弱。又適自害夏時。周月之說。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安國春秋傳。自草創至成書。初稿不留一字。是其展轉膠轕。自忘其初。不足名學也。求胡氏所以致謬者。爲穀梁傳所誤。春秋春王正月者。杜預云。書王不書王。視頒朔與否。蓋國史舊文。桓三年春正月有事。而王未頒朔也。十二年春正月。不頒朔。又無事。但舉時成年也。莊五年春王正月。頒朔無事。舉時成年也。其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見不行卽位禮也。昭二十三二十四年有王。日官從東王。猶頒朔也。定公以六月卽位。故元年不書正月。其書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隱三年七年昭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之春王三月也。公羊穀梁二傳。讀元年春王爲一句。三月以下。別爲一句。杜讀左氏經亦同。而穀梁且以桓元年春王爲一條。王者所以正桓。因與定元年春王爲類。謂定始非正始。故無正始二傳。又謂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隱不自正也。公羊定元年傳云。卽位後也。注云。昭出奔。當絕。定不得繼體奉正。春秋微時諱。託之卽位後。故無正月。於是正字爲孔子所造。劉知幾謂魏晉陽秋於帝紀書帝正月。今所傳元經亦書帝正月。傳云。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挈名索實。此不可去。呂祖謙遂謂虞正月不稱帝。夏正月不稱王。時天下皆知有帝王。春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得已。標一王字於正月之上。不知虞夏書本記帝王事。不得又使奉帝王正朔。春秋乃魯侯奉周王朔。事不相通。魏晉春秋及元經。所謂妄作尋穀梁傳云。桓無王者。無王之道。蓋以王字乃孔子所造。古人旣言王正爲孔子所造。胡氏慕其義而思出奇以蓋之。則以爲春字亦孔子所造。而義託之行夏時。此所謂悠謬之言。心不欲以。

爲是口不能證其非。雖與穀梁並立可也。而自言云古不改月。如其說。則是周本稱十一月。孔子改爲正月。胡氏謂春秋非周月也。又云古不改時。如其說。則是周從夏稱冬十一月。孔子改爲春正月。胡氏謂春秋變夏時也。又云夏時冠周月。如其說。則必古改月而復可別之爲周月。必改時而後可別之爲夏時也。自古兩說相背。必兩人持之。從未有兩說相謬。綴爲一篇。如胡氏說者。則甚矣。胡傳之不足爲書。與辨之者之疏於披覽也。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

吾聞之鄒平成君瓘。謂今枚文爲魏晉人書者。非冤也。古文非伏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出伏書五篇者。奏上於晉。大行於唐。疑於宋。至元明人。則憑虛詬冒之。漢以伏生二十八篇。益以秦誓。置博士。藝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則漢書後漢書並云魯共王得壁中書。還之孔氏。孔安國上之。未得施行。然藏爲中經。故志得錄之。安國又自傳司馬遷及都尉朝。以次傳膠東庸生。清河胡常。虢徐敖。平陵徐憚。河南桑欽。此皆不立學官。而見儒林傳者。扶風賈徽。受書於憚。徽傳子逵。見本傳。杜鄴亦扶風人。後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林。鄴子也。魯國孔僖者。亦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違僖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逵傳孔氏學。爲林作訓。馬融爲之傳。鄭君爲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祕府。轉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子所見之文也。今其書

非先立博士者。則皆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枚本正義。皆爲枚書。僞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又斥古文鄭注爲張霸僞書。案漢書儒林傳。言霸書百兩篇。成帝時。以中書案之。非是。緝其書。鄭本無百兩篇。又言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正義引鄭目。惟顧命分康王之誥。盤庚分三篇。又異霸書。是爲枚學者不識數也。鄭有注者。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說。立博士。謂鄭爲古文者。鄭君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爲其說。故古文得自爲一學。有師說。又秦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三十五篇。三十一卷。秦誓疏云。李暉集注尚書。于僞秦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秦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僞爲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未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題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際。亡。鄭以博士秦誓一卷。益之。復得四十六卷。皆序自爲卷。漢書。楚元王傳。云。逸書十六篇。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進之。云。多者。明伏生書。雖少於孔壁書。而史記儒林傳。所謂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者。實與孔壁書同。後先相應也。枚氏書。則以孔壁文有師說之三十二篇。分去書序。又分堯典。出舜典。分皋陶謨。出益稷。以三十一爲三十三。去孔壁文無師說者。又去秦誓。而

造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通孔古文及書序。爲五十九篇。五十一題。同序同卷。分序去一。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同序。去二。康誥。酒誥。梓材。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藝文志四十六卷之數。不知同序同卷。大禹謨。雜入伏書卷中。難置多少之數。枚視伏書。題多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二十五。卷多十八。卷又半。何云多十六篇。傳自桑欽乎。至民間泰誓。已立博士。漢人或疑之。劉歆欲立古文。亦不舉泰誓。知古文中不得有泰誓。枚乃造泰誓三篇。尤其愚拙之迹。其序稱巫蠱事。漢書楚元王及儒林傳皆有之。然安國嘗爲其說。未聞泰誓外承詔作傳。則孔傳之僞。亦可知也。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謂賈馬鄭爲泰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西州。獨懷泰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賈逵爲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注之十五卷。奇齡徒以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僞造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文。徧檢漢志。無之。又陰妒閻氏。若璩疏證之作。聞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謾語。激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泰書一卷。則爲枚學者。終不識數。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爲非孔學。曾不覽漢書。亦列安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業。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爲孔學。且桓榮。賈逵。杜林。鄭馬。皆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書詞書字。適以發枚覆。所引篇目。盡背於古。枚文之罪。在塞絕孔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枚義。則此二十五篇。爲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是毛書不爲無俚。雖然。枚文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

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嘉慶甲子正月十三日。

法言文中子

法言之書。強好之者。多不明其文理。序言圖徽者。徽。徽通。言自謀樹幟也。而宋咸注云。圖善師。爲桐子命者。桐。桐。僮童通。而注云。桐。洞也。問銘答以慎言禮書者。謂銘法見禮記。而注廣言膚淺。酒誥篇空今亡者。謂今不能補。而注云。今文亡。古文有。舉蜀莊以旃者。謂旌名也。而注以旃爲之。知幾先甲一日易者。揆度易也。後甲一日難者。謂乙抽軋而出難也。而注反云。先未兆。後已形。重黎篇欲讎僞者。讎。售同。而注云。匹也。孝至篇處僞者。處。度也。而注云。居僞。皆不明文理。又先知篇明言井田肉刑。而孝至篇復井刑。注云。井田象刑。是違法言本意。又重黎蓋天應難未幾者。揚雄自言其難。蓋八事。而注不知。淵騫篇周順赧者。順。謂慎觀王。而注亦不知。知讀法言者多惑矣。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作書者蓋王疑父子。夸誕可憐人也。其云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不忘先人之國。似非情理。又云。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又云。子躬耕庶人之職也。何當有朝服。蓋虛造語言。隨意所之耳。

異端

魏王肅。字子雍。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輔嗣。晉皇甫謐。字士安。唐啖助。字叔佐。趙匡。字伯循。陸質。本名淳。字伯冲。宋孫復。字明復。王安石。字介甫。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爲精悍。兼采馬融賈逵之與鄭異者。羅織之時。蜀李譔亦皆依準賈馬。與王氏

殊隔。初不見其所迹。而意歸多同。其餘人益不足責矣。

搯

士喪禮云。蚤搯如他日。注云。斷爪搯髮也。人君則小臣爲之。他日平生時。士虞記作搔剪。喪大記作小臣爪手剪鬚。莊子外物篇。言嘗搯可以作老。蓋平鬚眉鬚。不使老醜。鄭以搯爲搯鬚。義本喪大記。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有明新吾先生呂坤者。非之曰。斷爪剪髮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何病。郝敬又爲之說曰。剔手足甲曰爪。刷鬚曰搯。鄭語搯爲斷鬚。非也。蓋呂止讀禮記大全。忽發癩論。郝則及見鄭注。而不深求其義。究之。郝非鄭注。而呂非周公。呂更非矣。

南風

史記樂書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集解引鄭。又引王肅云。南風。育養民之風也。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索隱云。此詩之詞。出尸子及家語。案樂記注云。南風長養之風。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辭未聞。正義云。聖證論引尸子家語難鄭。馬昭云。家語肅所增。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義也。尋南風之義。鄭有師說。虞聖元音。其辭未聞。自是自古無傳。正義之辨。乃儒詞也。家語書不足道。穀梁傳引尸子。韓非子引慎子。尸子。尸子最古。最可據。鄭何不取證。正義。公羊傳有高子。魯子。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公扈子。詩序有高子。傳有仲梁子。孟仲子。論語注有墨子。爾雅注有尸子。何非取證雜說。蓋此尸子。魏時續卷之文。事見隋經籍志。宜鄭未聞。馬昭不知尸子。亦肅增。王肅皇甫謐。得非所謂怪誕者乎。



井不反唾

不跨井竈。儒者行也。玉臺新詠。魏劉勳妻王宋詩云。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蘇鶚演義引。作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當是古常談。唐李匡乂資暇集云。諺曰。千里井不反唾。演義引杜詩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是唐時亦有此諺。反者。謂反陳莖。唾者。謂唾汗之。唐人多好穿鑿。演義引金陵記云。江南計吏。止於傳舍。及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莖。資暇集云。不反唾。唾或爲剉。昔人經驛舍。反馬餘莖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莖所哽。因言千里井不反剉。後諺爲唾爾。反唾是二義。不反及不瀉爲一事。不唾又一事。不得云唾爲剉。諺且南朝泄莖。魏時何得豫諺爲唾也。

陳祥道禮書

孔穎達說月令中星。引書考靈曜云。主春。鳥昏中。種稷。主夏。心昏中。種黍。主秋。虛昏中。種麥。主冬。昴昏中。入山斬伐。具器械。此唐虞時中星。月令正義引之。蓋文從其類。而陳祥道非之云。不特如此。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凡奉天順人。莫不順乎此。偏舉不中之星。以與孔爭。豈非怪乎。又嘗見一短書。名曰稽古日鈔。引有所謂蔡虛齋也者。言尙書六宗。古說皆謬。當爲日一月二。經星三。緯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夫緯星卽五辰。經星卽十二辰。曾不知此。其知蓋與祥道同矣。

書蘆城平話後

蘆城平話四卷。皇明小史十八卷。宮史五卷。事物初略三十四卷。又有買愁集不全。皆呂貞九撰。句容王君喬年所藏。呂蓋天津人。其自號赤隱。不知何意。平話中說熊廷弼、汪文言、傅櫬、吳孔嘉、吳養春事甚詳。前於王氏見明時不全京報。天啓四年四月。傅櫬參內閣中書汪文言。卽休寧縣犯賊遣戍之庫吏汪守泰。六月。審確杖革爲民。檢熹宗本紀不載。至報稱十二月。梁夢環復參汪文言一本。奉旨鎮撫司委人扭拿。則本紀所云辛巳逮問。報稱五年三月。錦衣衛取供詞連趙南星等。本紀爲日丁丑。報又於四月內夾鼎甲單第三名吳孔嘉。下云貫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本紀則云三月丙寅。報稱八月。奉聖旨。東林關內江西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拆毀。其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三殿工程。則本紀之八月壬午也。此後報稱抄發王紹徽東林點將錄一卷。中開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名。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言。六年三月。文言族人京官汪汝楫汪澍俱削職爲民。閏六月。東廠奏據告人吳榮。告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吳養春家貲數百萬。爲富不仁。一向結交搢紳。霸佔黃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先年巡按御史駱駸曾見其強橫。將黃山地趾判斷一半入公。卷案現存。養春用賄蒙蔽。仍霸官山。近因大工肇興。採取黃山木植應用。養春膽敢遣家丁文節到京打點。停寢採木旨意。又前於天啓五年八月內。奉旨拆毀書院。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創崇文書院。招聚朋黨等情。廠臣隨將其黨吳君實、吳審叔、程夢庚、章應薦、茅培、許應、江川佑、拘喚訊問。符合奉聖旨。這欺君抗旨犯人。著該廠監候。其吳養春著錦衣衛官旗同撫按拿解。其賣木賊銀。嚴拿家屬監追。八月。東廠奉聖旨。犯人吳養春等質對明白。著拿赴鎮撫司嚴刑。

追賊。北鎮撫司奉聖旨。程夢庚等賊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賊銀六十餘萬兩。著撫按追解。山場木植值銀三十餘萬兩。著工部卽差官估買。九月。工部奉聖旨。黃山木植。專差主事呂下問。上緊追解。其山場丈量等。則著定額另奏。是月。議叙吳孔嘉。以三朝要典纂修成。十月。本紀有丙申。逮中書舍人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杖殺之。不見京報。懷賢乃休寧吳。罵傅欒。梁夢環。吳孔嘉者也。報又稱。七年二月。大理寺丞許志吉奏。吳養春家財。廣布於外。請從天津。淮揚兩浙諸處嚴追。奉聖旨。卽差許志吉辦理。四月。直隸奏黃山木植一案。三月間。歙縣巖寺民人萬餘。糾合同赴府城。拆毀察院。尋殺主事呂下問。下問破後牆。攜家眷。躲入同知署內。現在知府石萬程。詳報病軀。不能供職。奉聖旨。這木植一事。卽歸併許志吉辦理。本紀俱未載。報又稱。崇禎元年五月。抄發逆案節略。許志吉矯旨派賊。附逆流毒。黃山一案。重辟何辭。入第三等。斬監候。秋後處決。吳孔嘉交結近侍。黃山一案。慘殺多人。入第六等。徒三年。納贖爲民。其見於官文書者如此。而府志縣志無有也。讀平話序錄。乃知其事。其涉吳孔嘉者。定逆案時。嚴訊吳榮。榮故養春家奴。竊財逃去。旣而依孔嘉。孔嘉幼失父。其幼讀書及養母費用考試之費。與見奄拜義父之費。五萬金。皆出於養春。養春遣奴吳文節。核天津鹽務。至京看孔嘉。遇榮。欲告之。榮夜語孔嘉。謂養春本殺孔嘉之父。而僞恤其身。且黃山木植。可助三殿工。孔嘉以語奄父。奄父笑曰。吾得財。汝復憾。吾義兒固孝子也。汝使吳榮來。吾爲殺文節。故孔嘉入逆案。其在六等。當時亦以義兒孝子寬之也。其實孔嘉父以弱病死。其爲魏奄義兒。實以功名念重。請示養春。養春富而愚。畀以重賄。而不意得禍之酷也。魏忠賢傳。

亦言孔嘉養春有仇誘奴告之。父子痠死。又以寺丞許志吉爲評事。石萬程則削髮去。閹黨李魯生傳。則魯生時爲給事中。猶上章勅萬程。其鄙頑如此。平話中王爾玉者。江夏知縣。熊廷弼獄。承追熊兆珪賊逼之死。湖廣人誦言爾玉帷薄不修。蓋非誣也。此書與點將錄。東林籍貫。東林同志錄。東林朋黨錄。盜柄東林。夥天監錄。魏應泰夥壞封疆錄。並傳。其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傅櫬告梁夢環語。見汲縣潞王墳旁廟碑。不知何所本。雍正六年九月。河東總督辦東平州牛三花拉案。其教名三元會空字教。咒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乾隆三十七年。山東巡撫辦單縣劉省過案。其教名五葦道收元教。咒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蓋邪人邪見。同喜稱說。汪文言乃能罵之。宜觸傅梁之怒。平話體蓋多臆造。此書於事實似十居其八。嘉慶癸亥。重過句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報爲比附之。幾以爲字字可据。過宣和遺事遠矣。

義門讀書記

何焯以時文名滿天下。用批時文法批書。讀書記中批論語舜有臣五人一章云。大全采陳定宇說。唐虞周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爲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振地。始八面俱到。蒙引存疑。以爲主周言斯者。周也。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果如伊所言否也。閱至此。令人失笑。此章不主周言。斯字不指周。則文義不可解。何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許三禮奏云。何焯作貢生。往來徐乾學門下。代作會墨序。寓言諷刺。乾學託江南巡撫訪拏之。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奉上諭。文義荒疏。不準授職。五十四年十一月。奉

上諭。生性不識恩義。革去官銜。進士舉人。雍正四年三月。奉上諭。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聖明垂鑒。正以其顛倒是非也。何又嘗批有困學紀聞。於天道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句。批云。句讀未詳。案前文有三分里之一。四分度之一。句讀相同。若未詳。則先已未詳。而獨於此句批之。知其生平多欺心之學矣。

### 白席

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於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愿佞秦檜。檜食間噴嚏失笑。愿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菴筆記云。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韓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荔支。欲啗之。白席遽唱言資政喫荔支。請衆客同喫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又唱言資政惡發也。卻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亦爲之一笑。

### 晉陽庵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庵看客。遇一人極嘗庵名。言京城庵何得名晉陽庵。憶古事有一切比。劉肅大唐世說新話云。薛良嗣爲荊州長史。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爲其兄河東王造。良嗣見而驚曰。此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欲引以爲對。再思之而止。法苑珠林則言河東寺在松滋。又有河西寺。晉郭璞所造。裴薛柳杜四姓居其地。

僞笑

明人喜言笑者。由趨風氣僞言之。文集中曰余笑而不言者。必有二三處。非是則不爲尖新。崇禎中奏疏。至有曰豈不笑破天下之口者。非是則不爲氣節。碧血錄天變雜紀云。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地震。一人折腿臥地呻吟。見婦人赤身以物掩下體過。此人又痛又笑。計六奇明季北略言此人姓項。其笑非當時事理也。宋岳珂程史云。歐公知貢舉。有舉子問堯舜事。是一是二。觀者闕然大笑。公不動色。徐曰。疑事恐悞者。卽不必用。觀者又一笑。公他日爲學者言。必蹙頰及之。然蹙頰非歐所及。歐五代史鄭珪傳云。唐兵至梁。帝哭問計。珪曰。以傳國寶入唐軍。緩其進。以待救兵之至。梁主曰。能了事否。珪徐曰。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其笑亦非當日事。事後文章也。

右甲子七月在德州札記者。言蹙頰非歐事者。亦有所見。非惟鄭珪傳可證也。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談云。南唐時侍郎楊鑾問妻兄國相湯悅曰。不知堯舜是幾件事。悅曰。如此疑事。不要使。則非問知貢舉者。又舉場亦前有二說。珍席放談云。真宗問楊文公。簾中何故哄笑。對言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同僚皆笑。真宗亦爲之動容。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劉莘老言昔鄆州進士李矩赴試。問李演曰。堯舜何如。可以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大噓。此事雜出。未必舉子專不知堯舜。故知歐無此事也。庚午九月。宣城舟中書。

衝波傳

釋史載衝波傳云。孔子適陳。途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子至陳。陳發兵圍之。使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云。女外出。以一瓜餉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見。曰。蜜塗絲。以繫蟻。煙薰之。蟻乃過。金樓子雜記篇云。孔子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擊其尾。得之。納懷中。還問曰。上士殺虎何如。子曰。持虎頭。中士殺虎何如。曰。捉虎耳。下士殺虎何如。曰。墜虎尾。子路出。尾棄之。釋史亦引爲衝波傳。今常熟南十里有石碣。曰。先賢言子故里。士人言孔子來視子游。至此。有一人浴河中。問之。答曰。頭戴衣衫。身戲水。若問虞山。有十里。孔子遂反。權去也。其語甚似著來問我采桑娘。其言孔子至吳。古亦有之。越絕書云。孔子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述五帝三王之道。越王問以兵。孔子不答。因辭而去。釋史又引吳越春秋云。孔子至吳。夫差聞孔子至。微服往觀之。或傷王指。王怒。欲索而誅之。子胥諫。則說苑正諫所謂白龍魚服之說也。今趙氏吳越春秋無此事。或楊方所未削繁別本。

### 科場書

今人謂科場書爲兔園冊。非也。舊五代史馮道傳云。道謂任贊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今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使爲舉業。兔園冊者。唐貞觀時。虞世南爲蔣王撰集。其人不事科場。文場秀句。王啓所集。懷挾本也。唐書藝文志。總集類有文場秀句一卷。類書有韋稔應用類對十卷。高測韻對十卷。而不載兔園冊。蓋鄙其通俗。然其風不始於唐。後漢書蔡邕傳。封事七事。五云。諸生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程文。

虛冒名氏。唐書選舉志云。帖經孤章絕言。舉人驅懸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誦習之。不過十數篇。難者悉詳矣。是漢時有連偶捷錄。唐則孤絕詩賦與文場秀句。進士明經。分有其書。宋時又有別本。愧鄭錄云。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黃潛善奏。比年以來。求舉者於時文中。采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決科機要。詔立賞錢百貫。告捉。仍拘板毀棄。元王惲玉堂嘉話。引辛殿撰小傳云。旣歸宋。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旣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才其爲是。科場書謂之時文。何蘧春渚紀聞云。李偕赴試。夢陳元仲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略不與客言。其時人士揣摩如此。子又於舊攤買得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別集二冊。計十卷。宋黃履翁所集者。又在決科機要之後。明史陳幼學傳云。稍遷刑部主事。時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案此風甚熾。乾隆二十九年。部議坊間刪本禮記。出示銷燬。五十四年。禁小本經書。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禁刪節經書。嘉慶二十年三月。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等書。道光十一年十月。禁書肆小本。嚴究板片銷燬。十四年七月。提督衙門獲文海題備等小本四千八百五十本。交刑部。

酷儒莠書

夾谷之會。左傳云。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毅梁傳云。齊人鼓譟而起。孔子使司馬止之。蓋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所載是也。毅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



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史記孔子世家云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曰匹夫焚惑諸侯者罪當誅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齊侯懼而動陸賈新語云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孔子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瞿然而恐後漢張升傳守外黃令趨明威戮曰昔孔子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後升以誅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窮儒伎螿之心無所泄造此莠言上誣聖人不可訓也優人笑惑乃其職於禮宜卻之於法不得死且魯豈當殺齊優實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辜齊人怒而魯君不返也妄人有傲行之者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夜行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廣爲將請尉行至軍斬之魏志楊阜傳云阜爲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乃與小吏爲密乎夫霸陵尉職應止夜行者魏令將作大匠不當知後宮人數尉與吏賣法則君子殺之守法則廣斬之阜杖之豈非器小心螿舞文肆毒者乎世說云褚裒微行住錢塘亭令至亭吏驅裒移牛屋下後令知之爲具饌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令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唐語林云陸克公爲同州刺史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鞭之謁公謝去公曰不下馬打也得不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褚陸皆所謂雅量者褚不原吏奉令之苦陸庇其僮刻者記之以爲美談是真莠矣藝文類聚載桓譚新論云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屬襜褕乘駢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兵夜來余令吏勿鬪乃相問而去後漢書韓康傳云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康過亭奪康牛使者欲殺之康

曰此自康與之亭長何罪。乃止。亭長不覺盜罪也。倘譚吏與鬪。無論勝敗。亭長小吏。必終受誣。奪康牛。正所以爲康也。乃欲殺之。倘不奪康牛。當奪誰牛。道橋不修。又當死。以此知小吏不可爲。而桓譚韓康不失爲君子也。其尤異者。晉語云。趙盾以韓厥爲司馬。使人以乘車干行。厥僂之。盾召厥。禮之曰。吾故以是觀汝也。夫厥之能守法也固矣。盾所使之人何罪。以此推之。魏志曹植傳注引世語云。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教門者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楊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不請符而斬守者。與叛逆何異。修他日被誅。植終不能奪嫡。知太祖英察矣。又以此推之。高歡語長史薛琚。言使其子洋治亂絲。洋拔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夫違命不治絲。獨非亂乎。其意蓋傲齊君。王后以椎解環。不知環破卽解。亂絲斬之仍不治也。漢書龔遂傳云。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高氏父子不足論。然歡在洋之愚。不至此。其狀迂而很。乃無知酷儒之莠言。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愚儒莠書

朱弁曲洧舊聞云。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指能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弁親戚有見此狀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聞見錄則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言已近妄。王鞏清虛雜著則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周密齊東野語。則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請截摸枋大

材脩寢殿。批曰：截似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真大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氣象。蓋以史記漢高慢罵而做以爲書。其愚如此。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溫成叔堯佐，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包孝肅爲中丞，擊焉。其白簡駭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曲洧舊聞則云：張堯封除宣徽使，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張堯封、溫成，后父也。仁宗退，謂后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要宣徽使，宣徽使豈知包拯是中丞乎。尋宋仁宗及溫成，並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溫成事見本傳。見孫甫包拯唐介張擇行王舉正傳。英宗立後，諸名正人者，皆以仁宗無子，不使之御內，爲臣僚擁戴英宗功。因追罵其時宮掖，以自表其忠。堯封爲宣徽使，並無不可。何至憤激唾上面。且堯封爲石州推官，卒後，溫成幼無依，始入宮。何由旣貴後爲父求官。又溫成旣卒五年，包拯始爲中丞。仁宗何緣以告溫成，欲使溫成緣何知之。今加以妄詞，述中丞狂悖，皇祐童駭，宋之臣子忍爲此言者，蓋以晏子春秋齊景形狀而做以爲書。其愚如此。李元綱厚德錄引丁謂談錄云：竇儀見客，四弟已貴，皆侍立。王闢澗水燕談錄云：王祚見客，子宰相溥侍立。陳省華見客，子堯咨、堯佐等侍立。皆云：學生禮當然。其言可詫。又云：堯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爲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爲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解金魚。杖碎金魚，金堅且碎，人骨折矣。衰門賤婦，亦不至此。堯咨母不當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詩鑒引此爲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

談玄莠書

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五總志云。王介甫以動靜問東坡。東坡曰。精出於動。神守爲靜。動靜卽精神也。案精靜同聲。神從申動也。蘇說乃相反。澠水燕談錄云。晁迥言。人耳有靈響。聽於靜中。似鈴聲。遠聞者。耆年之後。愈覺清澈。如幽泉漱玉。如清磬搖空。如秋蟬曳緒。以爲三妙音。石林燕語云。晁迥晚年。耳中如潮如磬。聞聲如簧如雷。如鈴如潮。如聲如蟬。如泉爲學。佛仙之驗。案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骨之本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腠理磨響耳根自聞之。乃以爲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誇誕莠書

四庫書提要。以蔡條鐵圍山叢談爲文章中。小人之雄。蓋以其文姦怙惡。梁谿漫志。亦以爲無忌憚之小人。然此誇誕短見之書也。誇誕乃小人之常。惟條言實有不可解者。稱宋故事。天子誕節。宰相獨登殿。上天子萬壽。天子還內。宰相夫人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銷金鬚帕繫天子臂。此儒臣之至榮云云。宋立國亦有法度。不當有此故事。而條言蔡京妻嘗爲之。案宋史姦臣傳云。帝幸蔡京第。命坐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京子攸爲開府少保。得與宮中祕戲。侍曲宴。多道市井姪嫖諠浪語。妻宋氏出入禁掖。乃知母子姑婦同此汙穢。而條又誣之爲宋朝故事。謂宰相夫人皆如此。則是誣哲宗以

上而於此自暴其母之醜。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皆無之。卽在誇誕之中亦是莠言。正人君子不忍信也。

曠達莠書

晉人元虛之學大臣世族。賣國肥身。流毒甚久。事由父子兄弟漠不相關。而君臣朋友因之潰敗。子以字呼父。弟以火攻兄。已不足責。謝氏家範差勝於王。然晉書謝玄傳云。謝安曰。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其佳。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宋書謝宏微傳云。宏微讓財不爭。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此皆千年所傳名言。謂子弟不與己事。死後不復見關。其言慘忍刻愨。欲於君臣朋友之際望其終始。豈可得乎。蓋其心可疑矣。此又老莊釋氏之莠也。

悖儒莠書

呂氏春秋言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爲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言湯時大旱七年。卜以人祀。湯言我自當之。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卽降大雨。此凶年鼓亂之悖言也。魏志文帝紀注載漢魏禪代衆事。太史丞許芝言。周公反政。尸子謂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此尸子蓋王朗家物。後王肅出其本。有續卷。見隋經籍志。又梁書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府僚勸進云。使夫匹婦小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亦可謂悖矣。

賊書

明常熟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村老委談云。里中有邱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肱篋祕訣。有庠生者。從之盜。案莊子外篇云。儒發冢。大儒臚傳。小儒稱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梁書良吏傳云。邱仲孚。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不發。南史亦同。此皆秀才作賊。才能著書者也。若晉時。則戴淵嘗在江淮間。劫掠商旅。石崇作荊州刺史。劫奪殺人。致巨富。祖逖作官時。夜使健兒出南塘。鼓行劫掠。俱見晉書傳。古人不以爲奇。北齊司徒左長史畢義雲。家兗州北境。嘗劫盜行旅。晚方折節從官。見北齊書傳。唐以後。武達者有之。文通則少矣。然宣室志云。深州錄事參軍李生。讀書以詩稱。少嘗掠人於太行。排人崖下。得綺繒百餘段。酉陽雜俎云。鄭刺史覺當家鄭寅。讀書爲盜。事發而死。雲溪友議云。李彙征於循州。韋氏莊。見韋思敬。年八十餘。吟古今詩數十家。又吟李涉詩。乃言少嘗爲盜。江鄰幾雜志云。大名進士劉建侯。與妻同殺人。取其金。程琳爲知府。殺之。其人容貌堂堂。言詞辨博。墨客揮犀云。有秀才盜絹。官試之賦。乃云。窺其戶而闖。其無人。遐不謂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盜絹與古盜犬秀才不同。此固盜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云。先世翁媪。遇夜有穴其壁者。燭之曰。君儒生。乃作此。夫婦出粟與之。去。錢至。岷庵筆記云。平公其政爲鎮洋令。有捕繫賊。並賊至。秀才也。公曰。無此理也。責捕而釋賊。一日。邑七都施姓牆被穿。驚起於室。隅獲賊。解縣。則前秀才也。乃撻賊。此皆常熟所謂庠生者流。村老委談又云。庠生者。姦事主女。邱老四大驚。以爲必敗。案果破。庠生者在繫。自言之。蓋肱篋祕訣中所切戒。真奇異書也。宋

人書有鬼董者。其卷五云。北蘆塘。

蓋卽今壽州類  
上北蘆橋。

古三官人訓。與安豐彭八繆與國王孝忠。偕周寶劫臨安赤山。閱一邱家。訓與衆誓。毋殺人。毋汙婦女。旣執閱書。中官養女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乃中止。閱月。寶八與國孝忠皆就縛。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紀文達如是我聞云。李金樑。李金柱。劫一節婦。鬼神怒視。後並伏法。又述李鴻志言。鳴駮躍馬三十年。夥黨中敗者十二三。不敗者十七八。若一汙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恆以是戒其徒。灤陽消夏錄云。齊大與衆行劫。衆劫淫一婦。齊大挺刀解之。後羣盜就捕。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合古訓庠生者。李志鴻。齊大之事。知胙篋祕訣之言。不謬。或言盜多縱酒娼妓家。此姦盜各案。非姦盜並行也。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者。天王寺大盜探花。官追之急。居請寬免。比言此案必破。以身任之。案果破。令爲歸安。費君元震。厚賞而問之。居明曰。盜而姦。爲無理。故必破。費笑曰。盜豈有理耶。居明曰。固也。偷劫皆出無奈。探花非無奈。鬼神惡之。故強盜拒捕。情急殺人。有漏網。探花獨無漏網者。人神交乘之也。論亦廉悍矣哉。

### 書太清神鑑後

太清神鑑。山根橫列第五位魚尾。缺陷。是賊人也。色惡。則被引也。年上橫列第七位盜賊。發惡色者。卽是賊。痣生眼眦上者。主作賊。生盜部。主姦竊。眼眦上。應是眦上。列子說符篇。晉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羣盜殘之。眉睫之間。殆太清神鑑所謂眦。而誤爲眦也。

### 鄧析子跋

鄧析子書不多。語平易。近人有理致。無譁訐之習。意古所謂鄧析書不止此。如淮南萬畢術。別有篇策也。世言子產殺鄧析。非也。鄧析蓋與子產同居。列子仲尼篇云。圃澤役者伯豐子。過東里。遇鄧析。鄧析言執政功。伯豐子曰。無知無能。而知與能爲之使。執政乃吾之所使。鄧析無以應。楊朱篇云。子產以兄朝弟穆爲慮。密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誘以禮義之尊。朝穆謂鄙而可憐。鄧析曰。子產與真人朝穆居而不知也。子產與鄧析甚厚。且左氏春秋有年月爲檢。必不誤。左氏云。定公九年春。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是駟歇事。荀子非十二子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怪說。玩奇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鄧析也。則鄧析自有罪。列子力命篇又云。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辨。作竹刑。數難子產之治。子產誅之。呂氏春秋離謂則云。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應之亦無窮。不可無辨。罰愈疾。其亂愈疾。洧水甚大。富人溺。有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納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是非無度。而不可日變。欲勝因勝。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其事甚鄙。鄧析爲大夫。有田祿。不得愛衣袴。小利當是。鄭國有此人。子產殺之。鄧析收得其書。列其事指與刑鼎。相難者。別條出爲竹刑。卽荀子所謂好治怪說者。子產卒後二十年。駟歇以他罪殺鄧析。初子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名。以其術盡。鄧析所輯書中。遂以書名其人耳。訟書古不傳。或言當在名家。或言當在縱橫家。然大半鄙淺。不能歷久。唐人雷民傳云。



雷州雨後野地得鱗石謂之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公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則又厭勝之術。訟師多奉之。周興令侯思止等招集數百人作告密羅織經。宜多卷軸。然大唐新語止云一卷。唐書來俊臣傳云。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支脈綱由咸有首末。案以從事。則止一篇也。今亦不傳。宋沈括筆談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所記師傳交構詭義。其時有刻板。乃通行。故古訟書不傳。訟書以鄧思賢爲最古。或其人姓鄧。書本無名。傳者以人名其書。或卽書名示思鄧析之意。皆未可知。元周密癸辛雜識云。江西往往開訟學教人。如策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諱訐之語。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所讀蓋鄧思賢也。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部議坊刊賣訟師祕本。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秦鏡等書。及擬定膚受式樣。造成險惡套語者。嚴加查禁。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者杖一百。近又有蕭曹心書徹膽寒鐵木犁霜毫寫心等書。語極狠很。覽其文意。乃必敗之道。不知何以能行也。

### 不呢婦人

漢書朱博傳云。博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吳志劉繇傳注引吳書云。顧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此史傳相襲不致思之詞。其妻卽驕惰。亦不當以婦人日日早寢而晏起。至不見其面也。南史徐勉傳云。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勩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北齊書邢劭傳云。劭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言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周書蕭贇傳云。贇性不喜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

人之衣不復更著。甕牖閒評云。蘇軾與友朋羣居。性不昵婦人。此或由勤於人事。或歷憂患。亦或由天性。南史何點傳云。感家禍。欲絕婚宦。尙之強爲娶瑯琊王氏。禮期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老又娶魯國孔氏女。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魏書夏侯道遷傳云。父母爲結婚。章氏道遷云。願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覩不知所在。北史云。齊褚伯玉年十八。父爲娶婦。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山居。梁書劉訐傳云。兄絜爲聘妻。刻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蕭視素傳云。妻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王鞏聞見近錄云。李化先少好神仙。父母令娶婦。禮席之日。化先踰垣而走。此皆畸人也。

止欲閑情

古人止欲閑情。正情靜思。諸賦譏之者。以曲終奏雅。其自託則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或言情則野。犯無禮義。言禮義則矯僞。不近人情。是爲有損無益之文。蔡邕協初賦云。情罔象而無主。曹植洛神賦云。心振蕩而不怡。欲動情肆。窮其幽隱。所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也。司馬相如美人賦云。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其言脈定於內。與情罔象。心振蕩相對。真麗則名言。要在定血氣也。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

左傳昭元年云。女陽物而晦時。六字俱詳本傳。此語乃綜其義。女者。上云近女也。陽者。上云六氣陽。正義

引先儒云。陽金燥也。物者。上云物亦如之。注云。物。事也。晦者。上云六氣晦。正義引先儒。晦爲水。謂昏黑也。時者。上云君子有四時。夜以安身也。言近女爲金燥之事。在晦亦當順安身之時。不可過干。過干則燥爲內熱。晦爲惑。杜注云。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其名不正。顧炎武云。女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曰陽。似宋元人議論。

### 長白美人

詩碩人云。碩人其頤。澤陂云。有美一人。頤大且卷。頤大且儼。車轆云。辰彼碩女。女貴大也。史記田敬仲世家云。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蘇秦列傳云。後有長姣美人。後漢書馮勤傳云。祖燕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書陸琇傳云。毋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蓋婦容以長爲貴。漢法。八月選女。必身長合度。長白卽美德。賈納短青。晉之所以亂也。唐書亦言玄宗選長白女子侍太子。鹽鐵論刺權云。中山素女。亦長白女子也。宋人記龜鶴夫妻。短闊亦貴。乃偶然耳。

### 玄牝

列子天瑞篇云。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法黃老元素之所同。道家河上公老子注云。玄在上。牝在下。以玄爲鼻。牝爲口。抱朴子同。因此有人中之說。是孔氏談苑中山詩話上官泌下官口鄙諺之證矣。二仙傳道集云。一腎在左爲玄。以升氣上傳肝。一腎在右爲牝。以降液下傳膀胱。是又醫士右腎命門之謬說也。今案牝者。古人以爲谿谷。所謂虛牝者。如今言空

洞朱子語錄云牝只是木孔承柁能受的事物。玄牝者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其言若卽若離。嘗深思之。玄者白虎通五行篇云。玄冥者入冥也。是玄爲入。牝者唐律衛禁上釋文云。有穴而可受入者爲牝。則玄牝之爲古語可知。爲表出之。儒者可勿復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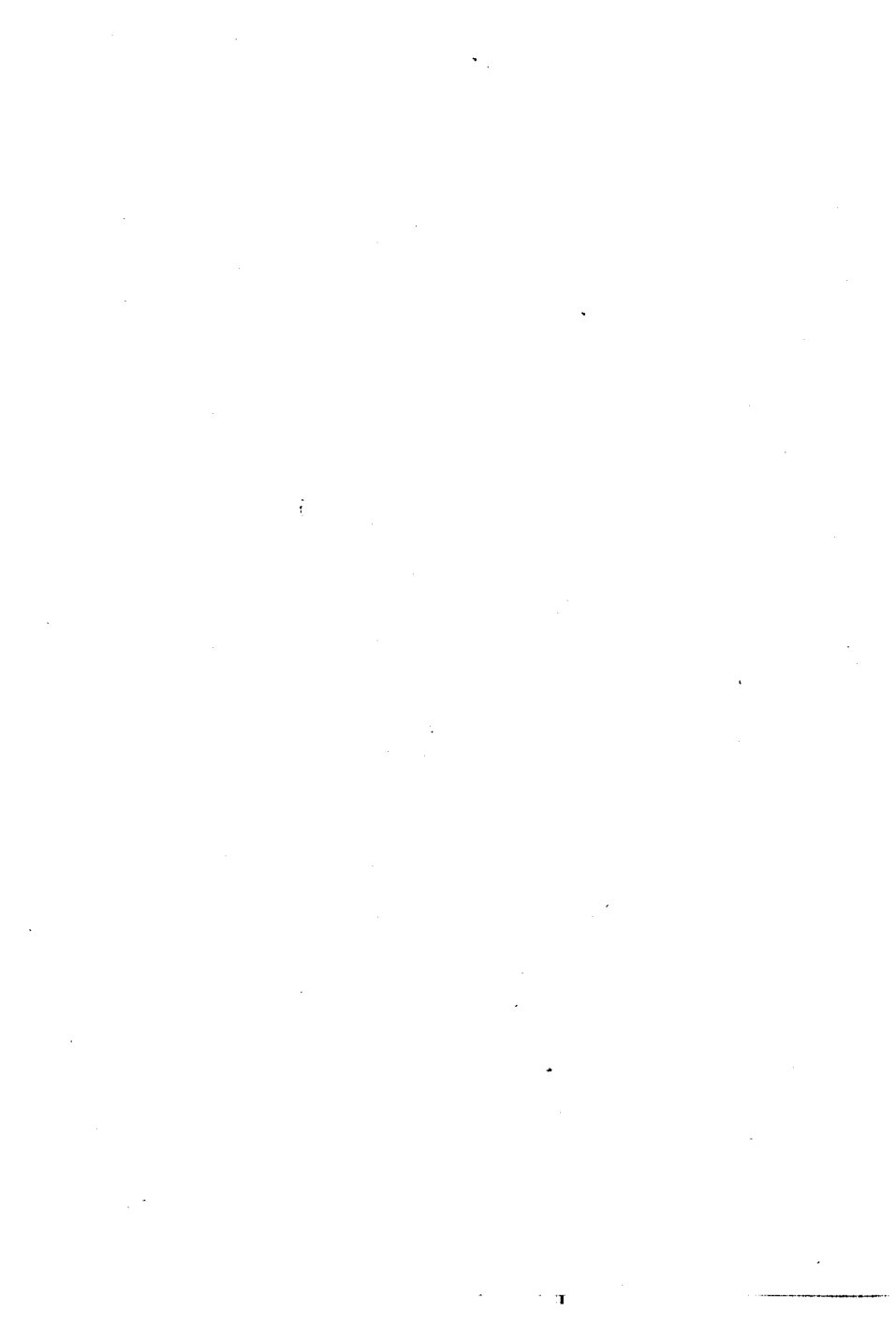
李娃傳

太平廣記李娃傳。文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滎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畋。然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滎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隱之。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妓劉國容。使女僕送天長簿。郭昭述至咸陽。小說所言地勢。多不相應。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爲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卽宣陽。以丹鳳門街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小曲。卽宣陽。是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其詭云延秋門外。則西城城外託詞。最有情理。又案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迴三曲。卽諸妓所居。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僂俯趨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此之謂。

魏策龍陽君正注

魏策龍陽君。注云幸臣。吳師道正注云。幸姬也。非楚安陵鄢陵壽陵趙建信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詩。皆以宮人言之。案師道以唐詩說國策。其證已弱。且唐詩亦有誤本文。選齊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子

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泣魚之事非安陵。乃龍陽也。阮籍詠懷詩。宋顏延年注引龍陽安陵事。後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末語有缺文。而相傳已久。陸詩蓋本顏注。此後詩人相承誤爲安陵。佐輔古宮怨云。棄前方見泣船魚。武陵長信宮詩云。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二詩又本陸氏。謂是安陵。元和姓纂云。安陵小國。其後氏之。安陵纒。楚王妃。故以爲宮人。是也。二詩本說安陵。師道引以證龍陽。其疏一也。師道未讀陸詩。若依陸詩泣魚必妾。則子瑕亦宮人矣。其疏二也。楚策安陵君。正注亦引姓纂以爲女子。則此正注當云。正楚安陵之比。乃云非楚安陵之比。二處皆名正注。無所適從。其疏三也。師道惟補注多可取。楚策云。嬖色不避席。寵臣不避車。蓋言驕寵也。補注云。文選注引嬖色不燮席。寵臣不燮車。真語言嬖色不敵席。寵臣不盡輪。則言榮華易落。寵不能久。其義可傳。秦策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乃逸周書武稱解文。補注云。修文御覽引作美男破老。美女破車。破車無意義。誤文也。



# 癸巳存稿卷之十五

## 何端簡父子事迹

何公世璠，字澹菴，一字坦園，晚號鐵山。其先世自棗強遷山東新城，陳何莊。公幼慧，六歲喪母，能持禮。康熙甲子年十九，舉於鄉，需次得莒州學正。以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纂修。庚子山西鄉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正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二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年七月，授兩淮都轉鹽運使，經理淮揚海潮災賑。是時，公領運司鄂文端爾泰爲江蘇布政使，皆處天下脂膏地，俱以廉聞。三年十一月，授貴州巡撫。時鄂公總督雲南、貴州、廣西，及將軍石禮哈、提督馬會伯辦苗事。公奏請聖訓，世宗批其奏曰：武備不可輕視，苗夷雖蠢，亦人也。恩威不可偏用。公自通籍翰林十四年，自御史至巡撫，才三年耳。旣任事，宣上德意，周咨山川險要，籌撥軍儲，值生苗頭目阿拏火阿猛阿戎等十四人赴公，自懇奉行法度，未嘗反。公開示威信，使轉諭各寨，凡編髮受冠帶者，賞以銀牌衣物，耀之於其黨。以是卉衣椎結之人，傾心內屬，得全活者萬餘人。我兵方進，攻下不服者，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屯，誅首逆阿革阿紀等，兵機大順。公又以黎平都勻鎮遠之間，古州八萬一寨，地廣千里，南通廣西，東界湖南，土沃人稠，物產尤富。在三省腹中，由貴州黎平開之，此寨得，則附近九股黑苗，可以勦撫。卽會總督奏調思州府張廣泗知黎平，廣泗至，卽輕騎趨古州，登諸葛臺，盡望見苗寨高下，及大小丹江出入，圖其險要，道

徑生苗大驚。欲取之。圍未合。而廣泗從山背下。得當以報。公大意。既示以威。則撫之。又保舉貴州人材。貢生員三十二人。五年十月。被召入都。先是。貴東道某。以同鄉求保舉。不許。則參公徇情市恩。飲酒宴樂。上又以征苗事。公屢言可撫。恐與軍中意見相左。故召公。而鄂公密奏。公實心任事。無他念。公到京。即授刑部額外侍郎。六年二月。轉戶部。四月。轉吏部。仍兼刑部。五月。署直隸總督。公以才不勝外任。辭甚切。時天氣蒸暑。汗出流被面。公既辭不得請。上命侍臣爲何總督解衣。賜人參克什紗表筆墨端硯。因垂詢生平稱意文字。公進福字箴。六月。貴州人材兩次引見。諭以人品尙屬端謹。皆錄用之。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巡察南三府。御史過保定。傳諭使公愛惜精神。而公已於二十六日卒矣。年六十四。遺表請祖父母封。詔書褒恤。悉如其請。加贈禮部尙書。諡端簡。內帑給千金治喪。喪還所過。有司支公祭奠。八月。改尙書秩一品。乾隆元年。追贈光祿大夫。夫人徐氏。晉一品太夫人。公主試督學。所得多端人。歷封疆。知人善任。初抵黔時。張公廣泗來迎。馬上問地利民情苗俗。行四十里未休。至驛館。語達旦。凡事一以咨之。張公亦功名自許。雍正六年。張公已爲貴州巡撫。八年。苗疆底定。十三年。又反。乾隆元年。張公以經略平之。公子四體仁。秉義崇禮。蘊智體仁。字西銘。性恬淡。年四十三。始舉雍正四年鄉試。副榜。八年。旣葬。端簡公入都謝恩。即授浙江諸暨縣知縣。縣人傅阿男者。淫狡而肆。持官吏短長。爲一方害。體仁窮治。決遣之。民大悅。諸暨倉穀積斃。儲不實。具揭言之。上官怒。調於潛。久之。調奉化。奉化沿海。盜多不治。體仁興修水利。因以得近海舟楫來往。盜所從逃竄之路。以保甲弭盜。古法最有驗。編察得其窩線。清其源。令保甲輪直更。鄉保統



之使捕役分任邨屯。捕頭統之。調黃巖。丁徐太夫人憂。起復。發江南辦銅山賑。補虹縣知縣。縣當宿州靈壁下流。十載九溺。其西北皆水地。汎濫西南爲害。乃開河西南洩其水。治稻田。製屎機。貽民興木棉利。最後調定遠。築西水石壩。衛民田舍。以耳疾乞老歸里。體仁凡六任縣令。奉家教一果一菜。不敢妄取。廉俸所積。於意氣之發。地方公事。所捐亦豪往自喜。在定遠時。驛丞某年老矣。馬瘦儲空。當揭參而不忍也。使巡檢協治其事。冀以漸而復。上官驟察之。丞革職。不得歸。體仁置酒召之。計公私所虧。爲具印文。清官項辦裝送之。歸體仁終已無餘財。教子孫耕讀外。不使逐他嗜好。所歷無奇行。而士民思之。自號長元人。稱長元先生。年七十九卒。

述曰。征苗之役。鄂公任之。張公成之。其間運籌勦撫。端簡可謂賢勞矣。三公皆以征苗起。功名之際。何其盛也。昔太史子魚以義俠聞。而不染縱橫之習。軍旅方興。以方行矩步者。指畫其間。並無猜疑。自古難之。張公後裔。至今稱述端簡。又得張公所輯貴州通志。故得於齊侍郎所作傳外。補緝之。生平喜人稱說。故事。見長元先生狀。與所聞合。故附書其事。公父子皆循循然。無新奇可喜。而後人樂道之。非所謂悃悞無華者耶。虹。故魯紅也。左傳注。晉時猶有紅亭。後漢沛國紅也。虹以乾隆四十二年併入泗州。今州治。故虹治也。

### 汪先生事輯逸

汪先生名廷榜。字士瞻。黟三都人。同學稱仰山先生。少學賈。二十八歲。置貨漢口。見帆檣叢集。蔽江面十

數里人語雜五方。漢水衝擊。江波浩渺。縱觀之心動。歸而讀書。學文詞。喜馳騁。漸不自喜。沈思刻意爲短章。既又不自善也。乃始爲平正曉鬯之文。讀書江寧鍾山。同舍生或親之。請與交者。數人而已。董以學梅鈔戴翼子戴祖啓侯學詩梁巘諸君子。皆自好。約爲背誦經史之會。冬日訪先生。值先生笑而出曰。吾得之矣。衆問之。指牆下炭鑿曰。此立方也。取圓與立句。股就物推之耳。鈔大喜。輦其家所刊書贈之。於逆旅晤戴震李惇。與訂交。學益廣。中乾隆辛卯。江南舉人。授書饒州芝陽書院。補旌德縣訓導。以病歸。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老不就試。受六品頂戴。家資僅中人。遇賢豪。傾意結納之。生平喜道人善。獎誘後進。作文。經指授者。皆有理法。先生爲文。下一字。或檢書數十種。務得其通。不必古人曾用也。務使妥貼。有光采。蓋得揚雄韓愈意者。務使合語氣。所著四書文。名碧山草堂制義。自言曰。人各有所長。經義卽未敢自信。時文所言於事理不背而已。文有大體。吾自知之。方先生讀書江寧時。與何某出遊。過王者輔寓。者輔有日記。日疏人事。遂疏曰。某日何先生偕汪兄來。汪兄名廷榜。夥人住三都碧山學士里。有識見人也。既而者輔事敗。官案日記。案所往還人。何先生汪兄俱錄。赴蘇州按察司。梁巘在亳州。聞其事。徒步至蘇。候之事。白人指爲道義交。目曰汪梁。先生懼名目遠布。一日同梁飲。噉笑謂之曰。若素不噉肥肉。吾勸若始知其味。吾素不飲。若導吾飲。今亦不離杯罍矣。吾兩人殆酒肉朋友也。聞者皆失笑。其沈毅如此。嘉慶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五。

述曰。嘉慶己未。旌德劉君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變校定。且曰。刪竄惟汝。癸亥七月。先生病亟。時適

正燮歸里。先生持之而泣。以文付其族孫夢桂及正燮。八月。正燮復出遊。知墓誌及傳已有所屬。故輯其瑣事附碧山草堂制義後。

### 胡先生事述

胡先生梧。字樹思。徽州府城小北門四箴人。乾隆丙午。順天鄉試。填榜吏誤連試卷。實年實字書之。遂名梧實。其先世儒者十一世。皆學生。父璠。字澹中。爲武學生。弟珊。文生也。鄉試不中。澹中罵於市。市人笑曰。公武生也。謂弟文佳。文必不佳。不中宜矣。悶而歸。明年。呈請文試。遂舉於鄉。成進士。時乾隆甲戌也。越十三年丙戌。弟亦成進士。入翰林。澹中終光山縣知縣。先生年十一。侍母扶柩歸。囊無一錢。又無師傅。爲無賴。喜與人鬪。飢則竊書賣之。日食於外。母見書十耗其九。則痛詈之。乃自投改過。與二弟同讀書。日負販於外。夜讀書。油錢少。鐙光如豆大。兄弟三人環讀。以夜半爲期。自作文。不求人教也。先是。澹中君在時。爲聘邑汪氏女。及迎娶。資送直千金。屬其兄弟爲變賣居積。已授徒里中。衣食稍有餘。久之。澹中君有門生官杭州。遣信召之。至則官以事壞。遇親串賣鹽浙中者。假貲置湖絹。往來揚州。又置茶。皆獲利。時已納粟作監生。值玉器貴。乃盡以財買玉子。解視多灰蠹。又自甘肅來者。日衆。遂折耗。接家信。妻財又折耗。念揚州親串多富者。往投之。不見收。時小押中皆無賴。欲得書生爲主謀。見先生倜儻。迎之去。頗自危。以計斂諸無賴分金。買舟北上。僦居旅舍。天大寒。天津某訪同院友。顧見先生肥大面麻黑。目長秀倚上。胸背隆然。裹二蘆花椅褥。與之言曰。才人也。載歸。久之。辭之保德。其知州素與澹中君善。好豐坊大學。所至刊行。

然能敬文人。先生至。使主講書院。官日課講章。先生不甚解。則雜舉古今成敗。所歷山川人情淳僞。以亂其言。或阿官好。叩以姚江之學。曰。姚江以學爲支離。君言姚江而已。何必誣以學也。復入都。強折節。恂恂然不妄語。然有忤之者。輒登門升高坐大罵。務盡其詞而歸。人更校否。亦不以增減其怒也。鄉有爲部郎者。語人曰。胡樹思吾無法治之遠之而已。先生聞之。挾冊往。登其榻。酣讀終日。出乾餼自啖。至夜分。謝之。始去。年三十中式。充官學教習。以知縣用。值湖北請挑。先一日。謂弟槩曰。吾入挑。借支薄俸。汝持歸奉母。吾單身行矣。赴挑。不與。借補中城兵馬司副指揮。曰。吾昨買得堯峯文鈔。方笑司坊官與阜隸伍。今卽補是官。豈非數也。雖然。吾不似鈍翁才。拜印。果有院阜乘車從。奴持刺來。先生出坐堂上。問坊阜曰。院阜與汝品秩同也。我見若當何禮。坊阜無言。使呼院阜。已怒去。以出迎遲也。旣開。將挫抑之。益大憤。欲於院署肆無禮。見先生氣甚盛。轉怒爲笑。曰。是作官者。乃似我輩無賴也。視事三月。出見一人。強橫詐市賈財。繫之歸。將撻之。已褫袴。阜隸彷徨良久。叩頭曰。刑杖月前供應街道衙門。偶未將歸。先生瞠曰。是矣。我乃三月未嘗一撻人也。當杖者伏地呼饒。放之起。罵曰。吾好撻人。苦無犯撻者。汝不配啓撻端。後受撻者道汝。我識汝。舍汝去。再繫汝。卽舍之。中城竊案積年不獲。問諸捕。捕曰。官考成。我輩身家也。不敢怠玩。先生笑而頷之。曰。然。五日。又問之。答如初。先生怒。詬曰。奴真欲死耶。官考成。汝何知。我知杖汝而已。不需汝身家也。五日。不獲諸偷者。汝不欲活矣。四日。而獲十七案。然終未撻人也。某者居雲居寺。衡衡。抑勒人妻。事將成矣。先生過楊梅竹斜街。見之。止車告之。曰。明日事。若當自止。吾知彼婦無恥。不足惜。本意明日將吏拘

若兩人以耀吾官。忽見汝。不能自禁。以告汝。言已。驅車去。某大感。遂止。京城偵事者素狡。不以實。又持官短長。先生故挫抑之。使偵刺。報命惟謹。日近詩書。所轄無廢事。讀史記曰。廉吏久。久益富。不可信也。官多妄費。而吾衣食裕於教讀時。吾不廉。人不能知也。宦游京師者。託事請客。斂分金。曰撒網。司坊官十五。十四俱已請客。意不能無動。倩人畫例。借屋校尉營。賃盤孟几席。結采。召廚人梨園子弟。俟代支客者已到。乃衣冠乘車往禮客。中途忽忸怩。驅車返。使人稱疾。多謝客。多酌加飯。迨暮。家人載金歸。先生視之。笑曰。廉吏之富。其以此耶。此吾在揚州故智也。嘉慶二年十二月。補官。四年十一月。卒。先生之言曰。吾生平閱歷多矣。惟不伎求。能自保。不能屈抑。誠自苦。然碌碌者安可託也。卒以病肺。年四十三。意氣平矣。子元鼎。全鼎。文鼎。

述曰。胡先生真循吏也。生平所行。發乎情。止乎禮義。合聖賢之法。正變記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惡鄉愿。因以所記徧求所謂鄉愿者。下意延問。凡經指示許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嗚呼。此先生所以賢歟。其精神在是矣。

### 駱君小傳

駱君正綸。字金門。號紫封。句容石橋人。居城東。爲人淳重自愛。能文章。乾隆庚子。句容書生某求督學。關節。有人持金去。某隨之急。乃還其金。妄言學使已許之矣。既而不許。某怒。摘童生有文章者二十五人。先出榜一日。張於院外廟壁。以君爲第一。迨曉。榜出。名字同者十人。而君果第一。學使聞之。怒。屬吏窮捕。或

恍君君曰。此無與我事也。不爲動。事亦不及之。好爲閒散遊。登邑中雲龍。自馬背岡望茅山三峯。若有若無。吟歎自得。於人無可否。以爲性情形狀皆天賦。不能強同。以己見非笑之。坐不通也。惟不喜人戴近視眼鏡。聞鼻煙。其說曰。古無眼鏡。時人已有目。今人多苦鼻柱耳。鼻煙學嗅者。淚涔涔下。氣息出入。腥動數尺外。非天性所有。故可惡。聞者歎其言可爲故實。性不能飲。一日。攜酒偕友人於邑小南門外五里岡。痛飲。流連作詩。刻樹皮識焉。復坐言鬼神事甚悉。忽歎曰。故鄉可樂。再三言之。歸十日而病。初某以揭榜事。用狡計脫。而爲衆所詬。鬱而死。死十三年矣。其兄病。請君臨訣。君至。某現心惡之。某兄死。君亦卒。年四十五。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黟縣俞正燮在句容。聞之。歎曰。吾極知鬼神事。然不分人有死也。今駱君死。則真有死矣。五月晦。夢遇之於四牌樓。諱言其死也。語之曰。君家人甚思君。胡久不歸。曰。死人耳。明日月朔。歸人將以爲不吉。且緩之。吾有事。赴城隍司。有關不易過。煩送我。從之。南行。東轉。過文廟。出德配天地坊。又東。循兩池間北行。卽城隍司廟屋。與日所見同。堂下人百狀不齊。堂上寂無人。直上。轉後屏。望見顯應閣院落。比素見大數十倍。中有河橫去南北。屋宇羅列。向所未見也。相將過河。西轉。有屋南向。面河。近就之。忽小矣。屋高三尺。廣不及尺。深半之分。兩層。上層有龕。一長眉人持瓶。插河柳。趺坐。有二人侍。人持一棒。若羯鼓椎。空中一棒跳躍。細長。與所執者同。二人擊弄之。盤旋上下。聲撻然。睇視人。亦長大。龕後右邊空處。審是樓梯。下層閉。細紅欄扇。紅紙粘。似非惡處。曰。此關也。送之過。而醒甚駭。歎過數日。正燮持燭如廁。見一紅物負牆。高二尺餘。俯視之。頭忽大。若穀箕。面皆血也。見之。不甚畏懼。已過。心忽怯。奪路返物。

已不見歸坐。不樂。同學某生聞之。鼓掌笑曰。大丈夫豈畏鬼哉。無何。生閉門臥。忽大叫甚急。鄰舍生持火噪門外。始起。開門入其室。腥臭不可聞。生面如死人。徐言曰。才臥。聞門響甚厲。自蒙被中有物自上。過如廟中天王手大。從首至足。所揣處。冷徹骨。繼聞物歎訖。嘶破。不是人聲。昧死大叫。幸諸君至。聞者股肉起。若粟。勸生抱被鎖門。從他人榻畔臥。翼日生無言。正變往君柩前祝曰。君有靈。當助我逐鬼也。是夕夢君至。笑曰。責報一何速耶。子一人。重基監生。

述曰。正變於嘉慶甲子。重到荷澤。窗外丁香將放。理剔澆灌。日夜俟之。春風料峭。從未閉窗臥也。急欲往濟寧。夜懸紅鐙。酌酒別樹。倚檻而寐。夢駱君至。看花歡笑。驚起。人靜鐙熄矣。旦將束裝。北枝全放。時二月十日也。神理常存。難與庸惡無氣者道。念小時一句一字。駱君皆奇賞之。今知駱君果不死。追憶去年冬平度于君重輝。鄒平成君瓊。新城何君承壯。同泛張秋決河。四人坐船篷上。說鬼風霜淒緊。潰瀾攢擊。真有神物龍魚來傾聽也。既來泰安。無人談者。感丁香偏放之異。因述駱君之事。嗟乎。知己之感。索居之歎。生人豈能無之耶。音塵寂斷。亦可悲矣。

### 古築兩孫君小傳

孫學道。字立人。居黟四都古築。縣學生也。乾隆間。邑人能讀書者。汪燾、朱鍾、何瑞龍、鮑元俛、程驥、葉有廣、胡成浚。皆有業有異稟。不同於俗。學道好學。能博覽。其識通敏。文選漢高功臣頌。注引漢高帝會陳擒韓信。此特萬世之事也。友人質之學道曰。萬世乃萬士之譌。萬士乃一力士之譌也。陸機五等論。注引漢書。

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萬乃方之譌。與此同。檢漢書。果然。熟於經史。言事有條理。喜爲詩。尤善五言。程驥曰。黜有二絕。大星榷子孫立人五言古詩也。所娶妒戾。乃異居。有二子。亦夭。其詩散失。所有古書。丹黃粲然。有發明。亦未輯錄。賣爲寡婦食矣。

孫蒙。字養正。布衣也。幼學神仙。年四十。兄死。乃強復持家。好數學。皆穿穴之。通於易。其治易。喜言人事。其言易。分爲五。一爲易緯。推乾鑿度七書之數。及易九厄。二爲易支。曰易林。曰京氏易傳。曰元包。曰皇極經世。曰三易洞璣。曰九宮經緯。附京氏後。以洞微數。三爲易流。曰八陣。曰金丹。曰地理。四爲易跋。曰太玄。曰洞極。曰潛虛。曰皇極洪範。曰參兩。曰範衍。曰太微。曰括奇。曰靈棋。五爲易衍。曰龜卜。曰岷法。曰太素。岷曰五運六氣。曰太一。曰奇門遁甲。曰六壬。曰演禽。曰璣衡。曰風角。皆究撲灼布推加減飛行診望之法。爲宋文補注附說。爲作表摺摭奇。胥比輯之。得十五卷。曰周易外傳。謂通卦驗。不知里差。難施用。易九厄多見道書太一家。其法本三統。當以三統法置元推之。不當雜用他法亂其數。又以太一推上元至嘉慶癸亥。積千零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年。加陽盈差一百三十。而以周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既又得一法。推算爲八萬六千零四十年。又一法。積五千二百九十五萬一千零八十年。又一法。積四百五十六萬七千零八十年。俱存其數。以證古算家積元不同。由其術異。非乖謬也。西法言開闢至順治甲申。六千八百四十年。依其定儀推之。止五千七百三十四年。則與術不相應。其言周易年周法。年一爻。運周法。陽爻九年。陰爻六年。世周法。陽爻三十六年。陰爻二十四年。紀周法。陽爻九十年。陰爻六十年。崇德元年丙子。年爻值



乾初。世爻入坎初。言世驗。堯值師。水行地上。洪水之效。禹值比。後夫凶。戮防風氏之效。唐高宗儀鳳值剝。五以宮人寵。武后同聽政之效。久視值剝。上碩果不食。中宗復位效也。或疑師比義曲。蒙曰。隋書王劭傳引稽覽圖。屯十一月。千里馬數至。應隋高祖騶驢馬。震下。足坎上。美脊。騶驢有肉鞍。行則作動。四足數至者。天祿數至。晉書王嘉傳。苻堅問世祚。嘉曰。未央。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有殃。占驗之解當如此。如祈神籤。亦斷章取義也。蒙學古雅。家貧。爲人相宅墓。取錢以給家。卒於家。子繼祖。述曰。孫君立人學博而正。真儒者。惜其書不存。養正又通音韻之學。亦無書。可惜也。兩君嘗學辟穀。住百尺段石人祠。六七日不能堪。扶杖歸。雖爲俗人口實。然亦古雅矣。

### 書李方古

嘉慶元年丙辰正月十一日。白蓮教匪劉松餘。孽劉之協之黨。犯枝江宜都。繼而當陽。繼而新野。蔓延四出。而豫而秦。而川。所至撲。驅去良民。使當官兵鋒。官命民間立寨。集鄉勇自衛。汝陳諸俠。素販鹽游博者。千餘人。籍團練名。益收諸無賴。方行無所忌。分屯數十處。其最強者。東潁州。曰陳魁元。西汝寧。曰李方古。魁元素暴悍。借交報讎。私梟自淮。泗渦汝。連舳艦數十而上。或相連數百車。嘯唱譟諛。過鋪汛不敢誰何。方古循循然退讓。文秀類書生。郡豪傑皆敬憚之。訟爭不解者。得方古一言。卽聽。千里內皆慕方古。時鄉勇皆有梟雄爲之主。令行禁止。或亦爲民害。方古所統。有仁義風。任俠者互吞噬。於方古不相屬。而李氏股中。傳令索讎借餉。未嘗有違者。河南王生。挾萬金商於蘇州。有盜尾之數日。王生急投方古。盜念方

古人多。既誑王生。卽千里之內不敢動。舍之去。又不甘。亦投方古告實。方古大驚。以擾攘之際。不敢與爲難。且喜其已歸也。厚貽之。使之遠去。行旅皆載方古名以行。河南巡撫知之。遣陳州知府越境覘方古。以無惡迹歸報。方古亦自危。謝其衆。不復見客。二年閏六月。息縣民張雲路械鬪。遣使借力於魁元。魁元以五十人往。至則事解。無所用其武。雲路憶數年私鹽爲息縣役所沒。欲從衆至城罵其知縣。使知縣訓其役。放張氏私販也。僞爲他邑解囚者數十人。執械護之。至庭。拉散囚車。索知縣。知縣以事上州。轉至外委。把總向得琳。解得琳。念倉猝不敵。且用好語慰散之。有新附禿者鮑六。負莖煙葉刀。自後至。謾曰。是官耶。我不與之言。卽斫之死。而鮑六貿貿然負刀歸。雲路魁元見事急。至縣奪馬轉殺。由正陽羅山轉至光山界河灣。遇其黨詹三方古股中向所分也。邀魁元入。偵知其黨殺官劫馬事。涉反。託言過河鳩集。旣渡。則盡撤船以南。射書絕之。曰。本出姓名要言。共拒反者。今殺官。若爲天子所赦者。請續前好。不然。卽渡河亦無所歸也。魁元得書。沿河譟罵詹三。怒厲兵渡河。大敗之。魁元跳歸方古。欲鳩衆自守。方古曰。今大軍逐教匪。逃死誠易。然反者終伏罪。徒爲罪人累鄉里耳。且若家室何。不如自投。以爲官兵功。庶幾官肯緩之。家人萬一全者。魁元不復語。七月初。自詣項城獄。六日。河南巡撫至。誅魁元等五人。而案結。官益以方古勢大。不去之。終爲害。以魁元識方古。遣戍之。方古亦自喜於遠去也。其時汝陽有俠曰大都督。武藝敵千人。其黨亦千人。巡撫至汝寧。令汝陽知縣捕之。知縣至其家。其黨圍之。大都督曰。我無罪。汝等從我。卽我罪。我去。汝輩以安。但好爲之。無爲教匪所笑也。且誠之曰。無事不可聚會。揮衆退。從知縣至城。巡撫數其

罪斬之。蓋河南潁亳之間。自古游俠所聚。雖以武犯禁。妨吏治。而大義不敢踰。有足多者。冀大榮者。葉人也。素梟勇。負販於外。遇賊摸卹。縛之去。謹防之。默識賊旗鼓字號。大帥傅劉之協。閱各營。時擁衛威儀甚盛。大榮微窺識之久。之使樵汲。遂逃歸。爲無賴。以自活。之協各股在陝西者。被雖欲於河南復立一股。爲聲援。五年六月。之協至汝州。遇其徒鄉縣李岳。岳在教中位已尊。所屬數百人。州之鬧店有徐華平李運泰者。向客李方古家。拳棒號無敵。岳囑以利。欲其入教。則納其賄。岳又遣妻女至其卹。游觀會劇。授以色誘之入教。則又淫之。終不入教。岳大恨。而之協至。乃起兵先攻鬧店。適二人外出教習。則躡其家。屠其卹。最慘。轉掠至霍家寨。之協下令摸卹。卹民相聚謀曰。坐待逃竄。皆死也。今與之戰。幸而勝。賊終身不我犯。卽敗。保寨以俟官兵至。則我生矣。出戰。賊敗。賊反得寨。據以守。徐華平李運泰得耗。糾二十七人。前追賊。遇布政使馬公至。從之。踰溝圍寨。談兵者曰。嘗開一面。合兵法。自七月六日丙子。至八日戊寅。雞鳴寨破。二人報讎。痛殺賊。追奔數十里。而餘匪竄於彭山。巡撫吳公自南陽撥兵。至魯山嵩縣界。遇之。戰於過風樓。又戰於米兒溝。十四日。盡滅之。方初八日之破霍家寨也。擒僞元帥李岳。僞總兵孫繼元。寨中樹劉天王旗。殺賊既盡。徧搜之。協尸不得。兵民且恨且懼。而葉縣馳報生獲之。協初之協欲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而其徒寅月起。至是。又以寅日敗之。協將逃之湖北。過葉縣。日昧矣。冀大榮方與人鬪而勝。提壺沽酒自賀。鬪然遇之。大師傅也。念驟執之。或致死。時無實證。是以人命自累也。追隨於野。詭稱某股使歸募兵者。今得千人之協信之。從之收兵。乃執以予知縣廖君寅。殺豬狗取血塗之。之協到部。依大榮言陳

之堅言大桀是其頭目欲與之同死而大桀以無賴鄉人慙之者日月有案其陷賊供樵汲僅一月乃得免或曰其人姓楊名弼亦方古黨內人也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

皇帝嗣位諡大羅天三年廟碑李公家正月二十日醉吟先生銜序東控嶺海右扼蠻荒嚴自和氣聚為慶雲與柳

壽星垂文諡昭當其冥同訶合之際為入上宰相書以彰我主聖臣良致精究之端於體用策於是乎在矣揚其

策林二惟公受天地之和王府君銘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言始以進士舉策林善慶所集初揚其

十七祖美俗制有理戎殄寇之效康其祖將平苗功德文德善者將啓後人張詩禮弓裘初文章政

事范傳冠於一時高豈不宜哉策林公為人崔抱乎不器之器君淵淵縣縣求美而有度

賦王立不倚名實相副代士林推美制以為準程李如神仙中人也誦奉詔而處

中侯五立內廷徽歷踐清貫歸每備顧問制周知典故康日麗天仗叔吟咏秘閣

王建以茂學懿文人頌成功節和頌發揮盛社元美歸聖德論宅狀公至越銘久專外闈恭

召入翰林李公擇在禁闈謝俾升瑣闥直而翺翔書府王潤色訓誥人煥乎文章節

嘉猷茂績杜慶集台庭人文質詳略師垂之不朽也由浙撫入為翰林侍郎時皆直南

書房夫文武通制魏海沂之間與智詢謀馳驅直全越奧區延表千里著可使考文以第俊秀章

之侍郎制學政出督協聖人之昌運清賦詔主文之司八惟四科六藝序警策之篇州書蘇優

遊而求之。禮部兼取人材。論重考科。采而獎之。策林六。作者之風。代書由文取士。李善為主司則至公矣。與  
 給事書。嘉慶。洎出分戎律。李廣俾換新命。再臨舊邦。崔鴻重授刺史制。舊督學地也。以少天地澄爽。叔孫通  
 已未科。總裁。嘉慶。太白星高。朝制。皇靈有截。賀平瀟璧波騰驤。黑龍以堅甲利兵相視。蛇賦。白駭泉室  
 賦。羣山結菁。望川。流光垂慶。道元咸有忠勳。播為先德。程執恭等。同制。省會中。篤備示。畫。動修武  
 則龍驤伏藏。涓賦。不替前效。李夷其在茲乎。策林五。召赴闕廷。崔有恪恭跋涉之勤焉。夏侯  
 經。僕射制。明練兵符。闔互。式示寵名。崔楚控轉輸之路。柳經李統以上卿。裴宏泰。知以叶便宜。盧聖澤汪洋。  
 使。河南交審事件。又出。節。虛舟為心。孔若轉於掌。荷珠河。漕。公在浙。撫。軌。陳。海。運。不。可。行。河洛千里。孟  
 望。賦。如運神功。中和案其度程。裴武文以禮樂。張宏河南宴如。韓宏制。縣官。嘉慶。丁卯。冬。在。衛。輝。其。意。公。許  
 制。出領重鎮。嚴節。頌。虛舟為心。孔若轉於掌。荷珠河。漕。公在浙。撫。軌。陳。海。運。不。可。行。河洛千里。孟  
 盛。今。御。史。乃。請。令。人。賦。寫。朱。子。小。話。書。者。時。道。光。壬。午。臘。月。有。法。焉。未。上。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與  
 之。憶。前。有。學。政。請。令。人。賦。寫。朱。子。小。話。書。者。時。道。光。壬。午。臘。月。有。法。焉。未。上。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與  
 書。寄。深。南。服。網。兼。文。武。之。秩。南。撫。皆。領。提。督。及。河。事。鄰。古。人。有。思。興。禮。樂。之。道。才。識。兼。茂。明。以  
 文。選。樓。藏。宋。本。十。三。經。刊。置。南。人。物。教。化。制。故。稽。其。地。籍。策。林。四。量。人。戶。之。衆。寡。策。林。五。實。版。圖。策。林  
 昌。府。學。并。附。刊。校。勒。記。兇。徒。蕩。滅。妖。沴。自。清。保。甲。得。朱。毛。但。事。加。宮。保。行。務。叢。而。益。辦。張。制。自。移  
 題。二。下。骨。肉。相。保。耶。書。崔。侍。兇。徒。蕩。滅。妖。沴。自。清。保。甲。得。朱。毛。但。事。加。宮。保。行。務。叢。而。益。辦。張。制。自。移  
 部。荆。門。制。趙。昌。我。國。家。十。五。憂。襄。漢。之。人。也。制。袁。滋。勵。精。一。意。簡。制。日。度。才。而。授。職。製。培。登。進。賢。哲。張。制。優。劣。之  
 間。策。林。四。經。緯。其。人。焉。問。進。士。策。以。禮。導。人。情。策。林。五。使。人。畏。愛。悅。服。策。林。五。澤。鋪。動。植。節。和。隨。材。曲。直。子  
 賦。不。器。物。無。遁。形。偁。皆。得。如。本。願。焉。生。畫。幀。勒。上。遠。圖。是。經。制。裴。培。移。鎮。南。海。制。趙。昌。公。既。下。車。廟。碑。家。軍。國。所。資。

癸巳存稿 卷十五

四六三

與虛恒 依法有程拙大巧若 舉德選能策林五 才適其位拙大巧若 策林二 主計無愆遠 人安則心固策林四 故

臨戎則士樂為用田穎 筭權條制裴宏泰權 謹鹽量之出入策林二 風變化移李公家 夫惟不嫩不昧元

球布寬簡有恒之政吳少 誠信明則獲驚歸命才識兼茂明 至矣哉鼓賦威綏仁董 且臻乎仁壽之域矣禮

賦道文亦惟舊典明詔 公冠其首代裴頠 教化之根相勳 居其要也策林四 且兼進榮班榮

策凡所踐歷杜羔 自江而東政成人父 梁宋之交荆揚浙右 等制孫簡 連鎮藩維韓舉 兼進榮班榮

制式是南邦嚴讓 寵任益崇武制 始三十年北湖南廣 東公散山 以外淮安河南 西保湖 夫外擁旌麾韓

宏詔其務甚殷與盧 恒或千里移鎮將制 使布和惠之化賞制 至於瀑泉怪石桂風杉月 郎書崔侍 或花時

宴罷與徵之 觴詠半酣白蘋洲 文彩陸離黑龍飲 或傳諸好事九老會 振金聲於寰海賦 故其所著章句

往往在人口中王遠 惟雨露之留處荷珠 則三山五岳太湖 靈蹟勝概靡不周覽 寺香山 膏雨景星所至

蒙福李公家廟碑 書論魏徵 夫公之文學碑張 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張仲方 而聖人之旨書暨於百氏 補

相既又與諸家不同香山寺新修 約義立宗節頌和 或致疑誤聞狀 慎簡賓客石記 取天下耳目心識為用 上為

書得遺編墜軸者經藏堂記 約義立宗節頌和 或致疑誤聞狀 慎簡賓客石記 取天下耳目心識為用 上為

合法要直制雖言微旨遠 策三推而敘之銘序法堂 則六家九流策林六 同歸於一揆矣 禮部策十二 然後知學在

骨髓者自心術得 豈牽強所能致耶詩序 學術精博人制 超軼古今者也賦經郭 謂十三經校勘 書

公養有餘力。李善人碑及居憂。梁鄒聖人不得已而奪之。邊鎮節度使起復制念臣爲子之心。謝官用表教忠之訓。  
與薛萃詔進退出處。之書不失其道。蕭偉制部雖古君臣道合者。宰相書茂以加之。范傳正編建公雷瑒表墓  
服闋·乃補侍允矣。君子朝儀通定最是大節。聞狀由是言之。策禮部一國典褒飾。廟碑李公家不亦宜乎。薛公  
郡·出爲督撫。羅天肇撫蒼生。爲相書志在繼善。羅天肇以恩信御百辟。與金陵立功公獨超  
幹皇帝存敬寅畏。李正禮部奏久任大吏大凡公之爲政也。廟碑李公家夙夜祇命。崔陵  
然·皇前公久於其政。癩制勞績彌彰。朝制優詔褒美。張誠·序用旌前勞。甫制外諧僉議。王倫  
忠忱亮節。與仕昭昭然可知矣。侍御鑒生。策林五福利動植。祭文則沖而用之。荷珠·可以導知納粹。冷泉  
黑龍·飲故庶類曲從。君子不安業厚生。張宏皇風演溢。洛川晴家聲振耀。廟碑李公家  
涓狀·於無窮。總序人庶臻康濟。陽制日濟其美。精制皇風演溢。洛川晴家聲振耀。廟碑李公家  
許推恩而及嗣。李翹制三和之氣。訶合細縞積爲壽。策林七公受天地粹靈。銘序工倅造化者。由天和來畫在  
氣爲春福不得。集頓贊序在使之壽貴富。策林七輔而成焉。崔學長生久視之道。二教論衡實在於此  
矣·於識兼茂明式會嘉辰。衡序流爲詠歌。賦序僉以爲宜。從周制粗寫鄙意。與楊虞引而伸之。明達  
 道光壬午冬十二月。京都多作壽文寄廣東者。因看正定李寶臣碑。有王士則名。檢香山集。見白公以  
 正月二十日生。亦宮保生日也。旅邸夜坐。因集此文。宮保爲余座師之師。適未出淨本。亦以語有猜激。  
 漢陽葉年丈取去。塗改用之。乃極和平。韓愈月蝕詩。鄭亞會昌一品集序。盧仝李商隱集均存之。見文  
 章異同有法也。小除日記於黟縣會館。





# 餘杭姚氏原刻序

癸巳類稿一書。風行海內久矣。曩於郡中友人處。見有殘缺不全之未刊續編。頗以未窺全豹爲憾。近聞張香濤先生書目答問。乃知所謂續編者。係名存稿業已刊入連筠篔叢書。然購諸書肆。杳不可得。緣其書刊自山右。兵燹後。板之存否。未可所也。壬午夏間。李君輝亭宗以書來云。此存稿。現於謝君和庵永處。借得鈔本。擬捐資付刊。以廣流傳。囑卽於武林代覓手民。李君與理初先生同里。謝君又適宰是邑。故有是舉。竊幸是書之幾於無傳者。今遇謝君之蒐羅散佚。又有李君之慨捐鉅資。得以流播無窮。洵快事也。奈原本輾轉傳鈔。頗多譌錯。幸經程君伯敷瑞點勘改正。然其中疑義尙多。且或引書較僻。考核爲難。念會垣中藏書最富者。無過於丁松生先生家。因介褚君敦伯。借得連筠篔刊本。與四兒慶反復讎校。得資訂正。其鈔本中積精篇。刊本已刪。澳門記略跋一篇。已見類稿。亦一併刪去。此外零星數條。(校註一)刊本所未收者。仍照鈔本補入。其舉報鄉賢事實十餘條。(校註二)亦增刊於卷首。計自去秋開雕。迄今夏竣工。歷經張君忻木王。吳君子修慶。程君棣華際。褚君敦伯煒。詳校再三。雖亥豕魯魚仍恐難免。然以視連筠篔本。已覺較爲完善。至其舉行本末。則原刻張序。已謂詳於類稿程序中。茲更可不贅矣。故於其刻之成也。特識其緣起如此。時光緒十年皋月。禹航姚清祺序。

(校註一)連筠篔刊本所未收者。共計檢出三十三條。另錄刊補遺。並非零星數條。

(校註二)此係舉報俞正燮祀鄉賢事實。與存稿無關。故未補錄。



# 癸巳存稿補遺

## 候人遂媾義

候人序言刺曹共公。晉語云：曹共公不禮晉公子重耳，僖負羈言於曹伯，弗聽。晉公子過宋，過鄭，遂如楚。楚子玉欲殺公子，又請止狐偃。楚子不可，曰：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效郵，非義也。是候人之詩。曹人作於晉公子在曹之時。晉從者挾其詩，徧示路人，故楚子亦知之。所謂不遂其媾者，楚子說爲曹不用僖負羈厚禮公子之謀，蓋亦芾三百人，負羈與焉。詩言彼二百餘人不稱其服而負羈，不遂其媾。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亦就候人詩言。曹共公於三百亦芾中，獨不用負羈，則其時晉楚之說遂媾皆同。其詩之章著如此。曹誠不檢，晉之數曹，乃不復爲負羈君臣地，宜其爲曹所怨惡，反致晉人燕其宮矣。

## 御友

詩六月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飲之酒，使其諸友思舊者侍之。正義云：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今按箋說，於禮踰閑，必不可行。傳本云：進是也。進謂吉甫迓進之。吉甫以遠出有功，新歸，自迎燕諸友，禮止一人爲賓。諸友作詩美吉甫，舉此飲爲榮，稱爲賓之張仲以爲質，譽賓，卽譽諸友。譽吉甫也。若王飲之酒，何緣及孝友之張

仲而譽之。

公羊傳及注論

春秋左傳經學也。說經之事與義。不能豫阿後世。漢世以春秋自有其時致用之書。不肯復立左傳。儒之巧者。探博士之隱。則申言左傳記劉氏出自堯。亦是致用。故左傳得不廢。實則左傳不爲漢致用也。公羊傳者。漢人所致用。所謂漢家自有法度。柰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穀梁傳小有參差。而大旨相近。蓋春秋之事。公羊穀梁所不知。公羊穀梁之說。亦作春秋者所不知也。公羊三科九旨。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呂步舒之獄。胡毋子都則自任昌言之。至漢末。何休自太傅府辟。後廢鋼。乃以愚悖從逆之言。託之孔子。以漢法言之。漢世言黜周王魯。及誅絕魯君。爲漢制作則無罪。孔子奉天道。用文王法。作魯春秋時。豈敢黜周。誅絕魯君。且尋公羊傳。實無所謂三科九旨。及盜天牲誅絕。公遜齊誅絕野言。公羊僖五年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是公羊以王世子爲貴。亦漢貴皇太子之義。亦古今通義也。而何休云。自王者言之。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疏云。三公臣有斬衰。世子無也。是卑於三公。然則大夫亦有衆臣斬衰。世子不因此在大夫下。其言悖謬。又出公羊意外。公羊爲漢致用。而非春秋意。尙可言也。何休既陰險慘刻。又志趣卑下。見其時皇統屢絕。三公得翊戴封。則曲說三公在皇太子上。以已得公府掾。不豫作升朝望。比附經義。以爲辟公府者致用。尤非公羊爲漢廷致用之旨。然則春秋左傳。萬世之書也。公羊傳。漢廷儒臣

通經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

學解

學從教。從口。從臼。爲覺悟。一也。學之義。二也。又爲居於學義。三也。居於學者。古人八歲入小學。內則云。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是出就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謂幼則居於學。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古居於外者。謂居門塾。故卿大夫士之子。就學。輒有成。古謂之門子。居門學也。古稱門子。唐宋稱門生。居門之子。居學之生。其義同也。論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與居肆對文。亦謂居處於學。齊語。管子不使士雜處。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則又以鄉言之。

眈

今本公羊成二年傳。卻克眈魯衛之使。釋文云。眈音舜。又玉乙切。又達結切。爲字母之說者。紛言之。無謂也。釋文當云。眈音舜。又作眈。玉乙反。又達結反。蓋陸本作眈。又見一本作眈。故兩音之。眈。目精定視。示以意也。眈得音舜者。舜與鷹形近。古本或誤。其音舜。卽眈字。史記項羽本紀云。項梁胸籍曰。可行矣。亦先以目示意。眈則從得失之失。目不正視。如眈暫邪視。亦是示以意也。說文新附。又有眈字。與眈亦近。開元石經作眈。從弓矢之矢。似是新附所載。眈楷眈之壞字。

魏新字

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二十三。注云。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頌爲楷式。花之從化。當昉於是。

時謹案魏太武紀稱隨時改作。又云制定文字。其時崔元伯、崔浩實與著作。周書黎景熙傳云：從祖廣太武時爲尙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尙書清河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空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字相異。則新字兼改篆法。趙文深傳云：太祖命文深、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則周篆又依說文。今石鼓與籀文不合。又與說文有異。是新字篆。魏太武時物。馬定國謂宇文周時物。宇文周時復用說文。石鼓不爾也。

疊韻字有義書莊子後

莊子則陽篇云：長梧封人言。昔爲禾。耕而鹵莽之。實亦鹵莽報。芸而滅裂之。實亦滅裂報。深耕而熟耰。其禾繁以滋。是鹵莽者。深之反。滅裂者。熟之反。淺耕不翻土。則積鹵生莽。耰之不熟。則去草兼滅禾。又土破裂不能穠養也。漢書揚雄傳云：磔裂屬國拔。鹵莽磔裂。滅裂皆疊韻。又義同。或謂疊韻字不須求義。不知疊韻者以義就韻。疊之爲辭。非無義也。列禦寇篇云：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呂鉅亦疊韻。言其脊呂背梁強鉅也。呂鉅卽強梁。俱疊韻。俱同義。又莊子言荒唐亦疊韻。荒大唐大務爲大。不可依信。莊子善言辭。多疊韻爲義。古惟單字還音之文。不就字求義。不得謂疊韻文不求義也。

重呼重言義

重呼。籲呼也。又疾之與喜之。皆複言。呂覽驕恣云：春居諫齊宣王爲大室。宣王曰：春子。春子。何諫寡人之晚也。魏書傅豎眼傳云：垣公。垣公。五代史楊光遠傳云：遙稽首於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此類甚多。又

有心惡其言。而故學而重呼之者。齊策云。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曰。王曰單。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魏書靜帝紀云。朕亦何用此活。高澄怒曰。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殿帝三拳。奮衣而出。北齊書文襄紀同。曲洧舊聞云。宋仁宗欲除温成后。父宣徽使包拯不可。帝退謂后曰。汝正要宣徽使。宣徽使中丞直唾我面。亦複語中之一種也。

### 你儂僂們

京師語稱你儂。音若你能。直隸則通傳爲你老。你儂者。卽古言爾。詩云。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爾以親所愛。子以尊大夫。孟子言爾汝。賤之之詞。後人爾汝之歌。則又親之。詩天保。指君爲爾。則尊之也。你儂者。尊之親之。專言你。則賤之矣。僂們者。僂。自之轉。僂。己也。僂們則屬人矣。詩。我出我車。上我。我殷王。下我。我將帥。惟子二人。謂我身與汝。忽今我不樂。則我晉君。書。則我天子。儀禮。禮記。春秋傳。多稱吾子。士冠禮。吾子注云。相親之詞也。僂們。卽吾子矣。其稱爾爲尊親者。書金縢。周公告先王。皆指稱爲爾。宋沈作喆寓簡云。翟公巽代作日有戴承賀表。有乘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蔡京易以臣不命。其承。翟對以業已供本。竟不易。蓋蔡以爾字輕率。翟以爾有尊親之義。

### 姪

孃者。少女之稱。亦作娘。轉作姪。北人稱姪姪。南人稱娘娘。是也。南人音亦轉孃。蘇湖言某老孃是也。倪。嬰。嬰。方言不同。亦轉爲姪。其義亦同。詩季女斯飢。箋云。弱者之稱。則呼小兒曰姪。曰娘。曰妹。亦詩季女義也。

孀惜細兒

莊子云。有弟而兄啼。注云。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戰國策云。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曰。婦人更甚。輟耕錄云。古諺有孀惜細兒。

漢太初元年丁丑義

太初元年。史記爲焉逢攝提格。漢志三統推之。則爲丙子。此真所謂甲子干支無款識可別者也。近人言王莽始建國。以己巳爲得位。吉合五行。故上改甲寅爲丙子。今按太初之值丙子丁丑者。三統始言之。其所以能立者。亦由得緯識之助。華陽國志云。光武皇帝與公孫述書曰。西狩獲麟。識曰。乙子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以漢高祖入關爲乙未。則下至太初元年。直丁丑。東漢沿之。積推排至今。不能改矣。

推生命古今不同說

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帝集載。帝自敝始生禎祥云。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子生。按九月建戌。則午直成。茲二十五日立冬。故重一成日。高貴鄉公以立冬日生。而自以直成爲吉宿也。魏晉推算生命法。抱朴子塞難篇云。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有命屬生星。死星者。釋滯篇云。人生星宿。各有所值。辨問篇云。玉鈐經。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有聖宿。賢宿。文宿。武宿。貴宿。富宿。賤宿。貧宿。壽宿。列仙宿。忠孝宿。凶惡宿。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



藝文類聚三十五載蔡邕九推文云。天之生我。星宿值貧。以張車子。蔡邕事言之。知漢卽同此法。唐有以北斗九星及九宮推命者。朝野僉載云。開元二年。梁虛舟推張鷟五鬼加年。天罡臨命。聞奇錄云。貞元時。吉州刺史魏耽。其圍人乃北斗本命星。其西域推法。與中土同者。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以二十八宿去牛宿。爲三九秘要。分十二宮。其摩竭宮。則牛女虛也。佛推去牛宿。回推去室宿。皆三九明劉基白猿化曜法。其推則以四七。以二十八宿爲七元。以日月五星爲精。二十八宿爲魄。以十二佐神附二十八宿。六十甲子爲空位。蓋合古法。佛法。回回法。及三命。四命。五命法用之。自序以爲聖人復起。不易之定法。然俗不行也。唐李虛中珞珠子。以人生太歲。月建。日干支三者合推。以太歲爲命主。所謂三命法也。宋用五代徐居易子平術。用年月日時胎。又有林開五命祕訣。魏泰東軒筆錄云。章郁公言生命年月日時胎。但有三處合者。不爲宰相。必爲樞密。梁適。呂公弼。三處合。梁宰相。呂樞密。此所謂五命法也。宋時通用徐子平術。而減去胎。今所記宋人八字。曾布乙亥。丁亥。辛亥。己亥。蕭注癸丑。乙丑。乙丑。丁丑。蔡京與一優兒。同丁亥壬寅壬辰辛亥。韓侂胄壬申辛亥。己巳丙寅。袁詔辛巳丙申丁亥壬寅。周輝丙午己亥壬戌乙巳。南宋奄人。則以初腐服藥年月日時八字推算。此皆雅記所書。非由八字市本記載所謂四命也。三命以歲爲主。四命以日爲主。五命以胎與時爲主。四命亦或以歲與時爲主。岳珂程史。用四命推韓八字。以歲爲主。袁文甕牖閒評。謂論命。生時爲最要。李虛中季勳。皆不用生時。不可解。是不知三命四命之異也。詩小弁云。我辰安在。箋云。生所值之辰。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昭七年。伯瑕云。

六物。歲時日月星辰。太歲四時。六十日。十二月五星。十二辰。古法尤密。今不知矣。

諸葛亮

魏書李苗傳。苗讀蜀書。至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嘗歎息謂亮無奇計。晉陳壽上諸葛亮文集表。論亮奇謀爲短。其言至當。今人以亮故。冒陳壽乃婦人女子之見。不可向邇也。魏書毛修之傳。辨明三國史義。亦精確。裴度謂前人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則達人之言。

武則天

武則天以唐貞觀十一年丁酉。入宮爲才人。二十三年己酉。出爲尼。永徽五年甲寅。入宮爲昭儀。六年乙卯。爲后。顯慶元年丙辰。生中宗。五年庚申。決百官奏事。龍朔二年壬戌。生睿宗。上元元年甲戌。稱天后。儀鳳三年戊寅。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弘道元年癸未。爲太后。距爲才人時。四十七年矣。垂拱元年乙酉。幸懷義。四年戊子。爲聖母神皇。永昌元年己丑。服袞冕。天授元年庚寅。爲皇帝。改國號曰周。天冊萬歲元年乙未。誅懷義。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幸二張。長安五年乙巳。爲太后。蓋自己丑至乙巳。爲男子冠服者十七年耳。乙巳遂死。總其出入唐宮。爲六十九年。其時上官昭容者。以麟德元年甲子入宮。景隆二年戊申。始爲昭容。三年己酉死。在宮亦四十六年。亦邀寵不衰。此二人。蓋老而姣者。至則天母楊氏。尤多汚行。張易之母阿臧。老矣。而則天教之淫。亦不幸也。

熊廷弼獄論

熊廷弼獄是非已定。其成之者，鄒元標也。元標爲都御史，負八股文重望，與王紀、周應秋、勸熊廷弼。王化貞案，王紀右廷弼，而元標應秋，竟殺廷弼，而坐視楊漣死。元標本意，不問兵事是非，及扣餉行賄有無也。元標者，八股文外，亦著書，有三遷記。初以江陵故受杖，戍都勻。過辰溪，有與道尊江書云：有爲不佞謀者，曰湖北江鳳翁，名世重望，望賜一力，衛我出境。江不答。此公復竟以他事去官。至鎮遠府，守王一麟者，楚人也。來訪，堅臥不起。王呼而入，曰：公楚人我耶？皆元標自筆於三遷記者。其不忘楚人可知。禮部尙書徐學謨，初知荊州，荊州人愛頌之。元標起官，卽劾學謨，是并湖廣人所稱許者亦及之矣。熊廷弼以湖廣人有才氣，楊漣亦湖廣人，忠直有聲。元標當忠賢時，長御史，自以委瑣不出一言，愧廷弼與漣。又以廷弼、漣湖廣人也，而惡之。勸遼案，遂誣廷弼虧餉行賂，壞封疆，法當死。於是廷弼死，漣亦牽連以死。其時遂有盜柄東林夥，及夥壞封疆錄。天鑒錄之作，然而廷弼以天啓五年八月壬寅死，元標先二十日斥爲民，亦不能求庇於魏忠賢也。時論謂元標惡湖廣人，則江西人必護之。實則助元標攻楊漣者，江西僅一傅樞，而廷弼之死，元標同縣李公元鼎，經紀其喪。南昌劉公一焯去國日，爲王安，熊廷弼暴白其冤。廬陵有葉君文成者，作讀史隨筆曰：元標講學東林，乃成此昧心之獄，謂之昧心，知其隱矣。樞之附元標，樞之父，老秀才也。切責之。見臨川縣志。是江西有公論，除樞外，無護局者。黃宗羲明儒學案，載元標言廷弼法當死，且請緩之。其意深而險，亦知公論不與，卽己亦不能護局也。則又何必以張文忠之故，而枉害二賢也哉。

### 陳啓新事證

陳啓新淮南人。明崇禎九年二月。以武舉上書。請停科目。行取考選。獨災傷田賦。及專拜大將。得便宜行事。擢授吏科給事中。其說三事。固未行也。朝士由科目行取者。欲得武臣賄者。深惡之。嗾一江西人爲部吏者。劾之。以爲我科目。中人不屑與爭也。復乃共謀陷啓新。以受賕匿喪革職。下撫按追贓。啓新不能校。然竟逃去。嘗以淮南武舉陳啓新。新安所千戶楊光先。爲崇禎時二奇人。而崇禎十年四月。光先劾啓新。以此得杖戍遼西。則光先誤受他人唆使。今見孫之騷二申野錄云。丙子冬。百官朝。帶貂煖耳。陳啓新詭示其貧。以布作栢。近臣虧班聯之體。以羞朝廷。非禮也。其言啓新罪過。大率如此。

關聖事輯後識語

關聖。今尊崇已極。乾隆三十三年。改追封爲謹封。敕封爲敕奉。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定致祭用雙檀寫。先是。雍正三年。封三代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十年。定關樾裔世襲五經博士。案三國志傳言。子平同死事。次子興嗣封。興子統及彜續封。其後無可徵。今江陵縣關氏譜。則是平後。言平妻趙氏。聞麥城破。携八歲子樾。避於安鄉民家。改姓門。至晉平吳。始携子出。復關姓。明萬曆二十四年。封關平謁忠王。關興顯忠王。將軍周倉威靈忠勇公。今關裔。以關氏譜言之。皆謁忠王平後也。今佛徒誦言關聖歸依隋智顛者。其誤有因。天台智者禪師傳云。隋開皇十二年。智者至當陽上金龍池。欲立道場。入定。見關某。言某住此山。欲爲智者去一舍立寺。智者七日出定。而棟宇煥麗。神卽受師五戒。師致書晉王。王奏。賜名玉泉寺。以關某爲寺伽藍神。又檢唐范攄雲溪友議。記關聖事。連言玉泉寺云。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工而成。祠

有三郎神。卽關三郎也。廚中偷盜。則有大掌擱其面。蓋以關三郎護寺。因言其助工。因以移之關聖。因極其誑言。而謂之歸依。實則玉泉寺有隋當陽令皇甫昆所撰碑云。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顛投院。晉王奏聞。爲起寺。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材。具投一瓦。憑茲衆力。事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飾之經時而就。詞曰。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經營不日。釀成大廈。其事如此。何有入定七日。神力成功。而復致書晉王。如智者傳之言乎。蓋關三郎之目。始於唐。關聖之說。追改古傳。則成於宋。今存僧無盡天台山志言。玉泉寺碑不可知。廣西臨桂龍隱巖。有宋至和時。僧義緣所鐫三像。一云天台教主智者大師。一云擎天得勝關將軍。一云檀越關三郎。其時尙未混關三郎。關聖爲一。關三郎在唐時。不獨爲癘玉泉。北夢瑣言云。咸通後。長安坊巷。譎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楊玘自駱谷入洋源。至秦嶺。回望京師。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栗。關三郎不知何神。無故牽入玉泉寺。因牽連關聖。關聖剛毅之氣。久在人間。其事實見三國志傳。非小說野言所能誣。惟世繫與傳不同。及身後依僧。荒唐無畔岸之說。爲正言之。道光二年九月初七日。

### 繳奏私書論

漢書杜周傳云。淳于長。舅紅陽侯立。與杜業書。長罪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楊敞傳云。子惲與孫會宗書。後惲下廷尉。案驗得所與會宗書。會宗坐免。後漢書袁敞傳云。敞爲司空。尙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私書不奏。自古比不敬爲有罪。宋戴埴鼠璞

云。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段李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奏交親往還尺牘。遂成告訐之風。自今。情非不順。毋得繳奏簡尺。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此直戴埴怪論也。唐書言。段文昌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爲子弟。穆宗內出題目重試。落鄭朗等十人。乃貶徽。徽徇無學士聽請有據。何得飾言。段李有書。已不奏耶。唐摭言云。大曆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誦知舉。執政以薦託不從。勢擬傾覆。誦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誦無良。竄逐之。後十年。量移明州。亦見本傳。此唐君多妄。致人臣進退無據。不可爲訓。五代史。周王峻傳云。峻求退。以偵太祖之意。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浹旬之間。諸道馳騎。進納峻書。峻蓋犯衆惡者也。宋史。歐陽修傳云。范仲淹謫外。修以司諫高若訥不救。貽書辱之。若訥繳奏其書。乃貶修。趙葵行營雜錄。李元綱厚德錄。並云。慶曆三年。李京薦其友人於吳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京坐貶官。京妻往鼎臣家云。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此則匪人相比。後悔者凶。無所謂厚德也。朱弁曲洧舊聞云。呂惠卿謫官。蘇軾草制。有連起大獄。發其私書語。紹聖牽復。惠卿謝表。至此獨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由。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勿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齊年者。安石與馮京同年生。惠卿不肯居此名。蓋懼無以見同黨。東軒筆錄云。張商英爲館職。屬舉子於判監舒亶。舒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清波雜志云。亶知諫院。商英私屬其壻王瀉也。癸辛雜識云。李處全論韓

玉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房寰發張鼎思。陳吳峯。屬託提學書。識者有戒心。往還筆札。或云望焚毀。或云乞卽擲還。是又自寫小人情狀也。今求繳私書者。令狐崐。周時節。鎮。高若訥。呂惠卿。吳鼎臣。舒亶。韓玉。房寰。不繳者。杜業。孫會宗。袁敏。錢徽。李兌。李京。皆不足定事。是非以情言之。可告友者。必可告君。亦有周旋彌縫。期於大道者。紛紛繳進。則於事有損。若陰邪不可告人之事。公然著之簡牘。責令君子改行從己。其險螫之性。非可理遣。奏之。則絕其滋蔓。且爲世去一小人。眞厚德事也。是故小人告訐者。無與於己之事。又或借公復仇怨。君子義當奏者。險戾之人。牽己犯法之事。夫世之小人。其爲計。皆自處於巧而薄。而責君子以愚而厚。羣小人又從而和之。以爲君子厚德。必不肯殺小人。漸牽引劫制之。則不得不爲小人死。君子不幸識一小人。必使終身爲其所累。不許之拔身自救。此何聖人所創之法也哉。我朝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山西巡撫奏。太原知府舉首左都御史李柟請託私書。李柟降五級留任。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以查嗣庭私書質審事。諭云。嗣後有私致書。卽將原書密封進呈。今特頒此諭旨。爾等正可由此謝絕知交屬託之私。七年四月初七日。山西學政勵宗萬奏。太監解進朝私書請託。諭云。凡私書請託者。皆夤緣僥倖之徒。若內外官員。肯據實參奏。則鑽營之弊可息。勵宗萬此奏。甚屬可嘉。著吏部議敘。嘉慶四年五月。江西布政使顏檢奏。原任工部主事魏若虛入京。駐舟南昌。致書布政使。使出差通查牙行。令各差役關說。欵貲餽送盤費。屢書劫制。魏若虛發遣。五年五月。御史周栻言。顏檢與魏若虛平日既有交情。卽不宜賣之見好。若虛後戍滿。於八年二月過京城。謝周御史。又上條陳。請恩免

錢糧仍行征貯。又請收京城鋪戶間架銀。遂重得罪。是年。湖南學政吳省蘭奏。蘇州總捕同知醴陵人李焜。私書請教誨胞姪李馥元。李德元。李體元事。李焜發遣。諭以吳省蘭據實具奏。甚屬公正。交部議敘。道光十六年七月。黑龍江將軍哈豐阿。繳奏在京大員高喀爾干與本地公事書信。攬權挾制。高喀爾得罪。諭以哈豐阿秉公持正。不避嫌怨。加太子太保銜。授內大臣。蓋法如是。而君子始有以自救矣。

洋錢

洋錢最久。漢書西域傳已言之。其式已似今時。但鑄王面。后面。以世異耳。其便於用。在輕重勻。易於交易。故難驟改之。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十年。量授楊成章一官。給郭珉賞。以前此成章母嫡庶二人。於海寧長亭巡檢署。剖一銀錢。至是成章珉各領其半。於江西逆旅合之也。知嘉靖前。杭州已行洋錢矣。

黃金白金相比數述

漢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直錢一千五百八十。銀八兩。直錢一千。是黃金當朱提銀三換餘。當常銀五換也。後未見比較之數。抱朴子金丹篇云。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言似以兩計。兩直萬錢。然古秤今秤云云。於事不合。當是宋人寫本改之。又古今輕重相反也。唐趙璘因話錄云。盧仲元爲崔氏鬻金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是晉唐皆以兩計。宋人野客叢書云。古黃金一斤直萬錢。其價千百年一律。今日乃倍蓰。蓋不知晉唐黃金價也。又古今秤不同。難以錢數校。惟就其時金銀兌比。趙宋時。金當銀十七換半。時銀一兩。正直錢一貫。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東坡稱謝民師舉廉云。子之



文。如上等紫磨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謝因名上金集。沈括夢溪筆談云。張文孝買第數千緡。又援例千餘緡。土中得黃金數百兩。鬻之。正如其直。亦每兩得十餘緡。或不及紫磨金數。元時則例爲十換。元史食貨志云。至大三年九月鈔法。銀鈔一兩。準黃金一錢。明時則似漢例爲五換。兗州史料筆記云。永樂五年。金一兩。折鈔四百貫。銀一兩。折鈔八十貫。

### 石鼓

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蓋山名石鼓。非山上有鼓十而著文也。魏都賦注。引冀州圖云。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形。時時自鳴。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晉書五行志云。吳興長城。有夏架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太平寰宇記亦言。彰德武安縣南鼓山。上有石鼓二。鳴則兵起。今鄆城北十五里。亦有石鼓山。云山鳴卽有兵。唐天寶時鑿破之。改名戢兵山。又鄆道元水經注。湘水云。臨承縣石鼓鳴。主有兵革之事。其山在今衡陽縣北一里。又今湘潭有懸石山。占亦如此。此皆山形似鼓。水經巨洋水注云。廣固逢山。有石鼓。齊地將亂。石人打石鼓。聞數十里。言出郭緣生續述征記。又渭水注云。冀縣巨圍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鴻嘉三年。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言石鼓鳴則有兵。是一山石如鼓形。水經注喜記奇偉。及碑銘文字。獨不言陳倉石鼓。知今所得陳倉琢石鼓十枚。上有詩詞者。辛氏三秦記以後厭勝之物。酈氏注水經以新事未及列之。

時日宿曜經

戊辰秋得明藏優字函。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冊。向以摩竭宮不知其格。不能通爲推排。又以回回俗忌豬。傳說無足信。終以室宿及斗星故。今檢此經。知三九祕要及十二宮。又算起春分。與開元占經載九執法合。其目亦見唐書藝文志曆算類中。誠佳書矣。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增修時憲算書館奏稱。舊載太白遊方。考其根源。出西域時日吉凶善惡宿曜經。徧查釋藏。並無此經。不知其出何印度云云。其時必係片查。而僧官妄行呈復。張文敏在館。不足以發其祕也。康熙五十二年。李文貞訂正星算考原。於二十八宿配日。詳引此經。文貞蓋留心檢閱者。

詩文用字說

朱孫升談圃云。歐陽修見蘇洵權書。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蘇因得官。又清波雜志亦言見元祐一小說。記權書事。與此同。又哲宗書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煙濕。爲輕飄僧舍。又澠水閒談錄云。柳永醉蓬萊慢。太液波翻。仁宗讀之曰。何不言波澄。遂不復進用。此類甚多。宋以後始見記載耳。有一書名西湖游幸。云宋孝宗於斷橋酒樓屏風上。見太學生臨川俞國寶風入松詞。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以爲儒酸。因爲改定重扶殘醉。卽日命解褐。而六一詩話。則云魏野詩。燒葉鏕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鐙。或嫌燒葉語貧寒。改葉爲藥。不惟壞此一句。併下句減氣味矣。此又辭義各有班部。辭學指南引朱文公云。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蓋考辭就班之說也。又詩文語忌。如飄搖雲母。

舟。自是范雲失於檢核。歐陽修頌聖文云。德邁九皇。或謂其賣韭黃生菜。明福州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作賀冬至表云。儀則天下。爲知府謝賜衣物表云。藻飾太平。太祖以爲疑賊天下。早失太平。誅之。此皆語忌。自詠詠即得之。時表當讀於殿上。宜其及也。至大著作當繙譯者。通人應知其意。金學士張鈞。爲熙宗草肆赦詔。有願茲寡昧。及眇予小子語。譯者言孤獨無親。不曉人事。瞎子小孩兒。熙宗以劍撻鈞口。而醜之。又誥命用昆命元龜。譯言明明說向大烏龜。又頒諭外夷。用蠻觸之爭。譯書處移取莊子。轉譯之成笑林。亦執筆者之不振也。又命名不可不慎重。莊綽雞肋編云。趙丞相引折彥質爲同列。署名曰趙鼎折彥質。是趙鼎新也。此適遭逢。非意料所能及。至云錢君唐休。趙丞相薦之於朝。高宗嫌錢唐休名不用。是則命名時未爲姓致思者。老學庵筆記云。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真宗以其名曰。此人必尙怪。罷遣之。宣和中。又有林虎賜對。徽宗於虎上加竹字書。初無此字。其人名墳篋之篋。而書名止竹下虎。不敢增厂也。薛應旂宋元通鑑云。辛棄疾帥長沙。索一卷。啓名。則趙鼎也。怒擲之曰。佐國元勳。趙忠簡也。胡爲又一趙鼎。此乃鄉里惡習。皇明泳化類編云。永樂甲辰廷試。進呈第一孫曰恭。上以曰恭連之似暴。乃以第二邢寬爲第一。然則命名不可不三思也。宋史孫沔傳云。許明者。有郭虔暉鷹圖。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幼名大王兒。沔捕按明。僭稱王。刺配之。而取其圖。

黃石齋年譜當毀論

石齋先生年譜。崇禎十七年秋九月丙戌朔。同人涓吉。於鄴園講習。牲醑既具。先生盥薦奠已。諸公祖父

母、學師長及諸鄉先生。通家懿戚。凡三百八十四人。先生就臬比。講書問答。鳴鼓起。聲磬止。有云。禹稷做一代宗祖。細於路人。仲尼做樹下先生。尊於天地。此處看破。纔有克復源頭。又云。如要實落三種事。只須牢靠四根心。講畢。設四十七席。酬酢中。歌小宛。河水。歌下泉。鶴鳴。歌車攻。吉日。又誦抑戒。及賓之初筵。今按此譜所載。演唱威儀。行於得崇禎。殉國耗後。君臣之際。太爲慘忍。黃忠端必不當有此。且以禹稷細於路人。亦不似克復人語。此譜僞也。忠端有環中一貫圖。見有打本。縱橫百格。而中隨意粗界畫之。無說也。閩中理學淵源考云。漳州詔安縣林邁佳。有環中一貫圖說。無由見之。意黃作圖似太極圖。惟太極圖外圓而內畫圓。折取勻。環中一貫圖。外方而內畫方。折不取勻。蓋謂智圓行方。理同勢異。不知林說若何。至方圖名環中。則忠端失檢。或林亦不能爲之強通。此與惡年譜皆當毀之。忠端之賢自在也。

五顯神說

五顯始於唐。今安陸府城南五顯廟。有明正德十五年周詔記碑言。唐稱五聖。又稱五顯。宋宣和時封侯。淳熙時封公。嘉泰時封王。理宗時四字王。曰顯聰孚仁王。顯明孚義王。顯正孚智王。顯直孚信王。顯德孚禮王。其文如此。此外又別有五通。五猖。明陸粲庚巳編。謂之五郎。或云。明太祖令死事之兵。五人共一小廟。按大明會典八十四云。祭旗纛神七位。有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衆一位。八十六云。在京十一廟。有五顯靈順廟。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南京太常寺官祭。是五猖。五顯。舊在明祀典。爲五行之神。又主猛暴。若蚩尤之列。但以猖爲昌耳。五通。五猖。五郎。或附之爲妖妄。夷堅志戊集云。五顯爲凶賊鬼所託。又有獨

脚五郎。又有殺猖、傷猖、狂猖、風猖。又牛通、豬通、馬通。自宋以來有之。蘇州上方山五通。康熙年間請旨毀禁。今俗五聖、五顯、五通、五猖、五郎。不分別矣。

### 陳搏太一宮記跋

陳搏無機心。無是非。確見其人半明半昧。似太極圖也。作太一宮記言。晉終南太乙宮法師梁謹。於太興元年戊寅歲上昇。元帝聞而異之。使中使就山設普天大醮。封元君祠爲金華洞天。並上下宮額。悉皆御書。此真夢嚙語。太興元年終南爲北漢劉氏地。豈容晉中使設醮。晉人不知其宮何在。安能書額。徒爲不誠而已。

### 國語艾義

晉語云。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注云。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下云好內。適子殆。韓非內儲說。狐突曰。好外則相室殆。卽晉語事。外內相對成文。且韓非文爲證。韋說可立。然艾自有義。晉語云。國君好艾。孟子云。慕少艾。趙策魏牟云。與幼艾。屈原九歌云。擁幼艾。不得以爲外也。艾治也。謂少年肯自修飾。或過中男。艾與女治同義。治亦言修飾。鎔液過中。

### 嘌解

嘌。語聲疾也。又爲雜唱不合古者。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嘌唱。嘌之音如瓢。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云。嘌唱弟子張七七等。樓敬思評石孝友詞云。諛詞利於嘌唱者之口。周

密癸辛雜識別集云。高疏寮得何氏女。善小唱。嚶唱。五百餘曲。四水潛夫武林舊事。或云亦周密作也。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獨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嚶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云。嚶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謳。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吳自牧夢梁錄云。嚶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無引帶者曰散唱。以此七事。知挾妓曰嚶。起於宋。謂之嚶者。以妓樂籍。俗寫作嫖。亦作闕。曰女票。拘魂。入門卽敗。真止句。同馬頭人之說也。止鉤人爲苛刻。馬頭乃長面。其說亦有曲意。史記貨殖列傳云。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又云。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此漢書禮樂志所謂內則致病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說者謂始於管子女閭。實則天地間有此事。非由人制創始也。以遠俗言之。晉法矩譯佛說伏淫經云。非法求淫。又云。如法求財。無蘭譯國王不犁先泥十夢經。西晉譯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並云。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乳。後世人母。爲女作媒。將他男子與女共房。母至守門。持女淫錢。用自給活。隋譯佛本行集經教化兵將品云。同伴三十人。惟一人無妻。共願得一淫女。使娛樂。盡竊衣物逃去。又云。提婆欲請佛。不得錢。妻言往昔少時。軍將曾弄於己。欲求世事。已時不聽。彼暫指觸。今可與彼行於世事。從其求索。提婆夫婦同詣借貸。脫不能償。夫婦作力。軍將與錢五百。言卿不得從轉貸還。要身出力。太平廣記引十三州志云。葱嶺以東。人好淫僻。故龜茲。于闐。置女市。以收錢。魏書龜茲傳云。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十輪經云。十輪殺蟲罪。同一淫女舍。十淫女舍罪。同一酒家。十酒家罪。同一屠家。起世經云。天

城七市第七爲淫女市。有市官治之。則各有習俗相沿也。

律禁旁淫

非法旁淫。曰通曰盜。曰竊。詩桑中序云。相竊妻妾。正義云。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言行蹈危機。公羊春秋桓六年傳云。蔡人殺陳佗。絕之賤也。外淫於蔡。蔡人殺之。莊二十三年傳云。公至自齊。危之也。公一陳佗也。韓詩外傳云。子不早去。今竊有守之者矣。大戴禮曾子制言云。鄙夫鄙婦。相會於牆之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意林引此書名曾子。作明日或有知之者。言屬垣窺籬。皆可起爲讎敵也。漢書朱博傳云。長陵大姓尙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砍。創著其頰。博得其情。禁叩頭服罪。是盜人妻人得砍之。南史王敬則傳云。嘗至高麗。與其國女子相通。後將被收。乃逃歸。袁湛傳云。江陵縣人苟蔣之。其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兄弟爭列。云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兄弟爭死。是但服擅殺之罪。按古官法。周官朝士職云。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舟車。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云。先鄭引漢賊律。欲犯法者。如經言家人。蓋欲爲姦淫之事。是漢律本周法。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刻石會稽。曰夫爲寄殺。殺之無罪。則秦法亦然。唐律云。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登時殺死。勿論。疏議云。問曰。外人來姦。主人舊已知。誘夜入而殺。亦得弗論否。答曰。卽令舊知姦穢。終屬法所不容。登時許殺。理用無疑。其律相傳至今。魏書刑法志云。崔纂曰。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刑坐。則是捉姦之法。玉堂閒話云。劉崇龜鎮南海。斷屠刀行竊。因殺江岸上。

樓姬事。置屠於法。其富商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則夜入人家。就擒到官。各以姦竊論。與登時許殺之律各行也。

家妓官妓舊事

古有家妓官妓。齊策云。孟嘗君之舍人。與夫人相愛。君曰。覩貌而相愛者。人之情也。此夫人蓋家妓美稱。湘山野錄云。南唐韓熙載。縱家妓與賓客生旦雜處。則家妓不能檢也。古於官妓。亦多不檢者。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書謁其中。時人呼此坊爲風流藪澤。唐摭言云。裴度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求救於同年胡尙書證。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言恐人劫之。則官亦不能庇。蓋杜牧有軍人護之。不致犯官法。溫庭筠上鹽鐵侍郎啓云。強將糜鹿之資。欲學鴛鴦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詠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牛衣有淚。蝸舍無煙。其文悽惋。案玉泉子云。溫庭筠初客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勛厚遺之。庭筠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勛笞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舊唐書庭筠傳云。乞索揚子院犯夜。爲虞侯所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狐綯。綯捕虞侯。虞侯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北夢瑣言云。唐乾寧中。進士張翺。於宿州刺史陳璠席上調妓。竟鞭背而卒。資治通鑑云。天成四年五月。李仁矩以詔諭兩川。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執入驛。欲斬之。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夢溪筆談云。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



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乞科決。街司杖遣之。是可鑒矣。能改齋漫錄云。馮京少嘗薄遊里巷。爲街卒所繫。鄂帥王素見而釋之。亦幸不爲溫石繼耳。宋史蔣堂傳云。知益州。或以爲私官妓。徙河中府。齊東野語云。浙漕坐唐說仲友與官妓爲濫。笞妓使承。妓曰。賤人與守濫。亦非死罪不可承。願實無之。而楊誠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妓面。以恥教授。山房隨筆言。岳陽教授陳說。與妓江柳狎。守孟之經。杖柳。文其鬢。以陳說二字。押隸辰州。此均所謂虐無告也。歸潛志云。合住至宿州。紇石烈牙忽帶使妓侍寢。將發。使妓開合住篋。取繒帛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是他官使人多不與錢。故以紇石烈牙忽帶爲異事。今士人職官挾妓。引律則科姦罪。貴賤同也。名例則爲私罪。不准贖。其讞案。則曰苟賤無恥。斯爲當矣。明劉辰國初事蹟云。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吏管領。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客商出入。野獲編則云。禮部到任升轉。公費出教坊司。南禮堂司。俱輪教坊直茶。無論私寓遊宴。日日皆然。是其制終明不改。又云。宣德三年八月。巡按湖廣御史趙倫。與樂婦姦通。命戍遼東。陸容菽園雜記云。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至罷職不敘。王彥宏疑雨集。左卿阿鎖詩云。饒他兩字感皇恩。注云。進士介松年與之狎。奉旨。松年除名。左大饒他。蓋法已漸得其中也。古有官妓承直。官於遊宴禮得近之。今無樂戶。官何從得妓。今士大夫談讌。言古法寬。若深羨之者。不知古今官私有無之別也。古有待人家妓者。南史王琨傳云。琨以男女無親授。顏師伯內妓傳酒。今置牀上。回面避之。花當閣叢談云。錢同愛使妓從後掣落文太史壁巾。太史不顧。露頂而去。又邀同舟。舟尾匿妓。坐定妓出。太史亟登岸馳去。古人

待官妓者。道山清話云。蔡襄守福唐。於道山亭妓宴。陳烈聞妓發聲。卽越牆攀樹逸去。李觀詩嘲之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湘山野錄云。王安石過揚州。宴有官妓。安石不肯坐而去。一妓笑曰。燒卻車船。延之上坐。鶴林玉露云。楊邦乂少處郡庠。同舍拉出飲。託言友家。實娼館也。娼艷妝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劉昌詩蘆浦筆記。司農少卿楊獬驩會誓云。妓女之席。誓不敢卽。渝盟受殃。神質於旁。輟耕錄云。倪瓚眷妓趙買兒。令其自洗。從夜達旦。竟不作巫山之夢。雲林遺事載此事。作趙愛兒。人之性情嗜好。不能強同。然多識前言往行。擇其卓異者。亦大雅明哲之道也。

俗罵案解

文選注引風俗通云。案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俗罵違禮。古人且爲之案解。今罵綠帽者何也。康熙會典云。順治九年。定樂戶黃色鼠皮帽。康熙十二年。定本色騷鼠帽。涼帽。俱綠絹裏。綠絹緣邊。明史輿服制云。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案之明會典五十八。樂人中服事例。爲洪武十二年所定。宋時青巾爲下服。夢溪筆談補云。蘇州有不逞子弟。紗帽下著青巾。孫伯純知州。判云。巾帽用青。屠沽何異。按吳志注云。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或治爲樂營巾飾。元則倡妓家長並青頭巾。今日青裏頭者。元遺語也。曰綠帽者。明遺語也。封氏見聞記。延陵令罰人裏碧頭巾。吳人以爲大恥。元倡夫所作詞。曰綠巾詞。則其漸耳。古兵服綠巾。北史尉遲迥傳。其衆綠巾錦襖。妓家倡夫。亦沿營制。今罵龜者。兪州史稿。引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正月十日。教坊司奏。有生子。令作小龜子之文。則

龜子爲明時倡夫定名。列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腰。注云。龜鼈之屬。說文云。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爲雄。莊子天運篇云。蟲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釋文引司馬云。雄。龜也。雌。鼈也。則龜鼈古云皆雌。然史記龜策列傳。宋元王夢龜。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說部水族化人。龜爲黑男子。則龜自有雄。譚峭化書神化篇云。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埤雅龜云。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北夢瑣言則云。雌龜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鬪噬致斃者。是以蛇爲雄。古說有徵。但自有雄。瑣言謂取雄龜。以鏡照之。卽淫發失溺。又李杲言。野人常見龜以尾接。是龜有雄。而雌又外交。輟耕錄載人誚廢家子孫詩云。宅眷盡爲瞶目兔。舍人總作縮頭龜。抱朴子云。高第良將怯如龜。唐書魏元忠傳。袁楚客引作高第賢良客如龜。意林抱朴作如龜。亦言其縮頭也。韓愈效玉川子月蝕詩云。烏龜怯姦怕寒。以殼自遮。此言北方宿象。烏是其色。或言烏不辨雌雄。元典章云。至元五年。中書省劄。娼妓穿皂衫。戴角巾。明制。妓黑衣。戴帽。教坊司樂伎。明角冠。皂褙子。其形雌雄混也。今罵狐媚子者。玉歷通政經。引二十八宿真形圖。房心二宿。皆具兩體。房。兔心。狐也。酉陽雜俎云。香狸有四外腎。自能牝牡。莊子庚桑楚篇云。步仞之邱陵。孽狐爲之祥。秦策云。鬼神狐祥無所食。以其變幻妖淫也。今罵類者。莊子天運篇云。類自爲雌雄。山海經。竇爰之獸。帶山之鳥。自爲雌雄是也。今罵兔者。兔尻有九孔。又自具兩體。或言兔舐毫視月。則純雌。古詩云。雄兔撲速走。孔齊至正直筆云。親剝兔。見有二外腎。李時珍本草綱目。亦言雄兔有二卵。又言兔以潦爲鼈。鼈以旱爲兔。此鼈兔之說也。北里志云。妓母俗呼之爲爆炭。不知其因應。

以難姑息之意也。今日老鴇爆音之轉。鴇者無後趾。無舌。無雄。與他鳥合。北里志云。多有游惰者。於諸三曲中。爲娼所豢養。號曰廟客。不知何謂。今日老貓亦廟音之轉。與龜兔鳥鴇。從物生義。今罵曰毆。或作彈。或作蜚。言非人所生。孤豚之子義也。又罵忘八。俗呼龜鼈爲忘八。通雅。陔餘叢考。並云。五代史。王建盜馬。人罵爲忘八賊。此蓋不相涉。明末有人書降臣門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歇後語。一言忘八。一言無恥。八是恥。言賣姦無恥。以有龜名。故亦呼龜爲忘八。李匡又資暇集云。世俗誤談。不可以證者。如以鬻詬人類。今龜兔鳥鴇。亦關物類。聊爲敘之。荀子榮辱篇云。孔子家兒不知罵。生而善教也。故顏氏家訓云。教兒嬰孩。教婦初來。此至言也。昔狗曲以志儒林江翁之妒。畜產亦累主人文饒之仁。是何難狗還質王墮爲之父母。乃聞惠施抱朴子疾謬篇云。嘲戲之談。或及祖考。下逮婦女。亦大略可知矣。

程友石說文類求序

笈雲舅氏。久客於外。表弟友石在家。附鄉塾。於所聞不以爲非。亦不敢以爲是。蓋天分有過人者。嘉慶甲子。友石尋親至京。適大興吳君承烈。漢陽葉君志詵。爲辭章。務美麗。友石好之。讀左傳。分類以求。得佳對偶。卽書於冊。積巨冊四五。作四書文。清和朗潤。有學無學者。交稱之。友石工作楷。養親及作客之費。皆恃楷書。以言字體者。繆糾紛出。乃日夜治說文學。記其所引經傳古籀大小篆。正俗字。漢律漢令。奇字方言。及各家之說。以類相從。題曰類求。嘗持示正。雙曰。以此爲學。有當乎。正雙言。友人歸安嚴氏。可均爲說文學。亦如此。友石喜。乃續緝其書。旣而友石出宦。有循績。不復以文學名。歷知華陽。擢敘永同知。送部引見。

以大員保舉。特蒙召對。今上從容問黜人何以籍大興。友石對以父遊學京師。已尋親至京。因在京備書。爲學應試。今上頷之。時道光六年丙戌五月十日也。友石返蜀。丁父憂。扶匭歸黔。明年卒於黔。丁酉春。友石令子伯敷。以說文類求示正燮。使爲序。正燮以爲讀說文者必當以類求。此書體例既正。無庸序其意也。友石歿時。伯敷幼。今稍長。能檢父書文案。排次行狀。已得大體。正燮特爲述友石遊學京師。力學宗籍之事。俾程氏勿忘。友石在蜀。知鹽亭。遂寧。宜賓。華陽。兵民皆懷其德。黔西汪君杰。淳樸人也。作石埭教諭。石埭知縣卓君乘怡。華陽人。嘗問黜有程君爲吾邑令。今其家佳否。吾邑方謀爲建祠。汪君以夸語於正燮。正燮旣爲友石作傳。因序說文類求而並及之。道光十有七年正月十八日。

題昭君圖詩序從四夔齋詩稿抄出

圖爲王昭君。光明豐倩。殆似當年。手執紅梅將放。小女奴負琵琶。佳俠之態。溢於眉宇。漢書記和親及雕陶莫臯之事。並述居次入侍。照耀中邦。其他瑣屑傳聞。詳於西京雜記。華嶠外傳。及琴操。漢書元帝紀。注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後漢書南匈奴傳言南郡人琴操樂府原題。則云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齊之田王。系出姚姓。以元帝后姪王莽所考。殆是一家。古者姊妹相從。欲泯妒嫉。使元后篤魚腹之恩。懷懿親之美。木樛葛縈。江分汜惠。方將共成福履。見於嘯歌。何有畫工。能移輿主。而乃紅頰遠啼。青塚留恨。意者親以利疏。物莫兩大。沙邱之下。誠是徵祥於齊國。非惟示孽於元城矣。漢書匈奴傳云。王牆字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云。昭君字嬀。推昭君當是字。晉諱昭。改明君。石崇云。漢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於明君。亦必爾也。乃意度之詞。以今所見六朝及元明人詠明妃者。均陳琵琶哀怨。觀物思人。遂爲典故。又說元帝誅殺畫工。以追慰靈思。元鍾嗣成錄鬼簿有關漢卿元帝哭昭君書。傳說丹青。皆是外篇。無與實證。予於古之美人。獨念昭君及兩莫愁。以爲洛陽豐麗。石城閒曠。昭君則人才多智足謀。明艷寡雙。而恬淡無營。母儀行國。閱十三載。然而中土人士。方且惝恍追慕。嗟其失所。競飾文辭。爭加事實。亦可喜矣。至於聞聲旣慕。見影可知。盛飾因心。異夫莊語。自非膚受所考。亦烏覩茲終始之義乎。圖署仇英畫。非也。要其光采煥發。近日能品。又念古作者。篇章繁盛。類皆遇事稱文。聊寄愛慕。故綴詩三首。

異域錄題辭 從漢陽葉氏所藏圖羅琛異域錄鈔出

正燮前讀四裔考云。圖公歸爲異域錄以進。今讀此書。自稱余。蓋非進御之本。當日所進。自有隨摺圖冊。此蓋圖公後任貴州藩司時重修飾之書。鄂羅斯九月喀穆河已流澌。乃冬令。於薩拉托付地方云。於河岸騎射捕魚以爲娛。此情無智幕客代爲潤色之所致也。鄂羅斯無火器。蓋於雅克薩尼布楚之戰知之。而此錄云。噶林具旂幟鎗炮以迎。鄂羅斯近西洋。蓋已有之。特未東行耳。其言鄂羅斯隣近諸國考之職方外紀及地球圖說。半在亞細亞洲之外。是皆有益地理。不可不覽之書。